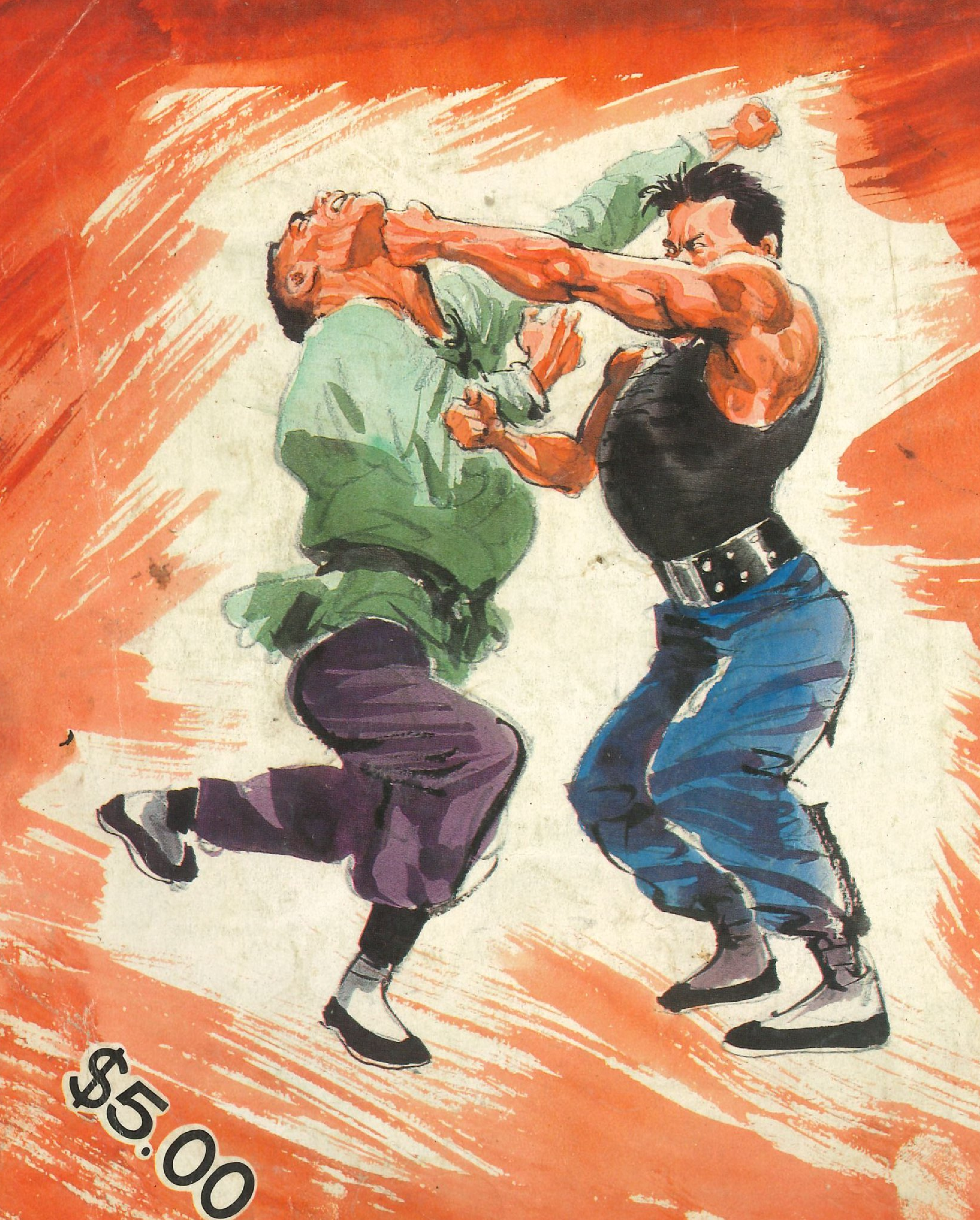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霹靂佳人（民初俠義技擊小說）　龍乘風・著

十里洋場，處處明爭暗鬥，海角天涯，數不盡兒女情長。本故事對黑幫中的英雄，名流中的魔鬼，有深刻、爆炸性之描寫，保証情節細膩動人，精采萬分，敬請讀者諸君幸勿錯過！



$5.00

第28年
9

編者話

龍乘風不但擅寫武俠小說，對現實社會和民初故事的撰著也有獨特專長，今期刋出的〖霹靂佳人〗是一部民初故事，講述當年當地十里洋場的上海，龍蛇混集，踞地稱雄，明爭暗鬥，處處隱伏殺機，永無休止。故事中把當地的一班黑幫中的英雄，名流中的魔鬼所作所爲，都具有深刻細膩和爆炸性的描寫，過程鬥智鬥力，動作場面，精采熱鬧，計謀互逞，令你拍案。愛好龍君作品的讀者，幸勿錯過，刋今期本刋第３頁。

☆　☆　☆

連載故事〖鐵胆傲骨〗和司馬洛故事〖黑太陽〗，今期終結，過程精采，切勿錯過。下期起，另一長篇故事〖魔踪俠影〗開始連載。今期馬雲的千門奇俠故事〖通天眼〗已刋出，請參閱今期65頁。

☆　☆　☆

名捕手蕭原在〖追捕〗故事裡，胆色過人，屢次對追捕兇悍匪徒都是化險爲夷，險中取勝。下期他在〖象山獵狠〗故事裡，爲了緝捕一頭〖野狠〗，不惜孤身犯險，深入虎穴，且看他今次憑着機智與胆色，能否幸運之神再度眷顧他？下期告訴你。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42.00
一年港幣$28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68.00
一年港幣$33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228.00
一年港幣$455.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武俠世界
第28年
第９期
（總號1401）
1959年３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五元·
H.K.$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霹靂佳人

民初俠義技擊小說／龍乘風·文　可飛·圖

十里洋場

星光洒在陸玫瑰的臉上，她的臉龐是輪廓分明的，表情是冷傲逼人的，但無論怎樣，她還是今晚宴會裏最受人觸目的女人。

這裏是杜公館，杜振鄂公館。

杜振鄂並不是個很出色的男人，無論在面貌、身材、學問、才智等等各方面，他都不算出色。

但他有財有勢。

在十里洋場的上海，有財有勢也就等於擁有一切。

所以，這一幢公館是杜振鄂的，陸玫瑰也是杜振鄂的。

今天是杜振鄂的生辰，他現在是四十歲。

風起雲湧

公館裏擠滿了來自四方八面的達官貴人，名媛淑女，氣氛相當熱鬧。

陸玫瑰却在這熱鬧的時刻悄悄地來到了玫瑰園，這園子就在杜公館的左邊。

這園子本來沒有名字，自從陸玫瑰來了之後，它就被稱爲玫瑰園。

星光柔和，但却還是掩蓋不住園中淒清之色。

她爲什麼要在這時候來到這園子裏？

在鋪滿寶紅地毯的客廳裏，杜振鄂捧着一隻法蘭西水晶酒杯，杯子裏的酒只剩下了少許。

他雖然並不英俊瀟洒，但却知道應該在什麼時候保持紳士風度。

而紳士風度，總是和微笑分不開的。

忽然間，有一隻粗糙的手遞了過來，杜振鄂沒有閃避，因爲這一隻手雖然粗糙，但手裏却拿着一瓶陳年白蘭地酒。

陳年白蘭地是名貴的，但對杜振鄂來說，握着這一瓶白蘭地的手更加重要。

因爲這是阿郭的手。

阿郭是杜振鄂的同鄉手足，杜振鄂來自無錫，阿郭也來自無錫。

杜振鄂年紀比阿郭還小兩歲，但却比阿郭更早來到上海。

他初到上海的時候，手頭上頗有點錢，但距離「富有」這兩個字還相差很遠，當然，更萬萬談不上有財有勢。

但他很快就開始向上爬。

在上海，幾乎每個人都在向上爬，但能否爬上高峯，創開一番天地，却是另一回事。

但向上爬並不是想像中那樣容易的。

有時候，爬到了一半就摔掉下來，那種滋味是不太好受的。

更不好受的，還是那些已經爬到了頂峯的人，忽然間給人推跌，一下子就從頂峯跌進萬丈深淵裏。

杜振鄂在上海灘開始向上爬的時候，他很注意這些情況。

他必須把某些已爬到了頂峯，或者是已經接近頂峯的人擊倒，然後取其位而代之。

因爲只有這樣，他才能够屹立在高峯之上。

現在，誰敢說杜振鄂不是高高在上的呢？

但杜振鄂決不會忘記阿郭。

他能夠爬上高峯，阿郭的功勞絕對不容輕易抹煞！

阿郭的臉龐是方型的，臉上的肌肉和他的手同樣粗糙，從任何角度看來，他都是個老粗。

即使現在，他穿上了裁剪合身，衣料名貴的筆挺西裝，他給別人的印象還是沒有半點改變。

阿郭就是阿郭，有人說，他笑起來的時候，就像隻想吃牛排的拳師狗。

但阿郭不喜歡吃牛排，他只喜歡吃熟牛肉，就像是古時的好漢，一跑進酒家裏便扯直喉嚨大叫：「伙計，來兩斤燒刀子，一斤熟牛肉……」

阿郭就是這種人，他吃東西永遠都是狼吞虎嚥的，就像是連吃東西也要和時間競賽。

杜振鄂最欣賞的，也正是他這一點。

但杜振鄂進食却是慢吞吞的，無論任何食物進入他的口裏，他都一定慢慢咀嚼，決不着急。

因爲他知道，只有慢慢咀嚼，才會使腸胃更容易把食物消化。

平時，他也喝一點點酒，但決不多喝，他比誰都更明白：酒是穿腸毒藥。

現在，阿郭爲他斟酒，他沒有拒絕。

但他知道，阿郭斟酒，只是一種掩人耳目的姿態，其實最主要的目的，是有話要向他報告。

「杜老闆，陸小姐已出去了。」

「我知道。」

「要不要把她叫回來？」

「叫回來又怎樣？」杜振鄂呷了一口酒，眼皮輕輕向上一抬，「就算把她的人叫回來，她的心已飛到別人的身上。」

阿郭道：「要不要我去教訓那個小子一頓？」

杜振鄂搖搖頭，道：「沒有這個必要，就讓他倆做對野鴛鴦好了。」

阿郭恭恭敬敬地向他點了點頭，然後就若無其事地退了開去。

宴會還在繼續，而氣氛也越來越是熱鬧。

漸漸地，有人喝醉了，那是一個二十多歲，一個本來相當秀氣的公子哥兒。

但長得再秀氣的人，只要一喝醉了酒，臉上的秀氣就會給酒氣完全掩蓋住。

他叫司馬添，是一間銀行的總經理。

他父親是銀行的董事長，生意做得很大，本來，杜振鄂是邀請他倆父子一起出席這個宴會的，但直到現在，只有司馬添

出現。

他的父親司馬豪，聽說到了天津，但所爲何事，旁人卻是不甚清楚。

杜振鄂也沒有問司馬添，想不到今晚司馬添卻會喝醉了。

阿郭立刻上前扶着他，陪笑說道：「司馬兄，咱們到後面廳房裏歇一歇。」

司馬添兩眼一瞪，道：「歇一歇？爲什麼要歇一歇？快拿酒來才是正經。」

阿郭嘆了口氣，說道：「司馬公子，你已喝得太多了。」

司馬添嘿嘿一笑，道：「不錯，我是喝得太多了，而且這裏的都是名貴的白蘭地，但不要緊，無論我喝多少，都可以把酒帳算在我的頭上！」

這是無禮的說話，當然也是醉話。

但不管怎樣，這些說話已令到杜振鄂感到一肚子的不高興。

他本來就不喜歡司馬添這種紈袴子弟，若不是看在他老子司馬豪的臉上，他說不定馬上就下令阿郭把他攆出杜公館。

現在，他就只當沒有看見司馬添這個人，只是若無其事地和別的賓客談話。

他相信阿郭可以很輕易地就把這件事情解決，果然，在半分鐘後，阿郭已帶着司馬添離開了大廳，進入後面另一間比較細小的客廳裏。

但過了很久，阿郭還沒有出來。

杜振鄂不禁有點奇怪，便放下酒杯，進入那間細小的客廳裏看個究竟。

這一間客廳雖然比較細小，但修飾還是極盡華麗能事，在一盞法國水晶燈下，排列着兩行金黃色的名貴沙發。

只見在第一行的沙發上，擺放着一柄刀。

那是一柄只有兩尺來長短，但卻鋒利無匹的東洋刀。

而在第二行沙發上，卻俯伏着一個人，而這人的背心，卻淌滿着一大灘鮮血。

杜振鄂的臉色倏地變了。

他立刻把那人翻開，但即使不翻開，他也知道俯伏在血泊中的，正是阿郭！

曾經和他出生入死，立下不少汗馬功勞的阿郭，就這樣不明不白地給人家刺殺了。

「司馬添！」杜振鄂怒吼起來，「你在那裏？快給我滾出來！」

但沒有人回答。

過了好一會，才有一些人驚惶地闖了進來，他們都是杜振鄂的手下。

杜振鄂臉色極其難看，道：「司馬添殺了阿郭！你們快去把那小子抓回來。」

他的命令一發出，立刻就有七八個身手矯捷的打手衝了出去。

但他們找不着司馬添。

其後，又有人向杜振鄂報告：「陸小姐也不見了。」

這個向杜振鄂報告的，是阿郭的一個表弟，他叫傅遠奇，是杜振鄂最賞識的一個打手。

若在平時，杜振鄂也許會對他客客氣氣，但現在傅遠奇一開口，杜振鄂便怒罵道：「我現在要找的並不是陸小姐，是司馬添那個雜種！」

傅遠奇碰了一個釘子，立刻連聲道歉退下。

但自始至終，還是沒有人能夠找到司馬添，也沒有人敢再向杜振鄂提起陸玫瑰這個女人。

× × ×

陸玫瑰是在宴會中離開金碧輝煌的大廳的。

她悄悄的來到玫瑰園。

杜振鄂一直以爲陸玫瑰很喜歡玫瑰，但這是錯誤的。

陸玫瑰雖然以玫瑰爲名，但她並不喜歡玫瑰。

她憎厭任何有刺的東西，包括有刺的玫瑰，和有刺的說話。

眞正喜歡玫瑰的，是陸玫瑰的父親，所以，他把女兒命名爲「玫瑰」。

世間上叫「阿豬」、「阿狗」的人並不少，而這些人並不見得會喜歡眞正的豬和狗。

但杜振鄂並不明白這一點，他只知道，金錢是萬能的，只要花得起錢，又有什麼女人不可以垂手而得？

但他對陸玫瑰是確是特別寵愛的，無論陸玫瑰想得到什麼，他都盡量不會使她失望。

這一晚，是杜振鄂的四十歲生辰，陸玫瑰是應該整晚陪伴在他身邊的。

但她卻悄悄的來到了玫瑰園。

她不喜歡玫瑰園，也不喜歡玫瑰，但卻喜歡在這星光下漫步。

在星光下漫步，和在水晶燈下堆着笑臉陪人客應酬，完全是兩回事。

星光在閃爍，她眸子裏也在閃爍着光芒。

她在等一個人，她知道，他一定會來的。

最後，他終於出現了，那是一個年紀比她大一點點，身材也比她高一點點的年青人。

「田超羣！」她眸子裏的光芒霎眼間變得興奮起來。

「玫瑰！」年青人迅速上前，緊緊握住她的手。

她的手雪白而滑膩，但卻有點冰冷。

她仰視着田超羣的臉龐：「我們眞的今晚就走？」

田超羣點點頭：「不錯，妳不是後悔罷？」

「不！我怎會後悔？但我們現在可以逃得掉嗎？」她担憂地說。

田超羣道：「只要有決心，咱們一定可以離開這裏。至於爲韓志報仇的事，以後再想辦法。」

陸玫瑰咬了咬牙，道：「以後不必再想辦法了。」

田超羣一怔，道：「爲什麼？」

陸玫瑰冷冷一笑，道：「我已把毒藥滲進杜振鄂的酒杯裏。」

田超羣面露喜色，說道：「妳眞的幹了？」

陸玫瑰冷冷道：「你以爲我沒這個胆量？」

田超羣搖搖頭，道：「不，我早就知道，妳是個勇敢的女人。」

陸玫瑰道：「我是親眼看見杜振鄂把毒酒喝掉的，在兩個小時之後，毒力就會發作。」

田超羣道：「既然妳已大功告成，此地不宜久留，咱們早走早着。」

陸玫瑰抱緊了他一下，說道：「好，我們現在馬上就走，我身上有錢。」

田超羣道：「錢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們能生活在一起。」他的眼神顯示充滿了信心，無論從任何角度看來，他都是值得陸玫瑰信任的。

田超羣終於帶走了陸玫瑰。

這兩人離開後，不久又有兩個人來到了玫瑰園。其中一人，正是滿身酒氣的司馬添。

司馬添的確有了八九分酒意。

在他身邊的，是一個臉色沉重的中年人。

司馬添一邊走，一邊眉頭大皺，喃喃道：「咱們要到甚麼地方去？」

中年人沉聲道：「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去。」

司馬添道：「這裏不安全嗎？」

中年人道：「有杜振鄂這個惡賊，又怎會是個安全的地方？」

司馬添道：「師父，咱們是不是闖了禍？」

中年人冷笑說道：「瞧你這副樣子，老是沉醉在醉鄉裏，那裏像是個幹大事的人。」

司馬添道：「幹大事的人，酒量必須要大。」

中年人兩眼一瞪，冷笑道：「這是誰說的？」

司馬添道：「是師母。」

中年人怒道：「哼！別提起那個老婊子。」

司馬添道：「甚麼老婊子，她是我的師母，她的武功比師父不遑多讓！」

中年人「呸」一聲，臉上怒意更甚，「放屁，那個老婊子的道行，怎能跟我相比？」

司馬添笑了笑，道：「師母若眞的是個老婊子，那麼師父又算是甚麼？」

中年人悻然道：「是老王八！」

司馬添道：「那也不錯，做老王八總比做老烏龜好得多。」

中年人道：「老烏龜和老王八又有甚麼分別？」

司馬添道：「這就得要問問師父您老人家啦。」

中年人又是「呸」一聲，道：「少廢話，此地不宜久留，快走！」

司馬添道：「我喝了不少酒，要跑快一點也不行。」

中年人道：「喝酒也得看是甚麼時候，你這個傢伙眞是他媽的累人不淺。」

司馬添跟着中年人走，道：「師父，你爲甚麼要把那個姓郭的混蛋幹掉？」

中年人道：「正因爲他是個混蛋，所以非要幹掉不可。」

司馬添道：「上海灘的混蛋多得不可勝數，師父是否打算把所有的混蛋全都殺了？」

中年人道：「當然不能！咱們只能挑選一些該殺的混蛋才動手。」

司馬添道：「何謂之該殺的混蛋？」

中年人道：「凡是對咱們有阻碍的混蛋，一律都殺無赦。」

司馬添嘆了口氣，道：「這是萬萬不可以的。」

中年人道：「爲甚麼不可以？」

司馬添道：「師母知道了，她一定會反對，而且還會大大的生氣，她是菩薩心腸，從來都不主張師父隨便殺人。」

中年人冷笑道：「她這種婦愚之見，你以後再也不要提起，再說，那個姓郭的混蛋以前也不知害死了多少無辜者的性命，咱們這次把他幹掉，正是替天行道，是一件大大的好事。」

司馬添說道：「但是師母還是會生氣的。」

中年人道：「她生她的氣，咱們幹咱們的事，你少杞人憂天！」

司馬添嘆了口氣，說道：「這就眞是左右做人難，唉……人生難得一醉，倘若眞眞正正的醉了，反而不錯，最少甚麼事情都可以混混噩噩，糊裏糊塗的帶過了便算……」

中年人道：「甚麼人生難得一醉？你這個混蛋，近來幾乎天天都醉得七葷八素，這算是幹甚麼的？」

司馬添道：「心情不好，多喝兩杯，那也算不了甚麼。」

中年人道：「你心裏有甚麼煩悶，何不對我直說？老是泡在醉鄉裏，也不是解決事情的辦法。」

司馬添道：「我喝我的酒，你幹你的大事，師父是師父，徒兒是徒兒，咱們河水不犯井水，豈不妙哉？」

中年人冷冷一笑，道：「你眞是越來越不像話，瞧你這副樣子，根本就不再把我這個師父放在眼內！」

司馬添「呃」的一聲，道：「師父，你想到甚麼地方了？咱們畢竟是師徒，雖然大家的想法不一樣，但出了事情的時候，咱們還是並肩作戰到底的。」

中年人這才面色稍寬，道：「這還像句人話！」

司馬添道：「莫不是師父把我當作是個畜牲了？」

中年人道：「瞧你這副醉醺醺的樣子，簡直連畜牲也不如。」

司馬添道：「這個你倒不必担心，徒兒就算醉得再厲害，也會懂得甚麼是黑，甚麼是白的。」

中年人道：「那麼紅呢？」

司馬添笑道：「徒兒喝多了酒，臉上自然就會紅起來啦。」

中年人嘆了口氣，道：「眞是沒你媽的辦法，嗨，快走，要不然給杜振鄂的兔崽子追上來，可不是開玩笑的。」

司馬添道：「連阿郭也給咱們幹掉了，又還有甚麼值得懼怕的？」

中年人道：「你以爲除了阿郭之外，杜振鄂其他的手下全是飯桶？」

司馬添道：「那當然不是的，最少還有一個傅遠奇，這小子實在不太簡單。」

中年人道：「這人當然不簡單，他最少有一件事比你優勝。」

「哦？是那一件？」

「是喝酒，他從來不會喝醉。」

「喝酒？他酒量很厲害？」

「不！他的酒量比不上你十分之一，但他每次喝酒，最多只喝半杯，所以從來

不會像你醉成這個樣子。」中年人冷冷的說。

司馬添嘿嘿一笑，道：「這算是甚麼好漢？」

中年人道：「眞正的好漢，並不是一定要大杯酒，大塊肉的，要幹大事，頭腦必須冷靜，冷靜！絕對的冷靜。」

司馬添道：「但太冷靜的人，往往也是太無情的。」

中年人道：「幹大事的人，不能太多情。」

司馬添說道：「師父，你老是說要幹大事，到底是要怎樣才算是眞眞正正的大事？」

中年人道：「你是知道的，何必多此一問。」

司馬添哈哈一笑，不再說話，跟着中年人在黑暗中走了。

× × ×

黎明的街道雖然不算熱鬧，但却也不是太沉寂的。

陸玫瑰喜歡黎明，尤其是在有霧的時候。

但一年之中，有霧的黎明並不會很多，所以，她珍惜每一個有霧的黎明，因爲她認爲這是最美麗的時刻。

這一天黎明沒有霧，但對陸玫瑰來說，這個黎明更美麗，更值得懷念。

她和田超羣住在一間細小的旅店裏。陽光還沒有昇起，她已輕輕地推開床前的窗子。

窗外的世界是寧靜的，但在寧靜中却又充滿着生命的氣息。

該起床的人早已起床，該去工作的人已在辛勤地工作。

而田超羣却依然疲慮地躺在床上。

她自己在想：自己認識田超羣已經多久了。

五年？十年？不，大概是七八年左右罷。

七八年前，田超羣已經不是個小孩子，只要三天不刮鬍子，唇上和下顎就會變得一片黑壓壓的。

她喜歡田超羣刮鬍子前的樣子，那種模樣是怪怪的，那時候，她說這是「儍孩子的成熟」。

這句說話的意思很籠統，很含糊，但她知道田超羣是明白的。

反而她自己不怎麼明白。

別以爲這是荒誕的事，事情本來就是如此。

現在，田超羣比起七八年前成熟了，但鬍子還是和從前一樣沒有改變。

世事常變，雖然許多事情往往不變是最好的。

陸玫瑰在窗前深深的呼吸了幾下，懶洋洋的田超羣忽然像豹子般從床上跳了起來，一下子就把她的纖腰摟住。

「玫瑰！」他在她耳邊輕輕呼喚。

她把如雲般的秀髮向後輕輕一撥，臉上露出美得令人陶醉的笑容：「哦？你醒了？」

田超羣搖搖頭：「我沒有醒，我現在還在夢中。」

「儍瓜，夢境那有這般眞實的，你瞧，街上已有小童在售報紙。」

「只要是和妳在一起，對我來說就是夢。」

「夢？那一種夢？」

「那當然是美夢、甜夢、令人醉心的夢。」

「滿嘴油腔滑調，是從那裏學回來的？」陸玫瑰驀地轉過了身子，扁着小嘴盯着田超羣的臉。

田超羣嘻嘻一笑，說：「這是與生俱來的本領，用不着跟誰去學。」

陸玫瑰在他的臉上捏了一把：「你這種人，眞是越看越靠不住。」

田超羣聳聳肩，笑着說：「我這個人靠得住不靠得住，是半點也不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妳這個人靠得住不靠得住。」

「你自私！只會爲自己着想。」

「我當然要爲自己着想，否則在上海灘早已混不下去，」田超羣忽然伸手輕輕撫摸着她的臉：「但對我來說，妳比我這自私的人更加重要。」

「是甚麼道理？」

「不必任何道理，這是我的感覺，從前如是，現在如是，將來也一定如是。」他的聲音聽來充滿着摯誠。

陸玫瑰感動了，她的眼睛有點濕潤。

田超羣輕輕拍着她的肩膊：「別孩子氣，我們將會過着幸福的日子。」

陸玫瑰仰起了臉：「你不担心？」

「担心？担心甚麼？」

「杜振鄂。」

「爲甚麼還要担心杜振鄂？他現在已經是個死人。」

「但他還有手下。」

「樹倒猢猻散，杜振鄂一死，他的手下再多也成不了氣候。」

「說是這麼說，但事情也許會有別的變化。」

「玫瑰，妳不要瞎担心，反正我們很快就要離開這裏。」

「不錯……可是……」

「可是甚麼？妳還有甚麼顧慮？」

「我不是還有甚麼顧慮，只是想在離開上海灘之前見一見老師。」

「上官老師？」

「嗯，就是他，你說好不好？」

「他是個讀書人，胆子不大，咱們若去見他，說不定會把他嚇了一跳。」

「不會的，他絕不如你想像中那麼懦怯，他是個勇敢的人。」

田超羣想一想，終於點點頭，說：「既然妳眞的這樣掛念着上官老師，我們去看看他老人家也是好的。」

陸玫瑰聽了，立刻高興地在他的臉上親了一下。

× × ×

上官老師曾經教陸玫瑰識字，但是教的並不是孔孟之道，而是ＡＢＣＤＥ的洋文。

上官老師不但精通洋文，對老八股的文章，詩詞歌賦也有極深刻的研究。可以說，他是一個博學多才的人物。

他住在一幢細小的平房裏，家中擺設簡單而佈置有條理，看來一點也不像個王老五。

但是他沒有成親，也沒有什麼紅顏知己。

陸玫瑰是在一個很偶然的機會裏認識上官老師的，後來，上官老師就教她讀洋文，還教她彈奏鋼琴。

上官老師常說自己的鋼琴彈得不好，但是陸玫瑰却從來沒聽過更美妙悅耳的琴音。

她是很尊敬上官老師的。

所以，她現在要離開上海灘，臨走前還是很想見見上官老師。

陸玫瑰和田超羣來到了上官老師寓所門前，正要叩門，門已打開。

但開門的人並不是上官老師，而是一個老得連牙齒也沒剩下幾枚的老太婆。

陸玫瑰奇怪極了，上官老師向來是獨自居住的，怎麼忽然會鑽出一個老太婆來？難道是找錯了地方？

再看清楚一點，她立刻就否定了這種想法。

這的確是上官老師的家，她一眼就可以看見房子裏的擺設，和那一座熟悉的桃木鋼琴。

老太婆一打開門，就問陸玫瑰：「小姐，妳是不是想找上官博雲？」

陸玫瑰立刻不住的點頭，上官博雲就是上官老師。

老太婆沉吟了一會，又上上下下的打量着她，過了好一會才慢慢地說：「上官先生已經走了。」

「走了？他什麼時候回來？」陸玫瑰訝異地望住這個老太婆●

老太婆搖搖頭：「這個我就不知道了，上官先生把房子賣了給咱們，而且價錢便宜得很……」

陸玫瑰吸一口氣：「但在三天前我還見過他的，怎麼他一直沒有提起過這件事呢？」

老太婆聳聳肩，道：「我怎知道爲什麼，總之，現在這座房子已不再是屬於上官先生的，他臨走時候放下了一封信，說要交給一位小姐。」

「是交給那一位小姐的？」

「妳又是那一位小姐？」

「我姓陸，叫陸玫瑰。」

「噢，這就是了，」老太婆道：「妳在這裏等一等，我去把信拿出來。」

不久，老太婆拿着一封信走了出來，然後交給陸玫瑰。

田超羣擰轉了身子，沒有去看那一封信。

陸玫瑰看完這封信之後，就對老太婆說：「對不起，打擾您老人家的清靜。」

老太婆道：「這算不上什麼，上官先生是個好人，這一次不知道爲什麼匆匆走了。」說完，輕輕嘆息一聲，然後把門關上。

街上的行人漸漸增加，此時，陸玫瑰忽然問田超羣：「你想不想看看上官老師的信？」

田超羣搖搖頭。

陸玫瑰凝視着他，道：「你眞的不想看？」

田超羣這才吸了一口氣，說道：「也許不是不想看，而是不能看。」

「爲什麼不能？」

「信是妳的，我沒有權去看。」

陸玫瑰沒有再說話，只是把那封信遞給田超羣。

田超羣還是看了她一眼，半晌才說：「妳認爲我非看不可？」

陸玫瑰道：「不，我只是認爲，在我們之間，是不該存有任何秘密的。」

田超羣緊緊握着她的手，聲音摯誠地說：「謝謝妳對我的信任。」接着，他就把信拆開，很仔細地看了一遍。

他看完之後，臉上的神情顯得有點異樣。

他把信交還給陸玫瑰，一聲不響。

陸玫瑰看着他的臉，終於問：「是不是感到不高興？」

田超羣眨着眼，道：「我爲什麼要不高興？」

陸玫瑰嘆了口氣，道：「你以爲我和上官老師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

「是老師和學生的關係。」田超羣說道。

陸玫瑰苦笑了一下：「從前，我也是這樣想的，但現在不同了。」

「就是爲了他這一封信？」

「難道你沒看清楚信裏怎樣寫？」

田超羣道：「不，信裏的每一個字，我都看得很清楚，但……但那也不是什麼值得驚訝的事。」

陸玫瑰沉默着，沒有再說什麼。

那封信是這樣寫的——

「玫瑰：請原諒我不辭而別，也不必爲我而担憂，我本來就是個流浪天涯的人，流浪渡日，對我來說是很平常的，但有一句話，我要在這裏說給妳知道，其實，在很久以前，我就想對妳說了，但總是提不起這個勇氣。爲什麼會提不起勇氣？道理太簡單了，因爲我實在不配在妳的面前說出這句話，但現在我要離開上海了，又何妨把這句話寫在信上？

玫瑰，妳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我是眞心愛上妳的。再見！

上官老師」

× × ×

這是一封看似簡單，其實却有着無數複雜感情在內的書信。

陸玫瑰想不到上官老師一直都在暗戀着自己，更想不到上官老師會爲了逃避自己而離開了上海。

世事難料，人心難測。

過了很久，田超羣才又再對陸玫瑰說：「上官老師是個好人，不但是好人，而且還是個君子。」

陸玫瑰道：「他的確是個君子，但却不夠勇氣。」

田超羣道：「我呢？」

陸玫瑰道：「你和君子的距離太遠，但却也有太多的勇氣。」

田超羣道：「上官老師已經走了，我們怎辦？」

陸玫瑰道：「他走他的路，咱們也走咱們的路。」

田超羣道：「好的，我們現在是不是按照原來的計劃前往長沙？」

陸玫瑰道：「不錯，你認爲我們能否逃得出去？」

「爲什麼不可以？」

「杜振鄂的手下不會放過我們的。」

「少担憂，我早已安排妥當，就算杜

振鄂的手下人人都有三頭六臂，也絕對找不着咱們。」

「眞的？」

「當然是眞的，難道妳連我的話也不相信？」

「不，你所說的每一個字，我從來都沒有懷疑過。」

「玫瑰，妳太好了。」田超羣忍不住興奮地抱着她的纖腰。

但就在這時候，背後忽然有人冷喝一聲：「滾開，別擋住大爺的去路。」

陸玫瑰和田超羣立刻分開，四道目光驚訝地望住那人。

那是一個滿身酒氣，手裏還捧着酒瓶的年青人。

「司馬添！」陸玫瑰不由深深地吸一口氣。

她是認識司馬添的，而且還對這個公子哥兒有很深刻的印象。

田超羣憤怒地盯着司馬添，道：「你憑什麼叫咱們滾開？」

司馬添哈哈一笑，說道：「你們滾不滾？」

田超羣怒道：「廢話！」

司馬添又是哈哈一笑，臉上一副醉態可掬的樣子：「好，你們不滾，我滾，而且會遠遠的滾開……哈哈……哈哈……」

他一面笑，一面遠遠的走了開去。

田超羣看着他搖搖晃晃的身子，嘴角間不禁露出了冷冷的笑意。

陸玫瑰的眼神却是顯得很複雜。

直至司馬添遠遠離去，消失在街角之後，陸玫瑰忽然長長的吁了一口氣。

田超羣凝視着她：「妳別把這種花花公子放在心上。」

陸玫瑰道：「當然不會。」

田超羣道：「車子已準備妥當，咱們馬上就得出發。」

陸玫瑰道：「好，咱們走。」

× × ×

在一處陰暗的街角裏，停放着一輛卡車。

卡車上有一個漢子，正懶洋洋地半躺半坐着。

這漢子衣衫粗闊，頭上戴着一頂很寬闊的笠帽。

田超羣帶着陸玫瑰來到這裏，然後伸手向那漢子一指，道：「他就是我們的司機。」

陸玫瑰道：「他是誰？」

田超羣道：「是我的一個老朋友，很靠得住。」他一面說，一面把陸玫瑰帶上了卡車。

卡車裏的漢子仍然懶洋洋地半躺半坐着，陸玫瑰忍不住問：「這位兄台怎樣稱呼？」

田超羣道：「他姓杜。」

「姓杜？」陸玫瑰的眉毛蹙了一蹙。

一提起姓杜的人，她就不期然地想起了杜振鄂。

當然，杜振鄂已經死了，她是親眼看見杜振鄂把毒酒喝掉的。

就在這時候，那個懶洋洋的漢子把闊大的笠帽輕輕推開，露出了一張充滿着笑意的臉。

笑容有很多種，而這個人臉上的笑意，居然是極其殘酷的。

剎那間，陸玫瑰怔住了，她做夢也想不到，坐在這卡車裏的漢子，竟然就是杜振鄂！

杜振鄂在笑，而且越笑越殘酷，就像是想把陸玫瑰一口噬掉。

——陸玫瑰接近杜振鄂，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要把他殺掉！

——杜振鄂在上海灘向上爬的時候，傷害了不少人，也殺不少人，而其中一個遇害者，就是陸玫瑰的姨丈嚴宗祥。

——陸玫瑰自幼父母雙亡，把她撫養成人的，就是她的姨丈嚴宗祥。

——但在六年前，嚴宗祥從杭州運了一批蠶絲到上海時，結果就給杜振鄂搶走了。

——杜振鄂不但搶走了嚴宗祥的蠶絲，也奪去了嚴宗祥的性命。而且還是從背後向他開槍暗殺的。

——杜振鄂不但殺了嚴宗祥，連嚴宗祥的伙計，手下也殺得乾乾淨淨，可是，他還是沒有想到，嚴宗祥竟然就是陸玫瑰的姨丈。

× × ×

世事每多意外。

杜振鄂料不到的事情固然不少，陸玫瑰也不是個通天徹地，任何事情都可以瞭如指掌的女子。

她怎會想像想到，杜振鄂竟然會在這輛卡車裏。

杜振鄂眼神殘酷，笑意有如正在準備擇人而噬的魔鬼。

陸玫瑰發呆地望着杜振鄂，良久之後又看着田超羣的臉。

田超羣的臉已變得木無表情。

「你是知道的！」陸玫瑰忽然尖叫起來。

田超羣却很平靜，絕對沒有半點激動：「妳認為我知道什麼！」

陸玫瑰咬着牙，道：「你是知道杜振鄂在這裏的。」

田超羣淡淡一笑，道：「當然知道，否則我也不會把妳帶到這裏來。」

陸玫瑰的身子一陣抖動。

「我明白了，你……你早已和杜振鄂有所勾結……」她憤怒地指着田超羣的鼻子。

田超羣沒有承認，也沒有否認。

陸玫瑰慘笑一聲，又說：「毒藥是你交給我的，我已把它放進杜振鄂的酒杯裏，但是現在看來，那一定不會是什麼毒藥了？」

田超羣淡淡道：「妳一定沒有試一試它的味道。」

陸玫瑰冷冷道：「那包毒藥的味道是怎樣的？」

田超羣道：「是甜的，材料包括糖、香料粉和一些磨碎了的芝蔴。」

陸玫瑰睨視着杜振鄂，冷笑道：「那杯酒的滋味一定很不錯了？」

杜振鄂哂然一笑，然後說道：「再好的滋味，也比不上和妳一起躺在床上的時候。」

陸玫瑰的臉立刻脹紅，接着一記耳光就向杜振鄂的臉上摑過去。

杜振鄂沒有閃避，任由她這一掌摑在

自己的臉上。

她這一個耳光，甚至把他打得嘴角沁血。

但他連眉頭也沒皺一下，臉上甚至仍然掛着笑容。

他笑吟吟地望住她的臉，忽然說：「還要不要再打？」

陸玫瑰的確恨透了這個男人。

但現在，她更痛恨田超羣。

她忽然急速轉身，一脚就向田超羣小腹之下狠狠的踢去。

別以為她看來是個弱質纖纖，這一脚居然也是又快又狠。

她是曾經練過武功的，教她這一招腿法的人，就是她的姨丈嚴宗祥。

嚴宗祥曾拜師學藝，練的是少林派的拳脚功夫。

嚴宗祥向來不主張女孩子練武，但陸玫瑰老是纏着他，所以偶爾也會傳授幾招武功給她。

想不到陸玫瑰練武資質頗高，雖然拳脚功夫決不會比得上男子般剛勁，但身手之敏捷俐落，却是連嚴宗祥也自愧弗如。

田超羣也顯然想不到陸玫瑰的腿功如此厲害，一個冷不提防，就給她狠狠的踢個正着，登時悶哼一聲，人如滾地葫蘆般仆倒在地上。

陸玫瑰不再猶疑，立刻拔足狂奔，她決不能讓自己再落在杜振鄂的手裏。

杜振鄂看見陸玫瑰奔跑，也沒有追出去，仍然神態悠閒地坐在卡車裏。

他看來就像個已經佈下了天羅地網的獵人，而陸玫瑰只不過是羅網下的一頭小鹿。

他並不着急，也毋須着急，只是悠然地望着田超羣，微笑着說：「小田，幸虧你不是眞的愛上這個小妮子，否則以後還有得你消受！」

田超羣挨了那一脚，疼痛得額上滿是汗水，好不容易才勉强站了起來，忿然道：「老闆，我去把她追回來！」

杜振鄂搖搖頭，道：「不必啦，你在這裏好好休息一會，這賤人是絕對逃不出去的。」

田超羣只好嘆了口氣，像隻鬥敗公鷄般站在卡車旁邊。

杜振鄂既然這樣說，田超羣也相信陸玫瑰是一定跑不掉的。

× × ×

陸玫瑰跑得很快，快得連她自己都不相信。

但她跑了好一段路之後，就知道背後一直有人緊緊跟隨着。

她不必看，已知道那是杜振鄂，或者是杜振鄂的爪牙。

在這時候，她已無法可想，無計可施，唯一可以做的事，就是儘量跑得快一點，希望可以逃出杜振鄂的魔掌。

但漸漸地，她發覺自己奔跑的速度越來越慢了，而背後緊逼而來的脚步聲也是越來越近。

她不禁回頭望了一眼。

雖然只是急迅地望了一眼，她已知道追來的是甚麼人。

追來的總共有三個人，一個叫趙單刀，一個叫蕭拚命，還有一個就是傅遠奇。

這三個人，也都是杜振鄂最難惹的手下。

趙單刀人雖矮小，但渾身是勁，曾經一拳就打死了一個俄國大力士。

當然，那一拳是打在大力士要害之上的。

而事實上，趙單刀除非不動手，一動手就一定毒辣無比，永不留情。

蕭拚命身材頎長，練的是東瀛空手道功夫，他很少出手，但人人都知道，縱使是趙單刀也怕了他三分，一個這樣的人物，自非易與之輩。

至於傅遠奇，更是杜振鄂身邊最出色的一個打手，除了阿郭之外，誰都不能與之相比。

陸玫瑰絕對應付不了這三個人，就算只是其中一人出手，她也只有束手待擒的份兒。

她所練的腿功，也許就只能出奇不意地暗算田超羣一下而已。

看來，她再也沒法子逃出杜振鄂的魔掌，但不管怎樣，只要還有一口氣在，她還是要拚命向前奔跑的。

忽然間，她撞着了一個人。

她的臉撞在這個人的胸膛上，若在平時，她一定會向這人連聲道歉，但現在，她却連想也不想，一掌就要把這個人推開去。

但她推不開這個人，而且還給這人一手拉了過去。

她大吃一驚，正要反抗，那人的聲音已在她耳邊響起：「別害怕，我是來救妳出生天的。」

陸玫瑰抬頭一看，立刻就看見了一張清醒的臉。

但這張看來很清醒的臉，却帶着令人作嘔的酒氣。

「司馬添！」陸玫瑰驚訝極了。

司馬添淡漠地一笑，道：「田超羣那個混蛋是靠不住的。」他一面說，一面摟着陸玫瑰的纖腰！

陸玫瑰用力掙脫，但却仍站在司馬添這一邊。

她對司馬添並沒有什麼好感，但這人最少比趙單刀、蕭拚命和傅遠奇好一些。

她並不太相信司馬添這個人，自然也不太相信他的話，但這時候，她已陷入孤立之中，而司馬添却對她說：「別害怕，我是來救妳出生天的。」

他的說話是不是眞的？就算他說的是眞心話，但他有這個能力嗎？

陸玫瑰不知道，但到了此時此地，她已別無其他選擇餘地。

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司馬添已是她唯一的救星。

司馬添是個富家子弟，平時總是和酒色財氣這四個字分不開。

趙單刀向來都瞧不起這種人。

他冷冷的看着司馬添，冷笑着說道：「司馬公子，你好厲害！」

司馬添「哦」一聲，微笑道：「在下有什麼厲害了？」

趙單刀道：「你能殺得了老郭，又豈會是泛泛之輩。」他嘴裏這樣說，但語氣却充滿着揶揄的味道。

蕭拚命冷哼一聲，道：「司馬公子，

你好大的胆子，昨晚竟然殺了老郭，現在還敢揷手作樑子。」

司馬添哂然一笑，道：「老郭不是我殺的。」

蕭拚命道：「大丈夫，做了事情爲甚麼不敢承認？」

司馬添道：「做了的事情，自然是可以直認不諱的，但在下根本沒有殺老郭，總不成自己寃枉自己罷？」

蕭拚命冷冷道：「事實俱在，已不容你狡辯，識相一點，馬上把陸小姐交出來，咱們也許還可以有點商量的餘地。」

「商量？」司馬添眨眨眼，道：「我看不出，在咱們之間還有什麼事情值得商量的。」

趙單刀怒道：「他媽的，這分明是敬酒不吃吃罰酒，旣然如此，咱們也用不着與這種人客氣。」

司馬添道：「三位來勢洶洶，本來就和客氣這兩個字相差十萬八千里。」

趙單刀「呸」一聲，迅步標前，一拳就向司馬添的臉上撞去。

他出拳奇快，兼且力道兇猛，任何人的臉龐也受不住他這一拳。

司馬添的臉龐並不比任何人的臉龐更加堅硬，當然也是受不住這一拳的。

但他根本沒有讓這一拳打中自己。倒是趙單刀一拳落空之後，司馬添已反手一掌就切在他的鼻樑上。

趙單刀立刻捂着鼻子倒退三步，才一鬆手，鮮血已經如泉水般從他的鼻孔裏流出。

蕭拚命臉色一寒，冷笑道：「原來司馬公子也是有兩下子的。」

「颯」的一聲，他從小腿襪管裏抽出了一把半尺長的尖刀，只見尖刀寒光閃閃，顯然鋒利之極。

司馬添淡淡道：「這只是小孩子的玩意，怎麼也搬出來了？」

蕭拚命却很沉着，旣不動怒也不急於冒進，只是全神貫注地盯着司馬添。

司馬添眉頭一皺，道：「嗯，怎麼還不動手？你怕甚麼？我又不是一隻吃人的獅子。」

蕭拚命冷冷道：「姓司馬的，你少用詭計，我不會上你的當！」

趙單刀挨了司馬添一掌，初時只覺得天昏地暗，身子搖晃不定，他這時候又已稍爲定神，見蕭拚命遲遲沒有出手，忍不住又再鼓其餘勇，狠狠的向司馬添怒撲過去。

司馬添嘆息一聲，道：「明知斤両不足，還想死纏爛拚，眞是不自量力。」不出三幾下起落，又把趙單刀打得頭歪臉腫，仆倒在地上。

這一次，趙單刀想再站起來也很困難了。

蕭拚命就在趙單刀仆跌在地上的時候同時發招，他的刀雖然並不長，但却招式狠辣，令人防不勝防。

趙單刀之敗，使蕭拚命更加不敢小覷司馬添，但他一出手，還是信心十足的。

傅遠奇站在一旁，臉上木無表情，他有時候看看司馬添，有時候看看陸玫瑰，誰也不知道他心裏打的是什麼主意。

司馬添雖然赤手空拳，但對蕭拚命的尖刀，簡直就是視若無睹。

他的動作很優美，看來並不像是正在動武，而是正在舞台上表演舞蹈。

蕭拚命不由冷哼一聲，嘲諷着說道：「花拳繡腿！」其實，他只是外表輕鬆，心裏半點也不敢大意。

但就在他說完這句話之後，他的右腕忽然一陣痲痹。

司馬添已揑住了他的右腕，而且在瞬息之間就把他的尖刀搶了過來。

蕭拚命曾經在刀法上下過不少苦功，他從來沒有給人赤手空拳就把手中利刄搶走過。

甚至連想也沒有想過。

但現在，這種令他難以想像的事已發生了，他甚至看不見司馬添是用什麼招式搶走自己的武器的。

司馬添奪刀手法極快，他彷彿已在刹那間，由一個舞蹈家變成了一個可怕的殺手。

蕭拚命利刄被奪後，接着就左臂一陣劇痛。

他的左臂已給扭曲，而且脖子間還架着一把寒浸浸的鋒刀。

這刀本來是他的武器，但現在却給司馬添用來架住他的脖子。

蕭拚命的臉色頓時一片灰白。

對他來說，這是奇恥大辱，但旣已敗了，也是無可奈何之事。

司馬添制服着蕭拚命，目光却凝注在傅遠奇的臉上，說道：「這位朋友，寃家宜解不宜結的道理，相信閣下一定會很明白罷？」

貪圖富貴　見利忘義

傅遠奇默然半晌，才道：「我們現在還不能算是寃家，只是各爲其主盡力效忠而已。」

司馬添道：「你的主人是杜振鄂，但我沒有主人。」

傅遠奇道：「令尊呢？」

司馬添道：「他走了。」

傅遠奇道：「堂堂一家大銀行的董事長，又會溜到什麼地方去？」

司馬添道：「家父現在已不是銀行的董事長。」

傅遠奇眉毛一揚：「有這種事？」

司馬添道：「家父從前本來就不是銀行家，他只是在數年前把銀行買下來的，他旣可以買下這間銀行，自然也可以把銀行賣掉。」

傅遠奇道：「令尊何以把它賣掉？」

司馬添道：「商場之上一買一賣是再平常不過之事，根本不必作任何解釋。」

傅遠奇道：「司馬公子的確用不着解釋，但陸小姐和杜老闆的關係怎樣，你是知道的，他倆的事，還望司馬公子不要從中作梗。」

司馬添淡然一笑，道：「陸小姐也是在下的朋友。」

傀遠奇「喔」一聲，目光深沉地看了陸玫瑰一眼：「陸小姐，是眞的？」

陸玫瑰一咬牙，道：「當然不假。」

司馬添得意地一笑，看着傅遠奇道：「聽見了沒有？咱們也是一場朋友，她的事也就是在下的事。」

傅遠奇道：「但不管怎樣，杜老闆很想見一見陸小姐。」

司馬添道：「杜老闆想見陸小姐，但陸小姐並不想見杜老闆。」

傅遠奇道：「但無論是誰不聽杜老闆的說話，到頭來必然會自食惡果。」

司馬添道：「所以，你一向都很聽杜老闆的說話？」

傅遠奇道：「不錯，只有這樣，才是明智之舉。」

司馬添搖搖頭，道：「但照在下看，這是笨蛋所爲。」

傅遠奇道：「何以見得？」

司馬添冷笑道：「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你跟着杜振鄂，乃屬明珠暗投，還不算是笨蛋所爲嗎？」

傅遠奇冷冷道：「司馬公子越說越遠了，還是把陸小姐放還再說。」

司馬添道：「屁可以放，陸小姐決不可放。」

傅遠奇眉頭一皺，道：「在陸小姐面前，你說話怎可如此無禮？」

司馬添道：「在下再無禮，也不會傷害陸小姐。」

傅遠奇說道：「咱們也不會傷害陸小姐的，只是要把她護送回到杜老闆身邊去而已。」

司馬添道：「這就得要問問陸小姐是否願意了。」

陸玫瑰連忙搖頭不迭，叫道：「我不要見杜振鄂！他是個吃人魔鬼！」

司馬添悠然一笑，目注着傅遠奇道：「你聽見了沒有？」

傅遠奇當然是聽得清清楚楚的，但他却偏偏說道：「我聽不見。」

司馬添嘆了口氣，忽然左膝向前一頂，蕭拚命立刻慘呼着倒了下去。

蕭拚命剛倒下，傅遠奇已撲前。司馬添又嘆一口氣，道：「你眞是笨蛋，何苦老是要爲杜振鄂而賣命？」

傅遠奇不理會司馬添說什麼，一出手就施展空手道的功夫。

人們只知道蕭拚命練過空手道，却不知道傅遠奇在這一方面的造詣，猶遠在蕭拚命之上。

但司馬添既不怕蕭拚命的快刀，也不怕傅遠奇的空手道。

傅遠奇知道，倘若自己也敗陣下來，就再也沒有人能夠把陸玫瑰帶回去見杜振鄂了，那時候，杜振鄂一定會十分震怒。

傅遠奇不怕任何人，就是最怕看見杜振鄂震怒時候的樣子，所以，他這一次是無論如何也要擊敗司馬添，把陸玫瑰帶回去。

不但把陸玫瑰帶回去，司馬添也要帶回去！

但司馬添却比他想像中更難對付，一經接戰，佔上風的並不是傅遠奇，而是司馬添。

終於，傅遠奇和趙單刀、蕭拚命的命運一樣，又給司馬添打得鼻歪臉青，身子軟綿綿的倒在地上。

× × ×

陸玫瑰不喜歡喝酒，更不喜歡那些滿身酒氣的男人。

但是這一天，她却跟着一個這樣的男人。

司馬添把她帶到一間很古老的大屋子裏。

大屋子裏看來空空蕩蕩的，連桌椅也各只有一張。

司馬添對陸玫瑰說：「妳喜歡坐椅子還是坐桌子？」

陸玫瑰搖搖頭：「我不累。」

「我不是問妳累不累，只是問妳喜歡坐桌子還是坐椅子。」

「我既然是不累，就不必坐下來休息了。」

「但我若一定要妳坐下來呢？」

「那麼，我會坐在地上。」

「這又是什麼道理？」司馬添大是奇怪。

「不爲什麼，我並不是個喜歡給人穿着鼻子走的女人。」陸玫瑰昂起了臉說。

司馬添想了想，點點頭道：「我明白了。」

陸玫瑰不禁凝視着他，問：「你明白了什麼？」

司馬添道：「妳不喜歡給人牽着鼻子走，除非牽着妳鼻子走的不是個人，而是魔鬼。」

陸玫瑰眼色一變，說道：「你怎可以這樣說？」

「不這樣說又應該怎樣說呢？我知道妳是一個聰明的女人，但小心聰明反被聰明誤。」

「謝謝你的忠告，但照我看，閣下現時的形勢似乎也不太妙。」

「陸小姐何出此言？」

「杜振鄂是怎樣的人，司馬公子不會完全不知道的罷？」陸玫瑰忍不住嘆了口氣。

「我當然知道，否則也不敢和他的狗爪子硬拚一塲。」司馬添傲然地說。

「你以爲杜振鄂是塊豆腐？」

「他不是塊豆腐，豆腐是給人吃的，而他却是個吃人的人。」

陸玫瑰嘆息一聲，說道：「你知道就好了，你這一次强出頭，對你來說並不是一件好事。」

司馬添眨眨眼睛，說道：「怎見得一定不是好事？」

陸玫瑰道：「在太歲頭上動土，無異是自討苦吃。」

司馬添道：「誰是太歲？」

「當然是杜振鄂。」

「只怕未必。」

「杜振鄂不是太歲，難道你是太歲不成？」

「這次妳說對了，在太歲頭上動土的人並不是我，而是那個姓杜的混蛋。」

陸玫瑰看着他，道：「杜振鄂要對付的人，本來並不是你。」

司馬添道：「妳錯了，他既要對付妳，更要對付我。」

陸玫瑰道：「他爲什麼要對付你？」

司馬添道：「是爲了老郭之死。」

「老郭？老郭給你殺了？」

「老郭的確已經給殺掉了，但殺他的人並不是我，」司馬添說到這裏，忽然苦笑了一下，「但現在，這一點已經不重要

，而是不是我殺掉老郭，也並不是太重要的事。」

陸玫瑰皺了皺眉：「你越說，我越不明白。」

司馬添說道：「這些事情，妳是用不着明白的，妳只要知道以後該怎樣做就是了。」

「你認為我該怎辦？」

「找一個可靠的人，然後牢牢的跟着他。」

陸玫瑰注視着司馬添的臉：「什麼意思？」

司馬添道：「我的意思是說，男大當婚，女大當嫁。」

陸玫瑰忽然幽幽的嘆了口氣，眼光落在屋子門外：「你以為我是十六七歲的小姑娘？」

司馬添道：「妳若只有十六七歲，也就用不着急嫁出去。」

陸玫瑰道：「這樣說，我現在已經是個老太婆了？」

司馬添道：「五十年後，妳才有資格成為老太婆。」

「五十年後？誰能知道五十年後是怎樣的？」

「別說是五十年後，就是五天後，甚至是五小時之後的事情，往往也是無法可以估計的。」

「不錯，在五小時之前，我還正在夢中。」

「當時，妳的夢中情郎還是田超羣，對不？」

陸玫瑰臉色一沉，道：「別提起田超羣！」

「妳不是一直都很信任小田嗎？」

「是又怎樣？你管得着嗎？」

「陸小姐的事，我自然是管不着的，我只是……」

「只是在可憐我，同情我的遭遇，是不是？」陸玫瑰冷冷一笑，「不錯，我是看錯了那個姓田的，我一直還以為，天下間總有些男人是靠得住的。」

司馬添道：「若為了一個田超羣，就把天下間所有的男人都批評得一文不值，乃屬大錯。」

陸玫瑰長長的吐出口氣，沉默了半晌才說道：「你越說越亂了。」

「不是我越說越亂，而是妳的心境並不平靜，所以才會越聽越亂。」

「對不起，我有時候的確是會語無倫次的。」陸玫瑰自嘲地說。

「語無倫次並不是這樣的，妳只是內心充滿着矛盾。」

「矛盾？怎樣的矛盾？」

「妳心裏是明白的，但卻說不出來。」司馬添深深的注視着她。

陸玫瑰吸了口氣，忽然問：「這是誰的地方？」

司馬添道：「不是我的。」

陸玫瑰道：「不是你的又是誰的？」

司馬添道：「我師父的。」

陸玫瑰道：「你師父是誰？」

司馬添道：「我師父就是妳老師的表弟。」

陸玫瑰的眼睛立刻睜大兩倍：「你師父姓楊？」

司馬添緩緩地點頭：「不錯，上官老師一定曾經對妳提起過我師父了？」

陸玫瑰道：「你師父叫楊仕霖，是個奇人。」

司馬添道：「但也有人說我師父是個蠢人。」

陸玫瑰一怔，道：「是誰這樣說你的師父？」

司馬添道：「我師母。」

陸玫瑰「哦」一聲，說道：「原來如此……」

司馬添說道：「世間上有不少做妻子的，總是喜歡把自己的丈夫批評得一文不值。」

陸玫瑰道：「做丈夫的又何嘗不是這樣？」

司馬添道：「妻貶夫，夫也貶妻，兩人都變得一文不值。」

陸玫瑰道：「所以有人寧願一輩子也不結婚。」

司馬添道：「妳看，我像不像這種人呢？」

陸玫瑰道：「請恕我從來沒有把閣下仔細研究過，是以委實無可奉告。」

司馬添道：「我這個人很簡單的，一點也不深奧，妳只要花幾分鐘就可以全部研究得清清楚楚。」

陸玫瑰道：「幾分鐘時間，還不足夠讓我去瞭解一隻螞蟻。」

司馬添道：「這個當然，因為螞蟻遠比我這個人還複雜得多。」

陸玫瑰道：「何以把自己看得連螞蟻也不如？」

司馬添嘆息一聲，緩緩道：「人類最可悲之處，就是把自己估計得太高，而螞蟻卻不會有這種毛病。」

陸玫瑰道：「你又不是一隻螞蟻，怎知道螞蟻不會有這種毛病？」

「想當然耳。」

「想當然耳！嘿嘿，倘若凡事都用這種態度去想，總有一天會得神經錯亂。」

「妳已把我當作瘋子看待了？」

「也許是的，」陸玫瑰沉思了好一會兒，臉上忽然泛起了既落寂、又蕭索的神情，「只有瘋子才會為了一個不相干的女人，而去得罪杜振鄂那樣的吃人魔鬼。」

司馬添一直都是悠悠閒閒的，但這時候卻忽然直跳了起來，就像是一隻給人踩痛了尾巴的貓。

陸玫瑰不禁歉然地看着他，說：「對不起，你是我的恩公，我不該把你說成是個瘋子。」

「是不是瘋子，我心中有數，妳也心中有數，我絕不在乎別人怎樣說，更不會在乎妳怎樣看。」

「但你為什麼要跳起來？」

「我給妳氣得直跳脚，是因為妳說錯了最重要的一點！」司馬添的臉已脹紅。

陸玫瑰吸了一口氣，半晌才道：「是那一點？」

「妳在我心目中，絕不是一個不相干的女人！」司馬添揮動雙臂大聲說：「我知道，妳一直都把我當作酒鬼看待，不然，就是把我視為花花公子，紈袴子弟！」

陸玫瑰呆住了。

司馬添越說越是激動，他啞着嗓子說

：「妳以為我真的是個無酒不歡的酒鬼？妳以為我每天晚上都有不同的女人陪伴着？嘿嘿，我的事，妳能知道多少？」

陸玫瑰把手按在胸上，猛烈的搖着頭：「你的事，我的確知道得不多，但這不是我的錯，說句實話，你和我本來就是活在兩個世界裏的人。」

司馬添揚起了眉毛：「什麼一個世界兩個世界的？廢話！我只知道，妳對我是多麼的重要。」

「但我不知道……而且就算知道了，那又怎樣？」

「算了，我知道妳是不會明白的，不但現在不明白，也許一輩子也不會明白。」司馬添說完這幾句話之後，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神情疲乏地坐在桌子上。

陸玫瑰怔怔的望住他，過了好一會才說：「我們本來就是很陌生的，對不？」

司馬添默然良久，道：「有些人，就算是相對了好幾年，甚至是好幾十年，但到頭來還是會有着陌生的感覺。」

他這些說話，很有點「玄」的味道，照理是很難令人理解的。

但陸玫瑰卻能理解，而且深切地明白這些話的含義，因為她自己就是一面很好的鏡子。

她一直以為很瞭解田超羣，但到最後，田超羣卻出賣了她。

也許田超羣一早已出賣了她，只是她仍懵然不覺而已，現在想起來，實在是既可怕，又可恨，真有着「有眼無珠」的感覺。

司馬添凝注着她的臉，忽然又從桌子上跳了下來，很認真地說：「別把杜振鄂看得太高，也不要對世間上所有的男人都失掉信心，我答應妳，我一定會把杜振鄂擊潰，甚至把這個人炸成粉碎。」

陸玫瑰怔怔地看着他，目光中滿是疑惑。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過了很久才說：「我的事，你似乎知道不少。」

司馬添道：「嗯，既不算少，也不算多。」

陸玫瑰道：「為什麼要對我的事這樣關注？」

司馬添道：「不為什麼，只因為我關注着妳這個人，所以也順理成章地關注着妳的一切。」

「我的一切？」

「不錯，包括妳的出身、背景來歷，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妳為什麼要藉故接近杜振鄂。」

「你都已調查得很清楚了？」

「就算不是完全清楚，最少也有一定的瞭解。」

「為什麼要這樣做？」

「杜振鄂是妳的敵人，也是我師父的對頭。」

「你師父和杜振鄂有什麼過節？」

「說來說去，還是為了妳的姨丈嚴宗祥。」

「什麼？」陸玫瑰驚詫地看着司馬添，「你師父認識他？」

司馬添道：「不但認識，而且還是相交多年的老朋友，當年妳姨丈把蠶絲從杭州運來，就是我師父從中安排的，但結果卻反而害死了他。」

陸玫瑰的眼圈紅了，聲音也有點顫抖：「不，這不關你師父的事，杜振鄂才是真正的罪魁禍首。」

司馬添道：「所以，我師父一知道妳到了上海，立刻就派人暗中追查。」

陸玫瑰道：「可惜我不知道姨丈有一個這樣的老朋友。」

司馬添道：「我師父常說，妳姨丈最大的缺點就是沉默寡言，但這種個性也同樣是一種優點，問題是他幹的是那一種行業。」

陸玫瑰道：「什麼意思？」

司馬添道：「他若是個間諜、探子，這種個性是很不錯的，最少可以守口如瓶，不會輕易洩漏風聲。」

陸玫瑰嘆了口氣道：「但他卻是個商人。」

司馬添說道：「和妳姨丈相比，我就顯得太不老實了，似乎每句話都是花言巧語。」

陸玫瑰搖搖頭，道：「花言巧語不一定是這個樣子的，就像田超羣，他的說話聽來都很可靠，很老實，但他卻是個不折不扣的大騙子。」

司馬添道：「對妳來說，他也許是個大騙子，但在我們的眼裏，他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脚色。」

陸玫瑰苦笑了一下，道：「連一個微不足道的小脚色也可以把我騙得團團亂轉，我真是窩囊得難以形容。」

司馬添道：「別把自己瞧得太扁，但有一件事，我很不明白。」

「什麼事？」

「上官老師雖然平時與世無爭，但他並不是個糊塗的人……」

「你究竟想說什麼？」

「我是說，上官老師應該向妳提點一下的。」

「他已提點過了，但我不相信，」陸玫瑰幽幽地嘆了口氣，「也許，我並不是完全不相信，而是半信半疑。」

司馬添皺了皺眉：「上官老師怎樣向妳提點？」

陸玫瑰道：「他給了我一封信，不，應該說是兩封……」

司馬添奇道：「那到底是一封還是兩封？」

陸玫瑰道：「信封只有一個，但信箋卻有兩張。」

司馬添道：「這很平常，但怎算是兩封信？」

陸玫瑰道：「這兩張信箋裏所寫的，完全是兩件事。」

「我越聽越不懂。」

「第一張信箋所寫的，那只是一封假信。」

「假信？」司馬添更是莫名其妙，「何謂之假信？」

陸玫瑰道：「是用來騙騙人的。」

「騙騙人？騙誰？是不是騙妳？」

「不，上官老師不會騙我，更不會愚弄我。」

「那麼，他要騙誰？」

「任何想看這封信的人。」

司馬添沉思片刻，恍然道：「我明白

了，上官老師一定早已算準妳會和田超羣在一起。」

陸玫瑰道：「不錯，而且他還算準，田超羣一定會故意保持風度，不會湊過來看這一封信。」

「但事實上，他是很渴望知道上官老師有什麼話交待下來的。」

「不錯，所以上官老師早有安排，在信封裏暗藏另一張細小的信箋。」

「第一封假信怎樣說？」

「上官老師在信上說，他要離開上海了，以後，他會過着流浪天涯的生活，而信裏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說他早就愛上了我。」

「上官老師若眞的愛上妳，絕不會沒有勇氣當着妳的面前說。」

「所以，這封信本來就只是一個幌子，它並不是用來騙我，而是用來愚弄田超羣。」

「妳已把這封信給田超羣看了？」

「是的。」

「第二封信又怎樣？」

「我悄悄的看了。」

「田超羣知道不知道？」

「他不知道，」陸玫瑰說：「我可以肯定，他一定不知道老師還有另一張細小的信箋暗藏在信封裏。」

「第二封信才是上官老師的眞話？」

「不錯，他首先說明，他並沒有眞的暗戀着我，而且，他還要我小心提防一個人。」

「田超羣？」

「正是田超羣，」陸玫瑰說：「上官老師說，這個男人是絕不可靠的，他是個騙子，又是個貪圖富貴，見利忘義的卑鄙小人。」

司馬添嘆道：「當時妳一定是不會相信。」

陸玫瑰苦笑一下，道：「上官老師的話，我是從來沒有懷疑過的，但這一次……唉，我也不知道該怎樣說才好……」

「妳不懂得怎樣說，」司馬添道：「但我却明白。」

「你明白什麼？」

「上官老師的說話，妳雖然不會懷疑，但無奈妳已在田超羣身上付了太大的信任。」司馬添緩緩地加以分析。

陸玫瑰揉了揉額角，吁了一口氣，說道：「你說得很對，我雖然明知自己跡近乎掩耳盜鈴，但還是不願意完全相信上官老師的說話。」

司馬添道：「現在，事實已證明，上官老師沒有看錯田超羣這個人。」

陸玫瑰道：「你呢？」

司馬添道：「我在很久以前，就已經爲妳而担心。」

陸玫瑰說道：「妳怕我會給田超羣吃掉？」

司馬添道：「田超羣雖然可惡，但這人畢竟只是個小脚色，妳最難對付的，還是杜振鄂。」

陸玫瑰長長的嘆一口氣，道：「這樣說來，我不但糊塗，有眼無珠，而且還是個極愚笨的女人。」

司馬添道：「再聰明的人，有時候也會做出某些愚笨的事。」

陸玫瑰道：「聰明一千次，也抵償不了愚笨一次的罪過。」

「愚笨不是罪過，世間上沒有人希望自己做出愚笨的事。」司馬添笑着。

陸玫瑰怔怔地望住他的臉，隔了良久才說：「你現在一點也不像個酒鬼。」

「只要妳下一道命令，我馬上戒酒，從此之後滴酒不沾唇。」

「我沒有這種資格。」

「不，天下間唯一有資格下這道命令的人，就是陸小姐。」司馬添認眞地說。

陸玫瑰聳聳肩：「男人若完全不喝酒，並不見得一定很好。」

司馬添一怔：「什麼意思？」

陸玫瑰道：「意思很簡單，只要不過量，喝點酒決不是罪過。」

「眞的？」

「當然是眞的，」陸玫瑰忽然笑了一笑，「這屋子裏有沒有好酒？」

「有，但我現在不會喝。」

「你喝不喝沒關係，現在想喝酒的人是我。」

「妳要喝酒？」司馬添訝然地。

「是不是只有男人才能喝，女人就不能？」陸玫瑰倏地叫喊。

「不！男人可以喝酒，女人當然也可以喝。」司馬添說。

「好極了，就請司馬公子給我一瓶酒，無論是什麼酒都沒關係。」

司馬添看了她一眼，沉默了半晌後，才走到牆邊的一個小木櫃旁邊。

他從小木櫃裏找到了一瓶酒，和一隻青瓷杯子。

「妳要瓶子還是要杯子？」他問陸玫瑰。

陸玫瑰說：「瓶子！」她要拿着整瓶酒來喝，於是，司馬添就斟了一杯酒，然後把剩下來的酒遞給她。

她很快就把瓶子裏所有的酒都喝掉。

「滋味怎樣？」司馬添問。

她輕輕的吐一口氣，說：「這酒不辣，甜得像是豆漿一樣。」

司馬添道：「但最容易令人醉倒的，往往也是這種甜甜的酒。」

陸玫瑰點點頭，說道：「不錯，對於平時很少喝酒的人來說，甜甜的酒反而會是最可怕的陷阱。」

「妳不怕掉進陷阱裏嗎？」

「怕？有什麼好怕？」陸玫瑰了撇嘴，自嘲地說：「我本來就是已經掉進陷阱裏的人。」

司馬添道：「但是已從陷阱裏爬了出來，已經過去的事，又何必老是記掛在心上。」

「過去？」陸玫瑰淒然一笑：「你認爲事情已經過去。」

司馬添嘆了口氣，道：「這件事也許一下子就可以解決，但也許一輩子也沒完沒了。」

陸玫瑰把空酒瓶在桌邊上輕輕敲了幾下，才說：「你知道就好。」

「但無論怎樣，妳用不着害怕。」

「我爲什麼用不着害怕，是不是因爲你已經成爲了我的護花使者。」

「如果妳不反對的話，我是願意肩負這個責任的，而且對我來說，這是一種無

上的光榮。」

陸玫瑰忽然笑了。

司馬添看着她：「有什麼好笑？」

「是爲了你這一些充滿着孩子氣的說話。」

「孩子氣？」司馬添聳肩一笑：「小孩是不懂得什麼叫護花使者的。」

陸玫瑰吐出口氣，道：「那麼，這一定是醉話。」

「我現在很清醒。」

「那麼，醉的是我而不是閣下了。」

「妳剛才喝的酒，最多只能令一隻小貓有點飄飄然的感覺。」

「也許我的酒量連小貓也不如。」

「這才是眞正的孩子氣說話！」

「別再老是說我的事，你現在有什麼計劃。」

「我的計劃有很多，但最重要的只有一個。」

陸玫瑰點點頭，接着却沉默下來。

司馬添凝視着她：「爲什麼不問這個最重要計劃是怎樣的？」

陸玫瑰道：「既是最重要的計劃，你當然是不會輕易向外人洩露的。」

「不錯，最重要的計劃，的確是要保持着秘密，但你却應該知道。」

「這是什麼道理？」

「因爲，這一個計劃和妳有很大的關係。」

「你若要說，我不會把耳朶掩着，但請你最好別吞吞吐吐。」

「我這個計劃，就是要討定妳的歡心。」司馬添立刻爽快地說。

「荒謬！」陸玫瑰的俏臉忽然一紅：「我有什麼值得你故意討好的。」

司馬添道：「什麼叫值得，什麼叫不值得？」

陸玫瑰一呆，半晌還答不出來。

司馬添淡淡一笑，道：「只要是自己認爲值得的事，就算是爲了一隻小蟻而大動干戈，也是值得的。」

陸玫瑰點點頭，道：「我明白了。」

「妳眞的明白？妳明白些什麼。」

「我原來是隻小蟻。」

司馬添立刻用力地搖搖頭，很認眞的說道：「我不是這個意思，那只是一個譬喻……」

「少担心，我只是跟你開開玩笑。」

陸玫瑰揚眉一笑。

司馬添的臉孔立刻發亮：「我早就知道你並不是器量狹窄的女人。」

陸玫瑰嘆了口氣：「但我畢竟還是個女人，正是唯小人與女子難養也！」

司馬添道：「現在是什麼時代了，小人是小人，女子是女子，須知女子也有無數巾幗英雄，女中大丈夫。」

陸玫瑰道：「但我不是，我只是個平凡而又愚蠢的小女人。」

「別這樣說好不好，」司馬添緊皺着眉：「在這時候咱們千萬不能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

陸玫瑰苦笑了一下，說道：「我眞想不出，到了這個田地，我還有什麼威風可言。」

「不，妳還沒有失敗，杜振鄂雖然奸險惡毒，但他還沒有得到任何的勝利。」

「而且，邪不能勝正，對不對？」

「世事本來就是這樣的。」

「只可惜我也不是一個正正經經的女人。」

「住嘴，妳不該把自己低貶，」司馬添叫喊起來：「我只知道，妳是一個眞眞正正勇敢的女孩子。」

「傻瓜，我早已不是處子了。」陸玫瑰淒然地一笑，就連她自己也想不到，自己竟然會在司馬添的面前說出這些話。

司馬添搖搖頭，道：「這一點並不如妳想像中那樣重要。」

陸玫瑰忽然臉色一寒：「別再說這些什麼無聊的廢話，你打算怎樣！」

司馬添說道：「集中力量，對付杜振鄂。」

陸玫瑰道：「你有必勝把握？」

司馬添道：「雖無必勝，却也不會必敗。」

陸玫瑰道：「換言之，你認爲自己最少有一戰之力？」

司馬添道：「不錯，尤其是家父已把銀行賣掉，現在已遠赴他方，過着無憂無慮逍遙自在的生活。」

陸玫瑰道：「這對你有很大關係？」

司馬添道：「這個自然，咱們各有各的打算，他老人家若還在上海，做兒子的就有了後顧之憂，但現在却不同了，我最少可以和杜振鄂全力一拚。」

陸玫瑰道：「但身體髮膚，投諸父母，你怎可以去冒這個險？」

司馬添道：「我爲什麼不能冒這個險，妳若問我，那麼妳自己又怎樣！」

「我的處境和你並不一樣。」

「爲什麼不一樣？是不是我的性命特別珍貴，只有妳才可以身陷虎穴。」

陸玫瑰輕輕咳嗽兩聲，搖頭道：「你太敏感了。」

司馬添道：「別以爲只有杜振鄂才可以隻手遮天橫行無忌，他也會有遇上剋星的時候。」

陸玫瑰凝視着他，說道：「你認爲自己就是他的剋星？」

司馬添搖搖頭，道：「杜振鄂的剋星不是我，是我的師父楊仕霖。」

陸玫瑰目光一閃：「你師父一定要對付杜振鄂？」

司馬添道：「他是個很頑固的老怪物，而且還有不少比他更頑固，更加古怪的朋友。」

陸玫瑰道：「你何不勸勸他？」

「勸他什麼？」

「勸勸他明哲保身，不要和杜振鄂發生衝突。」

「我已經說過，我師父是個頑固的老怪物，要勸他，簡直比勸一塊石頭還更困難。」

「但照我看，你比你師父更頑固，而且更加……」

「更加怎樣？」

「更加唯恐天下不亂。」

「陸小姐，你的想法太單純了。」

「嗯，也許我本來就是個如此單純的人。」

「但妳有勇氣，比許多昂藏七尺的男子漢還更勇敢得多。」

「那便是有勇無謀的蠢女人了。」

「不要看輕了自己，人在世上，往往就像是一枚棋子，而世事就是一盤複雜而多變的棋局，有時候一枚看來並不重要的閒棋，却可以決定整盤棋局的勝負。」

「我若是棋子，你呢？」

「當然也是棋了。」

「但下棋的人又是誰？是不是你師父和杜振鄂？」陸玫瑰眨眨眼問。

「他們也許以爲是的。」

「其實並不是？」

「當然不是，眞正在下棋的並不是任何人，而是蒼天，冥冥中的主宰。」司馬添說。

陸玫瑰撥了撥頭額上的頭髮，吐一口氣，說道：「不錯，在蒼天的眼裏，世間上每一個人都只是一枚棋子罷了，但人類却自視過高，以爲自己才是這個世界的主宰者。」

司馬添笑了。

陸玫瑰望住他，忽然發覺他這一笑居然也是很迷人的……

× × ×

下午五點二十三分，傅遠奇進入杜振鄂的臥室裏。

杜振鄂的臥室很大，這裏不但是他睡覺的地方，也是他接見手下，商議許多重要事情的地方。

他認爲，這裏不但最最方便自己，而且也最安全。

傅遠奇是一跛一拐地進入這臥室的，他臉上本來沒有半點表情，但由於早上給司馬添揍了一頓，現在這張臉已變得歪歪曲曲的，也不知道該說是可憐還是可笑。

杜振鄂看着他這張臉，不禁長長的嘆了口氣。

傅遠奇臉上一紅，道：「杜老闆，是我不中用，丟了你的臉……」

杜振鄂搖了搖手，又搖搖頭，說道：「小傅，你別怪責自己，這一次錯得最厲害的人並不是你，因爲你根本沒有錯。」

傅遠奇吸了一口氣，欲言又止。

杜振鄂皺着眉頭，接着說道：「我知道，你和趙單刀、蕭拚命已盡了最大的力量，但是，司馬添竟是個深藏不露之輩，唉……」

「杜老闆，這小子不斷跟咱們作對，看來不像一般的紈袴子弟，花花公子。」

「這還用說嗎？尤其是他老子如今把銀行賣掉，甚至離開了上海，他就更加沒有後顧之憂了。」

「他老子離開上海，他爲什麼不跟着走？」

「這就是人各有志，雖然是父子，但做老子的也不一定可以牽着兒子，離開上海。」

「但咱們都有點不明白。」

「不明白什麼？」

「這姓司馬的小子雖然出手不輕，但却也不算太重，照今早的情況，他若要殺我，可說是易如反掌的！」

「不錯，他既然傷得了你們，也就一定可以把你們殺掉。」

「但他沒有殺人？」

「你認爲這是什麼道理。」

「我不知道，也許在陸小姐面前，他才不施辣手的。」

「不，這並不是眞正的理由。」

「這就更奇怪了。」傅遠奇道：「他既能殺老郭，爲什麼會不殺咱們？」

杜振鄂說道：「原因很簡單，因爲老郭根本就不是司馬添殺的，眞兇是另有其人。」

「是誰？」傅遠奇眼色倏變。

「是一個姓楊的老而不！」

「楊仕霖？」

「不錯，正是楊仕霖。」杜振鄂冷冷一笑，道：「他潛伏在上海已有好一段日子，老郭早就想把他抓出來。」

傅遠奇道：「他和老郭有過節？」

杜振鄂道：「老郭想殺楊仕霖，楊仕霖也想殺老郭，他們之間，早在二十幾年前就已種下了不可化解的仇恨。」

傅遠奇沒有再問下去，因爲他知道杜老闆若要說，遲早也會說出來，但倘若杜老闆不想說，就算是再問也是沒有用的，徒然自討沒趣而已。

杜振鄂沉默了好一會，忽然嘆了口氣，緩緩道：「你受傷不輕，以後可要小心一點。」

傅遠奇忙道：「不，我沒事，這點皮肉傷，是不妨事的。」

杜振鄂道：「但我要的是精兵，你若不再好好保養身子，很容易就會變成一名殘卒，那時候，就算你肯再爲我効力，只怕也已力不從心了。」

傅遠奇吸一口氣，道：「杜老闆說的是……」

杜振鄂道：「你現在有一件很重要的事，非要辦妥不可。」

傅遠奇道：「請囑咐。」

杜振鄂道：「你明天一早，就要啓程前往天津。」

傅遠奇是在天津出生的，所以，天津也就是他的故鄉，杜振鄂接着又說道：「在天津，有一個賭鬼，他叫徐震同，相信你一定不會陌生罷？」

傅遠奇忙說道：「他老人家是我的師伯。」

杜振鄂點點頭，道：「很好，他是你的師伯，你是他的師侄，所以，你若去求他，他一定會答應的，對不？」

傅遠奇說道：「杜老闆要我去求他什麼？」

杜振鄂道：「求他到上海來。」

傅遠奇道：「師伯一定會問所爲何事，那時候我怎樣回答？」

杜振鄂道：「你說這裏很熱鬧，他就會馬上跟你來了。」

「很熱鬧？什麼意思？」

「你不必懂，你只要照我的話去做便是。」

傅遠奇不敢再問下去，不久就離開了杜振鄂的臥室。

傅遠奇離去後，杜振鄂就穿上整齊衣服，又把方璞叫了進來。

方璞是老郭一手提拔出來的後生小子，他不驚人，身材普通，口才也是很平凡。

但老郭早就對杜振鄂說過：「小方和小傅是得比的。」

杜振鄂當然點點頭，說道：「不錯，

小傅的確是個難得的人才，小方以後一定要好好向他學習。」

老郭立刻搖頭不迭，說道：「你弄錯俺的意思了，俺是說，小傅萬萬比不上小方。」

杜振鄂不禁爲之愕然，雖然嘴裏沒有說什麼，但心中却是大不以爲然。

但過了一段時間後，杜振鄂就相信老郭的說話了。

傅遠奇看來精明，做事也似乎很有決斷能力，但是實際上，他並不是個大將之材。

方璞才是深藏不露的一員大將！

× × ×

方璞進入杜振鄂臥室後，一直沒有說過話。

杜振鄂看着他，看了很久才問：「你喜歡什麼？」

方璞不假思索，立刻回答：「凡是正常人喜歡的一切，我都喜歡。」

杜振鄂道：「說得好，所以，你是個很正常的人？」

方璞道：「通常都是很正常的，只有在喝醉了的時候例外。」

杜振鄂又問道：「你每年喝醉了多少次？」

方璞道：「沒有計算過，也記不起來了。」

杜振鄂道：「會不會超過十次？」

方璞道：「不會。」

杜振鄂道：「那便可以算是很正常的了。」

方璞道：「也許是的。」

杜振鄂道：「只要是正常的男人，都會喜歡女人，你呢？」

方璞道：「當然喜歡。」

杜振鄂又問道：「你有沒有去過打野鷄？」

方璞道：「有。」

杜振鄂道：「窰子裏的娘兒們你覺得怎樣？」

方璞道：「不好。」

杜振鄂道：「既然不好，爲什麼不選擇別的女人？」

方璞道：「找女人是易事，但要找好的女人就很困難。」

杜振鄂說道：「人不風流枉少年，別辜負了這一段大好的歲月，正是行樂要及時——」

「但創業更要及時。」方璞立刻截口說。

杜振鄂當傅遠奇臨去天津前，吩咐一切事宜須小心。

杜振鄂凝視着他，臉上綻出了笑容：「不錯，一個正常的男人，絕不能只顧風流快活，而對事業置諸不理。」

方璞沉默着，因爲他知道杜老闆已把說話轉入正題。

杜振鄂說話，並不一定喜歡轉彎抹角，但也不一定會開門見山。

他常說：「精明的人，總會在適當的時候，說適當的話。」

方璞也聽過杜振鄂這樣說。

杜振鄂的話，他會完全記在心裏，因爲老闆的說話，就等於是霧裏的指南針，做屬下的若連東南西北都分不清楚，就只有註定失敗的份兒。

方璞不喜歡失敗，他要做一個成功的人。

他要向上爬，但却並不奢望可以一步登天。

方璞知道，現在，杜振鄂一定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對他說，所以才會大兜圈子說話。

過了很久，杜振鄂才接續着說下去：「你可曾聽說過一個女人，她曾經和斧頭黨裏最厲害的三個殺手決戰，結果她不見了三根手指。」

方璞頷首道：「我聽說過這件事，那個女人叫火娘子。」

「火娘子！嘿嘿，火一般猛烈的女人！」杜振鄂冷冷一笑，道：「她就是楊仕霖的妻子。」

方璞道：「但聽說楊仕霖和火娘子鬧翻了，而且已經鬧翻了很久。」

杜振鄂道：「但他倆畢竟還是一場夫

妻。」

方璞道：「不錯，一夜夫妻百日恩，這對夫婦可以鬧翻，但也可以重修舊好，破鏡重圓。」

杜振鄂道：「所以，若要對付楊仕霖，就決不能放過火娘子。」

方璞道：「火娘子在那裏？」

杜振鄂道：「鐵窩館。」

方璞道：「鐵窩館的肉包子和鹵水牛肉麵都很不錯，湯餃子卻是不敢恭維。」

杜振鄂道：「鐵窩館的湯餃子就是火娘子泡製的，她自己每天都吃兩三碗。」

方璞道：「她認爲很好吃？」

杜振鄂道：「就算再好吃，天天吃兩三碗也是會生厭的，但這幾年來，她巳養成了習慣。」

「吃湯餃子的習慣？」

「不錯，因爲她若不吃，也許就沒有人會吃她泡製出來的湯餃子了。」

「我是否應該去光顧光顧火娘子的湯餃子？」方璞問。

杜振鄂搖搖頭，道：「火娘子泡製的湯餃子既然味道不佳，爲什麼還要讓自己的舌頭吃苦？」

方璞道：「老闆所言甚是……」

杜振鄂淡淡一笑，道：「湯餃子雖然味道甚差，但小餃兒卻很不錯。」

方璞一怔：「小餃兒？鐵窩館除了湯餃子之外，還有另一種小餃兒嗎？」

杜振鄂道：「不錯，但這小餃兒，鐵窩館裏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方璞越聽越是奇怪、

「不錯，湯餃子可以每天泡製幾十個以至幾百個，但小餃兒卻只有一個。」

「小餃兒莫不是一個人的名字？」

「聰明，果然聰明，」杜振鄂哈哈一笑，道：「這名字雖然不太好，但人却不錯、」

「杜老闆想怎麼樣，但請吩咐下來便是。」

「我要你把這個小餃兒吃掉，所以，這是一件優差，你願意接受不？」

「當然是願意接受的、」方璞連連點頭不迭、

× × ×

每天晚上八點，鐵窩館就打烊關門、

這是火娘子定下來的規矩，只要一過了八點，就算是皇帝老子駕臨，也決不招待、

但是就在今晚火娘子準備關門的時候，忽然有兩個大漢抬着一大堆廢物直闖進來、

火娘子臉色一變，喝道：「你們是什麼人？」

其中一個大漢道：「咱們難道還會是王孫公子不成？一瞧就該知道是賤肉橫生的苦哈哈、」

火娘子道：「是王孫公子也好，是苦哈哈也好，這一堆綁得亂七八糟的又是什麼東西？」

另一個大漢說道：「這裏面有棉襖，有古本金瓶梅，有菜刀，有梳子，也有扇子……」

火娘子道：「這倒算是百般寶物皆齊全了？」

這大漢道：「寶物是談不上的，但總算可以一用。」

「用你娘個屁！」火娘子怒道：「全是破棉襖、霉書、生銹刀、斷柄梳子和爛扇，要來何用？」

這大漢道：「咱們只是奉命把東西送來，妳可別生咱們這些低三下四苦哈哈的怒氣，」

火娘子怒道：「奉命？你們奉了誰的命令把這些廢物送來？」

大漢道：「是楊老先生。」

「楊老先生？」火娘子怒氣更盛，道：「是那一個楊老先生？」

大漢道：「咱們怎知道是那一個楊老先生？」

另一個大漢道：「咱們做苦哈哈的，只是爲了掙幾文錢而出賣氣力，別的事可管不了，也不想管。」

火娘子强忍怒氣，道：「算了，老娘不跟你們計較，但這些廢物，勞煩兩位帶走！」

「這可不行！」

「爲什麼不行？」火娘子怒道。

「咱們只收了一半錢，倘若不把貨物送進貴寶號，餘下的一半酬勞就收不到手了。」

「他媽的，那個姓楊的老烏龜給你們多少錢？」火娘子粗着嗓子說。

「不多，一百塊。」

「什麼？一百塊？」火娘子簡直連眼珠子也凸了出來，「這種鬼話騙誰？你們以爲自己是三百年前的保鏢？」

「三百年前的保鏢不會收取大洋，他們只收取銀子和金子。」

「少放屁，快滾！否則老娘子不客氣了。」

「咱們很快就會滾得無影無踪，但請妳別老是擋住門檻。」

「老娘要打烊關門，就算是齊天大聖也闖不進去。」火娘子兩手叉腰，瞪着眼大聲說。

兩個大漢互望了一眼，過了好一會，其中的一人說道：「常言道，好男不與女鬥。」

另一人道：「咱們現在就走，用不着妳這般生氣、」說完，把那一大堆廢物放下就走了、

火娘子雖然惱怒，却也無可奈何，只得大聲叫道：「小餃兒！小餃兒！」

小餃兒就是她的女兒，現在巳經十七歲了，她長得亭亭玉立，樣子十分清秀可人。

但火娘子一連叫了幾聲，小餃兒還是沒有出來。

火娘子不禁又是怒火上湧，一脚把那堆廢物踢開幾尺，然後氣冲冲的進入鐵窩館裏找尋小餃兒。

小餃兒剛才還是在鐵窩館裏的，但奇怪得很，火娘子把整間店子找遍，還是找不着女兒，

火娘子初時十分惱怒，但漸漸地，她的惱怒巳化爲担憂。

小餃兒往那裏去了？

鐵窩館是有後院子的，這後院子地方不大，只是養了幾隻兔子和家禽。

後院子有木門，木門雖然殘舊一點，但也算相當牢固。

但火娘子却發現，這木門曾經被人撬毀過的痕跡。

火娘子雖然脾氣暴躁，但却並不是個愚笨的女人，一想之下，巳知道剛才那兩個大漢故意惹事生非的眞正目的。

他們是故意在製造擾亂，好讓同黨可以輕易潛入鐵窩館之內。

倘若潛進來的只是偷竊的盜賊，火娘子也不會放在心上，反正鐵窩館並沒有什麼財物。

火娘子並不富有，她這間店子，充其量只能讓她和小餃兒賺點錢糊口而巳，所以，若有盜賊潛進來盜竊，一定不會大有斬獲。

但現在鐵窩館並不是被盜走財物，而是小餃兒不見了。

火娘子可以肯定，小餃兒絕對不是自己溜了出去的。

她若要外出，絕對用不着把後院的木門撬毀。

火娘子不禁深深的抽了口涼氣，到了這時候，她不再暴躁，不再動怒了，她必須保持冷靜，讓自己好好的思想一下。

她知道，小餃兒巳經落在歹人之手中，但對方是何方神聖？她却是茫然不知頭緒。

她沉思了好幾分鐘，終於决定去找楊仕霖！

× × ×

楊仕霖是個很奇怪的人，有時候他很闊綽，豪爽得像個千萬富翁，但有時候，就算他最好的朋友，也很難在他身上得到半點的好處。

有一次，一個從遠道而來的老朋友來到了上海，他看中了一件古玩，但却欠二十塊大洋，於是就向楊仕霖求借。

楊仕霖沒有答應。

他並不是沒有錢，當時，他身上最少有三千塊！

他的老朋友很生氣，說要和他斷絕來往，三分鐘後，楊仕霖就跑到古玩店裏，把那件古玩買了下來。

他把古玩拿到朋友面前，說：「這傢伙的確不錯，難怪你總是心癢癢的，非要把它買下來不可。」

他的朋友一聲不响，心中却在想：「原來俺怪錯老楊了，他不借錢給俺，其實是要把這古玩買下來，然後送給俺作爲禮物。」

但心念未巳，楊仕霖竟然把古玩摔在地上。

這一摔是用足了力道的，那件古玩登時碎成一片一片。

他的朋友大吃一驚，叫道：「老楊，你瘋了？」

楊仕霖淡然一笑，道：「瘋了，哈哈，我也許眞的瘋了，你不是很喜歡這件古玩嗎？我現在就把他送給你作爲禮物，再見。」

楊仕霖離去後，他的朋友足足罵了他半天，但古玩巳給摔破，就算罵他三年五載也是於事無補的。

由於他的確很喜歡這件古玩，所以雖然給摔碎了，等到心平氣和，他還是忍不住把破碎了的碎片一件一件拾起來，愛不釋手的慢慢研究。

到了第二天大清早，他立刻就去找楊仕霖。

楊仕霖悠然地一笑，道：「這麼早就來找楊某，是不是要找我打架？」

他的朋友說：「若要打架，昨天巳經打了。」

楊仕霖道：「那麼你現在來又是幹什麼的？」

他的朋友說道：「我要問清楚你一件事。」

楊仕霖道：「什麼事？」

「眞的古玩在那裏？」

「什麼眞的假的？」

「別再玩把戲了，昨天你摔破的只是西貝貨。」

「西貝貨」就是「假貨」的意思。

楊仕霖道：「古玩是眞是假，你自己去判斷好了。」

「當然是假的。」

「你說是假的便是假的，也用不着生氣。」

「俺只想知道那件眞古玩的下落。」

「這件眞的古玩？」楊仕霖哈哈一笑，道：「你眞的非要找到它不可？」

「是的！」

「在兩個月前，它巳給一個洋人買下，帶回他的國家去。」

「胡說，昨天俺還在古玩店看見這件古玩！」

「你若相信自己的眼光，請回！」楊仕霖淡淡道：「反正我們巳經斷絕來往，對不？」

他的朋友立刻又怒氣冲冲的走了。

過了兩天，這個朋友又再找楊仕霖。

這一次，他是來向楊仕霖道歉的，因爲他巳查出那件古玩的眞相。

楊仕霖沒有騙他，想欺騙他的只是那間古玩店。

× × ×

楊仕霖在上海有一幢房子，地方不算大，但佈置雅潔，環境相當不錯。

可是，火娘子却找不到他。

房子裏沒有人。

火娘子更是焦急，左右思量，忽然想起了司馬添。

「對！老娘應該去找小添！」她知道，司馬添對楊仕霖的行踪是很清楚的。

心念未巳，忽然眼前一亮，一支手電筒正照射着她的眼睛。

火娘子眼色一變，大聲叱叫道：「是誰？」

「師母！」只聽見一個人柔和的聲音在叫喚。

火娘子呆住了，她想不到自己想見司馬添，司馬添立刻就出現在眼前。

「小添，你怎會到這裏來的？」

「師母，師父暫時不會回這裏來了。」司馬添說道：「他要安排計劃，對付他的仇家。」

火娘子臉色一沉，道：「他躲到什麼地方去？」

司馬添道：「不能說。」

火娘子的臉色更不好看：「連老娘也不能說嗎？」

司馬添乾咳兩聲，道：「師父的確是這樣囑咐過的……」

火娘子道：「師父歸師父，師母歸師母，師父的說話你遵從十足，是不是師母的說話就等於放屁了？」

司馬添道：「當然不是的，師父對徒兒固然是恩重如山，師母對徒兒也同樣是照顧週全的……」

「放屁！」火娘子又罵道：「老娘幾曾對你照顧週全了？你是楊仕霖的秘密徒兒，寶貝弟子，老娘豈敢插手管教？但無論怎樣，老娘畢竟還是你的師母，你懂不懂？」

司馬添忙應道：「徒兒當然是很明白的……」

「少廢話，那個老不死……你的師父躲在那裏？快說，老娘有事找他！」

「師母找他老人家有急事？」

「當然是有急事，否則他來找老娘，老娘也懶得瞧他一眼。」

「這個……唉……」

「他奶奶的什麼這個那個？你眞的不肯說？」火娘子連眼睛都紅了：「你平時不是對小餃兒千依百順，她要什麼你都給她的嗎？」

司馬添一怔，道：「何以忽然扯到小餃兒身上去？」

火娘子道：「她不見了。」

「不見了？什麼意思？」司馬添不禁爲之大吃一驚。

火娘子跺了跺脚，然後把事情說了出來。

司馬添一聽之下，不由臉色倏變，道：「那些廢物，一定不會是師父派人送到鐵窩館的。」

火娘子道：「你怎知道？」

司馬添說道：「一來師父絕不是個這樣無聊的人，二來他老人家此刻已不在上海。」

火娘子兩眼一瞪，道：「這老烏龜往那裏跑掉了？」

司馬添道：「師父去了天津。」

「天津？他去天津幹什麼？」

「找人。」

「找人？他要找誰？」

「一個賭鬼。」

「徐震同？」

「不錯，師父前往天津，正是要找尋『賭聖』徐震同。」

「他媽的，究竟是賭鬼還是賭聖？」

「既是賭鬼，也是賭聖。」

「矛盾！放屁！混帳萬分！」火娘子悻悻然地說道：「老烏龜去找賭鬼有什麼事？」

「這個徒兒就不大清楚了。」

「呸！你什麼都不清楚，有什麼資格做那老烏龜的徒兒？」火娘子哼的一聲，接道：「混帳的師父，徒兒也是一般的混帳！」

若是換上別人這樣說話，司馬添決不會再客氣了，但無奈這人是他的師母，她說什麼罵什麼，都只得忍受下來。

隔了片刻，司馬添道：「照徒兒看，現在找師父是不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先把小餃兒找回來。」

他這句話，正好說進火娘子的心坎裏去。

「對！找不找老烏龜，那是一丁點兒也不重要的，但怎樣才能把小餃兒找回來？」火娘子急問。

司馬添沉吟半响，說道：「徒兒懷疑，這件事和某一個人有關。」

「某一個人？到底是那一個？」火娘子更焦急了。

司馬添道：「嗯……徒兒也只是猜測而已……」

火娘子說道：「是猜測也好，已有眞憑實據也好，你先把這狗雜種的名字說出來！」

司馬添搖搖頭，道：「徒兒若有眞憑實據，自然是可以直說無妨的，但這等憑空推斷之事，請恕徒兒不敢胡言亂語。」

「老娘的老祖宗！」火娘子叫喊起來，「你別的本事沒學得着，這種臭脾氣却和老烏龜一模一樣，師母又不是外人，你心裏有話又何妨直說？」

司馬添道：「徒兒心裏沒有什麼話要說的……」

「他媽的，你以爲老娘是個豬？」

「不！師母是女中豪傑，又怎會是個豬？」

「你知道就好了，就算你不說，師母也知道是誰在暗中翻雲覆雨！」

司馬添乾咳着，火娘子忽然揮動着手臂，道：「是不是杜振鄂幹的好事？」

司馬添只好苦笑一下，道：「徒兒也只是這樣猜測而已……」

「十不離八九了！」火娘子嘿嘿一笑，道：「自從斧頭黨失勢後，除了杜振鄂，又還有誰敢動老娘的一根汗毛？」

司馬添沉默着，沒有任何表示。

火娘子又道：「其實，這一堆火是老烏龜撥起來的，若不是他暗中撩起戰火，杜振鄂也未必敢輕舉妄動。」

司馬添還是沒有說話。

火娘子瞪了他一眼，道：「老烏龜去了天津，你是他的寶貝徒兒，得意門生，你可有什麼餿主意？」

司馬添笑了一笑，道：「師父可沒有教徒兒學習出餿主意。」

火娘子哼一聲，道：「他有沒有教你出餿主意，老娘不知道，但他自己的餿主意多如天上之星，却是事實。」

司馬添道：「師父若只懂得出餿主意，師母爲什麼要找他老人家。」

火娘子罵道：「少逞口舌鋒利，小餃兒的安危，難道你半點也不關心？」

司馬添道：「誰說徒兒不關心？但人已給擄走了，只是着急也沒有用。」

「好哇，居然敢教訓老娘了。」火娘子叉着腰，道：「你再胡說八道，老娘馬上就衝進杜公館去，把那姓杜的狗崽子殺得天翻地覆！」

「千萬不可如此！」

「不如此又怎能把小餃兒救出來？」

「如此亂衝亂撞，才不能把小餃兒救出來，」司馬添道：「此事嘛，必須從長計議，始爲上策。」

「要怎樣從長計議法？是不是要呆等，一直等到杜振鄂把小餃兒糟塌了才去救人？」

「別想得如此可怕，杜振鄂雖然惡毒，但不見得就是個色迷迷的淫賊，就算小餃兒眞的是他擄走，他也必然是另有用心

的。」

火娘子跺了跺脚，又罵道：「那個老烏龜，什麼時候不好去天津，偏偏揀這個時候！」

司馬添默然半响，道：「照徒兒看，現在咱們該去找上官老師。」

「找上官老師？」火娘子想了想，不由叫道：「對，上官老師是個智多星，但聽說他已離開了上海……」

「是假的，他只是暫時不想外人知道他的行踪。」

「老娘算不算是外人？」

「當然不算。」

「好，咱們馬上就去找上官老師！」

× × ×

上官老師是個沉默的人，他平時很少說話，也可以說，他是個不喜歡講廢話的人。

沒有作用的話不必說，沒有作用的事情也不會幹。

白說白幹，對他來說都是浪費精力和時間的事，所以，他這個人有時候看來一點也不有趣。

有人說他太現實，也是人說他太呆板，但也有人說他是個智多星。

第一個形容上官老師是「智多星」的人，並不是火娘子，而是楊仕霖。

楊仕霖雖然脾氣古怪，但他從來不會得罪上官老師。

而且，只要是上官老師提出的意見，他都不會加以反駁。也許，他是無從反駁，想反駁也反駁不來。

但在一般人的眼中，上官老師只是平平無奇的人，他沒有特別過人的專長，沒有鉅大的財富，沒有特殊的權勢……

但這只是一般人的看法而已，因爲他們並不瞭解上官老師。

別說是一般人，即使是陸玫瑰，她也並不瞭解上官老師。

她雖然賞識上官老師，雖然尊敬上官老師，而且也從上官老師那裏獲得了文學上和知識上的益處，但她對上官老師的瞭解只是片面的，並不完全的。

這也難怪，因爲她實在不知道上官老師的眞正身份，只知道他是個飽學之仕。

但現在，她開始逐漸重新認識上官老師了。

司馬添把她帶到一座巨宅裏，這巨宅的修飾和擺設雖然遠遠不及杜公館般富麗堂皇，但却有另一種深沉恢偉的氣象。

陸玫瑰忍不住問司馬添：「這是不是你的宅院？」

司馬添搖搖頭，道：「不是。」

陸玫瑰道：「這裏的主人是誰？」

司馬添道：「是上官老師。」

陸玫瑰怔住了，初時，她還以爲司馬添只是在說笑，但不久，她就看見上官老師悠悠閒閒地在大廳中出現。

「玫瑰，妳終於來了。」上官老師淡淡地笑着說。

「老師，你怎會在這裏的？」陸玫瑰訝異地望着他。

上官老師微微一笑，道：「妳沒聽見司馬添的說話？」

陸玫瑰更訝異了：「你眞的是這裏的主人？」

上官老師道：「是否認爲我不配？」

陸玫瑰搖搖頭，道：「不，我不是這個意思，只是感到意外罷了。」

上官老師嘆了口氣，道：「妳一直以爲我是塊木頭？還是一個懂得人情世故的老怪物？」

「都不是，」陸玫瑰說道：「我一直都很尊敬上官老師，從前尊敬，現在也尊敬。」

上官老師道：「但以後呢？」

「以後？以後怎樣了？」陸玫瑰眨動着眼睛，道：「老師認爲以後將會發生什麼事？」

「以後的事，誰都很難可以預料得到，」上官老師淡淡道：「就好像妳自己，可曾想到田超羣會把妳出賣？」

陸玫瑰道：「的確想不到，我連在做夢的時候，也覺得他是個可靠的人。」

上官老師道：「同樣地，妳從前一定不會想到，我這個窮酸老師居然會擁有一座這樣的巨宅。」

陸玫瑰道：「實在意想不到。」

上官老師道：「妳現在既已來了，我也沒有繼續瞞騙妳的必要。」

陸玫瑰吸了一口氣，道：「老師到底是什麼人？」

上官老師道：「長虹帮主。」

「長虹帮？」陸玫瑰不禁又是一愕。

上官老師道：「妳聽過長虹帮這個名字沒有？」

陸玫瑰想了一想，說道：「聽過，是杜振鄂和他的手下提起的。」

上官老師道：「妳還知道多少？」

陸玫瑰道：「杜振鄂只是說了一兩句，一看見我在附近就住口了。」

上官老師道：「在上海灘，從前勢力最龐大的帮會，妳可知道是那一家？」

「是斧頭黨？」陸玫瑰眨眨眼說。

「不錯，斧頭黨的確曾經叱咤風雲過一段日子，但它的根基並不穩固。」上官老師說。

「何以不穩固？」陸玫瑰問。

「內部不和，仇家太多，做事的方法也太兇殘，太霸道。」上官老師道：「所以，斧頭黨雖然冒起得快，但由於樹敵太多，終於還是崩潰下來。」

陸玫瑰道：「長虹帮又怎樣？」

上官老師道：「長虹帮的上一任帮主，本來也是斧頭黨的一份子。」

陸玫瑰奇道：「既是斧頭黨中人，何以會變成長虹帮主？」

上官老師說道：「原因就是不滿斧頭黨的兇殘手段，所以才自立門戶，另創一帮。」

陸玫瑰道：「這位長虹帮的首任帮主是誰？」

上官老師道：「他姓莫，名字就叫長虹。」

陸玫瑰道：「莫長虹現在怎樣了？」

上官老師道：「去了日本。」

陸玫瑰道：「爲什麼要去日本？」

上官老師道：「找尋他的母親，他母親原來是個日本女人。」

陸玫瑰道：「然後，你就成爲了長虹帮主？執掌着這個帮會的最高權力？」

上官老師道：「不錯，我瞭解莫長虹

，莫長虹也知道我是個怎樣的人，於是，我就成爲了長虹帮的帮主。」

陸玫瑰聳肩一笑：「你說得輕描淡寫，似乎只是一件很簡單的事。」

上官老師道：「對我和莫長虹來說，這件事情的確是很簡單，但杜振鄂一直想把事情查個水落石出。」

陸玫瑰道：「杜振鄂又不是斧頭黨的人，何必這樣緊張？」

上官老師道：「杜振鄂雖然不是斧頭黨的人，但他和莫長虹却是死敵。」

陸玫瑰問道：「莫長虹和杜振鄂有糾葛？」

上官老師道：「不錯，那是爲了一個女人。」

「女人？」陸玫瑰的眉毛一挑，有點敏銳地望着上官老師的臉。

上官老師道：「妳可知道，在妳之前，杜振鄂最寵愛的女人是誰？」

陸玫瑰吸了一口氣，說道：「是一個叫鄒雲鶯的歌女，而且我還知道，她是個苦命的女人。」

「不錯，鄒雲鶯的出身貧苦，後來給杜振鄂看上了，於是，就成爲了他的姨太太。」

「後來又怎樣？」

「莫長虹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遇上了鄒雲鶯，兩人一見如故，不到兩個月，鄒雲鶯就跟着莫長虹離開了上海。」

「他們成功了沒有？」

「沒有，杜振鄂帶着如狼似虎的手下追殺而來。」

「莫長虹是一帮之主，他手下呢？」

「當時，莫長虹身邊只有一個保鑣，此人雖然身手不弱，但却敵不過老郭，終於給老郭一刀刺死。」

「莫長虹和鄒雲鶯又怎樣了？」

「鄒雲鶯給杜振鄂抓了回去，莫長虹本來也成爲網中之魚，但最後却給一個人救出生天。」

「那個救星是誰？」

「老楊，楊仕霖，也就是司馬添的師父。」

陸玫瑰擦了擦額角，道：「好險，若不是楊前輩及時趕到，莫帮主的形勢就很不妙了。」

上官老師嘆了口氣，道：「但縱然如此，鄒雲鶯已重入惡魔之手。」

陸玫瑰道：「後來情形又怎樣？」

上官老師說道：「鄒雲鶯給抓回杜公館之後，不到三天就自縊死了，莫長虹十分悲痛，但是却沒有要爲鄒雲鶯報仇的打算。」

陸玫瑰道：「怎會這樣的？」

上官老師道：「並不是每個人都是有仇必報的，莫長虹就不是這種人，鄒雲鶯死後，他萬念俱灰，最後決定前往日本，找尋自幼就已失散掉的母親。」

陸玫瑰道：「就是這樣，他把長虹帮棄而不顧了？」

上官老師道：「他也不是棄而不顧，只是他這個担子交給了另一個人。」

「這個人就是老師。」

「不錯，我就接受了，也許因爲我根本就無可推辭。」上官老師緩緩地說。

「這件事，算不算是一個秘密？」

「當然是秘密，而且還是一個很重要的秘密。」

「杜振鄂不知道你就是長虹帮的帮主嗎？」

「大概還不知道。」上官老師道：「而且，就算他在懷疑，也只會懷疑到楊仕霖身上。」

陸玫瑰道：「是不是因爲杜振鄂根本不知道有你這麼一個人存在？」

上官老師緩緩地點點頭，道：「妳說的不錯，在杜振鄂的腦海裏，我的名字還沒有出現過。」

陸玫瑰道：「但你已經是長虹帮的帮主。」

上官老師道：「長虹帮是莫長虹一手創立的，既然他把這個担子交到我的肩膊上，我就決不能讓他丟臉。」

「說得好。」陸玫瑰道：「你不愧是陸玫瑰值得尊敬的老師。」

上官老師淡淡一笑，道：「我現在還是妳所尊敬的上官老師嗎？」

「怎會不是？你永遠都是我值得尊敬的上官老師。」陸玫瑰由衷地說。

上官老師高興地笑了起來，道：「很好，我早就知道，妳是一個又聰明又善良的女孩子。」

「不，我一點也不聰明，否則也不會落得如此田地。」陸玫瑰苦笑着說。

「別担心，妳既已到了我這裏來，就一定可以安全。」上官老師說。

一直沉默了很久的司馬添忽然插口，說道：「不但安全，而且還可以目睹杜振鄂怎樣倒下去！」

陸玫瑰叠聲說：「謝謝你們！謝謝你們。」

就是這樣，陸玫瑰在這間巨宅裏逗留下來。

× × ×

晚間九點三十五分，司馬添帶着一個女人回來。

這個女人只有七根手指，臉上的表情顯得煩躁、焦慮，正是急於要找回小餃兒的火娘子。

她很快就見到了上官老師。

上官老師一看見火娘子這副樣子，就知道出了事。

「怎麼了？」上官老師很關切地問。

火娘子連聲嘆氣，叫道：「唉……這次你非要爲我做主不可，小餃兒給人擄走了。」

上官老師臉色一變：「是誰幹的？」

「杜振鄂！」

「有證據沒有？」

「雖然是沒有證據，但這一定錯不了的。」

「你別担心，這件事包在上官某的身上。」

「有你這句話，我就可以一千一萬個放心。」

「妳現在別回鐵窩館，就在這裏等候消息好了。」

「不，老娘要回鐵窩館去，因爲說不定小餃兒已脫險回來，倘若做娘親的不在店裏接應，那就十分不妙。」

「但是杜振鄂也許會再派人來對付妳的。」

「老娘不怕！」火娘子的語氣堅決地說。

上官老師道：「妳雖然不怕，但我却放心不下，除非咱們這邊調撥一些弟兄到鐵窩館……」

「不必！老娘應付得來。」

「唉，妳的脾氣還是和當年一樣，難怪老楊到現在還是不敢碰妳一下。」

「上官帮主！」火娘子的眼色倏地一變。

上官老師連忙道：「別冒火，上官某絕不會理會你們的家事，但小餃兒是我親眼看着她一寸一寸地長大的，她出了事，就算有白骨精蜘蛛精擋住去路，上官某也要把她救回來再說。」

火娘子吸了口氣，抱拳道：「老娘在這裏謝過了，告辭！」

「且慢！」上官老師叫道：「妳不能就這樣回去。」

火娘子眉頭一皺，道：「上官帮主又有甚麼指示？」

上官老師道：「兩個月前，我找到了一柄快刀。」

「快刀？有多快？」

「刀鋒如電，削鐵如泥，而且最適合由妳來使用。」

「當眞？」火娘子目光閃動。

「上官某幾曾騙過妳？」上實老師哂然一笑。

「哦？上官帮主想把這柄快刀賣給老娘？」

「不是賣，是送。」上官老師大方地說。

「送不要！要就賣給老娘，而且價錢不能太少，否則你就是瞧不起我這個女人了。」

「行！行！一切都依妳的。」上官老師呵呵一笑，然後就帶着火娘子離開了大廳。

上官老師眞的有一柄快刀嗎？

不！他沒有快刀，就算是有，也不會在這時候送給火娘子，既不會送，也不會賣。

他只是把火娘子騙到一間石室裏，然後按動機關括掣，把火娘子囚禁在一個鐵籠裏。

火娘子大怒，嘶聲喊叫：「你這狗養的，竟敢暗算老娘，算甚麼英雄好漢。」

上官老師沒有解釋，也沒有進一步壓逼火娘子，只是長長的吁一口氣，然後就把石室門關上，大步離去。

回到大廳，司馬添淡然一笑，道：「上官帮主，你已把火娘子關起？」

上官老師道：「若換上是你，會不會這樣做？」

司馬添道：「不會。」

上官老師「哦」一聲，說道：「那麼你會怎辦？」

司馬添道：「我會給她嚐嚐迷藥的滋味。」

上官老師道：「這樣和關起她又有甚麼分別？」

司馬添道：「關起她不是不好，但却會給她臭罵一頓，用迷藥就不同了，只要發作，她就算想罵人也沒氣力。」

上官老師嘆了口氣，道：「讓她罵幾句，是沒有甚麼相干的，若用上迷藥，說出來就更不好聽。」

司馬添道：「但咱們只是爲了她的安全着想，並不是眞的要陷害她。」

上官老師道：「但她現在是不會明白的。」

司馬添道：「算來算去，還是用迷藥把火娘子迷倒最好。」

上官老師道：「道理何在？」

司馬添道：「火娘子若暈迷不醒，一來不會罵人，二來也用不着爲小餃兒的安危而担心。」

上官老師聽得不住點頭，道：「還是你說得對，但現在想迷倒火娘子，却不容易。」

司馬添道：「除非她肯把混着迷藥的酒喝下。」

上官老師道：「你看她肯不肯？」

司馬添道：「當然不肯。」

上官老師問道：「你有沒有別的辦法呢？」

司馬添搖搖頭，道：「沒辦法。」

上官老師道：「你何不向陸玫瑰問計呢？」

司馬添道：「你認爲她會有辦法？」

上官老師道：「你若有興趣，不妨試試看……」

司馬添微微一笑，接着就找陸玫瑰去了。

× × ×

陸玫瑰很快就已經明白了司馬添的意思。

她深思了一會，說道：「有這個必要嗎？」

司馬添道：「沒有絕對的必要，但若能把火娘子迷醉掉，對她來說是好過一點的。」

陸玫瑰道：「這種做法，既感人，也滑稽。」

司馬添道：「妳反對？」

「不！」陸玫瑰搖搖頭，道：「上官老師和你的用心，我是完全明白的。」

司馬添道：「問題是怎樣才能把火娘子迷倒？」

陸玫瑰道：「好！你把有迷藥的酒給我。」

司馬添目光閃動，道：「妳已想出了辦法？」

陸玫瑰道：「還沒有，但我會盡力試試。」

司馬添凝注着她，說道：「我知道妳一定可以成功的，正是事在人爲。」

陸玫瑰却嘆了口氣，說道：「就算我能夠成功，那又怎樣？最重要的還是能夠把小餃兒救回來。」

司馬添道：「上官老師已把這件事情挑在肩膊上，他一定會有辦法的。」

「如此很好，」陸玫瑰道：「我現在就去把火娘子迷掉！」

五分鐘後，陸玫瑰獨自進入了石室，她一進石室，就聽見火娘子罵人的聲音。

這很正常，倘若火娘子在這時候不罵人，才是怪事。

陸玫瑰望着鐵籠裏的火娘子，臉上不動聲色，等到火娘子罵了一大堆說話後，才冷冷的說：「喝下這一杯酒！」說完，

把一隻裝着酒的瓷杯遞給火娘子。

火娘子又怒罵起來：「狗養的，老娘還會中詭計，那就是天下之間最笨的笨豬了！」

陸玫瑰道：「這不是毒酒，只是酒裏有迷藥，妳喝掉它，保證會比現在舒服得多。」

她說的全是實話，但在這時候說眞實的話，反而使火娘子完全無法相信。

「放屁！老娘不喝！妳怎不說這是一杯補酒？」

「妳當然可以不喝，但咱們也可以袖手旁觀，對小餃兒被擄的事坐視不理。」

「妳在說什麼？」火娘子倏地瞪大了眼。

陸玫瑰冷冷一笑，道：「我的嗓子又響亮又清楚，沒有必要再說一遍。」

火娘子想一想，最後仍然搖頭不迭：

「你們這些無恥之徒花言巧語，半個字也不能相信。」

陸玫瑰冷冷道：「咱們現在若要殺妳，根本用不着多費唇舌，妳要不要看看我的飛刀絕技？」只見她右手一晃，手裏立刻就亮出了一柄短小而鋒利的飛刀。

火娘子的臉色變了。

她若不是被困在鐵籠，就算面對着一枚大炮，她也是絕不害怕的，但現在她旣無招架之功，更無還手之力。

只要有人把飛刀射過去，她實在很難可以倖免。

陸玫瑰又在催促：「酒與飛刀，任隨選擇好了。」她的聲音冰冷得出奇，連火娘子聽了也不禁爲之有着心寒的感覺。

這種人的說話，決不會是嚇人的。雖然，她看來是那樣地年青貌美。

火娘子最後還是把那杯酒喝了。

是毒酒也好，是迷藥也好，她都只能喝了再說。

× × ×

小餃兒已成爲階下之囚，她是給方璞軟禁着的。

方璞不能算是個十分好色之徒，但最少也是個正常的男人。

只要是正常的男人，就一定會懂得欣賞小餃兒。

小餃兒並不細小，她今年十七歲，身材已發育得相當成熟，看來相當誘人。

她的母親相貌不漂亮，但她卻長得清秀可人，居然是個美人胚子。

但方璞沒有把這個小餃兒「吃掉」。

他知道，杜老闆的說話只是在試探試探自己。

——把小餃兒擄走，目的並不是要飽嚐獸慾，而是要牽制火娘子，進一步牽制楊仕霖。

現在，小餃兒已落入手裏，做事就該從大處着眼才對，否則一着棋差，想補救就大不容易。

小餃兒一直蜷縮着，方璞對她說：「妳是一隻漂亮的蝦米。」

小餃兒的身子立刻蜷縮得更厲害。

方璞看着她，忽然又說：「妳父親往那裏去了？」

小餃兒沒有回答，因爲她並不知道，即使她知道，也決不會說。

楊仕霖往那裏去了？

× × ×

楊仕霖在天津。

他要去找徐震同，而且非要找到他不可。

徐震同是賭鬼，在賭桌上極負盛名。

但楊仕霖對賭博的興趣卻不大。

他不是完全不賭博，但和「沉迷賭博」這四個字還相差很遠。

徐震同卻不同了，他是個無賭不歡的賭徒。

他賭術精通，但卻絕不作弊。否則也不會被人稱爲賭聖。

楊仕霖是在一間小旅店裏找到他的，當時，他正在搓麻將。

這一天，他牌風不太好，雖然章法高明，但運數甚滯，成爲四人中的大輸家。

楊仕霖一出現，徐震同就叫道：「來得好，老子輸乾啦，你瞧應該怎辦？」

楊仕霖一聲不響，立刻把一疊鈔票送上。徐震同登時眉開眼笑，道：「又有賭本，可喜可賀。」

楊仕霖坐在他身邊，瞧着他搓麻將，其餘三人也沒有反對。

徐震同哈哈一笑，說道：「牌風轉旺可期矣！」語聲甫落，隨手打出一張三萬，對家接着翻牌，赫然是大三元兼萬子牌單吊三萬。

徐震同眉頭一皺，望了楊仕霖一眼，道：「又輸啦。」

楊仕霖又把一疊鈔票奉上。

徐震同再接再厲，繼續苦戰，但卻繼續輸下去，而且越輸越慘。

楊仕霖把鈔票送上之後又再送上，最後連徐震同也爲之於心不安，便說道：「今天牌局到此爲止，不賭啦。」

楊仕霖道：「徐兄若要繼續，賭本是不成問題的。」

徐震同道：「賭本雖然不成問題，但有朋來自遠方，再不招待則於心有愧。」

楊仕霖笑着道：「這算是那門子的說話了？」

徐震同道：「少兜圈子，楊兄這次駕臨，有何指敎？」

「豈敢！豈敢！」楊仕霖道：「在下這次拜訪，是想學學搓麻將而已。」

「想跟誰學搓麻將？」

「自然是跟徐兄學習。」

「跟我學搓麻將？」徐震同哈哈一笑，說道：「難道你沒看見我已輸得焦頭爛額？」

楊仕霖道：「一時手風欠順，勝負不足以論英雄，但若論牌章，徐兄的確是出神入化的。」

徐震同道：「你眞要學？」

楊仕霖道：「半點不假。」

徐震同道：「楊兄旣有此心，徐某就勉爲其難也罷。」說完，就和楊仕霖並肩走了。

兩人離去後，小旅店的伙計不禁嘖嘖稱奇，暗道：「大輸家居然也有人向他求敎，眞乃怪事……」

一小時後，徐震同在酒家裏喝了兩杯酒，吃了幾道精緻的小菜。

楊仕霖招待慇勤，不斷的勸酒。

徐震同臉色火紅，忽然道：「楊兄，明人面前不說暗話，你的牌章比我還高，

若眞要拜師學搓麻將，那個人決不是楊兄，而是徐某。」

楊仕霖道：「徐兄招子亮，心中明白，小弟也不必再繞路說話，實不相瞞，上海灘那邊，形勢越來越是吃緊了。」

徐震同道：「這個我是知道的，但跟徐某又有什麼關係？」

楊仕霖道：「事情若跟徐兄完全無關，小弟也不會前來煩擾徐兄的清靜。」

徐震同道：「別說這一套，徐某並不是個六根清靜的人，越是熱鬧，越是麻煩的事，我越高興遇上。」

楊仕霖道：「這幾年來，徐兄何以不到上海？」

徐震同兩眼一瞪，反問道：「我爲什麼要到上海？」

楊仕霖道：「難道徐兄已忘記了大鵬堂的兄弟？」

徐震同道：「大鵬堂有邵滿庭在主持大局，我又何必担心？」

楊仕霖道：「嗯，你對邵滿庭的確不錯。」

徐震同道：「誰叫咱們是結義金蘭的兄弟？俺這個做老大的，無論怎麼說也該照顧着他。」

楊仕霖問道：「邵滿庭有沒有照顧你呢？」

徐震同道：「每年大時大節和我的生辰，他都會派人把賭本送來。」

楊仕霖道：「眞是義氣深重，令人羡慕。」

徐震同道：「楊兄，何以忽然提起大鵬堂，是不是那邊出了事？」

楊仕霖道：「確是出了問題……」

徐震同道：「是邵滿庭闖了禍？」

楊仕霖嘆了口氣，道：「現在還沒有，但將來就很難說了。」

徐震同臉色一變，道：「楊兄，你遠道而來，可不要浪費了大家的時間！」

楊仕霖道：「邵滿庭近來與杜振鄂頗有接觸。」

徐震同「呸」一聲，道：「杜振鄂是個吃人不吐骨的魔鬼，老邵和他有什麼好談的？」

楊仕霖道：「聽說，他們談的是『聯霸』。」

「聯霸？何謂之聯霸？」徐震同聽得一愣。

楊仕霖緩緩道：「聯霸者，就是聯手稱霸上海灘的意思。」

「混帳！」徐震同眉毛一挑，勃然道：「江湖路上，各有各的門檻，各有各的掙飯碗本錢，在上海灘能夠立足已很不錯，爲什麼還要妄想稱霸稱王？」

楊仕霖道：「這也許就是人各有志，邵滿庭的想法，跟徐兄是不一樣的。」

徐震同道：「跟杜振鄂合謀，簡直就是自掘墳墓，老邵眞是愚不可及。」

楊仕霖道：「但杜振鄂花言巧語，老邵似已動心。」

徐震同冷冷一笑，道：「楊兄，你放心好了，徐某馬上就回上海，給他一記當頭棒喝！」

楊仕霖道：「此事可大可小，徐兄務請小心。」

徐震同道：「徐某曉得了，楊兄不必担憂。」

翌日，徐震同就回到上海。而在此同時，奉命到天津找尋徐震同的傅遠奇自然是撲了個空。

這一次，顯然是楊仕霖棋高一着。

× × ×

徐震同是秘密地回到上海的，但他一和邵滿庭見面，消息很快就傳到杜振鄂那裏。

其時，傅遠奇還沒有回來。

杜振鄂聞訊，又驚又怒，他立刻傳召方璞。

杜振鄂對方璞說：「徐震同此人不可留。」

方璞聽見這句說話之後，緩緩地點點頭，接着就走了。杜振鄂的話，其實也就是一道殺人的命令。

但殺徐震同是否一件易事？

方璞不知道，他只知道，無論這任務是易如反掌，抑或是難比登天，他也一定要把任務完成。

當天晚上，方璞穿着一件普通的衣服，唇上黏着兩綹假鬍子，混入了銀鵬樓。

銀鵬樓是大鵬堂的地方，表面上看來是一間酒家，其實在酒家背後還有賭場。

方璞知道，徐震同一定會在賭場裏。

但他沒有進入賭場，只是在酒家裏喝酒賞花。

方璞曾經到過天津，也見過徐震同，還跟他賭過幾手牌九，那一次，徐震同是贏家。

方璞雖然輸了，但他深信輸掉的遲早也可以贏回來。

現在，他很耐心地等候，等候徐震同從賭場裏走出來，然後再找尋機會下手。

殺人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卻也不見得怎樣困難。只是，要成爲一個出色的殺手，就一定不會是簡單的事情，尤其是要殺徐震同，更尤其是在這種地方下手，少一分勇氣和本領都休想成功。

方璞在酒家裏逗留了一小時二十分鐘，徐震同還是沒有出現。

他知道不能再等了，再等下去，就會變得惹人注目。

他決定付帳，然後再找尋另外一個機會。

但是，就在他付帳的時候，徐震同出現了。

然而，徐震同並不是從賭場裏走出來，而是從街外往酒家而至。

但對方璞來說，無論徐震同從那一個方向出現，都是一樣的。

他結帳後，就若無其事地向大門那邊走出去。

每個顧客都是這樣的，這種行動十分正常。

就是這樣，方璞和徐震同擦身而過，但就在這一瞬間，徐震同忽然悶哼一聲，接着就仆跌在地上。

方璞迅速奪門而出，等到有人吆喝追趕的時候，他已經在街道上消失得無影無踪。

徐震同遇刺，消息立刻震動了整個上海灘。

邵滿庭在深夜怒闖杜公館，要向杜振鄂提出質問。

杜振鄂直認不諱：「不錯，徐震同是我派人把他幹掉的。」

邵滿庭怒道：「爲什麼要殺他？」

杜震鄂道：「因爲他從天津來到了上海。」

邵滿庭道：「但俺知道，你也曾派人到天津找他！」

杜振鄂道：「徐震同若是給我請回來，自然就是杜某的上賓，但現在，把徐震同帶回來的並不是杜某，而是楊仕霖。」

邵滿庭道：「這又有什麼分別？」

杜振鄂道：「這分別就大了，杜某請回來的，是朋友，是上賓，但跟隨着楊仕霖而來的，却是杜某的敵人！」

邵滿庭揮動着手臂，叫道：「就算你要動手，也該先向俺知會！」

杜振鄂道：「我若事先向邵堂主知會，你肯讓我的人動手嗎？」

邵滿堂吸了一口氣，半晌才道：「何以非殺徐震同不可？」

杜振鄂說道：「徐震同是一塊絆脚石，他會阻撓着咱們的合作，所以他非殺不可。」

邵滿庭道：「但你以爲這樣就可以把問題解決？」

杜振鄂道：「最少我認爲如此。」

邵滿庭道：「但俺並不認爲如此。」

杜振鄂嘆道：「老邵，徐震同已經死了，你犯不着爲了一個死人，而把咱們聯霸的大計放棄。」

邵滿庭默然半晌，道：「杜老闆，你以後打算怎樣對付長虹帮？」

杜振鄂道：「先殺楊仕霖，然後再把餘黨一一肅清，只要長虹帮一除，上海灘又還有誰敢跟咱們抗衡？」

邵滿庭道：「殺徐震同容易，殺楊仕霖就不是那麼簡單了。」說到這時，語氣已大有轉圜餘地。

杜振鄂沉吟一會，緩緩地說道：「貿然行事，自然註定失敗，但若有周詳計劃，要殺楊仕霖又有何難哉！總之，你別把徐震同的事放在心上，別忘記這個花花世界已在咱們指掌之間！」

邵滿庭長長吐出口氣，道：「好，這一次俺不跟你計較，但事成之後，北三路東五街的地盤就是俺的，你可別食言反悔呀！」

杜振鄂臉色一沉：「到現在你還不相信杜某？」

邵滿庭道：「這不是相信不相信的問題，而是先小人後君子。」

杜振鄂道：「邵堂主，你放心好了，北三路東五街算得上什麼，只要咱們『聯霸』計劃一旦大功告成，咱們的好處還多着哪。」

邵滿庭道：「以後的好處，以後再說，但徐震同的事，還是你對不起俺。」

杜振鄂道：「有話慢慢說，人已殺了，再執拗下去也是沒有結果的，邵堂主想怎樣補償，不妨直說。」

邵滿庭五指一伸，道：「五萬！」

杜振鄂立刻道：「一條命五萬塊，並不算多，而且這一次確是我對不起邵堂主，這五萬塊杜某照付便是。」

邵滿庭聞言，臉上立刻綻開了滿意的笑容……

連場火併　形勢微妙

徐震同遇刺，使楊仕霖大爲驚怒。

上官老師說道：「這是杜振鄂幹的好事。」

楊仕霖顫聲道：「唉！是我害了徐震同。」

上官老師道：「生死有命，你不必自我深責。」

楊仕霖道：「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爲我而死，唉，這不是我的錯，又是誰人的錯？」

上官老師道：「你想不想見一見火娘子？」

楊仕霖臉色一沉：「在這時候還提起那個潑婦作甚？我不想見她。」

上官老師道：「但你現在看看她的，却是大好時機。」

楊仕霖一呆，道：「什麼意思？」

上官老師道：「她現在不會罵人。」

楊仕霖冷冷一笑，道：「要這個潑婦不罵人，除非把她毒啞了。」

上官老師道：「你說得對。」

楊仕霖一凜，道：「你不是眞的把她毒啞了罷？」

上官老師道：「那也差不多了。」

楊仕霖吸一口氣，說道：「實在是怎麼一回事？」

上官老師道：「你何不先去看看火娘子再說？」

楊仕霖道：「她在那裏？」

上官老師道：「已成爲長虹帮階下之囚。」一面說一面帶着楊仕霖前往石室。

火娘子仍然被關在鐵籠裏，她仍然在暈迷之中，所以决不會罵人。既然不會罵人，也不會担憂，更不會亂衝亂撞。

楊仕霖抽了一口涼氣，道：「事情到底是怎樣的？小餃兒呢？」

上官老師道：「不知道。」

楊仕霖眼色倏變：「啊？是誰幹的傑作？」

上官老師道：「還不能完全確定，但如所料不差，把小餃兒擄走的人，就是杜振鄂。」

楊仕霖咬了咬牙，道：「哼！太卑鄙了！」

上官老師說道：「杜振鄂爲了要對付你和火娘子，所以就先從小餃兒這方面着手。」

楊仕霖道：「小餃兒出了事，這婆娘一定急得有如鍋上螞蟻，你把她關起來，我决不會見怪。」

上官老師道：「火娘子遲早會醒過來的，倘若那時候還未能把小餃兒救回來，她一定會更着急，更担心。」

楊仕霖沉吟半晌，道：「你有什麼看法？」

上官老師道：「我有很多種看法，但最重要的不是怎樣看，而是怎樣把小餃兒救回來。」

楊仕霖道：「不錯，咱們首先要查出眞相，然後才能决定怎樣救人。」

上官老師道：「這件事，我已派人去徹底調查。」

楊仕霖問道：「你派誰負責調查這件事？」

上官老師道：「令高足司馬添！」

楊仕霖點點頭，道：「很好，他是應該好好磨練一下的。」

上官老師道：「邵滿庭那邊，你可得要當心點。」

楊仕霖道：「我不怕老邵，只是爲他感到可惜。」

上官老師道：「這人是個莽漢，但却貪財，不夠義氣，徐震同和這種人結義金蘭，眞是氣數。」

楊仕霖却搖搖頭，道：「但照我看，老邵並非無義之人，他雖然拚命賺錢，但却也不斷把錢財花在手足和朋友身上。」

上官老師道：「如此說來，你我之間對邵滿庭的看法是頗有出入了。」

楊仕霖道：「同是一朶花兒，同是一株樹木，但在兩個人的眼中，就有兩種不同的看法。」

上官老師微微一笑，道：「言之成理！言之成理！」

楊仕霖也在笑，但眼裏却掩飾不住憂慮之色。

小餃兒是他的女兒，唯一的女兒。

× × ×

冷雨忽然洒下，陸玫瑰在窗旁俯覽着園子裏的景色。

這是上官老師的園子，它比不上杜公館玫瑰園那麼漂亮，但在這時候看來却更具詩意。

她看着飄飄的雨絲，腦海裏却想着好幾個人。

她想念着姨丈嚴宗祥，也忘不掉杜振鄂淫邪惡毒的面孔，更加忘不掉虛僞薄情，存心欺騙她的田超羣。

她眞想大哭一塲，可是，她是不是非要大哭一塲不可？

不！她不必哭，也不該哭。

她要做一個堅强的女人，不能老是給「弱者」這兩個字壓在女性的頭上。

她忽然又想起了司馬添，而且一想起他的影子，就有驅之不散，忘之不掉的感覺。

這算是什麼了？

司馬添是曾經向她坦然示愛的，但這樣的一個男人，值得她信賴嗎？

可是，細心一想，司馬添又有什麼不好了？

她想了又想，還是想不出司馬添到底有什麼重大的缺點，反而想起他種種的好處來。

司馬添的好處，說起來並不太明顯，甚至不一定眞的是什麼好處，但却偏偏有着令人難以抗拒的魅力。

從前，她曾經認爲田超羣是最好的，但現在，田超羣已變得和地底下的泥土一樣不值一顧。

田超羣這個男人，實在不值得爲他痛哭、流淚。

想來想去，還是想想司馬添有意思得多……

× × ×

冷雨洒在司馬添的臉上，但他並不感到寒冷。

他也沒有喝酒，只是在幾分鐘之前吃了一碗熱騰騰的鴨腿湯麵。

這碗鴨腿湯麵不太好，鴨腿太瘦小，湯太鹹，麵也不爽滑，唯一最好的地方就是夠燙熱，足以令人渾身發暖。

溫暖的手，一定會比冰冷的手更加穩定。

溫暖的身體，行動一定比冰冷的身體更加敏捷。

頭腦也是一樣，冷冰冰的腦袋，思考和判斷的能力也會差勁一些。

司馬添不想在這時候出現任何差錯，所以在動手之前，先讓自己溫暖起來。

一碗鴨腿湯麵令他吃得太飽，但却能够令他精神煥發，連信心他爲之增强。

他現在要對付一個人，這個人就是方璞。

方璞並不惹人注目，無論在杜公館裏，還是在外面都是一樣。

老郭、趙單刀、蕭拚命以至傅遠奇，他們都比方璞更加惹人注目。

但杜振鄂心目中最有力的一張皇牌，却是方璞，就連老郭也比不上他。

老郭雖然是一員悍將，江湖經驗也很豐富，但他也有不少缺點。

老郭最大的一個缺點，就是太自以爲是。

所以，老郭會因此而犯上了疏忽的錯誤。

——老郭被殺，就是因爲他看不起司馬添，他若看得起司馬添，就會對這個人存着警戒之心。

——雖然，動手刺殺老郭的並不是司馬添，而是暗裏殺出的楊仕霖，但老郭若早存警戒之心，楊仕霖要殺他就不會如此容易。

所以，老郭死了。

但方璞却是另一種人，他看來比不上老郭，甚至比不上傅遠奇，但他頭腦冷靜，出手狠辣，而且無論身在何處，都會步步爲營，更不會輕視任何對手。

這才是眞正厲害的人物。

司馬添在很久以前，就已密切留意着方璞。

別人不留意方璞，是因爲別人不瞭解方璞。

司馬添留意方璞，起因也是因爲他並不瞭解方璞。

正因爲他並不瞭解方璞，所以才要留意着這種人，當然，他並不是經常自己去盯着方璞，而是從各方面去搜集有關方璞的資料。

終於，有一天他對楊仕霖說：「師父，杜振鄂手下最危險最可怕的人，並不是老郭，而是方璞。」

楊仕霖不置可否，却說：「任何最可怕的敵人，只要一斷氣就不再可怕了。」

司馬添點點頭，說道：「師父之言，的確是一針見血，但是，却也是多餘的廢話！」

楊仕霖給他氣得直跳脚，差點立刻就想揍扁他的鼻子，但司馬添說完之後，馬上就急急溜掉了。

那一天，老天也是正在下雨，雨點和風勢就和現在一模一樣。

× × ×

雨點紛飛，方璞披上了大衣，戴着一頂雨帽，從一幢雅緻的房子裏走出來。

這幢房子是裘珍珍的，她是一個手段高明的女人。

但方璞的手段比她更高明。

裘珍珍年輕貌美，交際手腕大方漂亮，不少富商巨賈、公子哥兒，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但眞正能夠成爲裘珍珍入幕之賓的男人，却不多見。

縱使這樣，她已經十分富有，而且是上海灘風頭最勁的一個女子。

絕少人能夠把裘珍珍和方璞聯想在一起。

但司馬添早就知道，方璞已完全控制着裘珍珍。

裘珍珍絕不是單純的女子，但方璞却能把她玩弄於股掌之間，這一點，又豈是那些名流、公子哥兒所能想像得到的？

甚至是杜振鄂，他也不知道方璞居然和裘珍珍搭上了關係。

若是換上別人，一定會爲之洋洋自得，但方璞並沒有引以爲榮。他還是沉實地一步一步向前邁進，尤其是在杜振鄂面前，永遠都是忠忠實實的樣子。

杜振鄂的命令，他從來沒有違背過一次，而且每一件任務都會盡心盡力去完成的。

刺殺徐震同一舉得手，就是方璞這幾天以來最成功的一樁任務。

在完成這樁任務之後，杜振鄂給了他一筆獎賞。

獎賞是好的，裘珍珍更是個美妙的女人，方璞覺得很寫意。

但他怎樣也想不到，司馬添已在門外等着他。

想到也好，想不到也好，司馬添已出現了。

「方璞！」司馬添閃身而出，一開口就呼喚他的名字。

方璞一怔，他當然是認得司馬添，但却沒想到司馬添也認識自己。

他只好首先一笑，若無其事地聳肩說道：「司馬公子，你怎麼會在這裏？」

司馬添也在笑，但是這笑意並不友善：「你認爲我是來找你，還是找裘小姐的呢？」

這句說話很尖銳，方璞不易招架，他唯有木然道：「我又不是天上的神仙，怎知道司馬公子的心意？」

司馬添淡淡道：「在下對裘小姐沒有太大的興趣，只想找回一個女孩。」

方璞不再裝蒜了，因爲他知道，司馬添並不是個糊塗人。

「你想找的女孩，是不是小餃兒？」

「不錯，你把她收藏在什麼地方？」

「換上是你，會不會說出來？」

「若是我，根本就不會對一個手無寸鐵的女孩動手！」司馬添冷冷地說。

方璞嘆了口氣，道：「所以，你是你，我是我，我們是活在兩個不同世界裏的人。」

「錯了，世界只有一個，只是每個人的想法和做事的手段都不一樣。」

「我是小人，你是君子？」方璞不禁冷笑。

司馬添道：「誰是君子，誰是小人，在此時此地並無討論的價値。」

方璞說道：「有人說，老郭是你出手殺的。」

司馬添道：「你的看法又怎樣？」

方璞道：「你不是殺老郭的兇手。」

司馬添道：「何以見得？」

方璞道：「要殺老郭，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無論從正面或者是背後暗襲，都不易得手。」

司馬添道：「所以，我不配殺他？」

方璞道：「的確不配，因此我認爲，殺老郭的兇手必然另有其人。」

司馬添道：「不管怎樣，老郭已經給幹掉了，前車可鑑，你何必還要跟着杜振鄂？」

方璞道：「杜老闆待我不薄，我不跟着他，又還能跟着誰？」

司馬添道：「誰都用不着跟，你並不是個跟班！」

方璞哂然一笑，道：「別激將了，做跟班也不錯，天大的事情也有老闆頂着，用不着花腦筋。」

司馬添道：「看來似乎的確用不着花腦筋，但你却在賣命。」

方璞道：「賣命的人，又豈僅止方某一人而已？在這年頭，要賺幾文錢，就得付出代價。」

司馬添道：「你把自己看得太差了，與其鬱鬱不得志，何不另闖天下？」

方璞道：「司馬公子，你若沒有別的事情，請恕方某失陪！」

「你不能走！」司馬添陡地冷喝道：「除非你把小餃兒交出來，否則在下今天是纏定閣下的了。」

方璞嘆一口氣，道：「你若是明白人，就該知道方某是身不由己的，不錯，小餃兒是由我擄走的，但現在人並不在我手裏。」

司馬添冷笑道：「你是逼我翻杜振鄂的老窩？」

方璞道：「司馬公子若有本事和勇氣，就算是大鬧天宮也無不可。」

司馬添道：「我可不是齊天大聖，也沒有翻一個觔斗就飛到十萬八千里的本事。」

方璞說道：「司馬公子，小餃兒的事，你還是不要理會好了，這是明哲保身之道。」

司馬添道：「姓方的，你是堅決不肯賣帳了？」

方璞道：「方某地位低微，本來就作不了主，並不是不給面子閣下。」

司馬添冷笑道：「你眞的不肯，只怕以後你會深切的後悔。」

方璞臉上木無表情，道：「你若能令方某感到後悔，算你本事高强。」

司馬添道：「我現在就可以讓你立刻後悔！」

方璞毫不在乎，道：「你若要動武，方某隨時候敎，請出手。」

司馬添冷冷道：「好，我先動手，然後才告訴你一件事。」說完，擺出了一副準備動武的架式。

方璞哂然一笑，道：「姿勢很好，手法似乎很正宗，但下盤馬步似乎浮弱一點。」語聲未落，倏地彎腰飛腿，連環五腳疾掃司馬添胸腹要害。

司馬添側身急閃，連閃四招，到第五脚踢來之際，左手以虎爪之勢急抓方璞右足足踝。

這一抓又快又準，眼看方璞必然閃避不及，但就在這刹那間，方璞左手突然亮出一柄彈簧刀，刀鋒如電般急削司馬添面龐。

司馬添若不縮回左手自保，立刻就得挨刀子。

司馬添當然縮手，但他左手甫縮，身形立刻向下一蹲，右掌有如斧頭般向方璞左腿劈下。

方璞一聲吆喝，身子向上拔起，順勢以右脚踢向司馬添咽喉。

這正是鎖喉脚，往往一招能致敵於死命。

他這一脚不但速度極快，角度更是刁鑽異常，而且司馬添出手招式走勢已老，再想招架或者是閃避已來不及。

在這一刹那間，方璞感到自己已然勝券在握，司馬添馬上就會在這一脚之下敗陣。

但也就在這刹那間，司馬添突然滑倒了。

在這種下雨天，路面濕滑，失足滑倒在地上自然不是什麼奇事，但對於這一場决鬥來說，司馬添的滑倒却產生了極重大的影响。

他這滑倒之勢，比蓄意閃避的速度還快得多，姿式也兀突得多。

這種姿勢，是完全出乎任何人意料之外的，因爲它根本就不是甚麼武學上的招式。

方璞當然也料不到，而他那一招必勝必殺的鎖喉脚，也就在這種莫名其妙的情况下踢了個空。

他一脚踢空，立刻蜷縮身子向横斜滾開去，持刀的左手虛晃幾招，護住全身要害。

他的反應實在極快，足證武功底子極是高强。

但司馬添滑倒後仍能發招，而且招式之奇特，更是令人難以想像。方璞雖然以彈簧刀護住全身，但就在他刀勢稍一停頓之際，司馬添右足膝蓋已撞在他胸膛上。

這一撞力道不輕，方璞登時哼一聲，臉如紙白，張嘴吐血。

司馬添得勢不饒人，右掌反手一扣，扣住方璞咽喉。

至此，方璞已陷入全敗之局。

他喘着氣，兩眼翻白，說道：「你贏了。」

司馬添道：「你是否認爲我贏得很僥倖？」

「不！方某是敗得心服口服的，」方璞咳嗽兩聲，喘息了好一會，才接着說道：「你那一跌，並不是因爲地滑，而要曾經苦練過的武術。」

司馬添微微一笑：「何以見得？」

方璞苦笑道：「道理太簡單了，你若是眞的滑倒，又怎能在如此短促時間之內出招把我擊敗？」

司馬添道：「其實你的武功也不錯，就只是壞在出手太不留餘地。」

「比武相爭，又怎能給予敵人留有餘地？」

「我說的不是對你的敵人，而是對你自己。」

「對我自己？」方璞愕然。

司馬添道：「從表面看來，你的武學是攻守兼備的，但實際上，你只着重進攻，而輕視了防守，否則，我決不能在如此短暫時間之內把你擊敗，所以，你對自己，是太不留餘地了。」

方璞不由嘆息一聲：「我明白了，但已明白得太遲，司馬公子，你把我殺掉了罷。」

司馬添道：「我是來救人的，可沒想過要殺人。」

方璞道：「你想救小餃兒，無異是自尋死路。」

司馬添道：「這是在下的事，你不必爲我而担心，只要把小餃兒的下落說出便是。」

方璞倔强地搖搖頭，說道：「我不能說。」

司馬添道：「寧死也不肯說？」

方璞回答道：「不錯，你儘管下手好了。」

司馬添道：「你很聰明，知道我不會殺你。」

方璞道：「殺人並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但你可以試試，說不定殺了一個之後，以後殺人就不再心軟了。」

司馬添道：「不！我的確不喜歡殺人，但我的朋友却不是這樣的。」

方璞道：「司馬公子也有喜歡殺人的朋友？」

司馬添道：「有人喜歡拚命賺錢，有人喜歡到處去交朋結友，在下就是屬於後者。」

方璞的嘴角在沁血，胸膛的傷勢絕對不輕，但他還是毫不妥協，道：「你可以叫這些朋友來動手！」

司馬添道：「我的朋友不會到這裏，但却隨時會把方艾紫勒斃。」說到這裏，鬆手把方璞放開。

方璞的眼色立刻變了。

司馬添認得他，已使他感到意外，現在竟然連方艾紫的名字也直說出來，就更令他震驚了。

方艾紫是方璞的同胞姊姊！

方璞只有這一個姊姊，方艾紫也只有他這一個弟弟。

他倆姊弟情深，那是彼此都用不着懷疑的。

方璞驚怒地瞪視着司馬添，道：「你用不着騙我，沒有人能擄走她的！」

司馬添冷冷一笑，道：「你們能擄走小餃兒，咱們爲什麼不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一面說，一面掏出了一條項鍊。

方璞呆住了，這條項鍊是他去年送給姊姊作爲生日禮物的。

方艾紫一直把它掛在脖子上，最少，直至兩天前還是如此，但這時候，項鍊已落在司馬添的手裏。

司馬添把項鍊交給方璞，忽然淡淡一笑，道：「你姊姊雖然比小餃兒的年紀大了十幾歲，但却比小餃兒還美艷得多。」

方璞叫道：「你若敢碰她，方某一輩子跟你沒完沒了！」他雖然用力在叫，但

聲音却並不响亮，顯見傷勢甚重，氣力也越來越是衰竭。

司馬添悠然道：「我是不會碰她一根頭髮的，但我的朋友却很難說了……」

方璞抽了口凉氣，道：「司馬公子，這一次我投降，但能否把小餃兒救出來，却是你們的事。」

司馬添道：「這個自然，在下只要知道小餃兒在什麼地方就行了。」

至此，方璞已完全屈服，而且敗得心服口服。

司馬添在雨中大勝一仗……

× × ×

局勢越來越是緊湊，杜振鄂的脾氣彷彿越變越壞，他派人到處去找方璞，但都沒有結果。

「他媽的巴拉羔子，」杜振鄂在杜公館裏大發脾氣，「方璞是不是已經給長虹帮的狗崽子做翻了？」

沒有人回答，因爲顯然沒有人知道方璞的下落，更加沒有人敢在這時候胡亂說話。直至杜振鄂情緒稍爲平靜下來之後，才有人敢開口說話。這人是田超羣，他說：「邵堂主來了。」

杜振鄂眉頭一皺，問道：「他現在那裏？」

田超羣道：「在公館門外。」

杜振鄂沉聲道：「邵堂主爲什麼不進來？」

田超羣道：「他坐在轎子裏。」

杜振鄂怒道：「我是問邵堂主爲什麼不進來！」

田超羣道：「邵堂主他……好像喝醉了……」

「喝醉了？在這個時候喝醉了？」杜振鄂一呆，繼而跺了跺脚，嘆道：「眞是一塌糊塗，來人哪，給我拿兩桶水來！」

田超羣一怔，忖道：「杜老闆不是要用水把邵堂主潑醒罷？」但轉念一想，立刻就否定了這種想法，認爲這種想法實在是太無稽了。

誰知杜振鄂眞的命令手下把兩桶水潑在邵滿庭的身上。

邵滿庭的酒意立刻消失了幾分，但怒意却直冒上來：「杜振鄂，你這是幹什麼的！」

杜振鄂沉着臉，道：「這句話該由我來問邵堂主才對，杜某給你潑兩桶水，是要你清醒清醒，別忘記長虹帮的雜種一直都在虎視眈眈，任誰稍有半點疏忽，都會給這些雜種有機可乘。」

邵滿庭悻悻然道：「你用不着杞人憂天，咱們既已聯手，長虹帮就再也不足爲患……呃……呃……」忽然張大了嘴，唏哩呼嚕的嘔吐個不亦樂乎。

直至這時候，才有幾個漢子巴巴的趕來，他們都是大鵬堂的打手。

邵滿庭固然是喝得醉醺醺的，這幾個打手也是差不多，只見人人滿身酒氣，脚步虛虛浮浮。

杜振鄂不禁搖頭嘆道：「眞是太不像話！太不像話！」說完，不再理會邵滿庭，轉身回到公館大廳裏。

其後，邵滿庭和大鵬堂的打手也沒有進來，又不久田超羣回報，說：「邵堂主走了。」

杜振鄂一拍桌子，罵道：「這豬玀幹嗎醉成這副樣子，是太高興了？還是太傷心？」

田超羣不知道，自然不敢說什麼。不久蕭拚命的弟弟蕭展雲從外面趕了回來。

蕭拚命是拚命大王，蕭展雲却是刺探消息的能手，許多消息都是由他打聽回來，然後向杜振鄂稟告的。

所以杜振鄂重視蕭展雲，猶過於重視蕭拚命。

這一次，蕭展雲回來報告：「邵堂主瘋了。」

杜振鄂臉色一沉，道：「他不是瘋了，只是喝多了酒，你別弄錯。」

「不！邵堂主這兩三天的確是神智失常了，起因據說是給苗婉心用酒瓶敲中了腦袋。」

「苗婉心？她不是邵滿庭的三姨太太嗎？」

「正是。」蕭展雲道：「他這個姨太太勾引小白臉，給大鵬堂的兄弟抓住，後來不知怎樣發生了衝突爭執，邵堂主的腦袋就給一個瓶子砸中了。」

杜振鄂皺眉道：「眞有此事？」

蕭展雲道：「大鵬堂不少人都知道此事，邵堂主初時暈倒了一陣，但救醒後就漸漸神智失常了……」

杜振鄂嘆息道：「唯小人與女子難養也。」

蕭展雲道：「如今邵堂主似乎變成了酒鬼，連跟隨着他的保鑣和打手也被逼喝得七葷八素。」

杜振鄂道：「既然明知堂主神智失常，何以還要陪他喝酒？」

蕭展雲道：「據聞是爲了獎賞。」

杜振鄂哼一聲，道：「喝酒也有獎賞嗎？」

蕭展雲點點頭，說道：「正因如此，所以明知堂主瘋了，他的手下還是陪着他一起瘋，一起醉。」

「他奶奶的，眞是氣數！」杜振鄂怒吼一聲，接着說：「邵堂主的事，大家別放在心上，他遲早會完全清醒過來的，如今最重要的，是小心提防長虹帮。」

田超羣聽得不住點頭，隔了一會才道：「咱們已把楊仕霖的寶貝女兒囚禁着，這姓楊的老而不死也兇不起來。」

杜振鄂道：「多派些兄弟看守着姓楊的小妞，而且要儘快把方璞找回來。」

這時候，外面早已沒有下雨，但却彷彿正在醞釀着一塲更可怕的風暴……

× × ×

在那石室的鐵籠裏，火娘子已甦醒。她醒過來之後，第一句迸出來的話就是：「小餃兒，妳在那裏？」

「她很快就會回來到妳身邊了。」她聽見一個人溫婉的聲音。

那是陸玫瑰、一聽見陸玫瑰的聲音，火娘子幾乎立刻就要暴跳起來。

但剛甦醒的她，又怎能暴跳起來？

她只能勉强移動身子，把視綫望向鐵籠外的陸玫瑰。

「妳爲什麼要把我關起來？」她憤怒地叫。

陸玫瑰幽幽的嘆了口氣，說：「要把妳關起來的並不是我，而是上官老師，他

是一帮之主，而且他把妳關起來，也只不過是爲了妳的安全着想。」

火娘子一呆，接着嗚咽地在哭：「求求妳們行行好，把我放出去，我要找回小餃兒……」

陸玫瑰道：「上官老師已在想辦法，而且一定可以把小餃兒救回來的。」

火娘子哭道：「小餃兒是我女兒，爲什麼不讓我這個做娘親的盡一點力？你們太殘忍，也太不公平了。」她說來聲淚俱下，實在令人爲之心酸。

而陸玫瑰這個女人，她的心腸是硬不起來的。

可是，她怎能放了火娘子。

但她也不能再用迷藥來對付火娘子了，她只能勸慰火娘子而已。

× × ×

火娘子被囚禁的事，楊仕霖早已知道了。

上官老師對他說：「你隨時可以把她放出來。」

楊仕霖立刻大力搖頭，說道：「放不得！你這個主意絕對高明，很好，很好，很好！」

上官老師道：「司馬添已查出了小餃兒的下落。」

楊仕霖道：「帮主，這是楊某的事，楊某可以解決，你用不着掛心。」

「胡說，什麼你的事，我的事？」上官老師怫然不悅，道：「杜振鄂此擧，並不只是要打擊你和火娘子，他是存心要對付整個長虹帮。」

楊仕霖冷笑道：「杜振鄂的奸計，是不會得逞的。」

上官老師說道：「但此人的手段鄙下，心腸惡毒，咱們不能够老是處於下風地位。」

楊仕霖道：「不錯，只要有機會，咱們就要反撲，扭轉乾坤。」

上官老師道：「如今已是時候。」

楊仕霖目光閃動，道：「帮主已有絕對把握！」

上官老師說道：「不是絕對有把握，而是已經有七分機會，那已很值得全力一搏。」

楊仕霖長長的吁一口氣，道：「好極了，什麼時候動手？」

上官老師道：「明天一早，先分兩路出發。」

楊仕霖道：「如何兵分兩路法？」

上官老師道：「咱們現在先去和司馬添會合，再行從長計議怎樣？」

楊仕霖點點頭，道：「好！」

找到司馬添後，三人很快就定出了決策，但發動時間並不是明早，而是在這一晚的深夜。

長虹帮自創立以來，從來沒有集中過全部人手去做任何事，但這一次必須例外了。

因爲這是很重要的一戰，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一塲已潛伏了很久的大火併終於爆發，上官老師負責進襲杜公館，楊仕霖師徒則調撥人馬前往搶救小餃兒。

但楊仕霖和司馬添却撲了個空！

本來囚禁着小餃兒的地方，竟然空無一人！

原來杜振鄂越想越不對勁，索性派人把小餃兒押回杜公館內。

這並非方璞向他通風報訊，因爲方璞暫時已給司馬添扣押起來，但方璞神秘失踪，却使杜振鄂提高了警覺。

楊仕霖撲空之餘，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問司馬添：「是不是那個姓方的靠不住？」

司馬添道：「方艾紫在咱們掌握中，方璞是不敢耍花樣的，但杜振鄂老謀深算，要對付他一定不會太順利，既然這裏找不着小餃兒，咱們不如殺入杜公館，和上官帮主會合。」

楊仕霖「唔」一聲，道：「也就只好這樣了。」

× × ×

杜公館中，早已殺聲震天。

長虹帮以雷霆萬鈞之勢直襲杜公館，這座富麗堂皇的豪華宅院，立刻變成了戰塲。

在此之前，又有誰能想像得到，守衛森嚴的杜公館也會給人如此侵襲。

上官老師上陣親自指揮，他再也不像個文質彬彬的老師，而是一個殺氣騰騰的戰士。

但杜振鄂也顯然已有所防範，長虹帮進攻的杜公館，並不順利。

在杜公館裏，早已聚集了大批打手，其中不乏武功高强之士。

而且，有幾個打手還有手槍。

上官老師也有槍，在槍戰中，他槍殺了二人，但他肩膊上也掛了彩。

不久，楊仕霖和司馬添已趕至。

「小餃兒呢？」上官老師立刻追問。

楊仕霖沉聲道：「已給押走了，那裏空無一人。」

司馬添臉上一紅，道：「這是我的失策……」

上官老師道：「別搖頭嘆氣，這裏是戰場，誰一不小心，都會給敵人有可乘之機。」

楊仕霖望着他的肩膊，道：「傷得重不重？」

上官老師咬着牙，道：「不碍事，我可以支持下去，這一晚無論如何，也要把杜振鄂拿下來！」

激戰仍在持續，在黑暗中，只見人影幢幢，不時有人慘呼，接着倒下。

大概二十分鐘後，激戰漸漸緩和下來，但並未分出勝負，雙方還會繼續進行火併。

楊仕霖又和上官老師會合了，司馬添隨後也趕了上來。

上官老師看了司馬添一眼，道：「這塲面是不是很可怕？」

司馬添道：「火併起來，總是血腥滿地的。」

上官老師又問他道：「你殺了人沒有呢？」

司馬添搖搖頭，道：「直至目前爲止，還未曾開了殺戒，但却重重教訓了一個人。」

「你教訓了誰？」

「田超羣。」

楊仕霖冷哼一聲，怒形於色地說道：「這小子心術不正，若換上我，決不會放過他。」

司馬添嘆了口氣，緩緩道：「算了，玫瑰畢竟是曾經喜歡過他的。」在這時候他還是念念不忘，總是忘不掉陸玫瑰的影子。

他甚至想得出了神。

忽然間，有人在他耳邊輕輕吹了一口氣。

司馬添這才如夢初醒，轉身一看，却又以爲自己眞的是在夢中。

他看見了一雙清晰的眸子，這雙眸子不但美麗，而且還有深情。

是陸玫瑰。

她正在用情深欵欵的眼光去望着司馬添！

「啊？妳怎會跑到這裏來的？」司馬添又驚又喜地說道：「妳可知道這裏有多危險？」

陸玫瑰抿嘴一笑：「但我更知道，你就在這裏。」

聽見這一句話，司馬添不由胸口一熱，差點高興得跳了起來，可是，此時此地，實在並不適宜雀躍三尺。

上官老師忽然挨近過來，問陸玫瑰：「火娘子她現在怎樣了，她是否已很清醒了？」

陸玫瑰頷首說道：「不錯，她早已清醒過來，但……但……」

上官老師咳嗽一聲，接着微笑道：「妳是不是把她從石室裏放了出來？」

陸玫瑰臉上一紅，道：「是的，我知道這樣很不對，但老是把火娘子關在鐵籠裏，未免是太殘酷了。」

上官老師道：「別担心，這件事你沒有錯，既然咱們未能在短時間內把小餃兒救出，就得恢復她的自由。」

司馬添道：「她的人呢？」

陸玫瑰道：「她一放出去，就不知所踪了。」

上官老師道：「火娘子就是這樣的脾性，唉，眞是女人中的霹靂火！」

驀地，激戰之聲又再响起，上官老師奇怪極了，因爲長虹帮的兄弟正在重新佈置，根本並未再度動手。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 × ×

杜振鄂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這一戰，他已成竹在胸，知道再打下去，長虹帮一定佔不着便宜。

他畢竟佔了地利，而且又是有備而戰，再加上小餃兒在手，楊仕霖就算佔了上風，也未必敢把自己怎樣。

但忽然之間，又有另一批人馬掩殺而至。

這一批人馬是何方神聖，難道長虹帮的潛力竟然如此龐大？

杜振鄂不相信。

長虹帮若有如此衆多殺手，早已對自己不客氣。

他很快就有了答案，忽然掩殺而至的，赫然竟是大鵬堂的邵滿庭！

邵滿庭倒戈相向，不但使杜振鄂「聯霸」的計劃變成泡影，而且還使他陷於滅亡境地。

邵滿庭沒有瘋，他只是在演戲，故意放出烟幕。

杜振鄂終於給邵滿庭活擒！

「邵滿庭，你不講義氣！」杜振鄂怒罵不已。

「是誰先不講義氣，大家心中有數！」邵滿庭冷冷一笑，道：「姓杜的，你認命好了。」

這時候，杜振鄂又看見一個婦人出來，她只有七根手指。

杜振鄂吸了口凉氣，說道：「是火娘子！」

火娘子大聲吼叫道：「快把我女兒放還！」

叱叫聲甫落，楊仕霖已帶着一個臉色蒼白的少女走了過來。

「小餃兒！」火娘子立刻撲前抱緊着她，淚水有如泉湧一般。

楊仕霖不由嘆了口氣，喃喃地說道：「唉！這婆娘到底是一團火？還是一塲大雨？」

突聽槍聲一响，邵滿庭格格大笑，叫道：「徐震同，老子總算親手爲你報了仇了！」

杜振鄂額前中槍，終於伏誅。

這人雖然死了，但多事的上海灘，以後還是一樣的多事。

但司馬添和陸玫瑰並不担心這一點，因爲他倆已決定南下，前往杭州找尋新的生活。

（全文完）

説岳全傳連環圖故事之五　　徐玉珊・編繪

岳飛掛帥（三）

［說岳全傳］是一部民間文學作品，多年來在民間廣爲流傳，深爲大衆所喜愛。岳飛和他率領的將士們，堅決抵禦金兵侵略，英勇奮戰，不怕犠牲的精神，激勵着廣大民衆，人們愛戴岳飛，以"撼山易，撼岳家軍難"這樣的詞句，贊譽他和他的軍隊，岳飛不愧爲我國古代的一位傑出的民族英雄。



61　張保問岳飛："岳爺如何這樣？"岳飛說："連我也不知！"强保見事急，猛然想起太師李綱，只有他才能救得岳飛的命。



62　張保叫王横守住岳飛，不許宮官動手。自己提了混鉄棍，闖出栅門。宮官明白內幕，敬重岳飛，不忍看他寃死，押了岳飛故意緩緩行走，拖延時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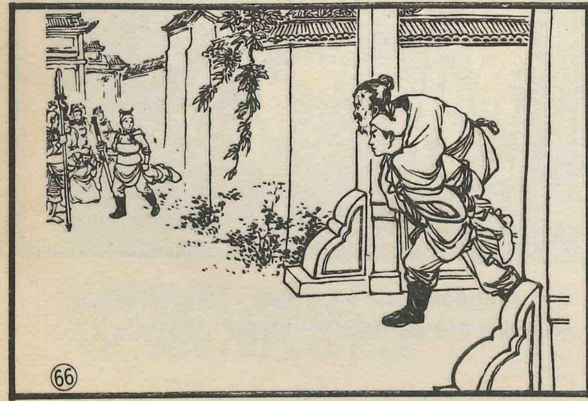
63　五城農馬司在午門外巡夜，猛見午門裏闖出一個黑大漢，連忙叫人捉拿。可是巡夜士兵攔不住張保那條混鉄棍。張保闖了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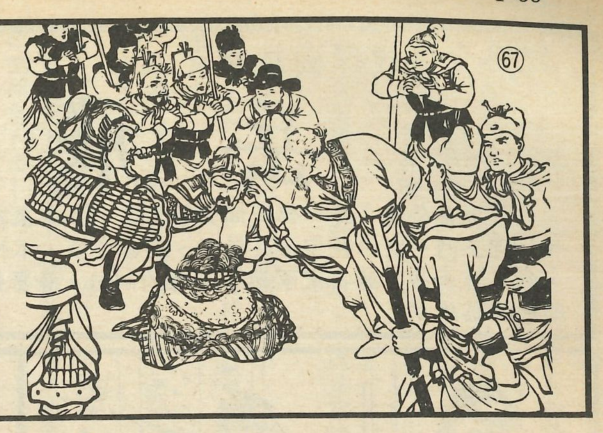
64　張保跑到太師府，顧不得叫門，一棍打開門冲進去。



65　張保在太師府出入慣了，認得路徑，知道太師在書房安歇，一直走進裏邊，揭起帳子，拽起太師，背了就走。



66　李綱睡得朦朦朧朧，被張保揹起飛跑，顛得頭暈眼花，一直到了午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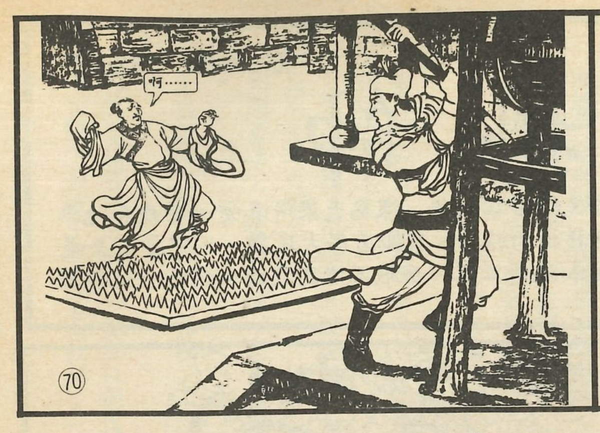
67　張保放下李綱。李綱見岳飛被綁，就問："你幾時來的？出了什麼事情？"岳飛原原本本陳訴經過，求李綱替他作主。



68　李綱聽說，嚴囑宮官刀下留人，然後帶張保去東華門敲鐘擂鼓，替岳飛鳴寃。



69　却說張邦昌得了太監的密報，恐怕奸計被揭穿，叫人暗暗在東華門裏做了一塊釘板，要把李綱害死。



70　李綱、張保在敲鐘鼓，直入東華門替岳飛辯白，果然，在東華門裏，李綱不提防，一脚踏在釘板上，痛得大叫一聲，倒在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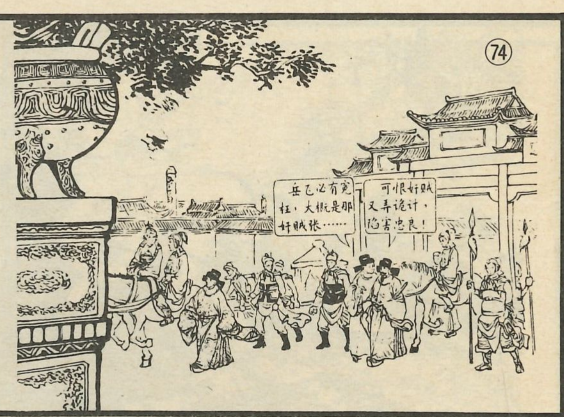
71　張保見太師踏了釘板，急得用力敲打鐘鼓，並大喊救人。這時，許多大臣知道了斬岳飛的事，都來到朝房。聽見喊聲，一齊跑來救起李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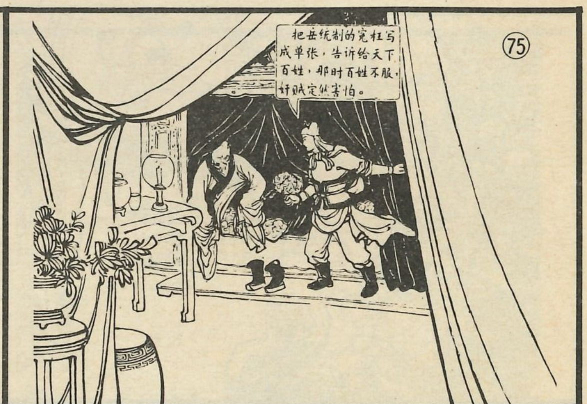
72　宮外人聲嘈染，鐘鼓齊响，趙構被驚醒了。他聽說李綱踏了釘板，知道不坐朝不行，就甩開了荷香，走出宮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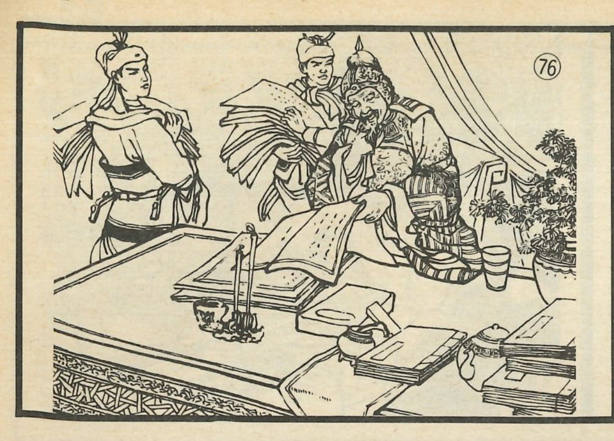
73　李綱滿身血迹伏在殿階奏道："岳飛私入京師謀刺，必有主使，應先入獄，待臣病好審訊明白再作處决，斬岳飛旨意先請收回。"趙構酒意漸消，也覺這事奇怪，便准了李綱的奏稟。



74　衆大臣明白了事情的大概，下朝後，個個交頭接耳，痛駡張邦昌。大家護送李綱回府，張保、王横也牽馬隨在轎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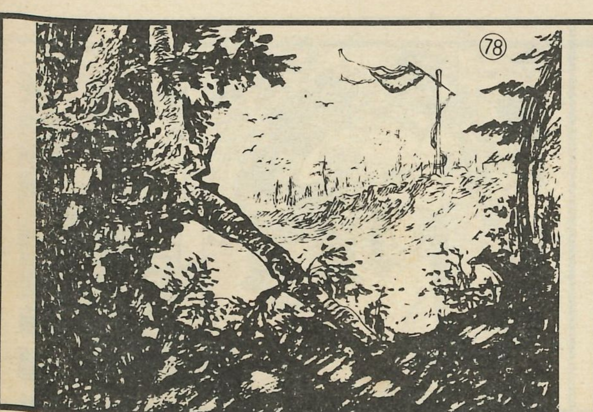
75　李綱回府後，暗想皇上受了奸賊的迷惑，直言說出張邦昌的陰謀，恐怕皇上未必相信，因此很爲難。張保出了一個計策，李綱聽了，覺得可行。



76　李綱寫了一張寃單，說明張邦昌陷害岳飛的情由。張保暗暗找人刻印了幾千張，叫人分頭去貼。



77　大街小巷貼滿了寃單，全城的百姓都圍着看，人人唾駡奸賊張邦昌。



78　這消息一傳十，十傳百，直傳到太行山。山中有八位好漢聚義，爲首的公道大王正是牛皋，其次王貴、張顯、湯懷等，都是岳飛結義兄弟。



79　這天正是牛皋生日，大家備宴祝壽。牛皋說等客人到齊擺席用飯；湯懷腹中饑餓，獨自走出壽堂閑逛。



80　山寨請來一個戲班，演員們正在化粧，湯懷走到戲房門口，聽見裏面兩個人說岳飛怎樣怎樣。湯懷推開房門一看，那兩人正拿一張寃單在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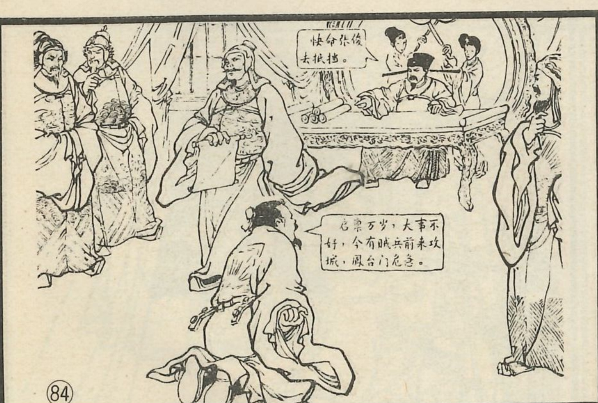
81　湯懷搶過寃單，三步兩步跑進壽堂，向弟兄們喊道："弟兄們，岳大哥被張邦昌奸賊陷害了。"接着就念寃單給大家聽。弟兄們聽了，個個咬牙切齒，不能忍耐。



82　牛皋聽罷，暴跳如雷，把壽衣扯開，順手抓起雙鐧就要下山報仇。好漢們傳令，聚集八萬人馬，立刻殺奔京城去救岳飛。



83　太行山八位好漢，率領着八萬兵馬，下山直奔南京而來，一路無人攔阻，直來到鳳台門前，安營下寨。



84　鳳台門的守城官，慌忙奏報。趙構大驚失色，傳後軍都督張俊，迅速領兵拒敵。



85　湯懷見城內出來一支人馬，便和牛皋拍馬衝過去，大喊要張俊放出岳飛。張俊並不把這些人放在眼裏。



86　張俊耀武揚威的樣子惹惱了牛皋。他舞起雙鐧，直取張俊，張俊掄刀招架。



87　牛皋一心要救岳飛，越戰越勇。張俊不是他的對手，不上幾個回合，掉轉馬頭往城裏便跑。



88　張俊敗回，陳說賊兵厲害，趙構毫無主意。張邦昌也嚇得一言不發。張俊奏請先斬岳飛，以絕後患。李綱、宗澤出面攔阻。



89　趙構問李綱有何主意，李綱、宗澤一同舉荐岳飛領兵退敵。張邦昌見自己的奸計馬上要被揭露，十分着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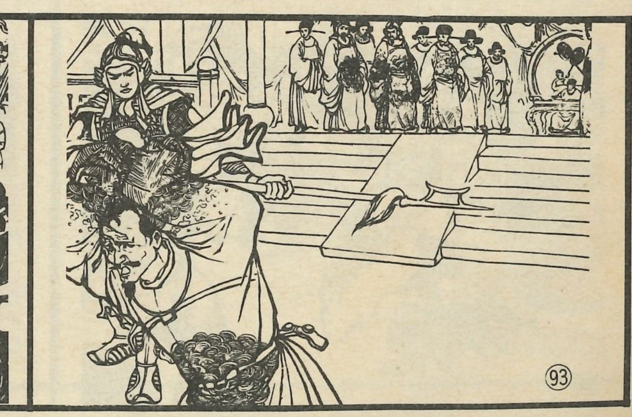
90　滿朝文武都來保舉岳飛，說只有這樣才能辨別忠奸。趙構准奏，下旨釋放岳飛，召岳飛上殿。



91 岳飛領旨才要下殿，李綱却喝叫岳飛回來，要他先供明謀刺之事，再去退賊兵。岳飛便把事情的原委說了出來，並提出當日值殿官可以作証。



92 趙構不得已，傳來當日的值殿官吳明、方茂對質，吳、方二人都說確是張邦昌帶岳飛進宮的。



93 趙構這才明白都是張邦昌蓄意要陷害岳飛的奸計，大怒之下，限張邦昌四個時辰內離開京城，永不錄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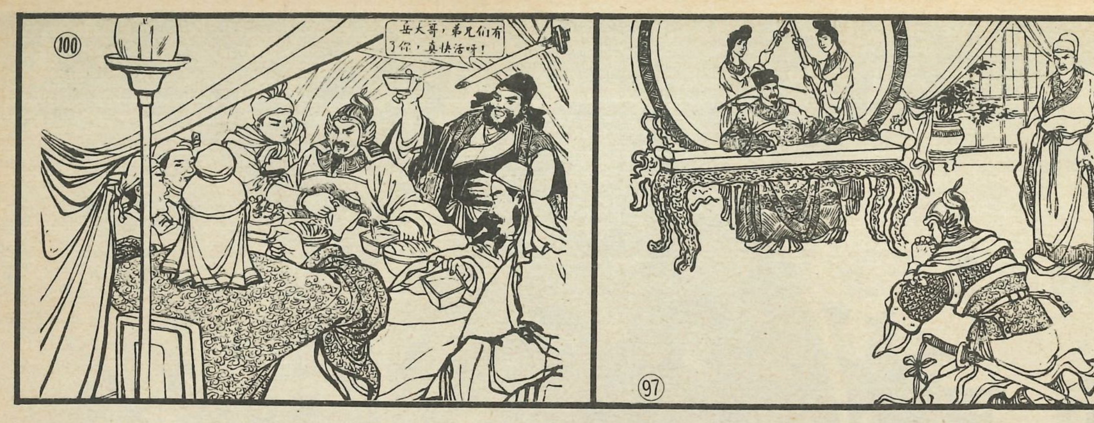
94 岳飛淸洗了寃枉，心中着實高興，領了一千兵馬，出鳳台門來戰賊兵，他哪裏知道，倘若無牛臯、湯懷等結義弟兄大兵壓境，他怎能被放出來。



95 牛臯、湯懷等正在城邊叫陣，猛見岳飛全身披掛，領兵出城。大家知道岳飛平安無事，個個歡喜，都下馬問候。岳飛這才知道所謂賊兵是自己的弟兄們，但王法在身，不由自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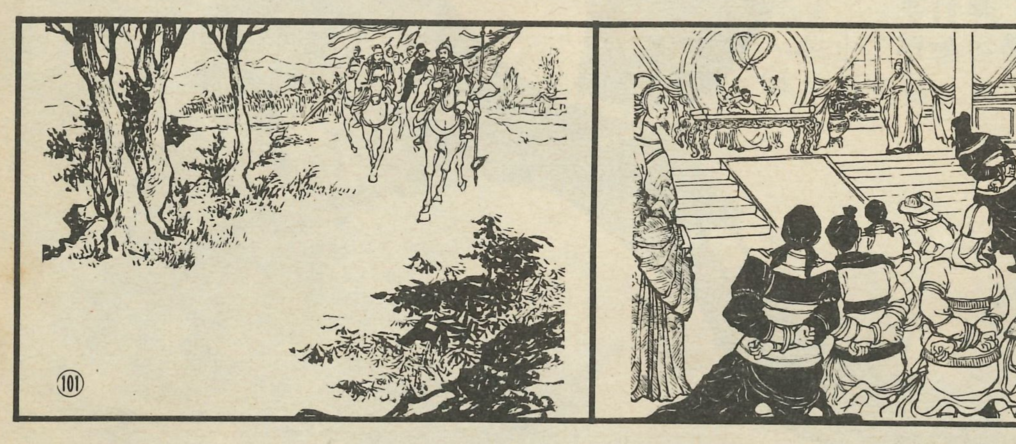


96 弟兄們知道岳飛的苦衷，不等軍士們動手，便互相動手綁好，又讓三軍也放下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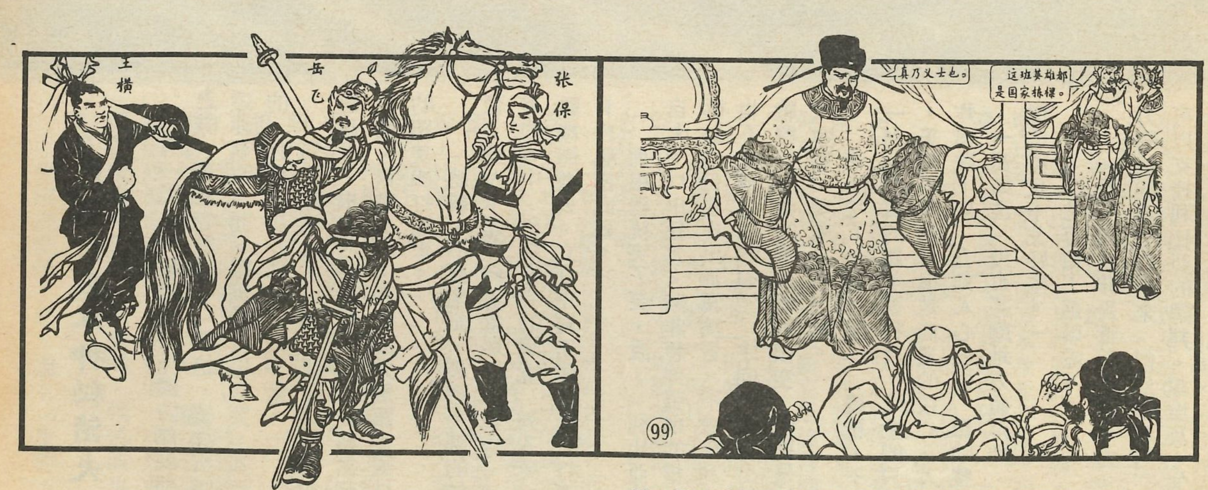
97 岳飛押解牛臯等人到達午門，自己先去回奏，說賊人不戰自降，候旨定奪。

100 回到牛臯營帳，岳飛重新謝過衆人。衆兄弟歡聚在一起，好不快活。



98 趙構叫把牛臯等人押上殿來，親自審問，牛臯等上殿，湯懷暗想，若不說出情由，治罪豈不寃枉，便走上一步，把發兵救岳飛的事一一奏明。

101 第二天，整頓了人馬，連同朝中撥來的士兵，一共十萬，由岳飛等九人率領，浩浩蕩蕩，齊隊開往黃河北岸。（本段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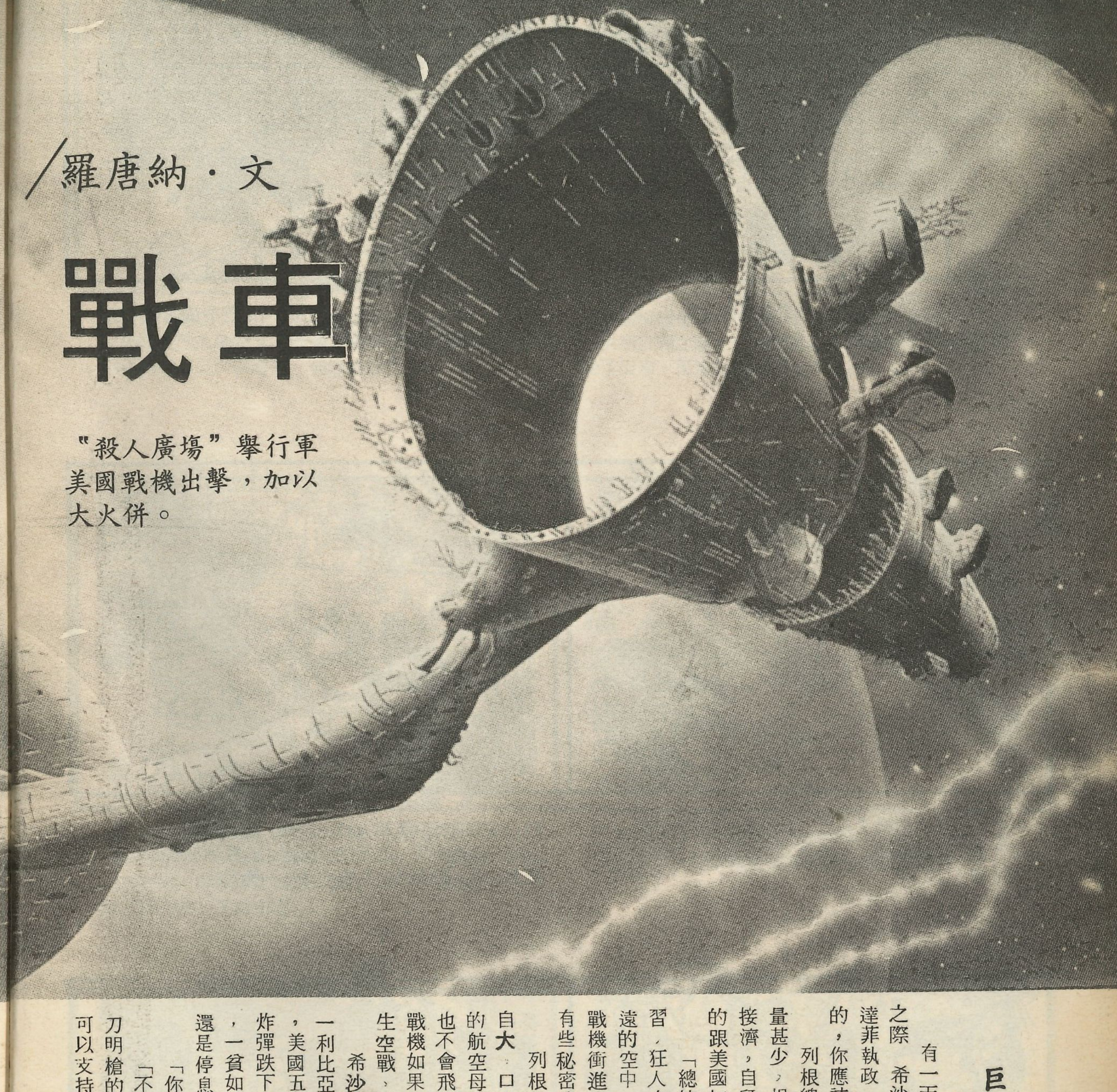


99 殿前文武被他們深厚的感情和義氣所感動，莫不下淚，趙構也受感動，傳旨放綁。加封岳飛爲副元帥牛臯等爲副統制，義軍盡數收用，隨岳飛回黃河去敵兵。

美蘇太空軍事競賽／羅唐納・文

巨無霸戰車

利比亞總統卡達菲，先後兩次在“殺人廣場”擧行軍事演習，推出“巨無霸戰車”，誘惑美國戰機出擊，加以殲滅，殊不料便因此而引起美蘇戰機大火併。



巨無霸戰車神秘消失

有一天，列根總統召見國防部副部長「希沙」，閒談之際，希沙忽然說：「總統，據我所知，利比亞的狂人卡達菲執政，遲早跟美國發生衝突，那一場大戰是無可避免的，你應該在心理上作出準備。」

列根總統說：「利比亞雖然是石油產國之一，它的產量甚少，根本上養不起自己，長期靠蘇聯在糧食彈藥方面接濟，自顧不暇，有甚麽力量跟美國打仗呢？我不信它眞的跟美國打起來。」

「總統，不要忘記，最近美國的航空母艦在地中海演習，狂人卡達菲向美當局提出警告，認爲靠近它海岸相當遠的空中，仍然像它的國境，列入死亡之綫，如果美國的戰機衝進去，立刻用秘密武器把它打下來，我懷疑它眞的有些秘密武器。」

列根總統笑了笑，說：「利比亞的總統卡達菲，一向自大，口出狂言，無非想伸張他的權力吧了。他明知美國的航空母艦作出海軍演習，不會在利比亞登岸，美國戰機也不會飛進他的領空，才向美國提出警告，照我看，美國戰機如果眞的飛入他的領空，他仍是無可奈何的，萬一發生空戰，美國必佔上風。」

希沙吃了一驚，說：「總統，千萬不要過份樂觀，萬一利比亞眞的跟美國打仗，吃虧的只是美國！你不要忘記，美國五大都市俱是商業的核心，人口稠密，只要有一個炸彈跌下來，立刻人心惶惶，影响整個國家，至於利比亞，一貧如洗，沒有甚麽地方値得炸，由於雙方貧富懸殊，還是停息干戈好些。」

「你是否怕了蘇聯呢？」

「不，我並非畏懼蘇聯的軍力，只是覺得美國不必明刀明槍的跟它打起來，既然蘇聯可以支持利比亞，我們也可以支持利比亞的隣邦，讓埃及、乍得、尼日爾或者阿爾及利亞，跟它交手，甚至可以支持四個國家包圍它，聯合出擊，到時美國不單是沒有捲入漩渦，還擺出勸和的姿態，這樣做比較好些。」

列根總統皺了皺眉，說：「不錯，你講的話很有道理，現時利比亞沒有甚麽兇悍的舉動，不必理會它。我想你明白這一點，利比亞本身並非像一頭瘋狗，見人就咬，只是可惜它的總統卡達菲是個狂人。」

「是的，總統，你的確目光如炬，卡達菲的所作所爲，瞞不過你，不過，我們獲得一項奇異的情報，那個情報員叫做巴迪隆斯，他不單是向我送交一份秘密文件，而且附送一張照片去證明所講的話屬實，現時我把它呈上，請你細心看看它，然後判斷它是謠言抑或眞有其事。」

說完，「希沙」送上密函以及照片。

列根沒有閱讀那一份密函之前，先看照片。

他毫無所動，說：「照片上面所示的一種機器，非常巨大！它使我想起了木馬屠城記這一套影片所寫的木馬，它有甚麽用呢？」

「報告總統，它有幾個巨輪，可以壓扁在戰場上面最巨型的坦克，車廂有兩個巨大的電池，作爲發射激光之用，另有弓型的鋼架，用來停放最新型的長頸戰機，照片上面還有幾十個人，你把他們的體型跟這個稱做巨無霸的武器，比較一下，立刻發覺所有的人看來就像是螞蟻，並非它的敵手。」

列根總統說：「希沙先生！我明白你的意思，大概那些函密全是解釋它的用途」，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那張照片只是彩色的圖畫，不一定能够製造出來，你何必這樣担心呢？」

希沙突然很鄭重的說：「報告總統，它雖然是製造巨無霸的藍圖一部份，可是，整架奇異的戰車以及古怪的戰機已經製造成功，還擧行過一次盛大的表演，假如你向美國保密局長胡谷先生查問，相信他也接獲這一宗不尋常的情報。」

列根總統想了想，說：「是的；利比亞那邊我們也有

情報員潛伏，如此重大的軍事秘密，料想海外情報員也會知情，我先行向胡局長查問此事，然後和你商量對策，我可以十分肯定的告訴你，即使狂人卡達菲眞的擁有巨無霸戰車，他仍不敢向美國挑戰，你看見的，它太過笨重了，美國空軍從以色列機場起飛，幾個鐘頭之內就把它毀滅。」

「那就太好了，只就可惜它能够遁形，突然在幾千觀衆的面前像一溜輕烟似的消失。」

列根總統說：「這種魔術表演即使你親眼看見，也不足信，何況你並非目擊呢？別再談它了，我還有別的事情要做，今天的晤敍在此結束了，我看過全份報告書，再跟胡局長細心討論這件事，再跟你研究對策。」

送走了「希沙」之後，列根總統立刻叫馬副官打電話給保密局長胡谷，叫他盡快到白宮見面。

跟着總統閱讀屬於國防部的海外情報員巴迪隆斯所寫的函件，對巨無霸有很詳盡的解釋。

列根總統越是懂得多，越加困惑。

過了一會，胡谷進入白宮求見，列根總統跟他在機密室晤談，說：「胡谷，我們一向十分重視情報工作的，因此每一個部門都有一組人馬，屬於那個組織，例如：太空總署、國防部，或者是管轄的海外情報站，同是一種秘密，由於每一個部門的崗位不同，他們查探出來的線索往往有些差別，把那些差別放在一起，展開全面的檢討，懂得更多，那是我決心在一個重要部門都設立屬於它本身情報網的目的，現時有一種軍事秘密相當重要，相信幾個部門的情報工作人員都微有所聞，究竟那一個部門所調查得到的秘密更加有份量呢？那就要看看你們的本領了，我先看出那一項軍事秘密是甚麼，再談其他。它牽涉到一種秘密武器，叫做巨無霸，像綜合型的戰車，即是說，它碩大無朋，能够很輕易的摧毀任何一種坦克，甚至很快速的消滅戰場上面一支軍隊，兼可充任戰機升降的月台，你有沒有聽見過這種秘密武器的名稱呢？」

「我聽見過，而且接獲一些海外情報員的報告，它是利比亞狂人卡達菲手上一張皇牌。」

「為甚麼你不向我報告呢？」

「因為我對它仍是半信半疑，沒有查明眞相之前，我不想驚動你，向你報告，免得你担心。」

「胡谷，你認為我會因為一種秘密武器就弄到愁眉不展嗎？」

「總統，如果世界上眞的有這種秘密武器，擺明它針對美國，你是有可能因此弄到愁眉不展的；不過，照我的看法，未必有這種秘密武器。」

列根總統聽了，說：「胡谷，你有沒有它的照片呢？」

「正式的照片暫時我還沒有拿到手，只能够把製造它的藍圖所繪的一張彩圖奉上。」

「你有沒有把它帶在身上呢？」

「我已經把它帶來了，關於它的戰鬥方式，我需要解釋幾句。」

胡谷說完之後，從懷中取出一幅彩圖，它是軟的，可以摺疊起來，納入袋子裏面。

列根打開它看看。吃了一驚，說：「胡谷，我也有一幅彩圖，跟你的彩圖一模一樣。」

列根總統走到書枱前面，打開抽屜，拿出一幅摺圖，交到胡谷的手上。

胡谷看了，眉心一皺，說：「眞是出奇了，這兩幅彩圖完全相同！」

列根說：「這有甚麼奇怪的？倘若眞的有一種戰車叫做巨無霸，製造它的藍圖當然是完全相同，關於它的功用，我已經略知一二，現時我想問一問你，你說對這件事情有些疑惑，還沒有弄清楚之前，不想隨便向我報告，可能你不相信利比亞有這種古怪的東西了，請告訴我，為甚麼你對它發生懷疑呢？」

胡谷很率直的說：「假如利比亞眞的擁有一座如此龐大的戰車，無疑的它有點威勢，不過，製造如此巨大的一輛戰車，太過吃力，為甚麼它要做得這樣笨重呢？稍為有些常識的人都會想像得到，越是笨重的戰車，越加容易被敵機炸毀，它何必製造得那麼巨型呢？這個問題，我百思不解。」

相當奇怪，列根總統聽了，說：「你不懂的事情，我反而懂得一點，現時由我答覆你的問題吧，利比亞的戰車除了在沙場作戰之外，還有別的用途，它可以充任長頸戰機的月台，也可以貯藏巨額的電力，作為發射激光之用，因為它的功用太多，故此利比亞當局極為重視它，把它看做寶貝，盡量擴大它，製造新的形象，借此愚弄羣衆，以為有了那一件寶貝就可以威震萬邦。」

「是的，可能是基於卡達菲本人獨具的自大狂，故此它的造型這樣古怪。」

列根總統突然說：「胡谷，聽說它當衆表演之後，噴出一團白霧，像鬼影似的消失，你信不信有這種奇事發生呢？」

「我當然不信！可惜我的海外情報員雷特却是認眞的向我報告，還邀請我親自到那邊看。」

「他叫你到利比亞看看？看些甚麼？難道它作第二次表演嗎？」

「不，雷特認為只有一個機會使它像輕烟似的消失，那是舞台劇習慣使用的地遁，有些舞台演員在舞台上面消失，純然是舞台上面的職工拉動機關，使他整個跌落舞台的翻板之下，不管巨無霸戰機多麼大，假如它放置的地面之下有一個極大的空洞，就可以利用舞台劇的原理，使它跌下去，雷特認為那天它突然消失的土地十分堅實，下面沒有翻板，我可以到那邊摸摸該處的土地，甚至可以掘下十多呎，研究這些泥土是否被人掘起之後，又再放回原處。」

「他說得那麼肯定，料想那一塊土地下面沒有大洞了，即使有一個大洞可以容納它，也不可能在短短的幾分鐘進入地窖之內的，我相信巨無霸戰車決不是靠飛天遁地這一招突然消失。」

「照你看，你認為是否眞的有巨無霸戰車呢？」

「我不大相信有這種戰車，胡谷，你的想法怎樣呢？」

「總統，我也不相信。」

「我們暫時不再討論巨無霸這方面的事了，我想看看太空總署那邊有沒有關於巨無霸的消息，再行定奪，不過，原則上我可以對你說知，就算我們知道那是一個假局，也要拆穿它，免得狂人卡達菲太過囂張。」

「好極了，總統，我也有這個想法，不管你作出怎樣子的抉擇，請你通知我一聲，也許我派到非洲去的特務會有些帮助的。」

「好，就這樣辦。」列根總統說。

胡谷決心潛入利比亞

三日之後，列根總統再度召見胡谷，說：「我已經跟太空總署的高層人士聯絡過，十分奇怪，他們找到的一張彩圖跟你給我看的彩圖或者國防部給我看的彩圖，完全相同，看來這件事情一定有很古怪的內幕，卡達菲故意透過中國人之手，把這一類的彩圖送給你們，希望你們轉達，讓我知道他那邊已經擁有十分厲害的秘密武器。」

「照這情況看來，總統，那一件稱做巨無霸戰車大概是假的了，你看是也不是呢？」

「我已經有了决定，即使它是假貨，也要摧毁它，我打算派人炸毁它，或者派出一小隊戰機，實行夜間偷襲，不過，進行任何一種軍事行動之前，先要獲悉那一件假貨收藏在甚麼地方，否則，一切都是虛說。」

「總統，如果你想清清楚楚的探悉巨無霸收藏在甚麼地方，那是毫無困難的，雷特是我派到利比亞以及埃及之間活動的負責人，他可以全權負責進行這個任務，需要多找幾個人帮忙，他還可以透過我從中東那邊調派一些最出色的助手，務求找到那一件龐然大物為止。」

「只是這個任務，相信你辦得到，但要注意這一點，沒有我的命令之前，切勿炸毁它。」

「是的，總統，我一定奉命行事，由於好奇心的驅使，我想知道總統為甚麼作出如此決定，你似乎仍想保留它，是也不是呢？」

「你眞是聰明！假如那一件秘密武器全無功效，只是嚇人，愚弄羣衆，它甚至還用木頭製造出來，讓卡達菲保留它，對美國是沒有甚麼傷害的，我們可以抓住他這個弱點，跟他談判，逼他守中立，不要過份投靠蘇聯。照情形看，卡達菲故意透過中間人把幾幅完全相同的彩畫送給我們的特務，已經有些綫索，表示他跟美國有商量。」

「總統，他是非洲的狂人，不見得他想得如此週到吧？」

列根總統笑了笑，說：「世界上怎會有一個狂人做總統的？他之所以敢作敢為，無非是為勢所逼，卡達菲這個人，一點也不狂，只是露出瘋狂姿態，製造天不怕地不怕的形象去應付蘇聯吧了：如果美國給他更大的好處，他突然倒戈，把所有俄國人驅逐，不足為奇。」

「總統，恕我多嘴問一句，你憑甚麼去忖測卡達菲的心態呢？」

「很簡單，他多次派人到維也納或法國放置炸彈，那些人自稱做恐怖份子，頻頻製造血案，有些恐怖份子動手的時候，炸彈爆炸，先行炸死自己，又有一部份恐怖份子跟被炸的人同歸於盡，不必說了，除此之外，還有些恐怖份子是在現場落網的，無法狡辯，據他們稱述，每一個人奉命出擊之前的三天，只是由卡達菲付給三千美元做安家費，炸死或者逃出法網，所獲的只是這些，如果他向蘇聯伸手，必然不止是這個數字，他儘可以加進訓練費以及特種酬金又或軍火費用，每人起碼要蘇聯支付三萬美元，這種人貪得無厭，故此我認為他有商量。」

胡谷恍然大悟，說：「總統，你眞是目光如炬！我立刻通知雷特負責進行這個任務，調查狂人卡達菲把巨無霸收藏在甚麼地方。」

說完，他就告辭。

祗是旬日，胡谷已經有些珍貴的資料向列根總統報告，當然的，那些資料全部由雷特供應，並非他親自到非洲查探得到，由於他要向列根總統負責，那就等於他親自報告了，他這樣說：「報告總統，作為表演用的巨無霸戰車，表演之前，沒有人看見過，表演的一天，它是突然消失的，事後也沒有人看見過它，不管我怎樣想辦法調查都沒法知道它的下落，無疑的它是一個假局了，總括一句，我敢說世界上沒有這種秘密武器，至於鶴形戰機，却是眞眞正正有這種飛機，它不是利比亞自行製造的，係俄國最新研究出來的巨型運輸機，不過，它本身戰鬥力十分強，必要時可以一戰，此外，它還有一種特色，它可以在地球上空作戰，也可以闖入太空作戰，它可以說是蘇聯最先進的戰機。

「有一件事情值得一談，在彩圖上面出現的長頸戰機是蘇聯派出機師駕駛它到利比亞乾沙的土地上空參加表演的，表演完畢，便即離去，現時在利比亞機場沒有這種戰機停放，所知道的只是這一點，假如利比亞跟任何一個國家打仗，莫斯科當局一定派這種戰機參戰，這種安排，等於給狂人卡達菲吃了一個定心丸。」

列根總統獲悉那一項報告之後，臉露笑容，對胡谷說：「對嗎？胡谷，我早已料到它只是一個假局！」

當晚兩人談了很久，然後分手，可是，分手之後第二天，忽然發生一些意想不到的轉變，胡谷再入白宮報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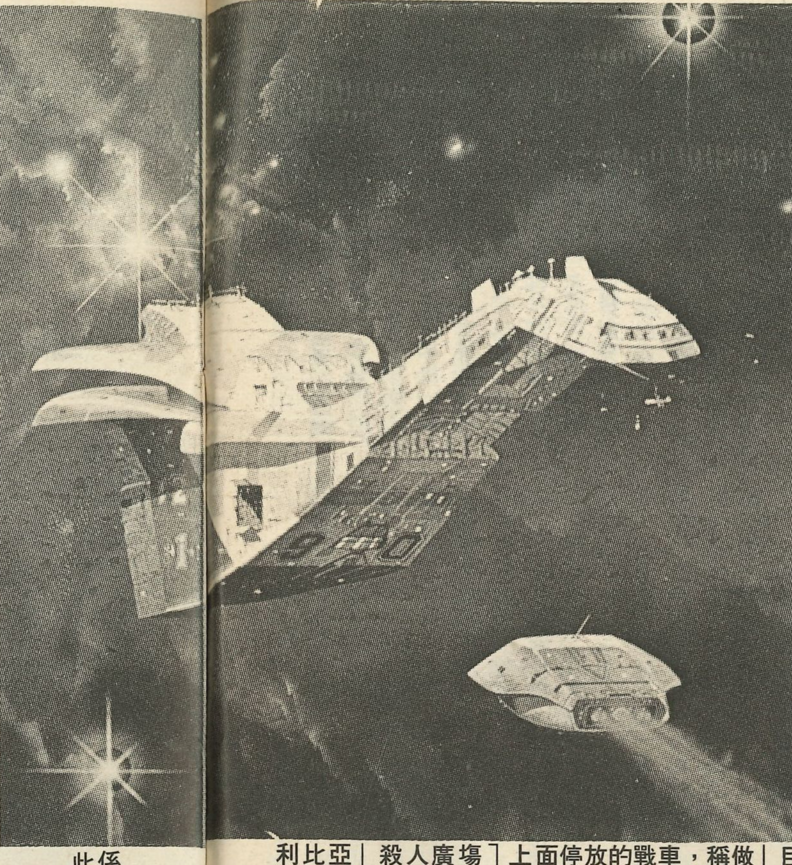
胡谷跟列根總統晤談之際，說：「總統，眞是對不起，昨晚雷特在以色列打長途電話向我報告一些關於巨無霸的最新消息，他對我說知，狂人卡達菲決定在下月十日讓巨無霸戰車跟長頸型的戰機聯合表演，地點仍是利比亞沙漠邊緣稱為乾沙地帶的一處，它劃定界綫，觀衆不准越過那一條死亡之綫，如果有人越過，立刻死於機槍之下，死亡之綫距離龐然大物有二千碼，換言之，觀衆只能够在它二千碼過外的地方站着眺望，沒有一個手榴彈可以拋二千碼那麼遠的，在場觀衆全部被搜身之後，才准許走到那個地方，即使他們站着欣賞，仍有秘密警察監視，不可能破壞巨無霸。」

跟着胡谷說出另外一些話：「總統，雷特向我請示，如果我們想炸毀它，可以派遣戰機在較遠的距離發射飛彈，從空中出擊，最好我親自到該處指揮，順便看看利比亞的軍事演習。」

列根總統說：「你切勿因爲前後兩次報告發生矛盾，不安於心，原因是整個形勢發生變化，有些事情出乎想像之外。我想問你一句，雷特在第一次向你報告的時候，只說表演，第二次向你報告，改稱軍事演習，是否眞有其事呢？」

「是的，他的確是這樣說，我不大明白軍事演習跟表演有甚麼分別。」

「軍事演習比較表演逼眞許多，我隱約感覺到這一次軍事演習有陰謀在內，暫時我不作任何措拖，跟國防部以及太空總署的高層人士會談之後，再行定奪，兩日之內，我再召見你。」



此係利比亞「殺人廣場」上面停放的戰車，稱做「巨無霸」，巨輪有摩天大厦那麼高，在空中飛行的鶴形戰機，是蘇聯最新的秘密武器。

列根總統果然在兩日之後召見胡谷，說：「看來這個局勢比較我們想像的形勢嚴重得多，國防部的副部長希沙跟我晤談，他認爲就快在利比亞舉行的軍事演習會有示威的成份，到時巨無霸放出白霧，把利比亞在戰場上面俘獲的乍得士兵一百二十人，徹底消滅，使他們在華氏二千度高熱之下灼死。五分鐘之內化爲烏有，另一方面，鶴形戰機在五千呎的空中發射激光，把地面縛在木柱上面的戰俘逐個燒死，表示那些激光的尖銳，有如箭鏃。聽說狂人卡達菲派出請帖邀請諸隣境四個國家的元首蒞臨，欣賞各種殺人的精采表演。

「希沙認爲這一次是有實質的表演，希望到場參觀的人看了心寒，同時狂人卡達菲打算借此闢謠，證明巨無霸戰車是一個實物，並非幻影。

「另一方面，太空總署也接獲非洲方面可靠的情報，蘇聯似乎眞的創出了一種古怪的太空戰機，除了在太空作戰，還可以闖入地球作戰，不可不防。」

聽了這番話，胡谷說：「大概國防部或太空總署必然想出了一些對策，他們是否打算在利比亞軍事演習當中偷襲，消滅那些秘密武器呢？」

「是的，胡谷，你眞是聰明！他們確有此想，但被我否決了，我不想在任何國家軍事演習當中動發戰爭，寧願在事後偷襲。」

「爲甚麼你這樣想呢？」

「有兩種原因，第一點，凡是軍事演習，必有充份準備，還是在對方結束了軍事演習然後進攻好些，第二點，狂人卡達菲把乍得的俘虜當衆集體屠殺，勢必引起埃及及各國元首對他反感，這件事情對他實在是有害無利，我們不妨靜觀其變，此外，還有另外一個原因，使我不想操之過急，他在軍事演習當中必然暴露出那些秘密武器的優點和缺點，我們充份懂得它的特點，然後決定怎樣進攻，比較好些。除了上述各種原因，還有另外一種因素支持我的想法，打算看過軍事演習之後，然後再決定怎樣做。

「即使我沒有作出更加詳盡的解釋，你也會懂得目前非洲已經有戰爭，那是乍得之戰，法當局支持乍得的政府軍，利比亞支持乍得的叛軍，我們絕對不宜捲入漩渦，免得戰火燃燒到埃及或以色列，假如我們想消滅對方認爲足以自豪的秘密武器，必須派出戰機，不妨跟乍得的法國空軍統帥商量，可否把美國戰機改頭換面，看來有如法國戰機，做妥了一切，然後在夜間偷襲，如此安排，我們可以避免捲入漩渦，同時可以使法國空軍的陣容強大，增加它的聲威，在情在理，他肯定不會拒絕，有了這個計劃在心，我更加不想急急忙忙的動手，如果你能夠代表我到場參觀，我更加不想在對方作出軍事演習的時候動手，免得危害你的性命。」

胡谷欣然點頭，說：「總統，我正想請你派我到場參觀。」

「不，我只是叫你化裝做商人參觀而已，大概那一次軍事演習需要付出二三百美元作爲入場費用，你照付好了，另一方面，我收到他的請帖，改派兩個並非很高級的軍官參觀，表示我對這件事情並不發生興趣。」

「你收到了請帖沒有呢？」

「暫時我還沒有收到，照我想，卡達菲一定有請帖給我。」列根總統說。

六千美元買兩張請帖

胡谷終於成行，他是個胖子，故意穿了特別闊大的衣裳，看來好像一個誠實的商人，這種人到非洲買貨，很容易受騙，故此他的行踪所到之處，大受歡迎。

由於非洲的古物多數集中在埃及首都開羅，物以類聚，他當然是先行到開羅逛逛，還擺出有心搜購古物的姿態，連續走進幾間規模較大的古物店，向店翁查問應該到甚麼地方才可以買到千年過外的象牙雕刻品。

他早已知道利比亞神廟在第八世紀的

時期，香火旺盛，當時盛行獵象，獵人在尼日利亞，尼日爾以及乍得那些地方獵取巨象之後，取得象牙，加以雕刻，變成「蘇羅莉女神 的祭器，當地人士很喜歡把象牙祭器供奉一個時期，帶回家裏，作爲驅鬼降魔之用，故此經過一千多年，仍有若干叫做「神廟血牙 的古物留下來，不消說，當然是在利比亞境內買它較爲容易到手，他故意向埃及古物店查問，只是「投石問路」。

他不單是向店翁查問，還邀請店翁「卡利 到外邊找一間有名氣的酒吧痛飲，研究「血牙」，故意高談闊論，表面上似乎他借此擺闊，其實他想引出一些跟卡達菲有關的人冒出頭來。

喝了兩杯之後，他對卡利說：「我看見過不少叫做血牙的雕刻品了，沒有一件使我滿意，即使我沒有加以解釋，你也知道怎樣子的象牙有資格稱做血牙，一頭大象很年輕的時期被非洲土人用長矛刺殺，牠的牙白得像雪，即使牠一年年的活下去，象牙仍是很白的，只有活到百年過外因爲太過衰老喪命的那種大象，牙齒才會變紅，奇怪的是這一點，眞的血牙必須歷時千年過外，然後浮起了一片晚霞似的紅色，向它注視了幾分鐘，它越來越紅，好像染了色，那種牙才是血牙，儘管如此，一件血牙的雕刻品如果沒有送入神廟，受香火薰蒸，它的顏色仍是浮起來的 被香烟和火光所薰，超過十年，它才露出一種暗光，向它注視，不單是看見一片迷人的紅色，還看見那些紅色逐漸變成火焰，只有這樣子美麗的象牙雕刻品，才是利比亞神廟血牙！」

卡利說：「胡先生，你眞是博學多才，我雖然做古董生意，自愧不如！」

跟着他補加一句：「坦白點說，胡先生，你所講的血牙，在我的一生中，看也沒有看見過。」

「你沒有看見過它，不足爲奇，照我所知 極少人願意把這種血牙祭品出售，既然沒有人委托你出售它，你當然沒有機會看過它，此外，你之所以沒有看過它，還有另外一種解釋，你經營的古物店並非以象牙爲主，更加不是特別重視血牙，根本上沒有出高價收買它，當然難以到手，反過來說，如果現時你肯出高價收購，可能你的同業有人挺身而出，肯買一兩件血牙的祭品給你，亦未可料。」

說順了嘴，胡谷索性把話題落在這一宗買賣上面，懇求他帮忙，出價收購古代利比亞神廟的血牙祭品，每件值美金五千元，不過，它必須完整無缺，而且它的高度超過一呎。末了，他還很鄭重的說：「卡利先生，你不必賺價，我答應給你相當豐富的佣金，買一件，計一件，每件送你一千美元。」

總共是六千美元一件購入了它，有些古物值十萬美元，不過，象牙雕刻品並非奇珍異寶，怎會值得那麼高的價錢呢？卡利呆了一呆，說道：「胡先生，你講過的話就算數，假如有人肯賣，他索價太昂，由你親自跟他討價還價好了，至於我的佣金……」

「當然是照付的，現時我就送給你二千美元，你放手向同業搜購好了，這一點點錢只是你的車馬費，不在佣金之內。」

胡谷故意把語聲說得更响，希望那間大酒吧當中有人聽到他們的談話，發生興趣，走過來談談。

果然不出所料，隣桌忽然有人站起來，向他打量一眼，說：「你們所講的話我都聽得清清楚楚，如果這位先生眞的想買一件象牙祭品是千年過外的古物，願意出價五千美元，我可以把它賣給你。」

「眞的嗎？你是否開古物店的？」

「不，我是一名建築商，跟古物無關，不過家裏有一個血牙雕刻的神像，歷時悠久，可能是千年過外的品物了，倘若你們有空，敬請移步到舍下看看，假如你們認爲它不够古舊，可以不買。」

「好的，我們立刻付賬出門。」胡谷不單是一口答應，還替那個陌生人付賬。

走出酒吧，三個人互相介紹，他自稱是「葛倫沙」。

店翁卡利認爲他是開羅的「地頭虫」，黑白兩道都吃得開，不怕陌生人暗算，尾隨姓葛的走到橫街，在一間舊屋戶外停步。

葛倫沙拿出鎗匙開門，先走進去，扭亮電燈，兩人入內，看清楚那地方個的格局，符合對方說的建築商身份，更加安心了，稍停，葛倫沙走入內進，捧着一個血牙的神像走出來，有二呎高，一望而知是很古老的貨色。

葛倫沙把它交到卡利的手上，說：「卡利先生，你經營古物店，當然識貨，這個神像據說是女神廟內供奉的一件珍品，不是祭器，希望你鑑定它的眞僞。」

卡利接過它反反覆覆的看，過了一會，欣然點頭，說：「胡先生，它確是你想要的東西。」

胡谷很高興，由懷取出一叠美鈔，當面點數，把它送過去，說：「葛先生，這是五千美元，你收了它，讓我把神像拿走，可以嗎？」

「當然可以！」葛倫沙說。

胡谷另外拿出一千元，送給卡利，還叫卡利替他暫時保管那個神像，明天再見，至於他，想多懂一些關於埃及的古蹟，暫時留步。

送走了卡利，胡谷留下來，跟葛倫沙喝酒談心，越談越起勁。

他緩緩的說道：「我一向是好奇心特別濃厚的，除了搜購血牙的珍品之外，還想到利比亞看看神廟遺址，不知道葛先生有沒有空暫時充任我的响導呢？如果你肯遷就，替我做响導，每天我送給你五百美元。」

葛倫沙再三推辭，終於接受這個邀請，當晚胡谷仍然回到酒店歇息，翌日上午，立刻上路，搭航機到利比亞的首都「的黎波里」。

葛倫沙眞正的身份是怎樣子呢？胡谷

茫無所知，他只是覺得這個朋友懂得很多，值得結交，除了欣賞利比亞的神廟遺墓之外，還在幾處有名氣的大城暢遊，晚晚喝酒。

有一晚，胡谷在閒談的時候說：「葛先生，我除了喜歡古物之外，還喜歡一些新奇有趣的東西，我並非想擁有它，只是想看看而已，聽說利比亞的沙漠邊緣，過幾天有一項十分出色的軍事演習，容許有身份的遊客參觀，到時候可以看到一件叫做巨無霸的戰車，大飽眼福，是否眞有此事嗎？」

「是的，確有此事。」

「那麽，葛先生，請告訴我，要去參觀這次的軍事演習，需要怎樣身份的遊客才有機會參觀呢？」

「有請帖就可以參觀。」

胡谷聽了，說：「眞是可惜，我跟當地軍政的大員並不熟識，不容易弄到一張請帖。」

「不，利比亞這個國家的確是財可通神，有錢就甚麽東西都可以買，包括請帖在內。」

「要多少錢買一張請帖呢？」

「三千美元。」

「好的，我交六千元給你，替我買兩張請帖，一張是送給你的，希望你坐在我的身邊，我看不懂的東西，你替我解釋幾句。」

「多謝你的賜惠。」葛倫沙說。

圖爲蘇聯太空戰機，腹部藏有蝙蝠型戰機，隨時飛出，同時發射三條激光，戰鬥力極强。

驚心動魄的軍事演習

不管那一個國家俱是經常舉行軍事演習的，可是，把秘密武器推出來，讓一千幾百個嘉賓欣賞，那就史無前例，單是這一點，利比亞的巨無霸軍事演習肯定必有觀衆，到了它出現在一千二百的嘉賓的面前，掌聲雷動，在座各人看了齊聲歡呼不已。

主持這一次軍事演習的人是上校巴理戈，他透過擴音器說：「各位嘉賓，你們現時看見那一個龐然大物的戰車，不必解釋，也會想像得到它的戰鬥力一定是很堅強的了，沒有一輛戰車斗胆向它挑戰。現時它只是爲了表演，然後緩緩移動，如果它在戰場上面出擊，當然走得很快。

「你們不必懷疑它移動的速度不够快就減少它的殺傷力，事實上它並非倚靠巨輪去壓扁敵人的武器，它隨時發射一種霧樣的東西去消滅對方。這種武器叫做魔鬼霧，利比亞在乍得戰場多次取得勝利的時候，俘獲了幾百個士兵，他們就快在你們的面前走過，請你們看看巨無霸戰車怎樣噴出魔鬼霧去消滅它！」

各人定眼看時，有一小隊士兵被人押解到戰車前面，戰車的輪子太大了，那些人看來有如螞蟻。

那些士兵脚上有長長的鐵鍊鎖在一起，沒有一個人能够遊走，除非整隊士兵拔脚飛奔，不過，沒有命令，他們不敢這樣做，他們當然懂得附近必有機槍監視，隨時可以發槍掃射，此外，那一大隊士兵沒有首領，亦即沒有人發施號令，他們不能够互相傳呼，一聲奔走，如果有些人走，另外一些人沒有走，只是弄得一團糟，倒地打滾，實情如此，他們明知一切絕望仍是沒法逃走。

看來那些俘虜沒法活下去了，他們怎樣死亡呢？在塲參觀的嘉賓全神貫注的欣賞，只見那個旗官在遠處指揮，手上的旗從高處鞭下，留在巨無霸的人立刻開動機關，噴出白霧，很快就把所有俘虜籠罩，看不出來。緊接着噴霧這個行動就是噴射激光，在濃霧中看見一些光亮，閃了幾閃，便即隱沒，霧也漸散，在各人視綫之內，所看見的只是那一輛戰車，沒有一個俘虜，一百二十人全部去得無影無踪。

他們在霧中消失之前，好像有些慘呼聲，相距太遠，沒有甚麽注意到。

聽不聽得到慘叫之聲，只是小事情，更加重要的是那些人到了何處，不見得他們在霧中死於秘密武器之下吧？在塲的人，不約而同的湧起了這個疑問。

突然，有人利用擴音器講話，朗聲說：「各位嘉賓，一百二十個俘虜已經被激光所殺，只是因爲他們在濃霧之下喪生，你們看不出來。那種激光並非普通的激光，它不單是有光，還有極凌厲的高熱，達到攝氏五百度，可以在兩分鐘之內把一個人燒熔、化爲氣體，去得無影無踪，如果有人企圖跟利比亞打仗，必須考慮這種殺人比割草還容易的激光。

「此外，我還想你們看看戰車上面兩個巨大的壺，它是貯電器，比普通的蓄電池不知要強多少倍，只有這樣巨大的貯電

器才可以發射如此厲害的激光。」

稍停，播音器忽又開口：「就快有一架巨型的太空戰機從天而降，它有一條長頸，我們把它稱做鶴型戰機，它不單是可以戰鬥，而且能够載重，把五百人送到太空遊覽銀河，可以看做巨型的運輸機，更奇的是這一點，它可以在太空作戰，也可以在地球的上空出擊，它雖然體型極爲龐大，不必使用跑道，具有直升機的效能，請你們看看它怎樣升降，不過，升降之前，它還表演一項特技，可以在高空五千呎把一條激光向地面射擊，殺死一個人，易如反掌，百份之百的打中目標，現時在廣塲上面有幾個人縛在木柱上面，五分鐘之後，鶴型太空戰機就在五千呎高空射擊，那一綫激光只是擊中人體，他縛在木柱之上，人已喪生，木柱沒有摧毁，可見命中率達到百份之百的準確。」

擴音器沒有播出任何的聲响了，各人抬頭向空中仰望，發覺有一架藍色的巨型飛機在空中飛行，快要飛到巨無霸的上空，就在這時，有一條白色的光綫從它發射出來，不偏不歪的擊中被縛的俘虜。

那條光綫就像是打針似的向那些俘虜身上戳下去，瞬即移到另外一個俘虜去，連續幾次，彷如閃電，達成任務，便即消失。

光綫雖然消失，死者仍然留在木柱之旁，整體沒有發生變化，只是頭部低垂下來，木柱仍是很完整，沒有絲毫破壞。

各人都感到那些武器確是極不平凡，不自覺的跟同來的朋友交談幾句。

他們的語聲很快就給隆隆的聲响遮蓋，只見鶴型戰機凌空而下，停留在巨無霸豎起來的平台之上。

一連串的軍事演習，就此結束，嘉賓先後離開「殺人廣塲」；胡谷在座欣賞之際，很少開口，離開那個地方，回到市中心區，找個餐廳吃喝，落座之後，他就發表意見，向葛倫沙說：「今天我們看到一些很精采的殺人表演，我覺得它太過殘忍了，眞的摸不透卡達菲總統爲甚麽要這樣做。」

葛倫沙想了想，說：「他的野心很大，渴望變成非洲的霸主，單是討好蘇聯，那是不够的，他必須有些實力，現時乍得這個國家得到法國的援助，跟它打個平手，他偏要在這個階段作出軍事演習，揚威耀武，並非沒有意義，看來他想逼乍得投降，此外，他還想非洲另外一些國家對他慴服。我眞是不明白，狂人卡達菲處處針對美國，態度十分強硬，列根總統却視若無睹，如果我是列根總統，一定會跟他打仗。」

胡谷淡然說：「列根總統現時傾全力使美國經濟復興，怎會胡裏胡塗的派兵出戰呢？打贏了卡達菲，只是使非洲多了一個窮國，萬一打個平手，聲譽掃地，除非他的神經有問題，否則，但決不會派兵出戰。」

當時胡谷跟葛倫沙交談，竭力掩飾他對這種事情關心，其實他是很關心的，過了一天，他跟葛倫沙分手，便即回到埃及，轉赴以色列，聽聽雷特最新的報告，再行定奪。

以色列這個國家等於美國在中東放下一隻棋子，它是很重要的，中東的海外情報站固然設立在那個地方，非洲的情報站也附屬在該處，消息靈通，達到極點，雷特這一次不負所托，果然有更進一步的消息奉告。

他早已透過列根總統，知道胡局長親自出馬，搭路到埃及轉入利比亞，想看看巨無霸戰車以及鶴型太空戰機的實際情況，預料得到他看過那次精采的軍事表演後，必然到以色列查問一切，他早有準備，見面後，很率直的說：「狂人卡達菲一點也不狂，他可以說是一個偉大的魔術家，能够利用舞台藝術去做出各種愚弄觀衆的表演，第二次表演比較第一次表演更加精采，並非魔術圈內的人，看不出來，我也看不出來，不過，我找到法國第一流的魔術師法蘭樂以商人身份作伴，入塲參觀，給他逐項解釋，我才恍然大悟，沒有講述這一次軍事演習之前，我想講幾句關於第一次的表演，那一次表演最大的特色就是極沉重的戰車能够在五分鐘之內突然消失下去，即使地面之下有巨大的洞穴，它可以跌下去，地面復合，仍然沒法在那麽短的一段時間辦得到，可見他的確是使用奇異的掩眼法了，說得更清楚，不妨這樣說，那一輛戰車其實是不存在的，觀衆所看見的只是立體電影的畫面，在地面之下某一處把菲林通過強光放映出來，由於他使用左右兩邊屹立的弧形金屬銀幕，把菲林的形象反射到中央，湊合爲一個整體，便即產生預期的效果，好像眞的有一輛戰車，當時許多觀衆受愚，包括我在內。

「至於第二次表演，可以說是軍事演習，卡達菲避免外間的人對它猜測，索性用木頭砌成戰車，它實在是太過笨重了，即使開動機器，等於十輛坦克的力量，它仍是慢吞吞，這種戰車當然是能够在戰塲作戰，不過，派它表演一些魔術，却是很適當的，它噴出白霧使一隊俘虜消失，那是歐洲舞台上面經常使用的魔術，利用大磁石把鐵器吸去，那些俘虜被驅出來之前，一概要佩戴鐵腰帶，貫連於腰帶的鐵鍊也是相當粗大的，一隊士兵超過一百二十人，聚在一起，他們身上的鐵器相當沉重，由於他們貼近木製的戰車，戰車底層有巨大的磁石，通過電流，吸力更強，只要把遮蔽它的膠幕扯起來，它就發生作用，把那些人吸去。

「由於白霧迷漫，他們如何被磁石吸去？有沒有死傷？吸去之後是否仍然留在戰車上面？這些問題，局外人實在難以找尋答案，因爲他們沒法看到白霧籠罩之下的東西，到了霧影散盡，俘虜已經全部失踪。」

胡谷聽得入了神，對方說倦了偶然閉嘴，他乘機問一句，「從高空發射激光去

殺死幾個縛在木柱的俘虜，達成任務，人已死去，木柱沒有絲毫的傷痕，關於這點，作何解釋呢？」

雷特不慌不忙的說：「法蘭樂魔術師認爲它也是魔術，鶴形太空戰機在高空發射的激光，只是一條白光，不能夠傷害任何人，故此俘虜以及木柱都沒有被燒灼的遺痕，被縛的俘虜喪生，純然是地面之下躲着的人用滅聲手槍向他發射，如果一粒子彈沒有射中他們，或者射中他們却無法使他們喪生，儘可以再度發射，甚至可以先後射出六粒子彈，只要俘虜的頭低垂下來，露出死相，便是完成任務，也許你仍然懷疑，以爲地面有洞，躲着幾名殺手，瞞不過別人，這樣想是很幼稚的，如果你想做這一類的表演，只要你在地面掘下一個洞，豎起二三呎高的塑膠板，板上塗以黃沙的顏色，遠處望去，絕不覺察得到，由於塑膠板遮住了視綫，躲在該處的殺手就看不出來。」

「是的，你的朋友法蘭樂眞的有眼光，有判斷力，佩服之至。我還想知道升降自如的太空戰機，它是否實物呢？希望你曾經向他查問。」

「法蘭樂認爲它確係實物，至於它的戰鬥力達到甚麼程度，那就非他的能力所及，無法推測。照情形看，它並非浮浮泛泛的戰機可比。」

最後，雷特很冷靜的說。

那天他們二人不單是談及那一次由卡達菲主持的軍事演習，還有別的事情，不過，它並不重要，不必報道，還是直截了當講述胡谷的行踪吧。

他掌握了一切資料，包括他跟雷特暢談巨無霸軍事演習的錄音帶在內。

他回到華府謁見列根總統述職，講了許多話，列根總統稱讚他有勇氣，幹得很出色。

胡谷說：「總統，我們應該怎樣對付卡達菲呢？」

「炸毀那一具木製的戰車！」

「你說的是巨無霸嗎？」

「正是巨無霸。」

「你已經知道它是堅實的木頭製成，只能夠愚弄觀衆，不可能在戰場出擊，形同廢物，爲甚麼你還要炸毀它呢？」

列根總統笑了笑，說：「羣衆接受了他的欺騙，它就發生作用，我們不必理會它是金屬品製成抑或木頭製成，把它炸毀，讓羣衆知道那種秘密武器已經消失，那就可以打擊卡達菲，使他失去一種頗有份量的宣傳工具。」

「你是否暗示美國當局可以派出戰機參戰呢？」

「不，美國只是派出戰機去炸毀它，並非參戰。」

胡谷哈哈大笑，說道：「我明白了，你似乎想把美國派到乍得的空軍基地那些戰機透過法國空軍在乍得協助的高級將領，把它改爲法國的戰機，這樣一來，即可掩人耳目，看來好像美國置身於局外，袖手旁觀，以前你好像看過這個計劃，現時舊事重提。」

「對了，胡谷，你的記憶力不錯。現時在乍得機場停放的法國戰機，一共有三隊，每隊十二架，即是它總共有三十六架戰機，由法國張伯倫上校主持，那些戰機並非主動出擊，只是掩護乍得的軍隊進攻，因此利比亞的總統卡達菲沒有派出大批戰機撲攻乍得機場，更加沒有向蘇聯求助，希望蘇聯派出太空戰機，加入戰團，大概是他太過自負，以爲只是利比亞的空軍已獲勝，不管怎樣，張伯倫上校始終留在乍得，不敢輕舉妄動，因爲他覺得自己的實力不強，不想明刀明槍的跟卡達菲交手，他的處境並不安全，假如我跟他用長途電話交談之後，你跟國防部的副部長希沙合作，帶十二架美國戰機到乍得去，依照我說過的計劃去做，實行夜間偷襲，炸毀巨無霸戰車，出擊的時候，聽從張伯倫上校指揮。」

列根總統下令展開攻勢，胡谷欣然啓程。

美國戰機變相參戰

希沙係美國國防部的副部長，十分精明，他早已進入白宮向列根總統商量大計，那晚他接獲列根總統的電話，展開長談，翌日他向國防部長取得聯絡，秘密派遣十二架有特色的戰機，前往「乍得」，在該處空軍基地跟張伯倫上校相敍，研究戰情，胡谷同行。

張伯倫上校跟二人在機密室討論偷襲計劃，希沙說：「今次派遣出來的十二架戰機，俱是一人一機，機師本身除了操縱飛機之外，還負責射擊以及轟炸，各種主要機鈕放在機師的座位附近，那個人必須經過長期訓練，相信他們可以勝任愉快，至於戰機本身，有兩種特色，第一種特色就是機內有很多的空位，放下巨型的石油缸，又因機身單薄，宜作遠程飛行，它可以連續飛行四十小時之久，不必加油，另外一個特色就是低飛，可以離地一千呎飛行，偶然可以降到離地五百呎，如此安排，不單是它偷襲一個目標比較容易得手，還可以避開戰鬥力強大的巨型戰機，因爲太過沉重的戰機無法低飛，現時我們只是想低飛轟炸利比亞的巨無霸戰機，不必掩護步兵進攻，同時它不打算跟敵人的空軍交手，相信此行相當順利，那一批美國戰機離開美國佛羅里達州空軍基地之前，已經改塗法國戰機的形狀，它立刻可以出擊，儘管如此，仍受張伯倫上校指揮。要說的話都說完了，靜候張伯倫上校決定在甚麽時候出擊。」

胡谷說：「啓程之前，列根總統曾經對我說知，此行雖然是偷襲性質，攻其無備，如果利比亞空軍出動，就有可能演變爲一場空戰，到時法國戰機在後押陣，必要時加入戰團，我想問問張伯倫上校，是否有這一項決定呢？」

張伯倫說：「是的，我已經答應列根總統，偷襲利比亞殺人廣場的一晚，法國戰機大批出動，緊隨美國戰機之後，它的飛行度數離地三千呎，如果利比亞有戰機出擊，法國戰機就會阻攔它，實情如此，發生空戰應該是法國戰機打頭陣。

「另一方面，我們另外派出一架專供攝影之用的飛機，它雖然體型較大，可以低飛拍攝更加清晰的照片，到時候由胡谷局長坐在機上，指揮攝影師拍照，至於整

隊攻擊性的戰機，包括美法兩隊戰機，全部由主機指揮，我跟希沙副部長留在主機之內，一進一退，命令所有參加偷襲的機師照做。」

沒有更進一步的研究了，三天之後，凌晨一時，一共二十六架飛機從乍得機場起飛，目標是利比亞沙漠邊緣的一塊曠野，它就是前後兩次作出表演以及軍事演習地點，叫做「殺人廣場」。

雖然他們此行只是炸毀停放在殺人廣場的巨無霸戰車，未必發生空戰，由於那一批飛機飛過乍得的邊境，闖入利比亞上空，必然逃不過對方在邊境放下的雷達網，到時有一連串的空襲警報發出，假如利比亞當局稍爲注意這件事，一定有戰機起飛截擊，故此在事前估計，不能不包括空戰在內。

這種假想不一定是事實，因爲利比亞的空軍實力有限，它有自知之明，當然不敢迎戰，在這方面，他們估計得很對，可是，從另一方面看，却又有些不妙，事實上迎戰敵人的空軍，不一定靠戰機，還有新型的高射炮以及密集發射的火箭，另一方面，還有地對空的飛彈。

那晚美國低飛的戰機剛剛越過乍得邊境，進入利比亞境內，立刻聽到空襲警報的狂嘯聲，同時聽到高射炮聲，顯然是對方已經有了準備，稍爲向境內推進，就有飛彈發射，不過，利比亞的戰機始終沒有升空。

懂得在空中作戰的主帥，都知道這一點，如果雙方都是以戰機出擊，應該把自己的戰機排列成一種梅花陣似的隊形，或者排列四階磚形，四架戰機構成一個小組，向對方陣形直衝過去，可是，敵人沒有戰機迎戰，只憑地面發射的軍火，那就不同了，越是完整的空軍隊形，越是容易受到地面炮火擊中，應該把戰機分散，如果那些戰機低飛，還要噴出烟霧掩護。

那時被地面炮火看做主要攻擊目標的美國戰機，雖然化整爲零，並非並肩作戰，還噴出白烟，可是，對方的火箭比較高射炮厲害得多，命中率甚高，很快就有五架低飛的美國戰機被擊落，至於保留在三千呎以上高空的法國戰機，沒有被火箭或高射炮圍攻，却被一種自動出擊的地對空飛彈射擊，幸而戰機上面另有一種空對空的飛彈發射出來，兩種飛彈在空中撞擊，同歸於盡，才可以暫時抵擋得住，儘管如此，頻頻受擊，始終免不了有些戰機被擊毀，到了它先後飛到殺人廣場的上空，法國戰機也被對方的飛彈擊落三架。

那是一場傷心的戰爭，原因是法美聯合出擊的空軍沒法找到利比亞的戰機展開龍虎鬥，只是捱打。

他們此行並非爲了作戰，只是要炸毀巨無霸戰車，即使頻頻受擊，仍然抱着一貫主張，盡快飛到殺人廣場上空，不必向高射炮陣地反攻。

凌晨二時三十分，聯合機隊終於飛到殺人廣場上空了，由於地面不斷發炮向空中射擊，所有機師都看得見在地面停放的巨型戰車，它只是進入轟炸範圍之內，張伯倫上校立刻下令投彈，已經在離地不過一千呎空中飛行的美國戰機，奉命出擊，分別俯衝到更低的位置，大概離地三四百呎，卸下炸彈，立刻順勢向上急升，擺脫對方的炮火。

低飛投彈雖然成功，美國戰機却損失另外三架，前後被擊落八架戰機了，僥倖那一座山似的巨無霸戰車炸到無影無踪。

當時機師只知爭取速度投彈，沒有時間去看巨無霸怎樣毀滅，只是聽到一連串的巨大爆炸聲從地面升起來。

他們的戰鬥經驗相當豐富，憑着天崩地裂似的爆炸聲推測，他們認爲巨無霸戰車已經炸毀，幸而沒有受傷的人，不覺臉露微笑。

法國戰機當中負責向地面拍照的一架飛機，十分靈活，沒有炮火向上射擊，它仍可以利用紅外綫攝影的技巧在黑暗中拍攝，反之，炮火聲中有一陣陣火光，它用另外一種適合刺眼的強光拍照，先後拍攝六十多幅照片，還用連續拍攝的攝影機獲得一卷珍貴的小電影，證實巨無霸戰車已被毀滅，認爲滿意，然後回航。

由於利比亞沒有戰機起飛，地面的炮火厲害，聯合機隊盡量飛到高空，朝着正確的方向飛回原處，其實他們不必這樣做，因爲巨無霸戰車被摧毀之後，沒有高射炮或火箭從地面發射了，看來利比亞的防空陣地已經認輸。

那一場空戰可以說是成功，也可以說是失敗，事後胡谷乘坐剩下來的美國戰機飛向首都華盛頓，途中他感到心身俱疲，沒有和「希沙」交談。

戰機在華盛頓機場降落，他剛剛走出來，立刻跳進國防部的專車，跟希沙一起到國防部去，替希沙證明此行的十二架美國戰機被對方炮火擊落四架，此外，他急於取得那晚在空中拍照所獲的一切證物帶走，盡快跟白宮的馬副官聯絡，進入白宮，呈交列根總統。

列根總統向他慰問，說：「胡谷，你用不着心裏難過，所有在戰機上面駕駛的機師俱是有了心理上的準備，隨時爲國犧牲，況且當晚炮火最熾烈的時期，你也在戰場之內，你沒有傷亡，只是運氣較好，並非臨陣退縮，何必責備自己？再者，你們此行完成了任務，值得告慰。」

胡谷聽了，苦笑一下，說：「只就可惜我們炸毀的戰車只係木頭所製！」

敵機夜襲張伯倫上校陣亡

當晚兩人談不了多久，列根總統就對胡谷說：「這幾天你疲於奔命，驚險重重，太過辛苦了，早些回去休息吧，轟炸殺人廣場已成過去，別再想它。」

胡谷的確是疲倦欲死，分手之後，他返家睡了一整天，然後起床，想不到他剛剛吃了一頓餐，馬副官立刻打電話給他，叫他趕快進入白宮，謁見列根總統，他覺得心上一震。

那時天已經入黑，他進入白宮的機密室，恭候一會，列根總統自遠而近，跟他握手，叫他坐下來細說。

照情形看，即使列根總統沒有開口，他也預感到事情不妙，很可能跟偷襲利比亞殺人廣場有關，果然不出所料，他剛剛坐定，列根總統已經眉心一皺，說：「胡谷，沒有看過那些照片之前，我仍是滿懷

高興的，看過照片中以及小電影之後，我的感覺就大不相同了，看來，此行毫無收獲。」

胡谷硬着頭皮說：「我已經說過，死了那麽多機師，毀了八架戰機，實在得不償失！至於那些照片或小電影所顯示的勝利鏡頭，只是一架木製的巨無霸戰車被炸毀，並非毀了甚麽秘密武器，當然是功不補過。」

「不，你誤會了，炸毀的一輛戰車只是假貨，這件事情並非事後獲悉，事前早已知情，問題在這裏，我們以假作眞，炸毀了它，仍是爲了宣傳，你自己看吧，那些照片只是拍攝得到一連串的炮火，沒有一幅照片能夠顯示出巨無霸戰車的形象，怎能叫人相信那是一場戰事呢？至於在高空投彈炸毀巨無霸的小電影，開始的一截，既然沒有巨無霸或者任何一輛戰車，不斷的投彈、火光閃閃，也看不見它，甚至用紅外光拍攝的菲林也看不見它，難道它飛天遁地嗎？最後，大轟炸結束，廣場上面一片空白，更加令人失望，一句話說，那些照片以及小電影所得到的成績都可以在製片廠製造出來，勞民傷財，毀了八架美國戰機，還死了一些機師，所獲的效果等於零，太過失望了，你也在場，作何感想呢？」

一連串的責備令到胡谷極端地難過，無地自容，想了想，最後他毅然地說：「我想通了，總統，殺人廣場根本上沒有巨無霸這樣笨重的武器，我們所轟炸的只是幻影。」

「你說的是幻影嗎？既然是幻影，何必轟炸它呢？」

「總統，我們本身的確有很大苦衷，那些照片以及小電影沒有拍攝之前，我們透過望遠鏡向地面俯瞰，確是有巨無霸停放在地面然後投彈，後來，它設法在菲林上面顯示出來，必然是我們受到卡達菲的愚弄了，他在第一次表演的時候能夠製造一個幻影欺騙在場的觀衆，亦即有可能在那晚同樣的製造幻影出來。」

「爲甚麽你們用肉眼看見它，拍照或者拍小電影却失敗呢？」

「這種情況純然是紅外綫的影响，用紅外綫拍攝可以使黑暗中的品物明亮些，但却不能够使幻影顯示出來。」

列根總統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說：「太過可悲了，我們的智慧竟然比不上卡達菲。」

由於列根總統的心情欠佳，胡谷無話可說，只好默然一聲不响。

他們二人隨後談了幾句、浮浮泛泛地，沒有討論利比亞方面的局勢了，胡谷自認倒霉，以爲這件事情已經結束，料不到它還有下文。

三日後，列根總統再度召見，說：「胡谷，我們損兵折將，不必說了，張伯倫上校的處境，比我們更糟，昨晚乍得機場突然遇襲，有一架不明國籍的巨型戰機，凌空而降，擺出挑戰姿態，法國的戰機逼於升空，並非敵手，機毀人亡，所有戰機粉碎，他也罹難，看來那一架古怪的戰機必然是蘇聯最新創製的鶴形戰機了，現時法當局已經向我提出抗議，因爲我們上次派到非洲偷襲利比亞殺人廣場的戰機塗上了法國戰機的標誌，才會激怒莫斯科當局，觸發這一場殘酷的空中慘劇，怎樣應付非洲那種緊張的形勢呢？懇求我們作主，這種壓力分明想逼美國參戰，我自問難以決定，因爲參戰與否，由國會決定，我只是提供國會的議員參考而已，現時我的確是進退兩難，我沒有想出更加妥善的辦法之前，只好暫時敷衍法國的最高統帥，過幾天才答覆他，關於非洲局勢，你比我更加清楚，你打算怎樣應付這種不尋常的局勢呢？」

胡谷沉思了一會，說：「總統，我想問一句，以現時美國的空軍實力而言，有沒有把握戰勝蘇聯呢？」

「很難說，因爲我們只知道自己的實力，對方的空軍實力如何？仍是猜測的成份居多。說到空中戰機的型格，隨時都有變化，最近半年來，美國空中飛行物體沒有更進一步的發展，如果蘇聯方面眞的有些戰機創造出來，我們未必是它的敵手，拿破崙說過一句 他認爲一個精明能幹的統帥，決不肯打無把握的仗，實情如此，我不願意美國捲入漩渦，問題在這裏，乍得加上了法國空軍的力量，聯合出擊，對方如果單是利比亞，它肯定打輸，反之，利比亞再加上了蘇聯，打輸的一邊又不是它而是法國乍得聯軍了，非洲的局勢太過微妙了，我自問沒有充份的把握去戰勝對方。」

胡谷想了一想，說道：「總統，我又想問你一句，以前你說過，必要時可以收買狂人卡菲達，這一步棋子現時是否仍然生效呢？」

「哦，這點很難說，我們沒有機會跟卡菲達商量的，可以說眼前的局勢有心無力。」

聽了這句話，胡谷微有所悟，當時他並沒有發表意見，走出了總統府之後，他突然把心一橫，立卽單獨乘搭普通航機趕到埃及去，決定去找上次他伴遊的朋友葛倫沙。

根本上美國所有部門的高官俱是如此，職位越高，俸祿越厚，工作越輕，原因是那一個部門有許多人分工合作，替他處理各種問題，胡谷亦非例外。

他抵達埃及，先行到古物店取回上次放在店内的血牙神像，借故跟店翁卡利交談，打聽葛倫沙的近況，分手之後，他按址拜訪葛倫沙。

葛倫沙見到胡谷後，很是高興，說：「我預料到你必然再來非洲探望我的，特別是你發生嚴重的困難，沒法解決，你既然來了，不管你眞的有些要緊事情找我抑或順路探望我，大家是老朋友，應該喝杯酒談談，我們到外邊找一間幽靜的酒吧談談吧。」

胡谷聽了，欣然點頭。

兩人在一間酒吧落座，一邊喝酒一邊談，胡谷笑了笑，擺出一副商人應有的悠閒姿態，緩緩的說：「葛兄，近年的商場不景，並非某一個大都市鬧不景氣，而是整個世界鬧不景氣，做甚麽生意都是蝕本居多，而我做的古玩生意，更加難做，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忽發奇想，很想做一宗大生意，既可協助別人，同時帮忙自己，有可能賺大錢，只就可惜我跟卡達菲總統

沒有半點交情，從未謀面，不知道從何說起。」

他故意用旁敲側擊的手法說出自己的心事，照他想，如果葛倫沙眞的是利比亞特務份子，一定搭得上，果然如此，葛倫沙聽了，笑嘻嘻的說：「胡兄，我不單是利比亞的商人，還跟利比亞總統卡達菲有些關係，可以說是他的遠親，此外，關於神廟方面的事情，我懂得很多，有時卡總統單獨召見我，你有甚麽計劃，不妨說出來。」

胡谷毅然說：「不，我的發財大計只能够單獨跟卡總統見面交談，你可否安排一個約會，使我見見他呢？如果這一宗交易成功的話，我賺大錢，你會有十份之二的利益。」

「眞的嗎？這樣再好也沒有了，不過，你要單獨見他，即使他肯去赴約，那個約會也是很秘密的，你們在甚麽地方晤談呢？」

「你剛才提及神廟，照我看，在利比亞任何一間神廟約晤，比較好些，你的意見怎樣？」

「好，我一定替你辦妥這件事。」葛倫沙說。

兩天之後，葛倫沙打電話到埃及開羅的酒店找他，低聲說：「你想找的人已經答應跟你見面了，我們立刻搭航機去的黎波里 機場見！」

蘇聯兩種戰機先後爆炸

「的黎波里」是利比亞的首都，胡葛兩人乘坐航機從開羅機場起飛，走出的黎波里機場，早有專車恭候，胡谷單人匹馬，直闖虎穴，坐在車廂之內，沒有開口，抵達一座神廟，葛倫沙先行向高僧交談幾句，一起走入內進，按動機關，走到機密室，在地窖之下，相當整潔，出乎意外的卡達菲總統已經在座。

經過介紹之後，葛倫沙招呼胡谷落座，先行告退，卡達菲向對方打量了一眼，說：「保密局長很有風度，智勇雙全，名不虛傳。」

胡谷說：「卡總統，我們兩個人俱是有些困難的，可以說是自尋煩惱，閒話不多說了，還是談論一些正經的事吧，我之所以自尋煩惱，因爲我看穿你的魔術表演，用木頭砌成戰車，擴大宣傳，以爲炸毀它就可以使美國在宣傳方面佔上風，却又不想捲入漩渦，故此透過乍得的法國空軍統帥張伯倫上校帮忙，把美國戰機塗改做法國戰機，那一場仗慘敗，還不要緊，更加要命的是因此而觸怒你或者觸怒蘇聯當局，派出了鶴形戰機襲擊乍得機場，令到法國戰機全部粉碎，張伯倫上校陣亡，雖然列根總統沒有責備我，我問心有愧，故此遠道而來，跟你商量大計，如果你的處境也是有點不妙，不妨合作，反之，你不是自討苦吃，算是我猜錯了，那就別再談下去。」

卡達菲說：「胡局長，你怎樣覺得我自討苦吃呢？」

「很簡單，伊朗的教主高米尼長期受蘇聯控制，打到國弱民疲，看來兩伊的戰局打一百年也沒有結果，只好一天天的打下去，照形勢看，蘇聯渴望利比亞跟乍得打得十分燦爛，用以牽制西方民主國家，你已經懂得形勢不妙，却又沒法擺脫北極熊的威脅，是也不是呢？」

「是的，你猜對了，請你指敎我應該怎樣做，坦白點說，鶴形戰機夜襲乍得機場，事前我毫不知情，很明顯的蘇聯企圖美國捲入漩渦。」

「是的，你看得比我更加清楚，佩服之至，蘇聯希望你跟美國以及法國火併，必然令到利比亞各大城市全部炸毀，僅有的石油礦也被毀滅，反之，你放棄了投靠蘇聯，保持中立，跟埃及的態度相同，美國必然協助你復興，無限制送給你足够的糧食，兼且撥欵一百億美元給利比亞，你意下如何？」

「眞的嗎？我一口答應你！現時你需要我怎樣協助你呢？」

「製造一個假局把蘇聯的鶴形戰機誘出來！」

兩人有說有笑，跟着舉杯相慶，胡谷半醉然後走出來。

雖然胡谷此行並非在事前得到列根總統同意，可是，他在事後報告，列根總統由衷的稱讚他，决心依計行事。

那是另外一次的偷襲了，美國戰機在夜間飛到利比亞一處比較隱蔽的地點，找到地面停放的木頭戰車，先行投下照明彈，然後投巨型炸彈去毀滅它，並且拍照兼拍小電影，十分順利。

地面的炮火只是射到空中三千呎，沒法擊中它，故此那些美國戰機是很安全的，這個假局安排得很好，照卡菲達的看法，蘇聯的秘密武器一定出現，果然不出所料，巨型的鶴形戰機從天而降，它眞的出現了，它並非直接襲擊美國戰機，而是從它的腹部噴出一架小機出擊，那一架小機形如蝙蝠，十分靈活，有三個噴射口分別噴出激光，尾部另有很闊的噴火推進器噴出火光，使它推進。

它這種變化是秘密中的秘密，卡達菲也不知情，故此胡谷沒有在事前向列根總統稟告，到了緊要關頭，美國戰機的機師才知情，當然是屈居下風了。

凡是激光相鬥，有如劍光一樣，它可以在空中纒鬥，有如劍客比劍，對方有三條激光電射出來，美國戰機只有一條激光，一經碰撞，便分勝負，蝙蝠型戰機只用中間的一條激光頂住對方發射的激光，左右兩邊的激光殺到，美國戰機立刻被它擊中，整架戰機爆炸，機師化作飛灰。

先後有四架戰機毀滅，主持那一場空戰的美國空軍少將雷勃拿，發覺情形不對，立刻全面撤退。

此行的美國戰機有二十四架，雖然它已經被擊落了四架，剩下來的戰機仍然可以逃生。

可是，蝙蝠戰機啣尾窮追，它的速度較爲優異，轉瞬之間，又有另外三架美國戰機被擊落。

假如美國空軍仍是撤退，勢必逐架被擊落，雷勃拿少將把心一橫，下令所有戰機保持相當大的距離，擺成漁翁撒網陣勢，誘對方的蝙蝠戰機闖入，把它包圍，合力出擊。

（以下轉入第壹二九頁）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童千鈞來找「清遠鏢局」，希望在鏢局中找份工作混飯吃，沒想到一來到，就和鏢局的手下動起手來，鏢局的人打不過他，只得帶他到鏢局中去，鏢局的易總鏢頭不在，副總鏢頭史翠蘭出迎，當她聽說關外師兄季保蔭被他殺死時；直恨着史翠蘭牙癢癢，也不管童千鈞所來何意，迅卽出手，童千鈞不想傷及無辜，轉身逃去，恰巧易天行回來，易天行不放童千鈞走，要鎖他在門口示衆，童千鈞答應了……天外一霸和冀東三兇糾衆洗刼清遠鏢局，鏢局中人死傷無數，童千鈞掙開鐵鍊，擊殺兇徒，使重傷的易天行看得不由一呆……

犧牲自我　殲殺强徒

鐵拳俠（下）

新派俠情故事／黃蜂·文　可飛·圖





佟明魂不叫，冀東三兇中的大兇六煞計獨，二兇粉煞伊眉，早已一步一步在接近童千鈞。

等到佟明魂一叫，二兇粉煞伊眉，倏地向前欺來。他手中的兵刃，乃是一根極細的尖針。

那尖針約有兩丈長，握在手中，時硬時軟。他一走向前來，尖針便巳疾刺而出。那針十分之細，在向前刺出之時，連一點聲响也沒有。

而這種細針，極其歹毒，專攻人要害，此際，伊眉的那一針，便是攻向了童千鈞的「靈台穴」的。

伊眉向前攻來，童千鈞看不到，但是，在童千鈞對面的佟明魂，却是看得到的，他心中大喜，連忙身形一閃，在電光石火之間，向後連退了兩步。

也就在此際，易天行也看出了童千鈞身在危境之中，他聲嘶力竭，在叫道：「童大俠小心！」

就在易天行出聲一叫時，童千鈞左拳巳然反擊而出，他手臂長，出拳又快，就在伊眉手中的尖針，離他背後，只不過兩寸間，他那反手一拳，巳「砰」地一聲，擊在伊眉的右臂彎之上。

只聽得「喀」地一聲响，伊眉的臂骨，立時斷折，他臂骨一斷，手臂的前半截，便軟垂了下來，自然再也不能刺中童千鈞，而童千鈞右手大砍刀一掄，繞着他自己的身子，掄了一個圓圈，「颼」地一聲，刀鋒過處，將伊眉的雙腿，一起斫下，童千鈞連停都不停，一步跨而前去。

當他一出再跨向前去之際，他的刀也巳揚起，仍然一刀，由上直下，向佟明魂砍了下來。

這其間的經過，當眞是疾逾電光石火，大兇天煞計獨，雖然是窮兇極惡之人，但是，眼看着二兇伊眉，只不過比自己攻早了一步，便落得如此的下場，也不禁呆若木鷄，冷汗直淋，如何還敢再動手？

而當童千鈞再度掄起大砍刀砍下來之際，佟明魂的情形，却是一點也沒有改善，仍然和剛才一樣，他只好再向後退了一步，而那一步，他巳退到了牆前，再想要後退，也是在所不能了。

但是，童千鈞却並不停手，大刀又再度向下砍。

佟明魂退無可退，他知明對方的大刀下落之勢，極其沉猛，但是在那樣的情形之下，他也只好怪叫一聲，交叉揚起七首，向上格擋上去。

只聽得「錚」地一聲响，他那兩柄七首，居然將童千鈞的大砍刀，凌空架住，但是，童千鈞手中的刀，却在一寸一寸、向下沉了下去。

佟明魂額上的青筋，根根綻起，汗水如雨而下，奮力抵禦。但是，他的手臂，却在不斷地向下縮，終於，童千鈞的刀光，巳經離他的頭頂，只有寸許了。

佟明魂自知，對方的刀尖，只要再向下沉下兩三寸，他的腦袋，一定要被齊中劈了開來了。

他急得心胆俱寒，喘着氣，道：「朋友，高抬貴手！」

童千鈞喝道：「放下你的七首！」

佟明魂手中的七首，是硬生生地將童千鈞的大刀架住，使他的大刀不能向下砍來的，此際，童千鈞却令他拋棄手中的七首，佟明魂不禁大驚失色。

他雖然是黑道上一等的高手，但是面臨生死的大關之際，他也不禁聲音發起顫來，說道：「你……那你是决心取我性命的了？」

童千鈞道：「我叫你放下七首，只是不想殺傷你的！」

在他們說話間，童千鈞的大砍刀，仍

然在向下壓着，又壓下了寸許，佟明魂心知自己若不肯棄去七首，也捱不了多久，聽對方的話，反倒是棄了七首，還可能有幾分的僥倖，是以，他突然一鬆手。

他雙手一鬆，「噹噹」兩聲响，那兩柄七首，便巳那落到了地上，而被他用盡氣力架住的那柄大砍刀，也倏地向下，沉了下來，佟明魂在那一剎間，閉住了眼，只當自己是死定了，可是，大砍刀在向下一沉間，童千鈞手腕略翻，刀身巳翻得了打横。

是以，向佟明魂頭頂上壓了下來時，不是刀鋒，而是刀身。

佟明魂感到頭頂上一股重壓，再睜開眼來時，才知自己是在鬼門關上之前轉了一轉，並未曾身死！

他喘着氣，童千鈞巳道：「佟明魂，你走了以後，還來不來？」

佟明魂苦笑着道：「若是再來，便是豬狗。」

童千鈞又緩緩地道：「你們傷了清遠鏢局這許多人，本不該饒你們——」

童千鈞的話還沒有講完，易天行巳經喘着氣，叫了起來，道：「別饒他們，童俠士，不能放過他們！」

童千鈞長嘆了一聲，四面看了一下，當他的眼光，在那些强徒的身上掃過之際，那些人都不禁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戰。

童千鈞又緩緩地說道：「易總鏢頭，他們也沒有佔了什麽便宜，死的死，傷的傷，唉！」

易天行還掙扎着想要說什麽，可是，他的身上有了好幾處傷，實在難以再支持下去了，他手臂一揚，話還未曾說出來，身子向前一栽，便巳跌倒在地上。

童千鈞皺了皺眉，又轉回過頭來，道：「佟明魂，你將史鏢頭他們一行人，怎麽樣了？」

佟明魂面上神色，青白不定道：「他們……他們中了伏，死傷過半，但是，還有七八個人，被綁住了，在離縣城不遠處的一個破廟之中。」

童千鈞揚聲叫道：「清遠鏢局，還有人在麽？快出來！」

他大聲叫了幾聲，才見有七八個鏢頭，從內院中走了出來，這七八個鏢頭，有的帶傷，有的滿面全是塵埃蛛絲，想是剛才佟明魂帶着强徒衝進來時，他們不知躲在什麽地方，不敢應敵。

這七八個鏢頭，來到了大廳之上，看到了大廳上的情形，精神不禁一振，有兩個搶到了易天行身邊，將易天行扶了起來，其餘的人，則用奇訝的眼光，望定了童千鈞，易天行道：「你們……快出縣城去，史鏢頭他們，在城外的破廟之中。」

那七八個鏢頭答應着，便向外奔了出去，不一會，便聽到蹄聲得得，想是他們巳出城去了。

童千鈞手中的大砍刀，仍然壓在佟明魂的頭頂上。

佟明魂不敢動，那六七個强徒，也是面色青白，呆立着，不知如何才好，童千鈞沉聲道：「你們自己，找繩子將自己綁起來，聽到沒有。」

佟明魂駭然道：「朋友！這……却是爲了什麽？」童千鈞道：「你們糾衆行兇

，其罪難逃，我不殺你們，但是官法難逃，自然要將你們送官究治。」

那些人，連佟明魂在內，一聽得童千鈞那樣說法，不禁皆面無人色。需知他們全是出了名的江洋大盜。隣近幾個官府，不知下了多少海捕文書，畫形圖影，在追緝他們，一到官府，便性命難保！

佟明魂勉強苦笑着，道：「**朋友**，這未免過份些吧。」

童千鈞「哼」地一聲道：「殺人搶掠，罪不可恕，怎叫過份？總不成清遠鏢局的人，會白死了！」

佟明魂面色鐵青，但是如今那樣的情形下，他根本沒有反抗的餘地。是以只好悶哼一聲，道：「你們各人，聽他的吩咐，全將人綁了！」

那六七個匪徒面面相覷。但既然是佟明魂這樣吩咐了下來，他們也是無可奈何，其中有兩個人，一面答應着，一面突然轉了身，向鏢局之外撲去。

可是，他們才一向前竄出，童千鈞抬起脚來，便向脚邊的一具屍體踢去。那屍體被童千鈞一脚踢起，向前疾飛而出。砰地一聲，撞在那兩人身上。

其中一人的頭顱，還恰好和那死人的頭撞在一起，還聽得頭骨迸裂之聲，那人的頭頂，被撞得凹下了一大塊，身子軟了下來，眼看活不成了，另一人被撞在臂上，重重向前仆跌了出去。

他一跌下，面門正好撞在門檻上，撞得他滿面是血，倒在地上呻吟，再也難以站得起來。

這些強徒，誰又甘心自己綁縛，聽憑鏢局將他們送到官府去究辦？是以人人無不想逃走。那兩個人，只不過是先走了一步而已。可是，那兩人却連鏢局的門口都未曾出，便已然一死一傷！

還有幾個人，看到了童千鈞那樣神威，如何還敢動？

童千鈞再是一聲大喝，這幾個人、連忙各自抽下腰帶，你縛我，我縛你，都綁了起來。

這時，內院中又有幾個鏢頭，走了出來，童千鈞命他們將佟明魂也綁了起來，這才道：「快去報知官府！」

大廳中的人，不是面無人色，便是倒在血泊之中，只有童千鈞一個人，神威凜凜地站着。

是以，童千鈞一說話，自有一股叫人不能不從的氣概。兩個鏢局中的趟子手，答應着便得向外走去，但他們還未出門，易天行便叫道：「且慢！」

兩個趟子手聽得是總鏢頭的叫聲，自然停了下來。

易天行以刀支着地，慢慢向童千鈞走了過來，他身子搖晃着，隨時可以跌倒，但是，他還是支撐着，來到了童千鈞的面前，道：「童俠士！我有幾句說話。」

童千鈞呆了一呆道：「易總鏢頭，有甚麼指教？」

易天行苦笑着道：「童俠士，清遠鏢局栽啦！」

易天行在說那句話的時候，語音極具凄苦。令人聽了，心頭也有一股重壓，說不出來的不舒服。

童千鈞沉聲道：「易總鏢頭，你雖然受了傷，但可以調養得好。史鏢頭也快回來了，鏢局中的財物又未失去，雖然折了不少兄弟，但是佟明魂處心積慮，一無所獲。清遠鏢局却可以威名遠播！」

童千鈞雖說是在安慰着易天行，但是所說的，却也是實情。不料易天行一聽，「嘿嘿」苦笑了起來，道：「童俠士，威名遠播的是你，不是清遠鏢局！」

童千鈞呆了一呆，但是在剎那之間，他還是明白了易天行的意思。而當他明白了易天行的意思之後，他實在不知道該說些甚麼才好。只是站着了發呆！易天行繼續道：「童俠士，你殺了那麼多人，立時聲名會不脛而走，成爲了大英雄、大俠士了！」

童千鈞苦笑了一下，道：「天下哪有以殺人成名的英雄？就算眞有那樣的英雄，不提也罷！」

易天行倒像根本未曾聽到童千鈞的話一樣，只是有顧自地道：「清遠鏢局是你救的，以後，江湖上人人祇知有你，誰還會將清遠鏢局放在心上。」

童千鈞又呆了一呆，道：「在下生性淡泊，除了好管閒事之外，名利倒淡薄得很。決不會將這件事，到處去宣揚的，易總鏢頭請放心就是。」

童千鈞在說那幾句話時，他的心頭實在沉重之極！

他剛才闖進大廳來，面對着那麼多聲勢洶洶的匪徒之際，他豈有必勝的把握？他也是冒着性命危險來相搏的，當其時，他何曾想到自己會因此而成爲大英雄？他只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而已。

然而，當他制服了佟明魂一千人之後，易天行不是對他感激零涕，担心的，却只是清遠鏢局的名頭，被他蓋了過去，從此難以在江湖上立足。

童千鈞的心中，思潮洶湧，但是他的話音却還是十分平淡。在他想來，他既然已那樣說了，易天行一定該滿足了。

但是易天行還是搖着頭，道：「童俠士，我——」

他講到這裏，身子突然一晃向前直跌了下來。

他就在童千鈞的身前，他一跌，童千鈞自然伸手去扶他。可是，就在童千鈞伸手去扶他之際，他的身子，陡地一挺，手中的刀，疾揚了起來，直搠向童千鈞的腰際，那一刀來勢，極其兇狠。

童千鈞陡地一呆，刀尖已經搠進了他的腰際寸許！

在那電光石火的一剎間，童千鈞簡直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但是他的腰際一陣劇痛，他身子便自然而然，向前一俯，而在一俯之際，他已經一拳向前打出，那一拳，正打在易天行的胸口上！

「蓬」地一聲響，易天行的身子，向外直跌了出去。

他的身子，撞在一根大柱上。他口中的鮮血狂噴，跌了下來。他口唇抖動着，看來像是想講些甚麼。

但是，只不過在他的喉間發出了一陣「咯咯」聲，接着，便甚麼聲音也沒有。他已死去了。

童千鈞用力按着腰際的傷口，鮮血自他的指縫中迸出。

在那剎間，童千鈞只覺得眼前金星亂冒。他腰際的劇痛，令得他的身子，不由自主彎了下來，但眼前一片模糊，幾乎甚麼也看不到。而在那時，佟明魂等幾個人，已一齊向外逃了出去。童千鈞掩住傷口的手上，迅速地染滿了鮮血。濃稠的鮮血，還在大滴大滴地落下來、落在地上的青磚上，洒了開來，又被青磚吸進去。

他想直起身來，可是那痛是實在太劇烈了。令得他不能直起身子來。但所能做到的，只是勉力維持着身子不再跌倒。

一直到門外又響起了一陣馬蹄聲，童千鈞的神智，才從極度的昏亂中，清醒了些，他勉力直起身子來。

他一直起了身子，就看到倒斃在地上的易天行。

在那一剎間，他簡直無法回憶起一切究竟是如何發生的，無法想起易天行是爲甚麼會死的。

他只是記得自己是如何拚命拾起了那柄利斧，如何用力砍斷了鐵鍊，如何闖了進來，重創匪徒　趕走了佟明魂。他也記得易天行聲聲呼他爲「童俠士」。可是，接下來的事，究竟是在甚麼情形下發生的呢？

他想不起爲甚麼自己替清遠鏢局解了大危，却還會有那樣的結果，鏢局的大堂中，燭火十分明亮，越來越近的馬蹄聲，也令得他的心中，格外煩亂。在燭火的照映下，地上的鮮血　看來格外地紅。

而被佟明魂帶來的人，自內堂中搶掠出來的珠寶，有的還在箱中，有的散亂在地上，到處都是，有的還跌在血泊之中。一個強盜仆倒在地上。但是他的手中，還抓着一錠黃澄澄的金子。

金銀寶石，在燭光下閃閃生光。因爲腰際極度的疼痛，童千鈞又慢慢地彎下身腰，而當他漸漸彎下腰去之時，他的視綫，也變得越來越模糊。

金珠寶貝的光輝，在他的眼前，幻成了一圈又一圈，各種色彩的光芒，他緊緊咬着唇，忍受着。

馬蹄聲傳到最近時，像是有數十柄鐵鎚，一起向他頭頂上敲下來一樣，馬蹄聲突然停止了。

在馬蹄突然停止之際，童千鈞又陡地抬起頭來。

他看到人影閃動，火火騰躍，一個一個人，掠進了大堂來。走在最前面的一個，正是史翠蘭。

史翠蘭的面色鐵青，頭髮散亂。在她的手中，居然還仍提着那一對判官筆。在她的身後，跟着十七八個鏢頭，每一個人的臉色，都極其難看。

童千鈞慢慢挺直身子，當他的身子挺直之際，他腰際的傷口，鮮血流得更多，也更加劇痛。

他終於站直了身子。

史翠蘭是直衝了進來的，但是她一進了大廳，便突然停了下來，她的視綫，凝止在易天行的屍體上。她的臉色變得更加鐵青，看來簡直不像是個活人。

她一步一步向前走來，走向易天行的屍體，等到她來到了屍體邊上時，她才一字一頓地問道：「是誰殺了總鏢頭？」

她的聲音極其尖利，尖利得使童千鈞幾乎要掩住雙手。但是，童千鈞却仍然僵立着，一動不動。

大廳中有幾個鏢頭，當易天行突然在童千鈞的身前，向外躍出來，跌倒在地上之後，一直只是呆若木鷄地站着。直到此際，史翠蘭一問，他們才從極度的驚駭之中，醒了過來，道：「是他！」

當他們那樣說的時候，他們一齊伸手指向童千鈞！

童千鈞的身子挺得更直。史翠蘭霍地轉過身來，自她的雙目之中，噴出憤怒之極的神色來。

童千鈞口唇嗡動着，正要向史翠蘭解釋幾句。

但是，他却一點聲音也未曾發出來。在那一剎間，他已完全記起了易天行死前所說過的話！

那也使他明白，這時候，不論他說甚麼，都是不會有用處的了，史翠蘭決不會放過他的！

他喋血除奸，苦戰得勝，趕走了佟明魂，保全了清遠鏢局的財產，易天行尚且不放過他，何況這時，易天行是死在他的手下的，他解釋又有何用？

他仍然挺立着。史翠蘭慢慢地向他，追近了一步。然後，亦聽得史翠蘭發出了一下只有野獸才能發出的呼叫聲。手中的判官筆突然翻了起來。「颼」地一聲響，便已向童千鈞的咽喉，疾刺而至！

史翠蘭進了大堂之後，她的動作都極其緩慢。

可是此際，那判官筆的一刺，去勢却是凌厲之極！

童千鈞也發出了一下悶吼聲來，他那一下悶吼聲，聽起來也不像是人聲。而只是像跌進了陷阱之中，而且，已受了傷的野獸，才會發出那樣駭人的，絕望的聲音來。

隨着那一下悶吼聲，他身形疾轉，陡地向旁一側！「嗤」地一聲響，史翠蘭手中的判官筆，在他的身邊掠了過去。史翠蘭向前衝出來的勢子實在太勁疾。是以一筆刺空，勢子收不住，人仍然向前疾衝了出去。

而童千鈞那一閃，閃得十分及時。但是，當他避開了史翠蘭的一擊之後，他却再也站不穩了。

他的身子，突然向前仆跌了下去。他的心中恨到了極點。恨沒有人能够明白他的心意。他重重地一拳，擊向地上。只聽得「噗」地一聲響。他的拳頭，幾乎陷進了地上所舖的大塊青磚之中！

他打出那一拳時，只是因爲他的心中，實在太憤恨難平了。他却沒有料到，一拳打下去。那一拳的反震之力，將他的身子，震得向上直彈了起來！

他剛一彈起，史翠蘭也已倏地轉過身來。判官筆已向童千鈞的後心，刺了過來。童千鈞猛地一扭身，又是「呼」地一拳，向前直打了出去。

在他打出那一拳之際，他根本看不清甚麼了！

腰際的劇痛，像是有一塊燒紅了的鐵，不斷地在炙烙着他。那種難以忍受的疼痛，使他得額上的汗珠，比豆還大。向下滴了下來，遮住了他的視綫。

但是，他還是可以看到自己向前打出去的那拳頭。

那是一隻握得極緊，指節骨根根隆起的拳頭。這隻拳頭，曾打了不知多少不平。但是現在，他却是爲自己的生命，在作幾乎沒有希望的掙扎！

他一拳打出，只聽得「錚」地一聲响，正打在史翠蘭的那一支判官筆上。史翠蘭只覺得虎口一熱，五指不由自主一鬆，判官筆已脫手向上飛起。

史翠蘭騰地向後，退了一步。童千鈞的第二拳，又已打到。史翠蘭身形一側，尖叫道：「你們全在幹什麽？」

童千鈞遙聞史翠蘭所說，那時，他只想到一點！如果再不走，那一定會死在清遠鏢局的大堂中了！

是以，他一看到前面已沒有人攔阻了去路，他又是一聲怪叫，身子向外直撞了出去。當他向外撞去之際，他依稀感到有兩個人撲了上來。

那兩個人和他迅速接近。童千鈞已只會逃，不能還手。他只覺得當自己和那二人接得最近時，肩頭上和大腿上，又是一陣劇痛。但是，他仍然向外衝了出去。是以他的身子，撞在那兩個人的身上。

「砰砰」二聲响，那兩個鏢頭被他撞得向外直飛了出去，而他也已經衝出了大堂的門口。

他一出門口，一股夜風迎面吹來，令得他精神一振。

他衝出來的勢子實在太驚人了，以致停在大堂之前的十幾匹駿馬，也一起驚嘶了起來。

童千鈞抓住了白馬的馬鬃，身子騰空而起。

他才一上了馬背，只聽得「吁」地一聲响。一柄長劍，自門中直飛了出來，插在馬頸上。

那馬兒的身子立時向下倒去，童千鈞也滾跌在地。但童千鈞立時向前爬着，又爬到另一匹馬前。那馬抬蹄向童千鈞踢來。童千鈞抱住了馬蹄。身子一挺，再度抓住了馬鬃，又翻上了馬背。

他伏在馬背上，用力一脚向馬腹踢去，那馬兒受了痛，四蹄揚起，向前直奔了出去。

等到童千鈞奔出去時，史翠蘭趕了出來。她怪叫了一聲，道：「留十個人在局裏收拾。其他的人全跟我來，這厮傷得十分重，走不遠的！」

她飛身上馬。跟在她後面的，有六七個人，他們乘馬向前奔出之際，還可以聽到童千鈞的馬兒，在前面疾馳時發出的聲音。但當他們也策馬飛馳之際，他們的馬蹄兒便將童千鈞的馬蹄聲蓋了過去。

童千鈞却聽到了後面傳來的，雷霆也似的蹄聲。他知道史翠蘭已在後面，率衆追上來了。

他絕不能給人追上，絕不能，一追上，他就活不成了。他拚命地踢着馬腹。他身上的幾處傷口，痛得他要緊緊地咬住了牙關，才能抵受。

他終於奔出了街頭，奔到了荒野。那地方，離城牆已經不遠了，他也再也沒有能力策馬前進了。他身子越滑越側。終於，自馬背上跌了下來。

馬兒仍然向前奔着。童千鈞在地上滾着，滾到了一個小土丘的旁邊，他向小土丘爬去。

他爬進了小土丘內的灌木叢中，他仍然向前爬着。灌木的短枝，勾刮着他的傷口，痛得他大口大口地喘氣。他終於翻過了小土丘向下直滾了下去。

他跌進草叢之中，已經枯黃的野草，將他全身都裹住，他睁開了眼，秋夜明亮的星星在閃耀着。

他雙手握着拳，拳在地上撐着，想要撐起身子來。

但是每當他動一動，他身上的劇痛，就令得他冷汗直冒。他終於只好伏在地上，他喘着氣，他聽到那一陣馬蹄聲，在漸漸地向遠去，越來越遠了。

他略鬆了一口氣，史翠蘭已走遠了，找不到他了。

他低頭，就着星月微光，看着他自己身上的創口，他苦笑着。他渡過了文安窪，只盼能在清遠鏢局中謀一份職，那怕是人家不着重他的武功。他做一個趟子手，也是心甘情願，可以默然忍受的。

然而現在，他却是全身浴血，倒在這裏！

他慢慢地運着氣，運了足有小半個時辰，他才慢慢地站了起來。他看到前面不遠處有一間泥屋。

這時，他沒有別的希望，只希望自己能够捱得到那小泥屋中，他如果能得到休息，那就可以慢慢地養傷了，他不需要人來照料他，他已經習慣了！

他在地上拾起了一枝枯枝，支撐着，慢慢向前走去。那小屋看來，只有三五十步遠近而已。

但是，雖然只有三五十步，却像是永遠走不到一樣！

他每向前走出一步，那間泥屋就像是不斷在他的眼前晃動一樣。當他來到近前，看到那間泥屋之中，有燈光透出來時，他已沒有了考慮的餘地了！

他來到了門前，身子向前一撲，「砰」地撞開了門，他人也跌了進去。他仆倒在地上，臉貼在清涼的磚面上。一動也不能動，只是喘着氣。

當他伏在地上的時候，他看不到屋中的任何情形，但是，由於他的臉貼在地上，他的耳朵，也緊貼着地面，他却可以聽，有脚步聲在向他傳來。

他聽得出，向他走來的，不止一個人。而且，他還聽到了椅子移動的聲音。那幾個向他走來的人，本來自然都是坐在椅子上。見他撞開門，跌了進來，才離開了椅子，向他走了過來。

他仍然伏在地上，他已連最後的一分氣力也用盡了！

他看不到向他走過來的是什麽人，但是，他却迅速地看到，在他的面前，出現了兩隻脚。那是已經有一個人，站在他的面前，那兩隻脚上，穿着鹿皮靴子，而在靴子上，全是斑駁的血漬。

那些血漬，有的已經凝成了褐色的斑塊。但是有的，却還未曾凝透。還是刺目的鮮紅色。

童千鈞一看到那樣的情形，心便陡地向下沉了一沉。

如果這時，他還有多少氣力的話，他一定一躍而起了。但是，他却一點力道也沒有、所以他只好伏着。接着，童千鈞便聽得有人問道：「這傢伙是誰？」

在童千鈞面前的一雙脚，右脚向上一挑，踢在童千鈞的身上。將童千鈞的身子，向上翻了一翻，變得臉兒向上。童千鈞已然可以看到，在他身邊的是四個人。

當他看到他身邊是四個人時，那四個人自然也看到了他。只見那四個人的臉上，都現出極其駭然的神色來。一起向後退了開去，但立時又圍了上來。

童千鈞的視綫仍然很模糊。然後，當那四個人，重又來到他的身邊，而且俯下身來看他之際，他却也看到了離得他最近的那一張臉，是佟明魂。

佟明魂臉上，開始時還有着幾分訝異的神色。但是，他的雙眼之中，却已有閃閃的兇光現了出來。他的嘴角開始牽動，現出了一個獰笑來。

他立時站直了身子，伸脚踏在童千鈞的胸口上，來回地搓動着。童千鈞的身子十分這時、但這時，他却無力反抗，身子隨着搓動而左右地搖擺着。

佟明魂後退了一步，發出了一陣難聽之極的笑聲來。

他抬起了頭，道，「眞是巧事啊，各位！」

另外三四個人一齊應聲道。「這是怎麽一回事啊？」

佟明魂笑道：「他受了傷，你們看不出來麽？」

有人答應：「自然看得出了，可是他……他武功十分高，却又是什麽人傷了他的？眞是奇怪！」

童千鈞睁大了眼睛。他看到佟明魂突然皺起了雙眉。接着，他便聽得佟明魂發出了一下歡嘯道：「各位，我們現在，最好去做什麽事，你們可曾想到？」

屋子中靜了下來。並沒有人回答佟明魂的問題。

佟明魂却立時道。「我們現在，再到清遠鏢局去！」

童千鈞躺在地上，並沒有什麽人向他攻擊了。但是，他的心口却像是有一柄利劍直刺了下來一樣！

佟明魂眞是黑道上一等一的高手。若是換了別人，剛從清遠鏢局中慘敗逃出來，是再也不會想到回去的。可是，他却立時想到再回到清遠鏢局去！

如果他回到清遠鏢局，易天行已死，史翠蘭在率衆搜尋童千鈞，鏢局中只有幾個鏢頭 再也不提防他會捲土重來，他是一定可以順利得手的了！

童千鈞想到了這一點，心中的難過，實是無與比擬！

佟明魂一聲長笑，右脚已然抬了起來，「砰」地一脚，踢在童千鈞的腰際。那一脚，正踢中在他被易天行一刀刺中的傷口上。疼得童千鈞的眼前，一陣發黑，身子向上飛了起來，又撞在一張桌子上。

他已不能感到身子撞到了桌子上的痛楚。因爲，他腰際中了一脚之後，便已痛得昏了過去。

他長大的身軀，壓向那張桌子，「砰」地一聲响，將那張桌子，壓坍了一半，他人又骨碌碌地滾了下來，跌在地上，立時有人問道。「他死了麽？」

佟明魂一聲冷笑，道：「自然不會。但是他一時間也醒不了，我保留着他，慢慢來消遣！」

有人遲疑地問道：「剛才佟大哥說再到……」

佟明魂道：「自然，本來我們已經得手了，全是這王八蛋來生事，才落敗而走的，現在他也受了傷，鏢局中人非死則傷，我們還不去揀這些便宜？」

他一面說，一面向外疾掠了出去。屋中的四五個人，也忙跟在他的後面，一起衝了出去。

童千鈞躺在地上，他身上的幾處傷口，仍向外淌着血，他像是一個死人一樣，只有從他胸口的起伏來看，才可以看出他未曾死，只是昏了過去。

他也不知過了多久，才悠悠醒了過來，他看到了一團搖曳的，昏黃色的光芒，那是柱上的一盞油燈。接着，他又看到了在他身邊，一張被壓坍的桌子。

他也立即想起了他自己是在什麽地方了！佟明魂等人還沒有回來。佟明魂是在他踢死易天行，而他也受傷之際，倉皇逃出了清遠鏢局的。

當時，童千鈞因爲傷口的劇痛，並不知道他們一共逃脫了多少人。但是他們當時，全都被綁住了雙手。自己能够逃脫，已然不易。自然再不能救受了重傷的人了。剛才童千鈞只看到大煞計獨。

由此可知，施嬌嬌和伊眉仍在清遠鏢局。自然，他們也早已死在清遠鏢局的鏢頭之手了。

可是，只佟明魂一人，清遠鏢局便不是敵手了。

童千鈞睁大了眼，他看到一隻灰黃色的飛蛾，在繞着燈火飛撲着，他只想站起來離開了這屋子。

他知道，佟明魂在得手之後，還會趕回來對付他，他必需在佟明魂趕回來之前，離開這裏。

他勉力支持着，他用的力道是如此之甚，以致他全身骨骼，都發出了一陣「格格」的聲响來。

而他的下唇，因爲他自己的緊咬，而在隱隱出血。可是，他仍然沒有力道撐起身子來。他只能慢慢抬起頭來。而當他的頭，抬高了尺許之後，他全身的力道，都用盡了，他突然一撞，頭重重地撞在地上，又昏了過去。

當他再度醒來之際，他的耳際，只聽得一陣又一陣「刷刷刷」、「刷刷刷」的聲响，他無法知道那是什麽聲响，他只覺得身上每一處地方，都傳來火炙一樣難忍的痛楚。他幾乎要號叫了起來。因爲那痛入骨髓的奇痛，實在太難忍了！

但是，他仍然強忍着，未曾出聲，他慢慢地睁開眼來。

他的眼瞼，一定被鮮血凝住了，是以要睁開來，也變得十分困難。當他終於睁開眼來時，他立時知道那一陣「刷刷刷」的聲响是什麽了。

他們看到的，是一片已然枯黃的蘆草，和不斷搖曳着的，銀白色的蘆花，也是在文安窪之中。

他身在一艘船。那船上還有五六十人．都用竹竿在撐着船。他也看到，佟明魂坐在船頭上。

船上有很多箱籠。佟明魂正坐在其中的一隻箱子之前，伸手進去，將一串一串的珍珠，從箱中撈起來，又順着他的指尖．向下滑了下去。

童千鈞立時閉上了眼睛，他已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

佟明魂已經得手了。

佟明魂不但搶了清遠鏢局，而且還來得及將他帶走！

現在，佟明魂正在遠走高飛，他已逃進了文安窪之中。三百里水連天，天連水的水窪子。他現在已是穩如泰山，再也不怕有人能找得到他的了。

童千鈞閉了眼睛一會，才又睜開了眼來。太陽正照在他的臉上。已經是中午時分了，童千鈞雖然身上疼痛極其難忍，但是，他却看到傷口的血已止了。

他慢慢地緊揑着拳頭，他不能做到別的，但是，却也有足夠的力量，一拳擊向船底，將船底擊穿。

那樣的話，水就會湧進來，船就會沉下水底去。

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可以和佟明魂、以及那幾個強徒同歸於盡。但是水窪底下，全是淤泥，他總可以使得佟明魂他們，得不到他們搶掠來的金銀。

這時，童千鈞全然未曾考慮到他自己的生死問題。

如果船沉了，那麼他當然活不成了。但是，他却一點也不在乎。因爲他知道，自己落在佟明魂的手中，將會遭到比死更可怕的折磨！

童千鈞慢慢地揚起拳，但是，他却並沒有擊下那一拳。他的手指，鬆了開來，又輕輕放下了來。

在那一刹間，他想到了清遠鏢局，也想到了只要他有一口氣在，就得設法對付佟明魂這帮强徒。而不是自己求一個快捷了當的死，就可以完事的。

船上沒有什麼人注意他，童千鈞又漸漸閉上眼，他看到船隻穿進濃密的蘆葦，一直向前撐着。

又過了半個時辰，他看到小船在漸漸接近一艘早已停泊在蘆葦中的大船。那幾個歹徒，伸出竹篙，搭住了大船的船舷，小船迅速地靠近去。

佟明魂站了起來，道：「好了，我們躲在這裏，誰也找不到我們。過得了三五個月，我們就可以離開文安窪，各自去快樂逍遙了。你們看，這許多金銀！」

那幾個歹徒興高采烈，抬着箱子，向大船上走去。

浴血明志　以表心迹

佟明魂來到了童千鈞的身邊，伸脚在童千鈞的太陽穴上，輕輕踢了一脚，喝道：「你也該醒了！」

童千鈞五指倏地一翻，向佟明魂的足踝疾抓而出。

可是這時，他身受重傷，動作總不免慢了許多，他手才揚起，佟明魂一縮脚，哈哈一笑，道：「好傢伙，居然還想和我動手？站起來！」

佟明魂一面說，一面身子一俯，拉住了童千鈞頸際的鐵鍊，用力向上一拉，將他們的身子直拉了起來。

童千鈞的頸際，一直帶着鐵鍊，當他被佟明魂那樣地扯起身子來之際，他只感到了一陣窒息。

佟明魂手臂一抖，道：「先請你到大船上去歇歇！」

他手臂一抖間，五指一鬆，童千鈞的身子，向上直飛了起來，重重地跌在大船的甲板之上。

童千鈞才一落在那甲板上，計獨說道：「除非答應由我殺他，不然我這就踏死他！」

佟明魂身形一晃，已上了船道：「計老大，我說放開他，難道我說的話，竟不算數了麽？」

計獨仍然怒道：「我們三人，有兩人死在他手——」計獨的話尚未曾講完，佟明魂突然揚手，五指如鈎，已向計獨的頭頂之上，疾抓了下來。

計獨一聲怪叫，頭向外側了一側，但是未能避開那一抓。他一隻手連忙抓住了佟明魂的手腕。想將佟明魂的手拉開去。但是佟明魂的五指，在漸漸收緊。只聽得格格連聲，鮮血自計獨的七竅之中，滲了出來。

計獨張大了口。他可能想講些什麼，但是鮮血自他的口中不斷湧現，他只在喉間發出了一陣「咕咕嚕嚕」的聲響，不消多久，便一點聲息也沒有了。

這時，還有四個歹徒，全都呆若木鷄．望着佟明魂。

佟明魂轉過頭來，在他的臉上，現出獰厲之極的神色來道：「你們全看到了沒有？這便是不聽我的話所得的結果。你們看得清楚一些！」

那四個歹徒一齊戰戰兢兢道：「看……看清楚了！」

佟明魂一聲冷笑，「砰」地一拳，擊在計獨的胸前。同時，右手五指一鬆，計獨的身子，飛出了船舷，「噗通」跌進了水中，水中冒起了一串水泡。計獨的身子．已向水底下直沉了下去。

在那一刹間，童千鈞的心中，不禁產生了一絲希望，因爲他已看出，另外一個歹徒，一定也活不成的了。因爲佟明魂一定要獨吞進一大批金銀的！

佟明魂的一隻脚，仍然踏在童千鈞的胸口。童千鈞只覺得心口發甜，氣血翻湧，一點力道也使不出來。他又聽得佟明魂吩咐道：「拿浸了油的牛筋來！」

那四個強徒立時答應着，爭先恐後，奔進了船艙去。

童千鈞這時候，已經半昏迷狀態之中，全然不知道接下來又會發生了什麼事。他只覺得身子被提了起來、手腕和足踝上，好像傳來了一陣劇痛。

但是，那種感覺，對童千鈞而言，却全像是十分遙遠一樣。他感到自己似乎在半空之中飄飄蕩蕩。終於，什麼也不知道。而等到又有了知覺之際，他感到了一股涼意，他慢慢地睜開眼來。

在月色下，蘆花映起一片白。天色又黑了，他還在文安窪，哪裏也不會有那麽

多蘆葦。

他身子又傳來一陣劇痛。但是那陣劇痛，反令得他清醒了些，令他奇怪的是，他竟然站着。

但是，他立即弄清楚了，他並不是站着，而是手、脚一起被縛在船尾的櫓架之上。他用力掙了掙，手腕一陣痛，他勉力轉過頭去，看到手腕上，緊緊縛着的，是浸了油的牛筋。縱使他未曾受傷，也掙之不斷！

童千鈞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秋風涼浸浸地，有幾片蘆花，隨着秋風，向他的臉上，拂了過來。

童千鈞可以看到，船艙上還有燈火。有一個人正粗着嗓子在哼淫褻的小調。另有一人，大着舌頭在道：「佟大哥……我們得在這裏住多久？」

佟明魂冷冷的聲音，也從船艙中傳了出來，道：「少則三個月，多則半年，你性急麽？」

那人怕是酒喝得差不多了，是以講起話來，斷斷續續，不是十分連貫，道：「我倒不是性急，只是船上沒有粉頭，這三個月的時光可難熬得很。」

佟明魂冷笑道：「那好辦，你前來，我有辦法。」佟明魂人隨聲出，從船艙中走了出來。童千鈞連忙閉上了眼睛，只見一個強徒身子搖晃，也跟在後面，還有三個人，在艙中向外探頭探腦地看着。

那強徒才一走出來，佟明魂突然轉身，倏地出手，便向他的咽喉之上抓去。佟明魂出手絕快，那強徒已有七八分醉意，根本未曾有任何提防。

及至佟明魂五指，如同鐵鉗也似，鉗住了他的喉嚨，那強徒陡地睜大了眼，看來酒也醒了，他雙手亂掙亂舞，可是，却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

只見佟明魂的五指，越收越緊，發出一陣「格格」的聲響來。那強徒的臉色，由紅而紫。簡直變成了紫薑色。雙目怒凸，樣子可怕到了極點。

前後還不到一盞茶時間，佟明魂手一鬆，「咕咚」一聲響，那強徒已跌倒在地，早已氣絕了！

在艙口的那三個人，看得目瞪口呆，簌簌地發着抖。

佟明魂冷笑一聲道：「陰司之中，粉頭可多着哩！」

那三人你望我，我望你，面色青白。

佟明魂緩緩轉過頭，向他們三人望去，三人不由自主，一起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戰，佟明魂道：「你們三人如何？」

那三人忙道：「我們但憑佟大哥的吩咐。」

佟明魂道：「那還好些，我們有的是金銀，還望下半世不快活麽？將這厮的屍體抛到水中去！」

那三人一起出了船艙，他們的身子在不住發着抖。其中一個，才一出來，便「噗」地跌了一交。

佟明魂立時冷笑道：「看你們胆小成那樣，日後分了金銀上路，你們也必然會露出馬脚來的！」

那人驚至面無人色，忙道：「不！不！我不會的！」

佟明魂却自顧自道：「你露了行藏，却累了大家！」

那人雙腿一曲，撲地跪下道：「佟大哥，你行行好，我上有八十老娘，你千萬不要……」

那人話未曾講完，佟明魂已喝道：「似你這般草包，遲早出事，不如早些了結，免留後患！」

那人像是自知必無倖理。也不知道是哪兒來的勇氣，突然一挺身站了起來，大叫道：「佟大哥，你——」

可是，他那一句話未曾叫完，佟明魂已突然出手，五指鈎如，向他當胸抓了過來，那人大叫一聲，也不趨避，右手一揚，食、中二指，向佟明魂雙目疾插而下。

跟着佟明魂來行兇的那些強人，本也是黑道上窮兇極惡的人，佟明魂一心以爲自己武功高，一出手，就可以致對方於死命，一時之間，却未曾料到，對方在臨死之際，豁了出去，居然也會行此絕招！

這時，佟明魂的五指，已將那強徒胸口，牢牢抓住！

但也就在此際，那強徒的雙指也已戳到，佟明魂急忙一偏頭。他躲得雖快，但是雙方的距離十分近，却也難以避得過去。那人本來是雙指插他的雙目。佟明魂頭向左一偏，偏開了三寸，左眼已然避開。可是右眼，却已被那人的手指，直插了進去！

只聽得「波」地一聲響，那人的一隻手指，插進了佟明魂的右眼之中。佟明魂在那刹間，實在是痛徹心肺。他五指陡地一緊。一陣「格格」響，已將那人胸前的肋骨，抓斷了五六根之多。

緊接着，只見他左手一翻，手中已多了一柄雪亮的匕首，霍地向上揚起，身下面上，削向那人的手腕。精光一閃，那人發出了一下悶哼，身子向後退去，手腕已被削斷，斷口之處，血如泉湧。

佟明魂雖然削斷了那人的手腕，但因爲那人的一隻手指，插進佟明魂的眼中，插得極深，是以雖然整只手都被齊腕切了下來，但是斷手仍留在佟明魂的臉上。

佟明魂大叫一聲，手臂一振，他手中的匕首，突然電射而出。在一旁的另外兩個強徒，看到忽然之間，事情有了如此的變化，實在目瞪口呆！

而就在此際，匕首突然飛到，那二人之中的一個，身子突然向上一挺，那匕首已齊齊正正，插進了他的咽喉之中，那人手掩在咽喉上，連退了幾步。

當他退到了童千鈞的身前時，身子向後一倒，已然死去。他臨死之前，雖然握住了那柄匕首的柄，但是，却已是沒有力道將那柄匕首拔出來了！

他的屍體倒撞在童千鈞的身上之後，才斷了氣，是以他靠着童千鈞，身子並沒有倒在甲板之上。

佟明魂在飛出匕首之後，才握住了那斷手，向外一拉，將手指自他的眼睛之中，拔了出來。

隨着手指被拉出，一股鮮血，立時湧了出來。

佟明魂的神態，本就獰惡。這時，他一隻眼睛，只剩了烏溜溜的一個深洞，血如泉湧，看來更是鬼怪不如其可怖。他將斷手往甲板上一抛，用力一脚，踏了上去

・只聽得一陣「格格」響，才指骨用被踏斷。

那斷手的強徒，返到了艙口，還想轉身逃進艙去。

但是，他身子還未曾轉過去，佟明魂發出了一下驚天動地的大叫聲。手伸處，已拉住了他的頭髮。

佟明魂將那人直拉了過來，重重地摔在甲板之上。然後，他伸脚踏住了那人的面門。却睜着一隻怪眼，向那碩果僅存的那個強徒，望了過來。

那強人的面色，在月色下看來，簡直比蘆花更白。

他勉強在他蒼白的臉上，擠出了一絲笑容來，說道：「佟大哥……我唯命是從，你不必懷疑我！」

佟明魂「桀桀」怪笑了起來，也不知是他心情激動，還是他眼中劇痛。他一面笑，一面身子在發着抖。他尖聲道：「你放心，我一個也不會留！」

他一面講着話，一面脚下在漸漸地加重力道。

只見那被他踏住了臉的那強徒，另一半臉，在慢慢陷進甲板之中，他的眼珠先被踏爆了出來，接着，七竅之中，鮮血泉湧，可是他却還未曾死。

童千鈞不由自主，喘起氣來。他雖然多年闖蕩江湖，也不是未曾見過爭鬥殘殺，但是，像那樣踏住了一個人的頭，將那人慢慢踏死，他却也是第一次看到！

他抬起頭來，那咽喉中了七首死去的人，就靠在他的身前，咽喉中的七首。順着七首的柄，在滴着血。童千鈞一看到這樣的情形，心中便陡地一動。

他立時用力伸過頭去，當他在伸過頭去之際，那死人的身子，晃了一晃。童千鈞忙用力斜了斜肩頭，仍將之扶住。他一張口，已咬住了那柄七首。

當他咬住了那七首的柄時，一股濃重的血腥味，直鑽入他的肺腑之中，那是人血的腥味！

在那剎間，童千鈞五內翻騰，幾乎要嘔吐了起來。但是他却竭力忍着。他定了定神，咬住了七首柄，將七首慢慢向外拉出來，同時，他翻着眼，向前看着。

只見佟明魂的脚底，突然一搓，那被他踏在脚下的強徒，頭顱骨已全然被踏碎，自然死於非命了！

另一個強徒手在腰際一抹，「嗆郎郎」一聲響，已抖了一條三稜鋼鞭在手，在月光下看來，一十七節，每節三面鋒稜，鋒銳得在閃閃生光的鋼鞭，泛起了一片藍殷殷的光芒來，那人說道：「佟大哥，既然是那樣，那麽，我自也沒有束手待斃之理！」

佟明魂怪笑着道：「自然，若你能趁我受傷，殺了我，兩船的金銀，也全是你一個人的了。」

那人後退了一步，手中的鋼鞭輕輕抖了一抖。

佟明魂被插瞎了一隻眼睛，那人可以說是佔了上風。但是佟明魂威名遠播，那人雖然被逼動手，可是他的心中，也十分害怕，緊張得在發抖！

童千鈞看到佟明魂和那強徒，誰也未曾注意他，是於他又鬆了了一口氣，竭力轉過頭去，等到他的頭轉到了不能再轉時，他突然鬆開了牙齒。

那柄被他咬住的七首，在他一鬆口時，便落了下去。

那柄七首如果落到地上，那麽童千鈞就沒有希望了。

那柄七首落了下去之後，却落在他的手腕之上，和木架之間，童千鈞咬着牙，用力將手腕向前逼去，鋒利的七首，割破了他的手腕，但是他還是向後逼着，直到他聽到了一下輕微的「啪」地一聲。

童千鈞的心中，一陣狂喜，那是牛筋已被割斷了一股所發出來的聲音，他用背脊壓住了那七首，七首割進了他的背肉之中，他的雙手勉力向七首按着，終於又是「啪」地一聲，再割斷了另一股牛筋。

這時，船身在劇烈地搖晃着，因為佟明魂和那強徒，已經動起了手來。

佟明魂究竟是才受重創，是以他的行動，說什麽也沒有未受創前那樣靈活，一動手，肩頭上又被鋼鞭接過，劃出了一道尺許來長的口子。

那強徒手中的鋼鞭，「呼呼」舞動，只是守住了門口，並不急於進攻，佟明魂繞着他左右盤旋，兩人的脚步，都十分沉重，踏在甲板上，發出「蓬蓬」的音響來，聽來實在是驚心動魄。

在蘆葦叢中，本來有一大羣水鴨子棲息着，這時也被船上驚天動地的聲響，驚得振翅飛了起來。

而童千鈞已割斷了那三段牛筋，他雙手已可鬆動了！

佟明魂漸漸向前逼去，只見他突然之間，身子一側，在甲板上一個打滾，那強徒一見有機可趁，「呼」地一鞭，向下直砸了下來，佟明魂身子一滾，滾了開去，那一鞭正好砸在甲板之上。

甲板的木板，又堅實又厚，但是那人的這一鞭，砸得實在太大力，「叭」地一聲過處，竟砸穿了甲板。

那人連忙一振手臂，待將沉向甲板的鋼鞭，抽了出來，可是就在此際，佟明魂手按在甲板上，雙脚已然一起向上飛起，「砰」地一聲，踹在那人的面門之上！

剎那之間，只見那人的面門上鮮血直濺，那人慘嘷着，身子向後疾退而出，但是，他還是抓着鋼鞭不放，在他身形後退之際，將鋼鞭自甲板的裂縫中拉了出來。

佟明魂雙脚踹中了那人的面門，身子一挺躍起。

那強徒的武功也極高，只見他面上血肉模糊，可能根本已經什麽都看不到了，但是他手中的鞭鋼，仍然在亂揮亂舞，勢子十分之猛烈。

佟明魂才一躍起來，鞭梢便「呼」地一聲，掠到了他的面前，幾乎已被掃中，佟明魂身形一矮，鋼鞭貼着他的頭頂，呼嘯掃了過去，佟明魂反手一攞，已抓住了那人的右腕，那人怪叫一聲，一鞭反砸而至！

佟明魂在出手去抓那人的手腕之際，早已料到，自己一抓中了對方的手臂，對方一定會反砸鋼鞭，來攻自己的背部，只見他才一抓中對方的手腕，立即一鬆手，身子也疾向外滾了開去。

那人一鞭反砸，本來是砸向佟明魂背

部的，他那時，實在已什麽也看不清了，但是手腕被人抓住，却是可以知道的，因此可知佟明魂是在身前，是以他才迴鞭來攻佟明魂的。那裏料想內佟明魂突然鬆開了手。

佟明魂一向外滾開，他那一鞭，「呼」地掃空，變得向他自己的面門上，直砸了下來，等到他發覺不妙，想要收住勢子時，如何還來得及？

電光石火之間，只聽得「叭」地一聲響，他的三稜鋼鞭，齊齊正正，砸在他自己的前額之上！

那一鞭的力道極沉，一砸中了他自己的前額，幾乎沒有將他的頭顱，齊中剖了開來。

那人身子向後倒，骨碌碌地滾進了船艙之中。

佟明魂自甲板上站了起來，喘着氣，發出一陣又一陣鬼魅也似的笑聲來，童千鈞聽得身子在不由自主地發着顫，他已經割斷了四肢手筋，在他忍痛掙扎下，他雙手已可以自由地活動了！

他雙手緊緊地握着拳，仍然放在身後，身子挺立着。

佟明魂笑了好久，才霍地轉過身來，他看到童千鈞睜大着眼，他先是用一隻眼，兇光閃閃地望着童千鈞，然後，慢慢地向童千鈞走了過來。

童千鈞的拳越握越緊，握得連他自己的指骨也生痛。

佟明魂來到他的身前道：「好，輪到你了。」

童千鈞道：「不，佟明魂，我看輪到你了。」

童千鈞的話才出口，手已揚起，「呼」地一拳，鐵鎚似的拳頭，已向前打出。

那一拳是來得如此突然，童千鈞離得佟明魂又近，電光石火之間，「噗」地一聲響，一拳已擊在佟明魂的胸口上，佟明魂陡地向後退出了一步。

他在退出了一步之後，還能低頭向他的胸口看去。

他的胸口，陷進了一大片，而鮮血也在那剎間，自他的口中湧了出來，他抬起頭來，一張口，鮮血更是狂湧而出，他「桀桀」地笑着，笑聲和着鮮血在打滾，發出像漱口一樣的聲音來。

他望着童千鈞，在的鼻孔中，也有濃稠的鮮血湧了出來，他一隻眼睛是烏溜溜的深邃，而另一隻眼睛，則睜得老大，眼珠像是要走了出來一樣。

童千鈞立時閉上了眼睛，不再去看佟明魂，但是童千鈞也知道，自己還是閉得遲了一步！

佟明魂臨死之前的情形，已經印進他的腦中！

他今後這一輩子，只怕再也不會忘記佟明魂慘死前的情形了，他知道佟明魂絕活不成，因為他知道他的鐵拳，是如何地有力，當他閉上眼睛之後不久，他聽得「咕咚」一聲響，那是佟明魂跌在甲板上的聲音。

在那一剎間，童千鈞突然感到了極度的疲倦！

他的身子慢慢向下滑來，他也不及去割斷足踝上的牛筋，就伏在甲板上，喘着氣。他不知伏了多久，才又抬起頭來，自甲板上拾起那柄七首，割斷了脚上的牛筋，跌跌撞撞，走進了船艙中。

船艙中燭火明亮，他端起酒壺來，連喝了三口酒，然後，他抹了抹嘴，找到了一些刀創藥，塗抹在身上，又扯開了衣服，將身上幾處大傷口紮好，又回到了船尾，拉起了錨，搖着櫓，向前搖去。

船身「刷刷」地擦着蘆葦，令得蘆花一蓬一蓬飛了起來，落在甲板上，就被甲板上還未乾的鮮血吸住，蘆花也迅急地變成了刺目的紅色。

童千鈞抬頭看着天，從天上的星星，辨別着方向，他要將船搖回文安縣城去，因為船上，全是清遠鏢局的金銀寶貝，他用力地搖着，雖然每一下搖動，他全身的骨節都像要散了開來一樣。

船在向前緩緩地前進，穿出了濃密的蘆葦裏，在清冷的月色下，可以看到微泛波光的水面上。

童千鈞也看到，遠處有不少燈火，在閃耀着，還隱隱有人聲傳了過來，童千鈞仍然向前搖去。

他漸漸地接近燈火，接近人聲了，他抬起手臂來，抹了抹汗，汗水滲進了他的傷口中，又令他感到一陣劇痛，兩艘小船，正飛快地向他搖來。

童千鈞停下了櫓，倚在櫓架上喘着氣，小船上挑着燈籠，他已看清了，在一艘小船上的，正是史翠蘭，小船離大船還有丈許遠近，史翠蘭便已一躍而上，童千鈞的聲音很嘶啞，他叫道：「史鏢頭，佟明魂和強徒全死了。清遠鏢局的財寶全在船上。」

史翠蘭望着甲板上的屍體，也望着混身是傷的童千鈞。

她怔怔地站着，她在那剎間，甚至不明白發生了什麽事，直到二個捕頭模樣的人，也躍上小船來，史翠蘭才道：「你，你是想到文安縣城去！」

童千鈞點頭道：「是。」

史翠蘭又問道：「你到縣城去，却是想作什麽？」

童千鈞望着史翠蘭道：「我想將這一船金銀珠寶，送還給清遠鏢局，那是清遠鏢局的東西！」

史翠蘭的身子，在微微發着抖，她的口唇也咬緊着，她過了好一會，才迸出了一句話來，道：「那麽……你為了什麽，你究竟想要什麽？」

童千鈞實在是疲倦極了，他甚至疲倦得連再講話的氣力也沒有了，他緩慢地說道：「史鏢頭，我……不想要什麽，但如果方便的話，我想要一匹馬，我還要趕路，而我的馬……死在貴局鏢頭之手。」

史翠蘭的身子，抖得更劇烈，在她的眼中，迸出了淚水來，但她依然不願給童千鈞看到她在流淚，是以，她立時轉過了頭，望着閃光的水波。

那二個捕頭一上船，就進了艙中，這時已走了出來，齊聲道：「史鏢頭，賊贓全在艙中，你可要去點點數，看看是不是少了什麽，再好追查。」

史翠蘭緩緩搖了搖頭，道：「不必了，我知道什麽也不會少的，這些東西，全是童俠士拚着命，替我們找同來的，童俠

士——」

史翠蘭轉過身去，來到了童千鈞的身前，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她還未曾開口，童千鈞已道：「史鏢頭，千萬別那麽說，易總鏢頭，就是因爲不喜歡我擊退了佟明魂，是以才……暗算我的。」

史翠蘭柔聲道：「童俠士，我不會的，童俠士，你可肯留在清遠鏢局之中？帮帮我的忙？」

童千鈞的眼中，閃起了一絲難得的光采來，但是那絲光采，却是一閃即逝，他搖了搖頭道：「我確然還要到貴局去，我頭上的鐵鍊，鎖還來開。」

史翠蘭不由自主，伸手握住了童千鈞的手臂，她充滿了希望，道：「然後，你肯留下來麽？」

童千鈞笑着，道：「史鏢頭，易總鏢頭總是死在我拳下的，我怎能再留在清遠鏢局之中？」

史翠蘭鬆開了手，低低地嘆了一聲，童千鈞向前走出了兩步，在甲板之上，蹲了下來。

這時，又巳有不少差役，鏢頭，都上了船，每一個人都知道，童千鈞殺了佟明魂，是以他們都用欽佩的眼光，望着童千鈞，然而童千鈞加感到巳麻木。

他並不覺得那些人現在望着他的目光，和他被鎖在清遠鏢局的門口時，人家看他的目光，有什麽不同。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實在是再微妙不過的，他還是他——童千鈞一直都是童千鈞，爲什麽別人對他的觀感，前後會有那麽大的分別，完全當他是兩個人呢？童千鈞找不出答案來。

天濛濛亮的時候，船靠了岸。史翠蘭一直在他的身邊，但是，他們二人，却一直一句話也沒有說過。

到了鏢局，立時有人替童千鈞打開了頸際鐵鍊上的鎖。

而史翠蘭則帶着一匹駿馬，來到了童千鈞的身前，童千鈞接過韁繩來，在他接過韁繩的一刹間，他和史翠蘭打了一個照面，他看到史翠蘭的一雙眼睛，十分明澈深邃，正一眨不眨地望着他。

童千鈞仍然沒有說什麽，他拉着馬向外走去。

他穿過了鏢局前的廣場，翻身上了馬，史翠蘭明媚深邃的大眼睛，還像是一直在他眼前晃動着。

馬兒越馳越快，童千鈞心中，只想着一件事，他從史翠蘭的眼中看出，史翠蘭巳經完全了解了他，明白了他是怎樣的一個人。

但是，再向前去，是不是有人還能那樣了解他呢？他抬起頭來，天色漸漸明了，似乎在街石上，巳有一層薄薄的霜花，童千鈞並沒有回頭的打算，不論江湖風波如何的險惡，他仍然要向前去，一直向前去！

（續完）

下期預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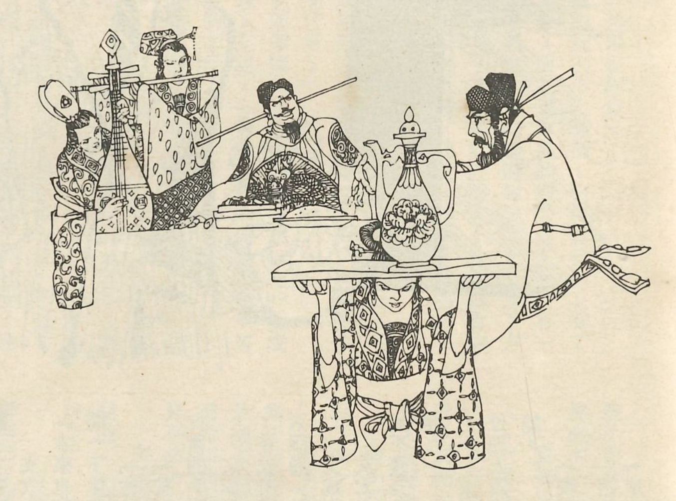
刀神

展鵬・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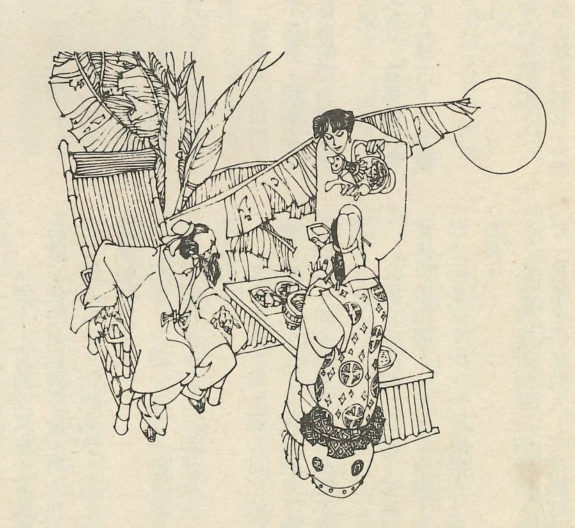
民間傳奇

皇帝行賄

李星・編繪



1　宋眞宗酷愛"封禪"（注），宰相王旦認爲封禪勞民傷財，於國無益，極力反對。一天眞宗借機賜宴王旦。其後，又賜他一壺御酒。並說："封禪之事，改日再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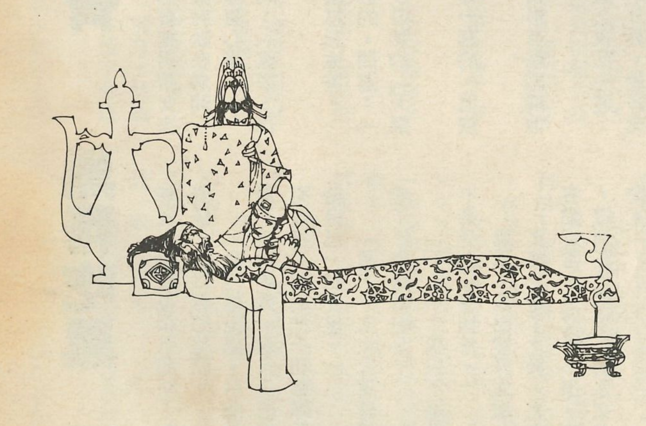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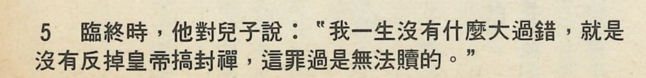
2　王旦回府，請夫人同飲御酒，可是那壺怎樣倒也倒不出酒來。

3　揭開蓋子一看，啊！原來是一壺巨大的夜明珠。



4　從此，王旦對封禪之事，再也不提了。王旦做了十八年宰相，一身清白。只有接受皇帝賄賂這件事，使他心中不安。





5　臨終時，他對兒子說："我一生沒有什麽大過錯，就是沒有反掉皇帝搞封禪，這罪過是無法贖的。"

通天眼

千門奇俠故事／馬雲・文
可飛・圖

私梟受脅

農曆新年，本來家家戶戶都會拖男帶女去拜訪親友的，但偏偏富商文成彬就獃在房間一角的沙發中，默默沉思，似有滿腹心事。

文太太走上前去，關心地問：「成彬，你有心事？」

「沒有什麼。」文成彬無精打彩地答。

突然，他好像想起了什麼似的，問道：「前幾天不是聽你說過有一個來自印度的『天眼通』，占卜很靈的嗎？」

「怎麼？平時你是不相信那一套的，怎麼突然卻感興趣起來了？」

「也許是人到中年。」文成彬有點感觸地說。「我想去問卜。」

文太太怔了怔，但她想了想之後又笑道：「本來也應該的，一個人在這正月裏，最好先問一下休咎，然後定去留。」

「你知道他的地址嗎？」文成彬問。

「我有他的咭片。」文太太說着，從掛在衣櫃的手袋中取過一張咭片，遞給了文成彬。

文成彬拿起一看，上面分別印了三種文字：中文和英文之外，便是印度文。那個外號「天眼通」的原來就叫做魔家星。

文成彬把咭片納入袋中，就要更衣出門。

文太太知道她丈夫一向不迷信，現在也不能不驚奇起來。她問道：「你眞的要去找魔家星？」

「是的，除了聽你說過之外，我還聽許多位朋友說過，這個魔家星用水晶球占卜十分靈驗。」

「要不要我跟你一齊去？」

「不必了，你留在家中陪孩子們吧。」

「成彬，你一向不信這些玄妙的玩意，怎

黑帮吃黑

麼現在忽然也相信起來了？」文太太因爲覺得奇怪，所以再三追問。

「我已經說過，可能是人到中年的關係，到了這把年紀，在人生的旅途中多少受到一點兒挫折，如果把一切都歸於命運的話，反而會給自己一點安慰。」

「嗯！」文太太望着他：「成彬，你不是受了什麼挫折吧？」

「不，不！我只不過是譬如一下而已，並不是受到什麼挫折。」

說着，他已穿好衣服，離家外出。

文成彬走了之後，文太太總覺得他的行爲有點反常，但又看不出，他的事業有什麼挫折，這到底是爲了什麼？文太太開始覺得坐立不安。

事實上，目前文成彬一家的生活過得十分寫意。住的是花園洋房，出入也有汽車代步，男女僕人俱全，此時此地，這正是許多人夢寐以求的生活方式。

可是，身爲一家之主的文成彬，這幾天以來，卻顯得並不開心，即使是笑，也是强顏歡笑而已。

文太太並不是不關心自己的丈夫，只是應酬太多，也太忙了，難免疏忽了她丈夫那異樣的神態。如今想起了事情有點不對，倒有點忐忑不安。

且說文成彬依址找到了魔家星，第一印像便覺得這印度人排場十分講究，單是那接待室已差不多近千呎，至於那間占卜房，也有四五百尺。

當文成彬去到那裏的時候，接待處已擠了好一些慕名而來的人，文成彬即使更加焦慮，

也無法獲得立即接見，必須輪候。

文成彬在一張沙發上坐下，一位十分迷人的女郎走過來替他編號。她很客氣地說：「對不起，今天客人特別多，你要多等一會。」

「不要緊！」文成彬說：「不過，要等多久？」

「不會太久吧？大約還有十個八個人客便輪到你了。假如你有事，四十分鐘之後回來，大概也差不多了。」

文成彬說：「好吧！那我就四十分鐘之後再回來吧。」

文成彬看看腕錶之後便走了。

魔家星用水晶球占卜靈驗的程度，文成彬還未知道，但看他的排場，以及客似雲來，他相信這個「天眼通」是名不虛傳的。

文成彬不想在這兒久留，是怕在座的人認出他的廬山眞面目。

他到街上，找了一間頗爲高級的餐室坐下，要了一杯咖啡，直到四十分鐘之後，才回到魔家星的辦事處去。這時候，人客還是那麼多，只是剛才那批逐漸走了，又來了一批新的。

那位迷人的女郎走過去對他說：「下一個便輪到閣下了。」

約莫五分鐘之後，有人由房間裏出來，女郎示意文成彬入內。

文成彬推門而入，只見一個年約半百的印度人，頭纏白巾，坐在一張巨大的辦公桌後面，他的面前放了一座有如「地球儀」一般的水晶球，看過去差不多是足球那麼大，閃晶晶的，非常奪目。

桌上的最前方，是一座古銅香爐，一炷西藏檀香正在燃着！

辦公桌前數尺的牆壁之上，供奉了一些不知名的佛像，佛像腳下是一張高達四尺的酸枝香案，案上有長明燈及檀香爐，那些燃點着的檀木正升起嫋嫋輕煙。

文成彬起初不大明白，何故香案之上有了燃着的檀木，而在魔家星的辦公桌上，又有一個香爐呢？後來他才知道這個印度人是爲了方便他自己起見，把原本置於香案上的一個古銅香爐移到辦公桌上來，那麼，他供上檀香時，就不必離座跑到香案之前去了。

文成彬坐到辦公桌左旁的一張椅子上。

魔家星用不太純熟的本地話問：「先生，你想問點什麼？」

「我想知道一下今年的運道如何？」文成彬想了想，又說：「還有事業的成敗等等，可以一併問嗎？」

「你的意思是要知道過去還是未來？」魔家星說。

「嗯……」文成彬一下子，竟然答不出話來。

「若你要廣泛長談，半小時收費一千元，一小時收費一千捌百元；但規定不能超過一小時，因爲我這裏的人客太多了。如果問一件事，二百元，兩件事肆百元，餘此類推。」

「那麼，我還是選擇半小時一千元的那種吧！」

「好極了！」魔家星從辦公桌的一角，拿起一炷西藏檀香，燃着了後，插進香爐中去。

文成彬見他口中唸唸有詞，卻又聽不清楚他說了一些什麼。但看他合什閉目，倒也虔誠得很。

片刻之後，他睜開眼睛，把一副老花眼鏡戴起，轉移面對文成彬說：「我在未正式爲閣下占卜之前，得先聲明一句，等會兒我所講的，全是水晶球所顯示，如有逆耳說話，還請你多多包涵。」

文成彬點點頭，說：「大師儘管直言。」

於是，魔家星開始雙目凝視那座水晶球，雙手卻合什放在胸前。事實上，文成彬也瞪着那座水晶球，只是什麼也看不見。

魔家星喃喃地說道：「照看閣下是一位商人，只是不大正常……」

文成彬心裏一凛，把視線的集中點由水晶球移到魔家星的面孔上，但見魔家星的表情呆木，全神貫注於那座水晶球。

他不好意思打斷魔家星的話柄，讓他繼續說下去。

魔家星又說：「我的意思是：閣下除了經營正當商業之外，還暗中幹一些走私生意，這是過去的事。大致上來說，閣下的財富大部份都是如此這般得來的，因而家肥屋潤，生活總算不錯。」

文成彬驚奇之餘，看見他停頓下來，乘機問道：「既然你說這是過去的事，以後的又如何？」

「以後你將遭遇到一些困難，但這是小挫折而已，應該不會有大問題的，這是根據水晶球所顯示出來的玄機而言，說錯了，請切莫見怪！」

文成彬說：「那麼，所謂小挫折，會不會令我身敗名裂？」

「不會的，不會有大風險，假如你能善於應變的話，必然會化險爲夷。」

「請恕我唐突，我覺得這樣說法，有點兒模稜兩可。」

魔家星說：「我的意思是：所謂善於應變，這是要閣下利用冷靜的頭腦，去善爲處理目前的逆境。」

文成彬怔了怔，暗想：這傢伙果然厲害，只憑一個水晶球，便能道破玄機，而且，他還特意提到「目前的逆境」這句話，不能不令他大感驚奇！

如果水晶球中果然顯示出一切，這水晶球豈不是有如「照妖鏡」一樣？還好他不是警務人員！

文成彬想到這裏，不禁打了一個冷顫！

魔家星並沒有注意他的反應，繼續說：「閣下事業心很重，不管是否合法，今年仍應採守勢，繼續做下去，一切可以照舊，但須更小心，更審愼。因爲今年是最危險的一年，只要過了今年，閣下以後便可以一帆風順。」

文成彬問道：「請問大師，有沒有趨吉避凶的善法？」

「中國俗語有道：破財擋災。萬一閣下眞的遭遇到什麼困難的話，只要謹記此語，便可逢凶化吉了。」

「不瞞大師，目前鄙人正遭遇到一宗頭痛的事，不知可以安渡危關否？」

「照水晶球顯示，大問題不會有，小問題要靠閣下你自己冷靜解決。」

「可否指點迷津？」

「剛才我說過了，此時此地，人們都在名利場上競逐，財可通神，閣下只參透此一玄機，自然會無往而不利。」魔家星說。

文成彬付了一千元，本來他還有時間問及家宅及其它問題，但是，他此來只是希望得到一些精神上的安慰，以及思想上的啟示，根本他本人就不迷信，故此，他並沒有再問下去，再談也只限於他的「事業」方面而已。

還沒有足夠三十分鐘的時限，文成彬便放下一千元，匆匆離開魔家星的占卜房。

這時候，接待處的人好像越來越多，文成彬低垂着頭，準備迅速穿過人羣離去之際，突然有人叫住他，他本來已經心神不屬，給人這麼一叫，當堂呆了一呆。

他回頭一看，原來是在「棉花俱樂部」認識的朋友游天虹。

「文先生，怎麼你也相信起這回事來了？

」游天虹自一張沙發上站起來，笑嘻嘻地走過來。

文成彬知道游天虹在江湖上的名氣，更知道他有「千門奇俠」之稱。

當下他便滿臉堆笑地答道：「噢！是的，新春裏，許多人都喜歡問卜，我也湊湊熱鬧而已。」

游天虹笑問：「靈驗嗎？」

「怎麼知道呢？我只是問了今年的流年而已。」

「看文先生的氣色，今年的流年一定不錯的。」

「哈哈……你眞會開玩笑，游老兄。」

文成彬打着哈哈，拍拍游天虹的肩膊，然後離去了。

游天虹坐回沙發上，他的徒兒小牛忍不住問道：「他是誰？」

「文成彬，一個出色的私梟，看來他可能是有麻煩了。」

「你怎麼知道？」

「要不是有困難，像他這種人，怎麼會跑到這兒來？」

「師父，你似乎又多了一種學問了。」

「什麼學問？」

「未卜先知。」

、游天虹笑笑。「也不是什麼未卜先知。有人說：撈偏門的人大部份迷信，所以除拜神之外，還信占卜。但據我所知，文成彬則不大迷信，故此這一回我推測他一定是有了麻煩或者阻滯才會跑到這兒來。」

小牛想了想，問道：「你知道他做什麼生意嗎？我的意思是走私的是什麼、海洛英？還是大麻？」

「不，是走私黃金，他欺騙政府，已經賺到盤滿砵滿，我想教訓一下他。」

「教訓他？」

「是的，他賺了那麼多不義之財，拿些出來救濟一下貧苦大衆也是應該的。」

說話間，一個迷人的姑娘走上來對游天虹說：「先生，輪到你了。」

游天虹站了起來。小牛說：「師父，要不要我陪你進去？」

「不必了，你在這裏坐着等我好了。」

游天虹獨自走進了占卜房。

游天虹坐下，魔家星問了幾句說話之後，便架起他那副老花眼鏡，專注於面前的水晶球。過了一會，他合什膜拜之後，說道：「閣下今年流年不利，可能惹官非，甚至有生命危險。我不是危言聳聽，只是水晶球內顯示出的怪現象。」

「什麼怪現象？」看着魔家星這副虔誠的樣子，游天虹幾乎被他嚇倒。

魔家星說：「水晶球出現了一名劊子手，手持利斧，斧上有血，十分恐怖，這表示官非與命案。這是不祥的預兆！」

游天虹眞正的興趣本來就是那個水晶球，現在聽魔家星這麼說，忍不住問道：「水晶球內眞的可以看見這些東西麼？」

「當然可以，不過常人如果沒有通靈之術，就不能在水晶球中目睹一切了。」

游天虹心裏想：難道他果然是「天眼通」？可參破玄機？別人看不到的東西，他却能看到？儘管他還不大相信，但目下他却是無法反駁的。

於是游天虹笑着說：「照閣下剛才所說，你應該是一個超人了。」

魔家星說：「我不知道這算不算是超人，但我能在水晶球內目睹一切，是天神的恩賜。所以，我只可以把我見到的代爲轉告。至於其中原理，恕我難明了。」

游天虹道：「我正是因爲聽人說過，閣下的神機妙算，非常靈驗，所以我才慕名而來，但是，請恕我坦白的說一句，我懷疑你這水晶球裏面，什麼也沒有，你所說的一切，只不過是你的想像而已。」

「你這樣說，我不會怪你，因爲許多人也像你這麼說，不過，我可以在神靈面前發誓，我雙眼的確見一些事物，決非憑空虛構。當然，要我證明，根本沒有可能，因爲我沒有辦法可以令到你們也看到水晶球中的事物。」

「假定你這番話是眞的，那麼，你的眼鏡可能有秘密。」

「你的意思是：我出千騙人？」

「不，我只是好奇而已。」

魔家星笑了笑，終於把眼鏡除下來，說道：「你不妨戴上它，看看水晶球內是否有秘密吧！」

游天虹果然接過眼鏡戴上，但水晶球內，却並無任何事物出現。

游天虹也有點不好意思，把眼鏡還給魔家星。

魔家星笑道：「這不是最新的科學設備，是一種天機的現象而已。其實，即使讓你看見水晶球內的事物，你也可能莫名其妙的。水晶球出現的事物每次不同，因人而異，只有參破玄機的人，才可以明白個中的暗示。」

游天虹不再跟他討論下去了，他說：「然則，我有沒有趨吉避凶之法？」

「當然有的。」

「請大師指點迷津。」

魔家星說：「唯一的辦法就是：安守本份，明哲保身。」

「是這樣嗎？」游天虹笑着說：「這句說話，我似乎在那裏聽過，但無論如何，我還是多謝你的，大師。」

游天虹說完之後，放下千元大鈔，便離開了占卜房。

游天虹和小牛離開魔家星的辦事處，回到附近的汽車去。只見一張交通違例的告票，壓在擋風玻璃的撥水器下面。

游天虹笑道：「魔家星果眞靈驗！」

小牛說道：「他說了一些什麼？」

「他說我今年會惹官非，甚至生命也有危險，現在開始應驗了。」

「師父，我才不相信這玩意兒，其實，我們每年都差不多要惹官非的。這又有什麼稀奇？說到生命危險，差不多每一分鐘都可能有危險，因爲我們得罪太多惡勢力的人，隨時隨地都會遭人暗算。」

「但他不知道我的身份。」

「你敢肯定他不知道嗎？那些江湖術士，我們又不是以前沒有遇到過。」

游天虹不再跟他辯論。

小牛這時已拉開車門，登上了汽車，游天虹也由另一邊車門走入車內。

小牛把車子開走。當車子開到一處十字路口時，一輛十輪的運油車突然失去了控制，不顧交通指示燈的指示，橫衝直撞，攔腰向他們的銀灰色汽車撞來。

小牛這一驚非同小可，因爲他是依照綠色燈號和指示而前進的。

游天虹正在參詳魔家星的一番預言，想不到這番預言眼看就要實現了！莫非世間果眞有「天眼通」？

小牛駕駛技術一向出色得很！只見他眼明手快，一踏油門，忙着扭駄盤，車子來了一個急劇轉彎，「刷」的一聲，運油車在他的車旁不及一尺處，一掠而過！眞的是間不容髮！

緊接而來的，又是「刷」的一聲響！小牛差點兒把汽車衝上了行人道，駛入一間店舖中

去！還好汽車性能良好，終於停在路旁了！

車子裏面的游天虹和小牛還來不及回頭觀望，耳邊已聽到「隆」然一聲巨响！那輛巨大的運油車，直衝向一幢建築物，才停止下來。每一個目睹的人，都揑了一把汗，以爲跟着下來的，必是一塲熊熊的烈火。但出乎意料地，火警並沒有發生，原來大油桶內並沒有載上汽油，只是司機受了輕傷。

儘管如此，也把游天虹師徒二人也嚇了一跳！

游天虹坐在汽車裏，不禁嘆了一口氣道：「魔家星難道眞的是超人麼？剎那之間，所有預言差不多一齊實現了。」

小牛也說：「他的水晶球果然厲害，難道魔家星眞的能知過去未來麼？」

一輛交通警車剛巧巡經那裏，由於有太多路人證實運油車不依燈號行駛，游天虹和小牛才不致被牽涉到這宗交通意外事件裏面去！

游天虹對小牛說：「俗語有道：大難不死，必有後福。看來我們今後也可以逢凶化吉，得心應手了吧？」

小牛苦笑一下，然後把車子開走了。

× × ×

晚上，差不多接近午夜兩點鐘了。

在半山區一條僻靜的小道上，富商文成彬的寓所外面，突然出現了兩條黑影，他們並非別人，正是「千門奇俠」游天虹與小牛師徒二人。

今天在魔家星的辦事處，游天虹曾對小牛說想「敎訓」一下他的，現在他們果然行動起來了。

游天虹的所謂「敎訓」，並不是揍他一頓，而是要盜取他那些不義之財，將之捐給貧苦大衆。這也是「千門奇俠」在看不過眼時而偶然爲之的事。

他們來到文成彬的花園洋房的一個窗口下面，游天虹說道：「眞奇怪，這麼深夜了，怎麼還沒有熄燈？難道他還沒有睡麼？」

「那間房會不會是孩子房？」小牛問。

「不，我已經查過，那是文成彬夫婦的寢室。」

「那麼，我們怎麼辦？」

「你先回汽車上等我，我走過去看看。」游天虹對小牛說。

小牛順從地走回汽車上。

游天虹慢慢走近輕紗掩映的玻璃門旁，發覺文成彬夫婦二人果然未睡。

文成彬愁容滿面地對他的妻子說：「玉貞，我不是故意要瞞騙你，只是這些事情，我以爲不必讓你知道會更加好，想不到現在竟然出了亂子。」

文太太嘆氣道：「如果我早知道你幹這些勾當，我一定會阻止你的。」

「現在說什麼也沒有用，既然出了事，我只担心警方不會就此罷手，萬一他們要澈底追查幕後人是誰的話，我難保不會被牽涉在內，所以，我想暫時離開這兒，避一避風頭。」

「本來這也是一個好主意，但既然那個『天眼通』說過『破財擋災』的要竅，你爲什麼不冷靜一些去應付一切？也許說不定眞的是財可通神呢。」

「魔家星雖然這麼樣敎我消災解難，但是，警方人員未必個個貪汚的，而且事情鬧大了，只怕也沒有誰可以隻手遮天！所以，我以爲還是三十六着，走爲上着！」

「那麼，這裏的業務怎麼辦？」

「這裏的業務就由你去處理，公司裏的職員會協助你的。」

「我担心幹不來！」

「你只要每天到寫字樓去一次，他們大概不會作反的。如果有什麼事，過些時候，我就會回來的。」

「你準備往那裏去？」

「暫時準備去日本，但是，不要把我的行踪告訴別人，而且，我會隨機應變，可能會利用假護照，跑到東南亞另一處地方避一避！」文成彬又說：「不過，無論到什麼地方，我總會設法與你取得聯絡的！」

「唉！成彬，你早不該瞞住我做這些走私生意，一個人，有了妻子兒女，怎麼可以冒這種險呢？」玉貞抱怨地說。

「這種話誰不會說？但是，此時此地，正正當當做生意的人，除非時來運到，否則你想發大財。與其捱十年八載才可以出頭，倒不如冒一下風險，希望兩三年間，可以功成身退，那時再正正當當的，用心經營老本行亦未遲。這本來就是我的想法，但現在却想不到竟然出了亂子。」

「發大財人人都想，只是你應該爲我和孩子們想想，萬一你有什麼不測，叫我們如何是好？」

「要不是爲了你們能生活得舒舒服服，我又何必冒險？」

「但是，你早應該知道會有今天的日子。」文太太忍不住流出了眼淚，「老實說，我不是貪圖享樂的女人，即使是捱苦我也不怕，何況，如果你正正當當地做生意，相信生活雖然沒有今天般的豪華，但我們也不致於要流落街頭的。」

「好了，好了，」文成彬有點不耐煩地說：「到了這個地步，你埋怨也沒有用了。反正這個難關若能安然渡過的話，我以後就會洗手不幹。但是，目前這個難關，必須設法去應付。」說着，他走到保險箱前面，「這裏有十萬元現金，是我今天從銀行提出來的，萬一眞的有了問題，我會有一段時間躱起來，這些錢總可以應付家裏的開支。」

游天虹站在露台外面，聽得一清二楚。他本來的計劃，是要在深夜裏，把迷魂氣體吹進房間裏去，然後帶上簡單的防毒面罩，入內將保險箱打開，取走現欵和首飾等珍貴物品。

但是，聽了文成彬的一番說話之後，他忽然心有不忍，這並非是爲了文成彬，而是爲了他的妻兒。

從他們夫婦剛才的一番說話中可以聽出，玉貞以前並不知道丈夫是個私梟，現在知道了，她也在責怪她的丈夫。現在他們走到了窮途末路，游天虹總覺得，如果仍然依照原計劃行事，等於落井下石。

游天虹正想離去，豈料就在這一剎那間，一陣鈴聲傳來，文成彬床頭几上的電話响個不停。

文成彬慌忙走過去接聽，神色緊張地問：「誰？」

「文先生，對不起，吵醒你了。」對方是一個陌生的男子。

「你是誰？」文成彬問。

「你不必問我是誰，但我是認識你的，而且知道很多。」

「你——」

「要不要我告訴你，我知道了一些什麼事情？」

「……」文成彬開始感到事不尋常。

「我知道閣下的事，包括偏門生意，以及即將離開本市等等。」對方又說：「劉海被警方在人贜並獲的情形底下抓住了，他也許不會出賣你這位後台老闆，但是，如果你不聽清楚我的說話，你可能會後悔終身！」

「你這是什麼意思？」

「我要與你見面談談。」

「但是，我並不認識你。」

「那有什麼關係？反正我認識閣下。」

「好吧，請你告訴我，你想怎麼樣？」

那人說道：「電話裏不方便多說，還是見面再談一談吧！這對你來說，實在有太多的好處。」

「那麼，請你到我家裏來吧！」

「不，你家裏不方便。」

「那麼你想怎麼樣？」

「半小時後我在山頂停車場等你！」

電話掛斷了。

文太太一直站在她丈夫的旁邊，看見文成彬的表情，她知道一定有不尋常的事情發生。

文成彬邊穿衣服邊說：「有個陌生人要見我，我出去一會兒就回來。」

「有危險嗎？」文太太担心地問。

「我想不會有危險的，大概有人想乘機發些意外財而已。」

「你的意思是：有人想勒索你？」

「我只是推測而已。」

文太太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說道：「看來事情越弄越糟了！」

文成彬安慰她，說道：「玉貞，你放心好了，『天眼通』不是說過破財可以擋災嗎？也許付一筆錢之後就沒事了。」

「但願如此。」

文成彬已經穿好衣服，文太太陪着他下樓去。

游天虹迅速閃身退出，然後輕縱幾下，很快便回到停車處。

小牛見他回來，忙問道：「師父，一切順利？」

說話間，一輛私家車已由文宅開出。

游天虹立即說：「小牛快開車跟踪他！」

小牛果然一踏油門，那輛銀灰色的汽車便在夜幕中飛馳，監視着前面那輛汽車。

途中，游天虹把剛才所見的情形約略告訴了小牛。

游天虹說：「那個趁火打刦的勒索者，可能有點來頭。」

「當然，他敢公然約晤一個私梟，相信不是等閑之輩。」小牛說。

文成彬的車子直駛向山頂，小牛把車子保持着一定的距離，遠遠開在後面。

文成彬的車子開到山頂停車場的時候，一輛小房車，突然從那邊開過來，停在他的汽車旁邊，二車相隔不會超過半尺，併排着列在那裏。

小房車裏只有一個人，他隔住車窗探首問道：「閣下可是文成彬先生？」

文成彬說：「是的，剛才就是你打電話給我？」

「對了。」

「有什麼指敎？」

「你的拍檔給警方抓去了，你要不要設法把他營救出來？」

文成彬說：「你到底是什麼人？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說些什麼？」

「你放心好了，我並不是警探，我知道你準備離開本市，是不？」

「老兄何必兜圈子？大家不妨開門見山談談！」

「果然爽快！」那人說：「劉海被捕，他還沒有招出你是幕後人，你担心我是警探是十分合理的事。但我可以告訴你，我決不是什麼警探，而是你的新拍檔！」

「新拍檔？這是什麼意思？」

那人說：「我的意思是，我要做閣下的新合作人。」

「……」文成彬呆了一呆，苦笑道：「別開玩笑了，我想閣下是找錯對象了。」

「文先生，我要說的都已說完，你可以省回往東京的機票費用，在家等候我們消息。」

「我實在不明白，」文成彬說：「閣下到底是何方神聖？」

那人說道：「暫時你還不必明白，你只須記着：第一，切不可離開本市；第二，不要跟踪我。只要你違反任何一項，都可能有生命危險。」

那人說完，立即把車子開走！

下山的路只有一條，所以那人的車子與游天虹停在路旁遠遠地監視文成彬的車子打了個正面。

游天虹他們知道那輛絕塵而去的小房車上的人，正是約晤文成彬的，於是匆匆把車子開出，尾隨於後！

可是，就當游天虹他們的車子開到山腰一處公路的拐彎處時，一塊大石突然自路旁滾出，擋住了他們的去路，幸好汽車性能良好，小牛的駕駛技術一流，否則，車子即使不被壓平，亦會撞毀。

游天虹正待走出去察看，但見一條黑影自山頂躍下，然後跳進停在路旁的小房車裏，那輛小房車是游天虹他們剛才跟踪的，黑影跳進房車之後，車子又沿着下山的路飛馳而去！

「原來他們是一伙！」游天虹喃喃自語地說。

小牛嘆了一口氣，說道：「這也可算是我們第二次遇險了，難道那個什麼魔家星果然是天眼通？」

游天虹說：「管他是否天眼通，目前最緊要的是搬開那塊攔路石。」

於是，他們師徒二人迅速下車，合力去推那塊擱在路中央的大石。

大石推開後，師徒二人正想走回汽車上，突然從倒後鏡中看見一輛華麗的房車開來，那正是文成彬。

文成彬也以爲前面的車出了車禍，把速度減慢！

游天虹乘機下車走過去，笑笑的道：「文先生，想不到這麼深夜了，你還有雅興到山頂來。」

文成彬苦笑道：「睡不着所以上來兜兜風而已，我們也可算有緣，在魔家星那兒見到你，現在這裏又見到你老兄！」文成彬往前瞟了一眼，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游天虹說：「有人想暗算我，看來魔家星的預測十分準確。」

「是的！魔家星眞不愧爲『天眼通』。」文成彬情不自禁地說。

「你也覺得他靈驗麼？」游天虹故意的問道。

「是的，嗯！時候不早了，請你把車子開走，讓我通過吧！」

「你急於回去麼？」游天虹一副玩世不恭的模樣。

「嗯……」文成彬出奇地瞪住他。

游天虹笑了笑說道：「文老兄何必如此匆忙，反正你回去也是睡不着的了，爲什麼不多待一會兒，與我談談？」

「游老兄，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游天虹說：「很簡單，既然前後受敵，何不多找一個人商量一下？我應該是你心目中的最佳人選。」

「你？」

「請放心，我並不會出千騙你的，如果我要出千，可以令你傾家蕩產，但看在你妻兒的份上，我不會這麼做。」

「然則，你的意思是——」

「我可以帮你，但不是無條件。」

「你要什麼條件？」

「第一，你必須對我坦白；第二，你一定要洗手不幹；第三，你要付出相當代價。不過，你切不可誤會，我這樣做並不是勒索，錢也不是給我的，只是捐給最近一場大火的火災災民，事實上，你走私黃金，已經賺了不少金錢，做點有意義的善事，也十分應該吧？」

文成彬眞想不到游天虹開門見山的，說得如此爽快。他想了一會，苦笑道：「好吧！三個條件本來都不成問題，我也知道你的爲人說得出做得到；但是，你最好給時間我考慮一下，明天我再與你連絡吧！」

游天虹想了想，終於把一張咭片留下，然後回到自己的汽車裏，叫小牛開車下山。

小牛問道：「他怎麼樣了？」

游天虹道：「看來他眞的有困難，可能遭人勒索。如果他眞的洗手不幹，爲了他的妻子兒女，我倒樂意帮他一次！」

「那一班人也眞可惡，要不是我及時煞掣，即使不把我們壓死在車箱裏，也會把車子撞毀。」

「是的，看來他們是有組織的黑社會，我們必須小心！」

車子向山下駛去，小牛可以在望後鏡中看見文成彬在後面將他的汽車駛到一條半山公路去。

當師徒二人返抵家中時，只見靈犬「幸運」咬着一封信走過來。

小牛蹲了下來，從靈犬口中取過信封，然後送給游天虹，說：「師父，看來剛才有人到訪過。」

游天虹把信封拆開，只見信封內有一張白紙，上面寫着：「游兄，見字速來一敍，有事急於面談。季年。」

下面沒有問候的語句，也沒有日子。但很明顯，這封信是午夜後才交到這裏來的，因爲游天虹師徒二人在午夜後才離家外出。季年大概在找不到他們之後，又不知他們什麼時候才回來，才會寫下這封信。

但是，這麼深夜了，季年還找他們幹什麼呢？

季年也是「棉花俱樂部」的會員，他與游天虹是在俱樂部認識的，經常一起飲酒談天，可算是好朋友，但不算深交。

季年是一個頗成功的商人，在商場上也有點名氣，爲善也不甘後人，所以游天虹也很欣賞他。

游天虹拿着那封信，一邊想着，一邊走回屋子裏去。

小牛在後面問道：「誰的信？」

「季年要我到他家去，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游天虹沉吟道。

「你應該知道他的電話，爲什麼不打去問問？」

「他也知道我的電話，爲什麼他不打電話來，偏要親自上門找我們？而且還留下了便條約我。」

「是的，眞奇怪！唔，我想他可能有點麻煩。」

游天虹說：「我也是這麼想，小牛，我們還是立即到他家看看吧。」

小牛看看腕錶，說：「差不多凌晨四點多鐘了，還是留待明天再說吧。」

游天虹說：「如果不是有重要事情，他也不會這麼晚來找我們，無論如何我現在一定要去看個究竟。」

小牛無奈，只好跟着游天虹走出去。

來到季家門前，裏面仍然有燈光透出，季年果然未睡！

季年把游天虹師徒二人招呼進客廳裏。

游天虹見季年的神色凝重，不待坐下就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給人勒索！」季年並沒有在沙發上坐下來，他到酒櫃那邊倒了兩杯酒。

「爲什麼不打電話給我？」

「我一直懷疑電話有人偷聽。」

「報了警嗎？」

「如果我要報警，又何必找你？」季年把一杯酒送給游天虹。

「他們憑什麼勒索你？」

季年吶吶地反問道：「你能絕對代守秘密嗎？」

「如果你不相信我，又何必找我？」

「今天，我太太回娘家去了……」

「我明白了，由於太太回娘家，你以爲機會難逢，於是去玩女人，但却給人捉了黃脚鷄，是不？」

「不！我絕對不是那種男人，你也明白我的爲人。」季年呷了一口酒，「麻煩出在我妻子的身上。」

游天虹怔了怔！他見過季年的妻子，那是一個非常成熟，豐滿而又漂亮的女人。但是，他却想不到季太太會給季年帶來什麼麻煩。

游天虹也沒有發問，季年已經從晨褸的衣袋裏掏出一張相片來，游天虹接過來細看，豈料不看猶自可，一看之下，也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原來照片中的裸體女郎並非別人，正是季年的妻子！

季年說：「請看看背後的文字吧！」

游天虹把照片反過來，只見背後寫了以下的一些字：「季先生：這是尊夫人數年前的藝術照片，現在有人出高價購買此艷照的版權，欲刋於某成人雜誌上，作爲封面女郎，但爲尊重閣下起見，先行知會，閣下倘有興趣，願將底片一併出讓，明天上午，請留在府上，等候我的電話。」

游天虹一口氣看完了這些寫得密麻麻的字之後，呷了一口酒，說：「看情形，明天早上他一定會打電話來。」

「那我該如何是好？」

「你有沒有問過尊夫人，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她？唉！我只說了她兩句，她便賭氣回娘家了。」

「她有可能拍這些照片嗎？」

「她未嫁給我之前是個有名模特兒，但我從來不知道她曾經剝光衣服供人拍照。」季年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說：「如果這些照片刋了出去，叫我以後有何面目站在人前？」

「季兄，現在担心也沒有用，最要緊的是：尊夫人過去是模特兒，可能這樣的照片不止一張，即使現在你出重金購下了這一欵，可能還有另一欵，勒索者可以不斷向你勒索下去，直到你傾家蕩產！」

「然則，你敎我如何是好？」

「現在我也想不出有什麼辦法，等他打過電話來再說吧。」

「難道你一點事前安排也沒有？」季年很失望。

「一個聰明的歹徒，他決不會任由你自己去安排的，辦法一定是由他想出來，然後要你依照他的辦法去做。所以一切要待他那個電話之後才能決定怎樣去做。」

「我以爲儘早通知你，你會有辦法探測對方是什麼人。」

「我們又不是警方人員，是無法通過電話公司查出電話的來源的。本來最好是報警，但我明白你現時的心情。現在我認爲你應該做的事情只有兩件：第一，把尊夫人接回來，因爲

這不是她的錯，你明知她是模特兒，為什麼你要娶她，第二，耐心等待明天那個電話。」

季年想了想，也覺得有道理。

游天虹看了時間，已經是凌晨五時過後，他終於和小牛離開季家。

季年在極度困惱中等待天亮！

天亮之後，他第一件事是要把他那美麗動人的妻子珍妮接回來。

他們夫婦之間本來就十分恩愛，只是在盛怒之下才會發生口角。

季年對他太太說：「珍妮，是我一時魯莽怪錯了你，這不是你的錯，請你原諒。」

珍妮苦笑着道：「歸根到底，還是我婚前選擇錯了模特兒這種拋頭露面的職業，如果我早知道有機會成為你的妻子，我決不會做模特兒。」

「如果你不是名模特兒，我又怎會有機會結識你呢？」

「所以，世事是非常矛盾的。」

「算了，」季年說：「別再提了，這件事遲早也會成為過去！」

珍妮突然束着眉說道：「昨晚我冷靜下來想了一整晚，季年，我想再看看那幀照片。」

「還有什麼好看？難道你的樣子，我還不認得嗎？」

「我並不是這個意思，只是昨晚我想了一整晚，才想起我當年所影的一張藝術相並不是那樣子的，當時只是露肩，鏡頭所對住的應該是背部，由於事隔數年，我的印象已開始模糊了。直至昨晚，我越想越覺得奇怪，怎麼一個如此有修養的藝術家，竟會把我的照片交到一個歹徒的手中呢？這樣我才慢慢的回憶起來。我當年那一欵藝術相，決不是那個姿勢的；更加不會看到我的胸部。」

季年順手從口袋中掏出那幀照片，遞給他的妻子，說：「你再仔細看清楚，會不會是給人偷攝的？」

珍妮自己看了幾眼那張艷照，也覺得面紅耳熱，十分難為情，即使如此，她還是要看清楚的。

她看完再看，總是想不起在什麼地方給人偷攝的，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這欵照片決不是多年前那位攝影名家的傑作。

季年聽了妻子的否認之後，心裏也感到無限驚奇，但事實上照片中人又的而且確是他的妻子珍妮。

返抵家中，剛踏入門口，客廳裏的電話就響了起來。

季年親自跑過去接聽，他非常緊張地問：「誰？」

那男子沉聲說道：「季先生嗎？那張藝術照片閣下已經看過了？」

季年說：「那張照片是你寄來的？」

「當然，否則我怎會打這個電話？」

「你想怎麼樣？」

「我需要十萬元現金。」

季年想了想，問道：「我在什麼地方交給你？」

「市立公園門前。」

「什麼時候？」

「銀行九時開始辦公，你在上午十時正到那兒去，我會與你聯絡。」

「好吧，」季年說：「不要忘記了那張底片。」

「當然！只要你別耍花樣，底片是一定交還給你的。」

電話掛斷之後，珍妮走上來問：「他怎麼說？」

「他要十萬元現鈔。」季年喃喃地說。

「十萬？嘿！眞大胃口！」

「算了，這件事，讓我自己處理。總之，以後你還是少些出去交際，以免再生麻煩！」

「你眞的要給他十萬元？」

「這數目，我還可付得起！」季年看看腕錶，又說：「我要出去一會兒，你留在家裏等我！」

珍妮點頭。

季年獨自駕車外出，往找游天虹。

游天虹招呼他在客廳中坐下，問道：「那人跟你連絡過了沒有？」

「剛打了電話來。」季年說：「不過，我覺得事情有點奇怪。」

「怎麼樣？」

季年說：「我忽然覺得我的妻子很可能在欺騙我！」

游天虹怔了一怔，問：「這又是怎麼一回事？」

季年嘆了一口氣，說：「本來家醜不出外傳，但我既然要你帮我，我就不能不坦白告訴你，我妻子有幾分姿色，至今為止仍有許多男人在追求她，我懷疑她在串同一個男人來欺騙我。」

「那麼，你在懷疑誰？」

「一個畫家。」

「尊夫人的情人麼？」

季年難過地點點頭。好一會兒才說：「我以為她已經聽了我的忠告，會離開那窮畫家了，想不到今天早上我到她娘家的時候，剛好那傢伙打電話來。珍妮接聽電話時，因為我在塲，所以總是支支吾吾的，因此我更肯定那一定是羅拔。」

「誰是珍妮，誰是羅拔？」小牛在旁忍不住插咀問道。

「羅拔就是那窮畫家，珍妮就是內子。」

「對方要求多少錢可以購回底片？」游天虹問。

「十萬元。」

「似乎太少了。」

「什麼？」季年瞪大了眼睛。

游天虹笑笑，道：「尊夫人的首飾也不止此數，她要騙你，大可挾帶私逃，與羅拔遠走高飛，所以，我認為這件事，未必與她扯上關係。」

「但無論如何，十點鐘我就要帶十萬元到市立公園門前去。」

「交欵的辦法呢？」

「那人說，只要我到那兒去，他就有辦法和我連絡。」

「那你決定給他十萬元了？」

「除此之外，試問還有什麼辦法呢？」季年嘆氣說：「十萬元如果能換回那張底片，倒也值得，只要不是付給情敵，我便甘心了。」

游天虹想了想，說道：「既然你已經決定，那我當然不會反對，不過，我有個建議，此際盜賊猖狂之時，讓小牛陪陪你去好嗎？」

「你的好意我也明白，不過，對方聲明只准我一個人到那兒去。」

「小牛只是陪你到銀行去，離開銀行之後，你自己到公園去吧。」

游天虹說着，向小牛打了一個眼色，小牛會意，跑到裏面去換衣服。

數分鐘之後，他們一齊外出。

游天虹坐在汽車中等候，小牛則陪季年到銀行去提欵。

十萬元現鈔到手之後，小牛乘着點數之際，將一些透明的液體塗上去，季年只以為游天虹仗義派個徒弟來帮忙，却不知道他們原來另有作用。

離開銀行之後，季年看看時間差不多了，便獨自駕車到公園去了。

小牛回到街口，找到游天虹的汽車，坐上汽車之後，便根據汽車上裝的磁性追踪儀器，展開跟踪，原來那些透明的磁性液體塗在鈔票上之後，汽車上的追踪儀器就會顯示出它的位置。

再說季年獨自駕車到市立公園門前，時間差不多是上午十時。

這是對方約好的交易時間，因此，季年的心情十分緊張。

他下了車，走到公園門前，突然有架賣雪糕的單車開到，那雪糕小販問：「先生，吃雪糕麼？」

季年那裏還有心情吃雪糕，他只留意有沒有那勒索歹徒的踪跡。就在這時候，那小販已經將一支雪糕批自箱子裏取出，塞到季年的手中，然後迅速騎着單車離去。

季年正覺得奇怪，當他低頭望向那枝雪糕批時，當堂令他嚇了一跳，只見上面寫着：「距離你左手不到十碼處，有一個廢紙箱，編號是『一九五』，把鈔票投入可也。然後回家等候，底片稍後奉上。」

沒有上欵，也沒有下欵，但季年已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了。

游天虹和小牛離遠望過去，還道是季年喜歡吃雪糕，直至發覺他把一包鈔票投入了廢紙箱之後，登車匆匆離去，這才明白：勒索的歹徒已經給他提示。

他們一直留在汽車中監視，就是沒有任何可疑的人物經過那裏。更加沒有人去搜那個廢紙箱。

游天虹正在大感困惑，突然小牛說道：「奇怪，怎麼儀器的磁針會動起來啦？」

游天虹俯視之下，也看見磁性紅色指針在抖動，但是廢紙箱那邊，却是四下無人。

小牛百思不得其解，游天虹立即把車子開過去，小牛奪門而出，把手伸進廢紙箱內一撈，不由得驚叫起來：「糟糕！」

游天虹探首車窗外，問：「怎麼啦？」

「廢紙箱內什麼也沒有！」小牛獃在一旁說。

「明明看見他把鈔票投進去，快看看有沒有機關？」

小牛果然把廢紙箱搬開，只見一個圓形鐵蓋壓在下面，小牛用力企圖將它抽起，但費盡氣力也無法把它弄開。

這一塊路旁的活動鐵蓋，原是電話綫的滙集點所在，以方便修理人進入地下之用，但是這一個鐵蓋之上，却給人弄出了一個圓形小孔，大小只可以容納一隻人手的進出。

現在游天虹師徒二人終於明白了，勒索的歹徒已經得手逃去。

小牛發覺那活動鐵蓋被人在下面用鐵綫紮穩，所以無法抽起，游天虹看看車上的追踪儀器，但是，那枚磁性紅針突然失去了效用。

這追踪儀器，是小牛自製的，過去這追踪儀器曾帮過他們不少的忙，它不但可以協助追踪，更可以作遙控引爆，但是，今天小牛塗在鈔票上的只是磁性液體，可以協助追踪，而不能引爆。

游天虹問：「你這自製追踪儀器到底怎麼攪的？」

「照道理是不會失效的。」小牛說：「通常在一方里以外，才會無法控制，但在這麼短促的時間內，他們不可能跑上一里的路程。」

游天虹把車子開往街口，他希望可以由另一個入口處進入地底內，游天虹一邊開車一邊問：「會不會是由於地勢較低，所以磁針無法擺動？」

「我想不會的，高高低低還不是一樣麼？那些磁性液體只要不失效就行。」

說話間，車子已在街口的拐彎處停了下來，這裏有一個同類形鐵蓋，小牛抽開它，往下俯視，只見黑漆一片，他正要回到車子裏取手電筒，却有一名巡警走過來喝道：「小子，你幹什麼？」

小牛支吾以對，好一會才答道：「我掉了一些東西進去，想找回來而已。」

那巡警瞪着他說：「你不是電話局的人，是不能隨便搬動這鐵蓋的，否則便會觸法犯例，你明白嗎？」

小牛給他嚇住了，只好把那圓蓋放回原位，然後返回車上。

游天虹知道這些地綫的隧道四通八達，勒索的歹徒如果有預謀，一定也會想到可能給人圍捕的，所以，這個時候他們可能已逃之夭夭了。

因此，游天虹也只好把車子開走。

×　×　×

警方押解犯人的車輛剛在法院門外的停車塲停了下來，一大羣記者就湧了過來。

車內的囚犯正是走私黃金的劉海！

由於事前報章的渲染以及緝獲黃金數目之龐大，使到今天此案的開審備受市民注意，因此法院內外都擠滿了人。

一連串鎂光燈的閃爍，難免使人眼花撩亂，劉海就在這一剎那間倒了下來。

在塲的人無不驚惶，但沒有人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甚至劉海本人也莫名其妙。

警員們迅速築起一道人牆，一位警官蹲下去，發覺劉海面色越變越黑，額角中央插了一枚針狀的東西，看來劉海是中毒身亡的。

警方人員立即封鎖現塲，但在記者羣中有人一定要離去，警員們正與他理論之際，有一位記者認出他並非他們的行家，雖然當地的記者人數衆多，但經常派到法院去採訪的，總不會超過二十人。

警察聽說這可疑人物是冒牌記者，更覺可疑，於是有人掏出手鎗來。豈料就在混亂中，那人高喝一聲，就把手中的一具攝影機扔掉！

「嘩啦」一聲，一陣濃烟冒起，在塲的人無不眼淚直流，嗆咳不已，那人却趁機逃去，只見他衝出重圍之後，跳上一輛電單車逃去無踪。

現塲一片混亂，有經驗的人都明白到這陣陣辣的濃烟，正是催淚瓦斯。

警察總局已經接到消息，大批警探在不久之後開到現塲來。

林浩探長也來了，根據現塲的資料，他很快就找出答案，因為那具被棄於地上的相機是僞裝的，按掣上有彈簧，那枚毒針就是由這裏發射出去，把劉海置於死地的。此外，整具攝影機都載滿了催淚氣體，被扔在地上觸發機關就引起爆炸，於是有如一顆巨型的催淚彈一樣。也難怪剛才引起了一陣極大的混亂。

劉海已經證實斃命，但誰是兇手？

會不會是幕後人殺人滅口？

正當警方的調查工作告一段落之際，游天虹師徒二人才匆匆趕到現塲。

他們原來是要來聽審的，想不到竟會發生一件如此轟動的謀殺案。

林浩探長還在忙個不停，根本沒有時間去理會游天虹他們。

師徒二人被現塲維持秩序的警察攔止在外面。

游天虹低聲對小牛說：「我們還是去找文成彬吧！」

小牛會意，離開了看熱鬧的人羣，回到汽車裏去，他問道：「你怎麼會想到文成彬那裏去？」

「他可能知道了一些內幕，我們非找他不

可。」

「師父，你以爲這件事會不會與季年那件扯在一起？」

「這倒難說了。不過，無論如何，我也不希望他們扯在一起。」

「爲什麼？」

「因爲，如果兩件事同是一班人做的，那就等於說：這是一個龐大的勒索集團，後果之嚴重是可想而知的。」

「是的，文成彬被勒索，季年也同樣被人勒索，但是，藉口却是各有不同。」

游天虹一邊把車子開動一邊說：「其實，每個人都難免有一些秘密，不希望別人知道的，唯一不同的是重要的秘密和無關重要的秘密。於是有錢有地位的人担心身敗名裂，沒有錢的人根本無須担心，如此一來，有錢人如果有一些重要的秘密給人拿作把柄，就會變成一宗勒索案件。」

說話間，他們的汽車突然發出「嘟嘟」的聲音——那是汽車上的儀器在響。

小牛順手把表板上的一具小型電視機扭開，只見螢光幕上出現一個男子的影像，靈犬「幸運」正在虎視眈眈地監視着。

那具小型電視機是游天虹最近才安裝上汽車的新裝置，它是利用無綫電傳眞儀器，將游宅門前的景像接收，然後在電視機上顯示出來，剛才那一陣訊號，正是由於有人按响了游宅門鈴的結果。

出現於小型電視機的那個男人，並非別人，正是游天虹的朋友，也卽是那位私家偵探江强。

江强每每遇到困難，都會找游天虹師徒帮忙的。過去游天虹師徒二人也帮過他不少忙。

當下游天虹打開通話機問道：「江强，發生了什麼事？」

通話機的聲音直接傳送到游宅門後一個擴音器去，要不是事先說明白，對方很容易以爲有人在屋子裏問出來。

游天虹透過螢光幕，可以看見江强的面部表情。江强在那邊說：「游老兄，我有點緊要事要見見你，請開門吧。」

游天虹說：「我並不在家裏，我們現在街上，有什麼話請你說吧，我在汽車裏可以聽到的。」

「你不是開玩笑吧？」江强四下裏張望着：「爲什麼我會聽到你的聲音？」

「當然不是開玩笑，有話你盡管說吧。」

「不！我還是見到面再談好了。」

「本來我還有地方去的。」游天虹說：「但是既然你一定要見我，我就立即回來吧。」

「好的，我在這裏等你。」江强說。

游天虹師徒二人匆匆趕回家，把江强請進屋內。

他們還未坐下，江强便說：「我有一位主顧被人謀殺了。」

「什麼？謀殺？」江强怔了怔。

「是的，他本來給人勒索一筆巨欵，所以請我調查勒索者是誰，可是不知怎的，他忽然被人殺死了。」

「什麼時候的事？」

「剛發現了還不夠一小時。」

「報了警麼？」

「沒有。」

「爲什麼不報警就來找我？」游天虹感到出奇地望着他。

「我是有苦衷的。」江强說：「我這位客人叫黃金，大概你也聽過他的名字吧？」

「好像是上流社會的紳士。」

「對了，最近他收到一幀裸體照片，照片中人是他的妻子。」

「又是裸體照片！」

「你也知道，有錢人都要面子的，那人就用一幀裸照勒索他二十萬元，如果他不付出這筆金錢的話，那幀照片就會在一些成人雜誌上刋登，黃金爲了偵查這件事的幕後人是什麼來頭，所以他委託了我們偵探社代爲偵查這件事的來龍去脈，豈料在未有頭緒之前，他今天突然死去了。」

「在什麼地方？」

「在一幢樓宇內，我們約好在那裏見面的，想不到我去到那兒的時候，他已經死了。」

「我以爲在這種情形之下，你應該先去報警。」

「可是，你知道那幢新樓是什麼地方嗎？」江强說：「那是他一位黑市夫人的香閨。」

「黑市夫人？」游天虹頗感意外，問：「那麼，她可知道了這件事？」

「還不知道，她最近去了南洋一帶登台演出。」

「她是明星麼？」

「不，只是一位歌星。」江强說：「黃金經常到那兒去休息，因爲那兒很靜，今天他就是約我到那地方去會面，談談這事的發展。想不到我去到那兒的時候，大門虛掩，推門入內一看，發覺他倒在地上。」

「即使如此，你仍應該先報警，否則你可能會有麻煩。」

「萬一警方追查起來，如何交代？黃金託我做這件事，是絕不希望讓任何人知道的。」

「正因爲這樣，你更應向警方交代。」

江强說：「但是，那幢新樓不是他的正式住宅啊！」

游天虹說：「人都已經死了，你還爲他保留這點面子幹什麼？」

「你的意思是說：讓警方也知道他生前曾遭人勒索是麼？」

「是的。」

「好吧！」江强嘆了一口氣說：「我就聽你的勸告，趕回現場去報警。」

江强說完眞的走了。

游天虹在那裏道：「這一回可能是眞的給我不幸而言中。」

小牛在旁說道：「也有可能只是偶然的巧合吧了。」

「不可能的，同一樣的手法，就有可能是同一個人做出來的。」

「但是，他們爲什麼要殺人？」

「可能是他違反了勒索者的警告。」

這時候電話突然响了起來。游天虹拿起聽筒，原來那是文成彬。

文成彬沉聲說道：「游先生，我可以立刻見見你嗎？」

「當然可以，我正想找你呢！」游天虹又問：「我們在什麼地方見面？」

「我的家裏。」

「好吧，我立即來。」

游天虹帶着小牛匆匆駕車趕到文宅。

文成彬的臉色極其難看，雙眉緊皺，不問可知，他正陷於極度困擾之中。

他把游天虹請到書房裏，游天虹還未坐下，他便急不及待地說：「我相信你一定知道我目前的處境，否則，你不會留下咭片，叫我有事立刻找你的。」

「是的，就算你不找我，我也會來找你的。」游天虹說：「劉海突然在法院門外被殺，照理你應該不會再有什麼負累了。」

「這件事我也是剛剛才知道的，那人打電話給我。」

游天虹說：「你所說的『那人』，就是在山頂約會你的那位？」

「唔……」文成彬怔了一怔，他現在才知道那晚游天虹師徒二人果然跟踪過他。他只好點了點頭。

「他是不是要勒索你？」

「是的。」文成彬說道：「但是並非要向我討取金錢，而是要我與他們合作，繼續幹下去。」

「你是指走私黃金？」

「是的，但爲了我的妻兒，我已決定洗手不幹，希望你能夠帮帮我。」

「爲什麼不報警？」

「他們說過，如果我報警就會殺死我的家人。」

「你眞的下了決心不幹？」

「是的，否則我也不會找你。」

「那人在電話中對你說了些什麼？」

「他說劉海已經死了，沒有人知道誰是幕後指揮，他們要我繼續冒險下去，新合伙人是他們。」

「好吧，你先答應下來，我把小牛留在你的身邊，有事他會通知我的。」

文成彬說：「答應下來？你的意思是要引他們上鈎？」

「是的？」

「這樣做會不會太危險了？」

「有小牛在你身邊，你盡管放心好了，我還有一點事要做，告辭了。」

正當游天虹要離去的時候，電話突然响了起來。

文成彬接聽之後，向游天虹打了一個手勢，游天虹會意，走近電話旁邊。

文成彬問：「你到底要我怎麼樣？」

「我立刻要見見你。」

「在什麼地方？」

「半小時後我在××餐室等你。」

「是那間鄉村式的餐室？」

「正是。」

「好吧，半小時後再見。」文成彬放下了電話。

游天虹站在他身旁，沉吟道：「他爲什麼會約你在鄉村餐室見面？」

「大概是那裏環境比較幽靜吧。」

「無論如何，你都要裝作有誠意與他合作，我與小牛在暗中保護你，但你不必理會我們；總之他有什麼要求，你照拖可也，拖延時間對我們很有利，明白嗎？」

文成彬點點頭。

游天虹帶着小牛首先離開了文宅，文成彬稍後獨自駕車外出。至於他的妻兒，早已送到外婆家去了。

游天虹說：「我已經把一枚偷聽器扣到文成彬的衣襟上，小牛，你現在就打開我們的竊聽器吧。」

小牛把偷聽儀器打開，只聽陣陣汽車馬達聲，原來，文成彬正在駕車趕往鄉村餐室的途中。

小牛問：「等會兒我們怎樣做？」

「我們要起清那人的底細。」游天虹說：「如果我的估計不錯，他們極有可能是一個有組織的勒索集團，他們可能正利用各種不同的方式，向一些富有的人下手！」

「這麼說來，我們豈不是帮着富人出了這口氣？」

游天虹說：「無論是窮人或者富人，只要我們看不過眼就要挿手。」

小牛知道了游天虹的脾氣，他也不再說話了。

車子很快便來到郊外一處風景很優美的地方，那間餐室就座落在那裏。

游天虹說：「小牛，你進餐室去，我在外囬監視，我們用A綫保持聯絡。」

小牛於是把通話機和車子裏的接收總機，扭到A字的綫路去。

來到餐室門前，小牛下車，走進餐室內，游天虹坐在汽車上，監視着餐室周圍的動靜。

小牛走進餐室內，立即明白了那人爲什麼會約文成彬在此處見面，原來這個餐室的每個卡位都有一座電話。

小牛坐下來之後，就看見文成彬也走了進來。

他們佯作不識，文成彬找了一個位子坐下來。

就在他坐下之後不到五分鐘的光景，小牛便離遠看見他握起聽筒，接聽電話。小牛知道他的估計不錯，那個神秘人物並沒有與文成彬正面接觸，只是用電話連絡。

根據桌面上玻璃壓着的使用電話方法，這裏每個卡座中的電話，都是內綫的。爲了保持寧靜的場面，鈴聲不會响，只是由電話機上的紅色燈號亮了，就表示有人要找該卡位的人談話。

如果人客要和外間通話，必須先打「九」字，取得街綫。而這裏面是沒有九號枱的。

剛才小牛並未看見文成彬有打電話到外面去的意圖，看情形是有人要找他。那麼，到底是外面有人要找他還是這裏其中一個卡位的人撥過去的？

小牛很快便找出了答案，打電話給文成彬的，一定就在這裏面，因爲文成彬才進來不久，餐室以外的人沒有可能這麼快便知道他將坐到那一個卡位去。

於是小牛開始留心每一個卡位的人，他終於發覺斜對面的一列卡位，其中一個卡座中坐了一個單身男子，他正在拿起聽筒，低聲講電話。

小牛再看看玻璃底下壓住的一張編號紙，那張紙印了各卡位的形勢和編號。那可疑男子所佔據的卡位，編號是十六，而文成彬的則是七號。小牛所坐的角度，剛好看見兩方面的動態。

此外小牛再也看不見別的卡位有人拿起電話聽筒；有些卡位根本也沒有人在那裏。小牛就是憑了這點，肯定那坐在十六號卡位的男人，就是他要追查的神秘人物。

於是，小牛悄悄地利用袖珍通話機，通知了游天虹。

其實，游天虹這時候也正在汽車上，用竊聽儀器偷聽着文成彬和那人通電話的內容。

扣在文成彬衣襟下的微波傳音器，極之敏感，游天虹只要打開那副竊聽總機，便可以清清楚楚地聽到文成彬的聲音；甚至跟他通話那人的聲浪，也依稀可以聽到。

由他們開始講話，游天虹就已經用竊聽儀器偷聽，因此他們談些什麼，游天虹也一淸二楚。

那神秘人物無非想利用文成彬多年來的經驗，和已經搭好了的橋樑，揷手幹走私黃金的勾當，文成彬依了游天虹事前的指示，用拖延的辦法，可是，對方咄咄迫人地說：「文先生，你沒有選擇的餘地，因爲我們已經帮了閣下一個忙；這點你一定明白吧？」

游天虹這時又聽見文成彬說：「但是，我連你是誰也未弄得淸楚，叫我們如何合作？這不是有點近乎開玩笑麼？」

「你以爲我會有閒心跟你開玩笑麼？」

「但是，我認爲最起碼我們也要見一面，才可以作進一步的詳談。」

「本來我也想與你面談，但是，我發現有人在這家餐室內監視着我們！」

神秘人物此語一出，登時令到三個人都呆

住了。那三個人就是游天虹師徒與文成彬！

文成彬想不到那傢伙如此機警，甚至他自己也不知道游天虹師徒二人如何對他展開監視，但那傢伙竟知道了，可見厲害得很！

游天虹在竊聽的接收儀器旁邊，一直把「A」綫的通話機打開，他是故意要小牛也能聽見文成彬和那神秘人物的通話內容。

因此，那神秘人物剛才的一句話，實在是令到三方面都感到吃驚！

文成彬故作驚奇地說：「是誰在監視着我們？」

那人沉聲說道：「你放心好了，我看他不似是警方的人。」

文成彬說道：「那麼，我們今天的約會要押後了。」

「不！你等着，我會把他解決掉的。」那人又說：「我想給你一個思想上的準備，我要知道的，包括你那宗生意上的連絡方式，各地的連絡人，以及每次的營業額等等，我知道閣下在這方面是老行尊，我們準備與你擴大合作，就是不必你担心資本問題，因爲我們組織方面是有足够的金錢；我們需要的，只是你的經驗。」

文成彬担心小牛的安危，所以只是支吾以對，沒有正面答覆他。

那人掛了綫，然後再打了一個外綫電話。

小牛趁此機會和游天虹連絡。

游天虹說道：「你都聽到了吧？小牛，他要對付你呢！」

小牛說道：「那傢伙正在打電話向外求援，我想趁此機會先下手爲强！」

「好吧！這傢伙能够代表一個組織出來接洽，相信總有些來頭，你在那裏等着，讓我進來助你一臂之力。」

雙方把通話機關上，小牛也看見那神秘男子放下了電話聽筒。

小牛年少氣盛，聽了剛才那一番說話，感到極不舒服，因此也不等游天虹進來，便走了過去！

那人早巳注意到小牛的行動，只是佯作不見。小牛一步一步的走過去，他仍然好像一無所覺似的。當小牛走到他身旁不及三尺時，只見他突然把手一揚，一柄尖刀巳經脫手飛出！

小牛眼明手快，側身閃過，右腿巳經順勢飛起，直踢向那傢伙的腰部。

那人這時巳經站了起來，縮肚彎腰，伸手一抄，執住了小牛的小腿，順勢一送，要是換上等閑之輩，這一下暗勁巳足令對方跌個踉蹌，說不定還會撞着那些枱椅，而斷手折足！

但是，小牛是個練過武功的人，身手向來敏捷過人，只見他順勢打了一個觔斗，落在一張方桌之上。方桌是擺放在左右兩列卡位中央的，上面放置了一些糖瓶，煙灰缸之類。小牛迅速飛起一腳，糖瓶與煙灰缸等物，應聲飛了過去！

一時之間，「砰砰嘭嘭」的，朝住那人直飛過去；那人想不到小牛有此靈活身手，也實在小睇了他，一時竟忙得亂了手腳！

小牛得勢不饒人，一個飛身撲，縱跳下去，扭住那傢伙就打將起來。

餐室中的人不知發生了什麼事，紛紛走避，而其中一個侍應生急忙致電報警。

這時游天虹巳經衝了進來，見狀也大爲焦急，因爲他擔心對方的救兵會及時趕到，因此，他眼看小牛佔了上風，還是走了過去，希望早點把這傢伙抓走！

游天虹還未來到那人的身邊，那男人巳看出他的來意不善，順手抓住一張靠背椅，飛擲過去。豈料這一下分心，就給小牛有機可乘。

隨着「砰」的一聲之後，小牛巳把那人的手臂强行扭向背後！

文成彬在那邊看得呆了。

游天虹示意小牛把那傢伙趁早押上汽車去，他留下來，付給餐室一筆錢作爲損失的賠償金。

然後，他與文成彬一起離開了餐室。

這時候，小牛巳經因爲那傢伙不斷的掙扎而把他擊昏了。

小牛把他當作貨物一樣，趁着四下無人，把他推入後面的汽車行李箱內。

這是一處僻靜的郊區，鄉村餐室幾乎是這風景區唯一的建築物，被嚇呆了的數名茶客，正站在餐室門前遙望。

游天虹與文成彬二人離開餐室之後，分別登上了汽車，匆匆離去。

小牛一邊開車一邊說道：「這回我們是騎虎難下了。」

游天虹說：「我們只希望從這傢伙的口供裏知道一些線索來。」

文成彬的車子跟在後面，二輛車直向市區開去！

游天虹正想說什麼，突然發覺迎面駛來二輛黑色的大型房車，裏面載了十名黑衣大漢，不久，又見到有兩輛警車疾馳而過！

但是，沒有人想到在鄉村餐室鬧事的人，正與他們打個照面！

游天虹雖然不知道那個傢伙曾經打電話去請救兵，但從他和文成彬的電話對答中，也知道了一些端倪，他既然是聲稱要對付小牛，那他當然不會赤手空拳來把小牛收拾的吧！

游天虹見小牛把車子開回家中。

文成彬的汽車突然自後面加速前進，示意小牛在路旁把車停下來。

小牛果然把車子停下。

文成彬問道：「你們打算把這傢伙怎麼樣處置？」

「把他帶返我家中去，迫他招供！」游天虹答道。

「不，那太危險了。」

「但我們現在已是勢成騎虎。」

「好吧！你們跟我來！」文成彬忽然又說：「我帶你到一個更安全的地万。」

話未說完，文成彬已把車子開走，走了一段路，便到了分岔路口。文成彬率先把車子拐了一個大彎，駛向一條十分僻靜的小路去。

小牛開車跟在後面，他對游天虹說·「他到底要帶我們到什麼地方？」

「也許是一些僻靜的樹林吧。」游天虹推測着說道：「他可能擔心車子駛入市區，會有人找到我們。」

不久，文成彬的汽車已經穿過一些樹林，駛入了一條林蔭小徑。前面就是一條私家路，下了斜路便可以看見一幢海濱別墅。

文成彬停車走過來說：「在這裏可能比在市區更加安全得多。」

「這是什麼地方？」小牛問。

「我的私家別墅，但很少人會知道的。」文成彬不禁嘆一口氣，又說：「今天的事，他會一定入了我的賬，這可能會危及我家人的安全。」

游天虹說：「如果你決定改過，這個險，實在值得一冒的。」

小牛已走到後面車子的行李箱中，把那個神秘男子拉了出來。

他還沒有甦醒過來，小牛把他背着進入屋內。

游天虹和文成彬跟在後面，文成彬問道：「你們打算把他怎樣處置？」

游天虹說：「他是一個黑社會的代表，如果我們不澈底對付他，他便會對付我們。所以

，我們想仁慈也不可能。」

文成彬開了別墅的門，讓小牛把那個傢伙背進屋內。

這時候，那傢伙巳經漸漸醒來，但小牛巳經用椅子加上繩索，把他細綁在一起。

小牛把一大杯冷水潑了過去，讓他更加清醒過來。

游天虹在旁問道：「你是誰？」

那傢伙只瞪了他一眼，「嘿」的一聲把臉別開去。

小牛一拳揮擊過去，「轟隆」一聲，那傢伙連人帶椅，往後跌倒！

小牛並沒有把他扶起，就讓他綁紮在那張椅子之上，屈膝彎臂的，仰臥地上。

小牛蹲下去，狠狠地說道：「看來也要讓你多吃一些苦頭，你才肯講實話了。」

說着，小牛巳拔出一柄小刀，在他面前揮了一下，說：「我數三下，你有種的就不把姓名告訴我！但我會先挖了你一隻眼睛！一……二……」

「二」字剛說出口，那傢伙巳被嚇得滿頭大汗，說道：「別這樣，我說好了！」

小牛問：「你叫什麼名字？誰派你來的？如果有半句假話，小心你的腦袋！」

那傢伙躺在地上，椅背壓得他雙臂作痛，因爲他的雙臂是被彎到背後去的。

其實這種難受的滋味，就算小牛不加以恐嚇，他也捱不了多少時間。

他抖着聲音說道：「我叫唐志華，我是受人所託的。」

「誰人？」游天虹問道：「那你的上司是誰？」

唐志華爲難地說：「你們何必咄咄迫人？我與你們無仇無怨。」

「無仇無怨？」游天虹說道：「那晚在山頂的公路上，你的同黨，差一點用巨石毀了我們！」

「哦！原來那晚在山頂跟踪我們的，就是你們！」唐志華如夢初醒，說：「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你不需要理會我們是什麼人。」小牛說道：「你只需要據實說出來，你們的組織就行了！」

「請扶我坐起來再說吧。」

小牛蹲在那裏說道：「你想坐起來，除非你快把一切眞相說出來。」

「其實也沒有什麼眞相，我們是一股新勢力，希望在各種事業上謀發展。」

「所謂事業，大概就是指各種不法的事業吧？」

「當然。」唐志華說：「我們找文成彬是希望與他合作做走私黃金的生意。」

游天虹看見他又苦着臉，「哎唷」地叫，便對小牛說道：「好吧！小牛，把他扶起來，如果他再說謊，我有更毒的方法對付他！」

小牛把唐志華連人帶椅扶起，說道：「我們向來殺人不眨眼，你想活着，最好放明白一點！」

唐志華說：「有話你儘管問好了，反正我回去，也是沒有命的了。」

游天虹問：「你的上司是誰？」

「黑鬼廣。」

「黑鬼廣？」游天虹怔了怔，「很熟悉的名字！」

小牛略作沉思，很快他便想起來了，「師父，黑鬼廣是西區的一個小頭目！」

游天虹也想起來了。他說：「不可能的，黑鬼廣不似是個有大資本做走私生意的人。」

唐志華說：「是的，我也覺得他不是個眞正的後台老板，但我的而且確是他的屬下。」

游天虹又問：「他還要你做些什麼？」

「先辦妥了這件事，再聽他的進一步指示。」唐志華說道：「可否告訴我，你們是什麼人？」

「如果你在江湖上行走，大概不會沒有聽過『千門奇俠』這個名字吧。」小牛說。

「你就是『千門奇俠』？」唐志華衝口而出。

「我是『千門奇俠』的徒兒。」小牛說道：「這位才是『千門奇俠』。」小牛望向游天虹。

唐志華上下打量了游天虹一遍，游天虹正用一雙凌厲的眼睛盯着他。

唐志華頹然地說：「原來遇上你，我就合該倒霉了。」

小牛乘機說道：「現在你可相信我們有胆量把你活活揍死了吧？」

唐志華面色大變道：「當然相信，早就聽過二位的大名。但我巳決心改過，你們放過我吧。」

「用什麼保證？」小牛問。

唐志華說：「用我的性命。」

「好吧！話是你說出來的，可別忘了！」小牛說。

「我把局面弄成這樣子，如果回到黑鬼廣那裏去，還有命麼？」唐志華又說：「二位如果能放我一條生路，我將感激不淺。」

「不！你還有事未做完呢！」游天虹說：「帶我們去找黑鬼廣，然後查幕後人是誰！」

唐志華爲難地說道：「黑鬼廣在西區越來越有名氣，你自己去也可以找得到他，何必要我？」

小牛又要將椅子推翻，只要椅子翻倒，他就會吃苦頭，因此，唐志華急忙又說道：「請不要這樣！我跟你們一齊去就是了！」

這時文成彬由那邊走過來，說道：「你們對我還有一些什麼計劃？」

「如果你不合作，下一步就會綁架你的家人。」

文成彬不由得吃驚起來：「那麼，我的家人也是極之危險的了。」

「是的。」唐志華有點得意地說：「如果他們知道你也有份綁架我，可能立即派人去對付你的家人。」

文成彬極感不安，他對游天虹說：「看來我們還是快點返回市區去，我怕妻兒會落入他們的手中。」

游天虹也覺得文太太和他們的兒女處境危險，於是，叫小牛把唐志華押上汽車，帶返市區。

游天虹教文成彬帶着妻兒暫時找一處地方躲避，而他則與小牛帶着唐志華到西區去找黑鬼廣。

游天虹是江湖中人，自然也知道黑鬼廣是一名黑色頭目的左右手。自從那黑頭目死後，他便成了當然的繼承人。但是，游天虹却不相信他會有那麼多的金錢準備加入走私黃金的行列，因爲在當地的黑社會中，黑鬼廣只算是個新人。

唐志華處於夾縫之中，難免有些心驚胆戰。但是，游天虹偏偏要他走在最前面。

唐志華一邊走、一邊說道：「黑鬼廣的槍法奇準，如果他發覺你、我走在一起，我性命休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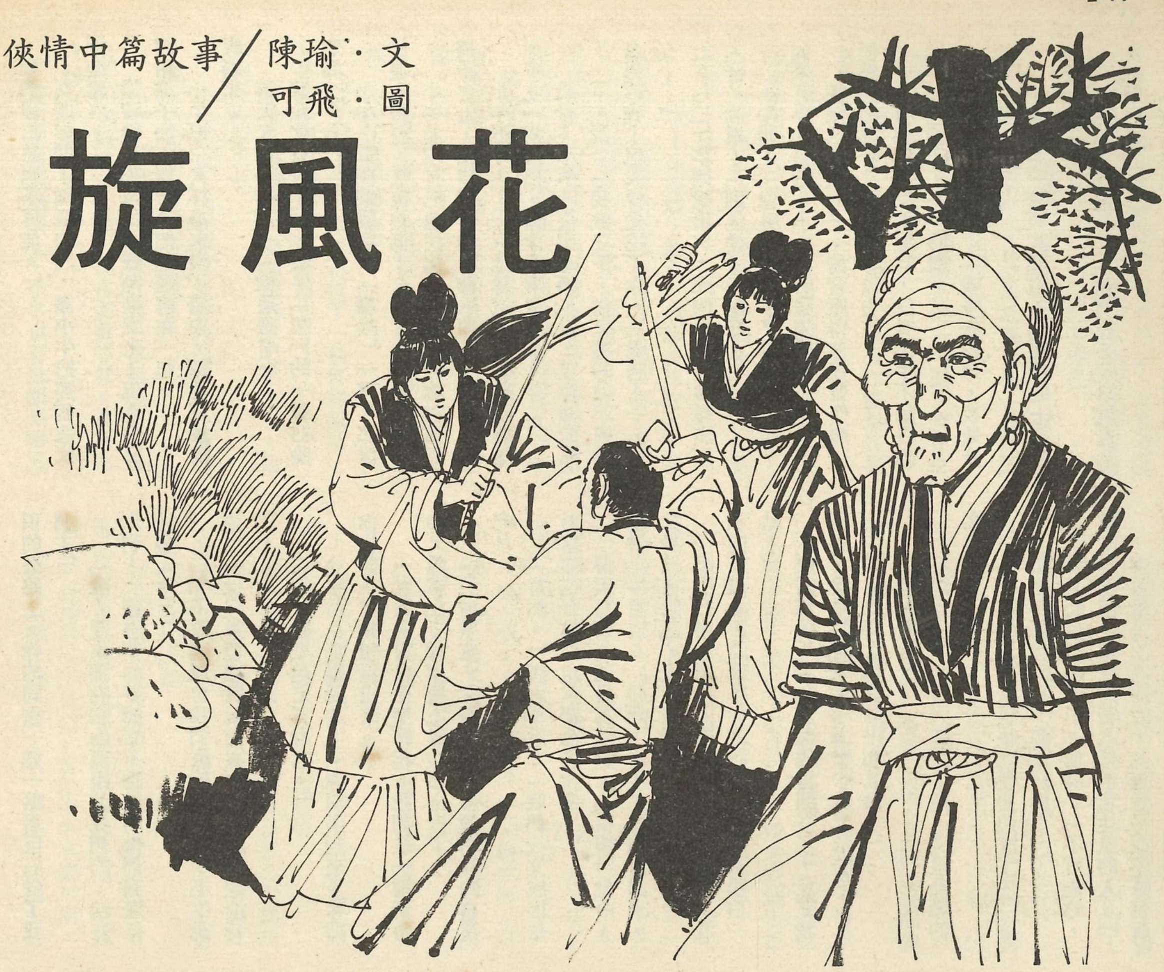
游天虹說：「少說廢話，現在你沒有選擇的餘地，乖乖地走你的路吧！」

唐志華無奈，只好一步一驚心地往前走，來到一棟舊樓的一個單位門前，按响門鈴，但很久也沒有人來應門。

（未完·一）

俠情中篇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旋風花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沈雪姑和南宮靖在一處漁村地底室養傷；三個女娃結爲金蘭姐妹，沈雪姑用太素脈訣貞女篇以陰導陽爲南宮靖療傷，需時四十九天，由李小雲、祝小青護法，孫小乙易容爲老漁夫在上面屋舍居住戒備……在江湖上失踪的不止南宮靖和李小雲，還有終南五老中的金鞭叟田五常和長安鏢局的羅永椿與鏢頭、皖西三俠、白虎門暴掌門人以及虎頭莊的人，都是在廟中避雨，被一綠衣老人邀入廟後失踪，現在由終南五老中的老二竹笻叟易南軒、老五南山樵子陶石田、以及各派掌門人訪問出事地點的頭號人物和遇事者，都似諱莫如深，摸不出頭緒來……

衆門派議事　丫鬟來干涉

寧勝天續道：「兄弟把話扯遠了，再說霍兄失踪之後，一直沒有消息，直到五天前，兄弟據報，霍兄已經悄然回轉霍家堡……」

他口氣一頓，取起茶盞又喝了一口，潤潤喉嚨，接着道：「兄弟聽得大感驚奇，因爲霍兄一直不肯担任敝教職務，但敝教却一直把他視同敝教的人，霍兄自己也並沒把他當作外人，一向都是和兄弟行動一致的，這次如果發生意外，脫險歸來，至少也該通知兄弟一聲，怎麼會悄然回轉霍家堡去？」

萬青峯心中忖道：「這和皖西三俠如出一轍！」

寧勝天續道：「兄弟立即趕去霍家堡，怎知霍五兄竟然言不由衷，不承認失踪之事，只說他遇上一位方外道友，邀他盤桓了半月有奇……」

口氣微頓，接道：「這話兄弟自然不會相信，再三探詢他的口風，他却堅不吐實，據兄弟觀察，霍五兄極可能遭受到很大的壓力，使他有所顧忌，才不肯和兄弟實說，但兄弟又想不出江湖上有什麼人能有這大的力量，會使他噤若寒蟬？」

萬青峯心中暗道：「這話不錯，以神燈教的勢力，霍五又有什麼好顧忌的？」

但想到李天雲當着終南二老和三位掌門人，還有少林智通大師以及自己，也同樣不肯說出心中的隱秘來，難道天下還有比自己這些人更有力量的人，威脅着他不成？」

大家依然沒有作聲。

那是因爲寧勝天沒待大家開口，接着說道：「兄弟看他堅決不肯吐實，也只得作罷，囑他多事休息，在霍家堡住了一晚，就和他作別。此事既然給兄弟遇上，自然不會因他不說，就此不問，兄弟作事，從不半途罷手，因此離開霍家堡之後，就密令各地敝教弟子，從頭查起，非把這件事查個水落石出不可……」

金贊廷道：「不錯，寧老哥這做法兄弟完全贊成，事情豈能就此了結？」

他是聽了寧勝天的話，想起師弟李天雲也可能另有隱情，才激動於懷，認爲非查不可。

寧勝天又道：「前天中午，金刀門的風雲刀柴崑，突然找來。」

智通大師道：「寧老施主方才說過，無形刀邢鏗也失踪了，莫非他就爲此事而來？」

寧勝天說道：「此次神秘失踪的，幾乎都是武林中的頂尖高手，而且江湖上竟然沒有一點消息，無形刀邢鏗失踪，兄弟根本一點都不知道，還是柴崑來了才知道的。」

他繼續說道：「柴崑來找兄弟之時，無形刀邢鏗已經回去，也和霍五兄一樣，不承認他失踪，他是柴崑的師叔，他不說，柴崑當然不敢追問。」

萬青峯問道：「後來如何？」

寧勝天道：「柴崑覺得事情不同尋常，但又計無所出，他和敝教柴香主（催命符柴一桂）原是從堂兄弟，因此來找柴香主商量，柴香主知道兄弟因霍五兄之事，正在全力偵查之中，無形刀邢鏗情形和霍五極相類似，就帶着柴崑來見兄弟，經兄弟詳細詢問，發覺邢鏗失踪日期和回家的日期，和霍五幾乎相同。」

「正好據報諸位由安慶去了龍眠山莊，又從龍眠山莊出來，今天可能路過此地，因此把諸位邀請來此，想聽聽皖西三俠的情形，如果也和霍五、邢鏗一樣，此事就大有文章，也好趁大家相聚一堂，作了磋商，好了，兄弟要說的，都已報告完畢了。」

封居易聽得一呆，說道：「會有這等事！」

崔介夫道：「這麼說來，最近失踪的人，不但武功都臻上乘，而且也都是幾十年的老江湖，這會有什麼人能令他們守口如瓶，不敢吐露隻字，難道天底下還有人能令這些人心懷戒懼，招惹不起的？」

「阿彌陀佛！」智通大師口喧佛號，說道：「這個當眞透着古怪，老衲也想不出是什麼道理來了。」

「哈哈！」萬青峯忽然朗笑，說道：「諸位道兄到現在才想到透着古怪嗎？兄弟在龍眠山莊，在一路上都不便明說，所以藉口請諸位道兄到敝莊去盤桓幾日，目的就是要請諸位到了敝莊，才作計議，如今寧老哥提出來了，可見兄弟料想的不錯了。」

金贊廷目光轉動，問道：「萬老哥原來早就看出來了？那爲什麼不早說呢？」

萬青峯道：「兄弟原也只是猜想而已，但有霍五兄和邢鏗兩人爲例，就可證實這些人失蹤一事，其中大有問題，兄弟當時雖然想到了一點，但因事情毫無佐證，而且直到目前，咱們還不知道這些失蹤的人是被人迷失了神智，還是受到什麼威脅，對方究竟有何陰謀？是否暗中有人監視？兄弟只好故作不知，不到敝莊，不敢和諸位明說，是怕萬一洩漏風聲，對方本已使人莫測高深，一旦使對方有了警覺，豈不更難偵查了嗎？」

金贊廷點頭道：「萬老哥心思縝密，老謀深算，兄弟佩服之至。」

萬青峯笑道：「金掌門人過獎，這許多高手失踪，江湖上居然一點風聲都沒有，可見對方處事手法，何等高明，兄弟也不得不小心將事。」

寧勝天問道：「萬兄還沒把皖西三俠的情形見告呢！」

萬青峯當下就把大家找去龍眠山莊，以及自己單獨和李天雲的談話，一字不漏的說了一遍。

金贊廷道：「原來萬老哥和李師弟單獨談過了！」

寧勝天一手摸着垂胸的白鬚，只是點着頭道：「這件事果然不簡單，其中也必然蘊藏着一個極大陰謀，咱們目前雖然不知道這幕後人物，究竟是誰？他有些什麼陰謀？好在今日大家都在這裏，現在心裏也都已有數了，如能聯合起來，力量應該不算單薄，已足可應付任何變故，因此兄弟覺得咱們應該好好磋商磋商，如何互通聲氣，一旦有事，如何互相支援，才能應付不可逆料的未來事故，不知諸位道兄意下如何？」

「善哉，善哉！」智通大師雙手合十說道：「寧老施主這一提議，十分重要，老衲早就覺得近年來江湖上好像正在醞釀着變亂，但又若隱若現，你眞要找出它那裏不對，却又找不出來，譬如旋風花的出現，譬如這次許多人的神秘失踪，都使人有風雨欲來的感覺，江湖同道如果不再團結一致，很可能會分別蒙受其害。」

封居易道：「可惜終南二老（竹笻叟易南軒和南山樵子陶石田）已經去了。」

崔介夫道：「這個不要緊，咱們有了定論，再行通知他們好了。」

金贊廷目光轉向寧勝天，問道：「此事是寧老哥提出來的，不知寧老哥可有腹案嗎？」

寧勝天道：「兄弟也是臨時想到的，腹案可沒有，不過兄弟認爲目前咱們不宜有什麼形式，結合各大門派，也言之過早，因爲到現在爲止，對方幕後究是何人？有些什麼陰謀，都不得而知，以捕風捉影毫無事實根據，就去知會各大門派，未免有小題大做之譏，給對方知道了，也適足以打草驚蛇，但反過來說，如果咱們沒有萬全準備，對方一旦有什麼舉動，咱們臨時又有措手不及之感。」

萬青峯道：「寧老哥說得極是。」

崔介夫道：「依寧老哥所說，咱們結合也不是，不結合也不是，那又該當如何呢？」

寧勝天笑了笑道：「兄弟方才說過，咱們目前不宜有什麼形式，但這並不碍咱們去做要做的事，譬如咱們以現有的幾個門派爲骨幹，最好能偵查出這些失蹤的人，是什麼人弄去的？從他們失蹤到釋放，這十幾天之中，去了那裏？這些只要抽絲剝繭，慢慢的查下去，一定可以查得出眉目來的，萬一查不出所以然來，也沒有關係。」

他說到這裏，頓了頓，又道：「他們處心積慮，把這些人弄去，不會沒有目的，咱們只要加强團結，隨時互通消息，不妨以靜制動，靜觀其變，只要他們有什麼蠢動，咱們隨時可以集合人手，揭發他們陰謀，咱們以現有的人手，兄弟不相信會

敗在任何邪惡勢力的手裏。」

金贊廷點頭道：「咱們沒有形式，又如何結合呢？」

寧勝天笑道：「兄弟說的不宜有什麼形式，是指不對外公開，咱們以目前這裏的人爲骨幹，自然要推舉一個頭兒總其成，古人說得好，蛇無頭不行……」

萬青峯道：「這個頭兒，自然非寧老哥莫屬。」

「不，不！」寧勝天連忙搖手道：「兄弟不成……」

萬青峯道：「你有神燈敎作班底，到處都有你的耳目……」

寧勝天道：「敝敎弟子遍佈大江南北，這是不假，但要兄弟當這個頭兒，可大大的不成。」

崔介夫道：「爲什麼不成？」

寧勝天道：「天下武林，千百年來，以少林，武當領袖羣倫，各大門派，也都號稱名門正派，敝敎在兄弟領導的四十年來，蒙大家不棄，沒把兄弟看作旁門左道，已經很客氣了，老實說，神燈敎縱然坐得正，立得直，江湖朋友也只是把咱們看作介乎黑白之間的一個組合，論實力，固然足以和各大門派分庭抗禮，但總究不是名門正派，兄弟如果担任這個頭兒，就有點名不正，言不順，所以兄弟可以担任其他職務，却不能領袖羣倫，在座的都是兄弟數十年深交，這一點，其實兄弟不說，諸位道兄也應該清楚……」

他目光一掠萬青峯，又說道：「兄弟認爲咱們這頭兒，萬老哥應該是最適當的人選，第一，黃山世家，當過三代武林盟主，在江湖上，有足夠的號召力，第二，萬老哥不在各大門派之中，立場超然，第三，和各大門派都有深厚的交情。担任這一頭兒，雖然只是無名英雄，但說不定却是挽救江湖一場刼難的主力，兄弟是經過再三思維，才提出來的，並非剛才萬老哥提了兄弟，兄弟投桃報李，也提出萬老哥來，互相標榜，這一點，務請諸位道兄共鑒。」

「阿彌陀佛。」智通大師合十，道：「寧老施主就事論事，說得極爲公允，老衲也認爲萬大施主是最適當的人選，因爲咱們此次結合，旣無形式，又無名義，做的是無名英雄，爲江湖武林未雨綢繆，幸而無事，大家只不過付出一點心力，一旦如果有甚變故，也有備無患，可以迅速集合增援，藉以減少無謂災害，萬大施主於公於私，看來應該勉爲其難，不可推辭才好。」

他此話一出，金贊廷，封居易，崔介夫一致同意。

崔介夫接着道：「方才寧老哥說過，名不正，言不順，咱們推萬老哥當頭兒，雖然不宜有任何形式，但總得有個名義才是。」

封居易道：「咱們以目前在場的門派來說，已有少林（少林寺對外一向以羅漢堂出面，智通大師是羅漢堂首席長老，自可代表少林一派）、形意、八卦、武功、和神燈敎，合起來是四派一敎，再加上一個黃山世家，就是由六個武林宗派所組成，兄弟之意，這頭兒不如稱之爲召集人，其意義，就是有召集和統一指揮之權，不知諸位道兄認爲召集人這三個字，是否妥當。」

寧勝天大笑道：「封老哥這召集人三字，最恰當也沒有了，將來如果再有其他門派加盟，召集人依然可用。」

智通大師道：「老衲呢，諸位施主有什麼差遣？」

寧勝天道：「兄弟覺得召集人之下，應該分設偵查、連絡，各司其事，偵查這一項，兄弟可以負責，至於連絡，就是負責秘密連絡各大門派，此事該請金兄、封兄、崔兄三位負責才好。」

智通大師道：「這麼說，老衲就沒有事可做了。」

寧勝天道：「大師不妨把貴寺羅漢堂的十八護法弟子秘密調來，隨時機動支援，這樣不是也有事做了嗎？」

「阿彌陀佛！」智通大師雙手合十，笑一笑道：「這一來，老衲豈不成了打手嗎？」

萬青峯眼看自己這召集人已是無可推諉，老實說這也是義不容辭之事，索性就靜靜的聽着他們討論，這時才插口道：「大家要兄弟當召集人，兄弟義不容辭，兄弟認爲偵查、連絡兩項只怕還嫌不夠，似乎應該再增設一個通訊。否則今日會後，各自分道揚鑣，又如何傳達消息呢？」

寧勝天道：「通訊一項，也由敝敎負責好了，只要大家約定暗記，一旦有事，敝敎的人就隨時可以和諸位連絡。」

智通大師道：「這樣就好，咱們就這樣說定了。」

崔介夫道：「寧老哥，咱們談了半天，現在已經都談妥了，你準備的酒菜呢？兄弟肚子已經受不了了。」

寧勝天含笑道：「酒菜早已準備好了，只是咱們討論之事，十分機密，兄弟要鄭香主（鄭玄通）守在廳外，不奉兄弟召喚，任何人都不得進來，就沒有人進來擺筵席了。」

崔介夫道：「那就叫他們趕快來擺筵席吧！」

寧勝天喝了一聲：「來人。」

廳外一名武士答應一聲迅快走入。寧勝天吩咐他可以擺酒席了，武士退出之後立即招來了四名武士在廳上擺好了兩桌酒席，幾名酒樓的伙計隨即紛紛送上酒菜。

寧勝天抬手肅客，說道：「諸位道兄快請入席了。」

大家還待謙讓，崔介夫嚷道：「咱們都是幾十年的老朋友了，每次遇上吃飯、一個位子就要推來推去，推上半天，說實在這已經不是客氣，已經迹近虛僞了，咱們都是江湖上人，要乾脆，坐就坐下來，有什麼好遜讓的？更何況今天至少比平日的吃飯時光，晚了半個多時辰，快坐下來吃吧！」

說着果然一屁股坐了下去。

萬青峯笑道：「崔掌門人果然快人快語，大家不用謙讓了，快請坐下來吧！」

大家依次坐下，伙計們陸續端上菜來，兩名武士手捧銀壺，給大家面前斟滿了酒。

寧勝天站起身舉杯道：「咱們今日不虛此會，也推舉了召集人，來，兄弟敬召集人和諸位道兄一杯。」

萬青峯和金贊廷，智通大師等人齊站起身，由萬青峯答道：「寧敎主好說，咱們從前是幾十年老友，現在結合起來，已經是一家人了，何須客氣？」

說着，大家各自乾了一杯。

就在此時，只聽廳外响起一個嬌脆聲音，輕輕噫一聲道：「冬香，快來看，這裏好熱鬧，有許多人在廳上喝酒呢！」

「來了，來了！」另一個少女聲音說道：「啊，這些人是誰呢？」

接着只聽鄭玄通的聲音喝道：「女娃兒，妳們是什麼人？」

原來正有兩個綠衣小鬟從長廊走出，來至大廳石階前面，朝廳上指指點點的說話，站在階上的鄭玄通看到她們，自然要出聲喝問。

這兩個綠衣小鬟看去不過十六七歲，生得眉目如畫，極爲清秀。

那先前說話的看到鄭玄通臉色黝黑、身形高大，不覺怯生生的後退了一步，說道：「你們又是什麼人呢？」

鄭玄通揮揮手道：「妳們怎麼進來的？還不快出去？」

大門口有神燈敎的武士守着，沒有人可以進得來。

稍後一個披披咀道：「秋香，妳聽，他要我們出去，哼，你們怎麼進來的？你又不是這裏的主人，好大的口氣！」

鄭玄通一喝，兩名神燈敎武士立即舉步朝階下兩個綠衣小鬟逼去，口中喝道：「香主叫妳們出去，妳們還不快走？」

秋香小臉一沉，挺挺胸道：「你們叫誰出去？這裏是我們老爺的住宅，我們在自己家裏，爲什麼要出去？你們講不講理？你們拿着刀，就可以唬人了？」

她咭咭格格的說得又嬌又快！

冬香道：「他們大概是王老爹讓他們進來的，我們找王老爹去問問，怎麼會讓這些兇霸霸的人，到我們莊上來的。」

秋香道：「對，我們找王老爹去。」

兩人正待轉身，鄭玄通喝道：「妳們慢點走！」

秋香回身道：「你待怎的？」

鄭玄通立即問道：「妳們是這裏的主人？」

冬香搶着道：「是又怎樣？」

鄭玄通大笑道：「這裏的主人，一向在京裏爲官，這座莊院，只有一個老蒼頭在看管，妳們……」

秋香沒待他說下去，就接着道：「老蒼頭就是王老爹，他在咱們莊上，已經有三代了，老爺在京裏爲官，難道我們就不能住在莊院裏？」

鄭玄通目光烱烱逼注視着她們，沉聲笑道：「這座莊院久無人住，妳們住在那裏？」

神燈敎借下這座宅院之時，他曾親自四面察看過，並無人住。

冬香道：「我們小姐住在後花園，我們自然也住在後花園了。」

後花園，鄭玄通倒不曾進去過，他接着問道：「妳家小姐住在後花園？怎麼不住到京裏去？」

冬香說道：「小姐一向身子不好，就住在後花園，沒跟老爺晋京，難道不可以嗎？」

鄭玄通疑信參半，問道：「只有你家小姐一個人住在這裏嗎？」

「誰說只有小姐一個人？」

冬香道：「還有戚嬷嬷，還有……」

秋香攔道：「冬香，別告訴他……」

鄭玄通和秋香、冬香說的話，廳上衆人雖沒聽得清楚，但總可聽到鄭玄通好像在和女子說話。

蒼龍寧勝天抬目朝一名斟酒的武士問道：「鄭香主和誰在說話？」

那武士放下酒壺，躬身道：「屬下出去看看。」

過了不多一回，那武士匆匆走入，垂手道：「回敎主，鄭香主是在和兩個綠衣丫鬟說話，聽兩個丫鬟的口氣，她們小姐就住在後花園。」

萬青峯聽到兩個丫鬟身穿綠衣，不由心中一動，抬眼朝蒼龍看去。

寧勝天已經朝那武士吩咐道：「你去告訴鄭香主，叫那兩個丫鬟進來。」

那武士答應一聲，立即回身退出，朝鄭玄通躬躬身道：「啓稟鄭香主，敎主請這兩位姑娘進去。」

鄭玄通點點頭，就朝秋香，冬香含笑道：「二位姑娘，敎主請妳們進去。」

秋香道：「我們不去，我們要找王老爹去。」

冬香偷偷朝廳上看了一眼，低聲道：「秋香，這人說他們敎主叫我們進去，不知是什麼敎主？我們進去看看也好，不然，待會小姐問起來，我們什麼都不知道，那該怎麼辦？」

秋香想了想，點點頭道：「對，他們敎主好像是在請客，我們既然來了，問問清楚也好，這時去找王老爹，他只怕已經睡了，纏纏夾夾的要說上大半天，也說不清楚。」

她一雙俏眼朝鄭玄通投來，欣然道：「好吧，我們就去見見你們敎主。」

鄭玄通一抬手道：「妳們隨他進去好了。」

那武士轉身，道：「二位姑娘請隨我來。」

秋香、冬香果然跟着他朝廳上走入。

那武士跨進廳門，就躬身道：「啓稟敎主，二位姑娘來了。」一面朝坐在右首一席主位上的寧勝天一指，說道：「二位姑娘，這就是咱們敎主了。」

秋香黑白分明的眸子一轉說道：「敎主是一位老伯伯了，你叫我們進來，有什麼事嗎？」

寧勝天一手捋鬚，含笑問道：「二位姑娘叫什麼名字？」

秋香嬌黠的道：「敎主老伯伯，你問我們叫什麼名字？應該先說說你叫什麼名字？」

冬香接口道：「是啊，你先說了，我們才能告訴你。」

寧勝天道：「老夫寧勝天。」

秋香搖搖頭，說道：「我們沒有聽見過。」

冬香道：「他叫寧勝天，這名字口氣大得很，他要勝過天呢！」

寧勝天說道：「現在妳們總可以說了吧！」

秋香道：「我叫秋香，她叫冬香。」

寧勝天問道：「妳們住在後花園？不知還有些什麼人？」

秋香道：「我們小姐就住在園裏。」

寧勝天問道：「你們小姐姓什麼？」

冬香叫道：「秋香，妳不要隨便告訴他們。」

廳外突然傳來一個老婆子像野鴨般的尖沙聲音叫着：「秋香，冬香……妳們兩個小蹄子，又跑到那裏去了？」

秋香啊了一聲急急說道：「戚嬤嬤在叫我們了，我們要走啦！冬香，快走！」

兩人一個轉身，翩然便往廳外奔了出去。

萬青峯眼看她們行動輕捷，翩若飛鴻，不覺目芒飛閃，朝寧勝天道：「這兩個丫頭不簡單……」

寧勝天手拂長髯，頷首道：「不錯！不錯！」

就在此時，只聽鄭玄通洪聲喝道：「什麼人在這裏大聲吆喝？」

從長廊走出來的是一個身穿藍布大褂的灰白頭髮老婆子。這老婆子又瘦又高，狹長臉，雙顴突出，看去一副男人樣子，這時已快走近廳前，聽到鄭玄通的喝聲，腳下不覺一停，一雙三角怪眼不由的朝鄭玄通投來，冷聲道：「你是什麼人，黑夜裏跑到咱們宅院裏，跟誰大聲吆喝？」

話聲未落，秋香、冬香已從大廳奔出，翩然掠到老婆子身邊，齊聲叫道：「戚嬤嬤。」

戚嬤嬤眨着眼睛，問道：「妳們不去伺候小姐，到那裏去了？」

秋香道：「小婢兩人是廳上的教主老伯伯叫我們進去的。」

戚嬤嬤問道：「廳上那來的什麼教主老伯伯？」

冬香道：「戚嬤嬤，妳老還不知道呢，廳上好像有人在請客，好多客人。」

戚嬤嬤哼道：「又是王老爹收了人家的錢，擅作主張，把咱們宅院借給人家請客，他現在胆子也越來越大了，這種事，也不稟告小姐一聲，就是不好跟小姐說，至少也要跟老婆子說上一說，現在倒好，老婆子不問他們是誰？他們的下人倒居然向老婆子大聲吼叫起來。」

這話是把堂堂神燈教首席、香主鄭玄通看作了下人！

鄭玄通聽得勃然大怒，沉聲道：「老夫鄭玄通，並不是下人。」

戚嬤嬤道：「老婆子管你什麼通不通，你主人在廳上請客，你爲什麼不到廳上去坐，却站在這裏？」

鄭玄通被她說得幾乎氣破胸膛，沉聲道：「廳上咱們教主正有客人。」

戚嬤嬤呷呷光笑道：「說來說去，還不是一樣？好啦，以後借別人的地方，別狗眼看人低，王老爹收你們的銀子，只是貪小，惹怒了老婆子，一樣叫你們滾，看他作得了主？還是老婆子作得了主？」

說完，冷然道：「秋香、冬香，咱們走！」

她不但把鄭玄通看作下人，還說什麼「狗眼看人低」，這話，鄭玄通如何受得了？口中大喝一聲：「妳給我站住！」

這一聲大喝，聲音洪大，恍如焦雷！

戚嬤嬤翻着三角眼冷然道：「你吼什麼？老婆子各式各樣的人看得多了，憑你還唬不倒人。」

鄭玄通大笑道：「老夫何用唬妳？爾等行迹可疑，老夫要把爾等拏下。」右手一揮，喝道：「還不把她們拏下了。」

他突有此舉，是聽到大廳上教主以「傳音入密」的授意，要試試這三個人會不會武功？

他喝聲甫出，這回就有四個神燈教的武士舉步走下石階，由其中一人喝道：「鄭香主要咱們把妳拏下，妳願意束手就縛呢？還是意圖頑抗？」

戚嬤嬤瞇起三角眼，呷呷的笑，說道：「要把老婆子拏下？姓鄭的，你沒說錯吧？你們不過是一個什麼邪教，又不是官府……」

四名神燈教武士可沒待她說完，就出手了，左右兩個探手就朝戚嬤嬤抓來。

秋香、冬香看得大怒，齊聲嬌叱：「你們敢對戚嬤嬤出手……」

戚嬤嬤發出尖沙沙的笑聲，說道：「不要緊，讓他們來好了，老婆子還練過幾年拳脚，上來幾個蠻漢，老婆子還不在乎呢。」

她話說得不快，出手却快得很，雙手一分也沒什麼招式，却「砰」「砰」兩聲，右手一拳，擊中右首一個的鼻樑，左手一拳，擊中左首一個的下巴。

兩人沒防她會突然出手，口中只悶哼了一聲，兩個人各自被擊得後退了三步，幾乎仰跌下去。

另外兩名武士眼看同伴一招就被擊退，不待吩咐，立即一下抽出扑刀，揮刀就砍。

戚嬤嬤朝衝上來的兩人看也不看，尖哼道：「你們也要來試試？」

身形一側，呼的一拳，直搗過去。

這一拳，端然只是筆直出拳，毫無花招，但這一拳却出得十分精確，正好在對方一刀砍出的空隙中間襲入，砰的一聲，打在這人的左頰顴骨之上，把那人擊了出去。

戚嬤嬤可沒閒着，在右拳出手的同時，左脚也一記側踹，向左下方踹出。

這名武士堪堪掠近，右膝側面被蹬，幾乎脫臼，口中啊了一聲，身子一傾，跌撲在地。

戚嬤嬤拍拍手掌，轉過頭去，朝秋香、冬香得意的尖笑道：「妳們看到了，老婆子這兩手還不錯吧？」

秋香咭的笑道：「戚嬤嬤，妳本領眞好！」

冬香道：「戚嬤嬤，妳老幾時教我們幾手咯！」

戚嬤嬤道：「老婆子幾十年沒練了，對付對蠻漢可以，眞要遇上高手，老婆子只怕連人家一招都接不下來呢！」

她兩次說到「蠻漢」，其實神燈教這四個武士一點也不是蠻漢。

蠻漢，就是只有蠻力，沒練過武功的人，但這四個武士，一身武功極爲了得，在神燈教中，可是百中挑一之選，却連戚嬤嬤一拳都接不下。

鄭玄通看得不禁凜然變色，口中沉喝一聲道：「你們退下。」

四名武士才攻了一招，就鬧得鼻青頰

腫，心頭自然極不服氣，但香主命他們退下，只得斂手而退。

鄭玄通目光如電，直迫戚嬤嬤，沉笑道：「看來妳果非等閒之輩，鄭某不才，倒想討教幾招。」

隨着話聲，舉步朝階下走來。

戚嬤嬤回頭朝兩個小鬟尖笑道：「他把老婆子看作不是等閒之輩，呷呷，老婆子居然一下變成不是等閒之輩了，這話傳出去不笑掉人家大牙才怪，老婆子只是小姐的奶媽而已！」

忽然三角眼一抬，望着鄭玄通尖聲道：「怎麼，你要和老婆子動手？」

鄭玄通神色凝重，說道：「妳眞人不露相，鄭某自然要討教幾招了。」

話聲甫落，突聽催命符柴一桂的聲音說道：「鄭老大，你要和什麼人動手？」

三絕手婁通接口道：「若要和人動手，也該讓給兄弟先上。」

兩條人影隨着話聲，從前面走來。

原來他們兩人本是守在大門前的，聽到有人在大天井和神燈教弟兄動手才趕來的。

戚嬤嬤目光一掠，哼道：「你們人手倒是不少。」

三絕手婁通道：「神燈教四大香主，妳沒聽人說過？」

戚嬤嬤哼道：「老婆子只知道侍候小姐，你們是什麼四大香主，四小香主，和老婆子何關？」

婁通怒笑道：「這麼說，妳是沒把咱們放在眼裏了？」

戚嬤嬤尖笑道：「老婆子連聽都沒聽說過，如何放到眼裏去？」

婁通道：「很好，婁某先讓妳見識見識！」

舉步迎了上來。

戚嬤嬤道：「你要找老婆子動手，老婆子怕過誰來了？」

秋香急忙叫道：「戚嬤嬤，慢點！」

戚嬤嬤回頭道：「妳有什麼事？」

秋香伸手指指鄭玄通等三人，說道：「他們一共有三個人，我們也正好有三個人，咱們正好一對一，戚嬤嬤該把他讓給小婢才是。」

她不過是一個十六七歲的小丫鬟，居然和名動江湖的神燈教四大香主中的三絕手婁通動手！

戚嬤嬤一雙三角眼斜睨了婁通一眼，居然點點頭，尖笑道：「妳們大概看老婆子跟四個蠻漢動手，也手癢了，這人可沒四個蠻漢好鬪，妳可得小心應付！」

秋香欣然道：「小婢省得，小婢不會敗在他手下的。」

不會敗在他（指婁通）手下，那是說她有把握勝得了婁通！

冬香看戚嬤嬤答應了秋香，心中一喜，纖纖嫩指朝柴一桂指了指，撒嬌的道：「戚嬤嬤，那麼那一個就該讓給小婢。」

戚嬤嬤笑罵道：「小蹄子，妳們若是敗在人家手下，辱沒了小姐的顏面，看妳們怎麼辦？」

冬香道：「不會的，戚嬤嬤，妳老只管放心好了。」

她們說話之時，秋香早已迫不及待的朝婁通迎了上去，叫道：「喂，我來和你動手，你要怎麼打法？」

三絕手婁通眼看迎上來的只是一個十六七歲的小丫鬟，他成名數十年，怎肯和一個丫鬟動手？不覺攢攢眉，道：「小姑娘，妳不是我的對手，快去叫那老婆子上來。」

秋香聽他說話的口氣，分明瞧不起自己，心中不禁有氣，小胆一鼓，雙手叉腰，挺了挺胸，哼道：「你才不是我對手呢，不信你來試試！我們是分好了的，你該和我動手，你要和戚嬤嬤動手，就得先把我打敗了。」

婁通看她的模樣，忍不住又好氣，又好笑，說道：「小姑娘，妳眞要和我動手麼？」

「這還是假的？」

秋香氣他瞧不起自己，披披咀，哼道：「你不出手？我可要出手了！」

突然雙肩一晃，欺身而上，反手一隻纖纖玉手忽然揚起，用手背朝前拂出。

這一記手勢奇快，毫無花招，直拂婁通左肩！

婁通看她說打就打，身法手法均極快速，雖然只是舉手一拂，自己居然無法化解，好像除了後退，別無躲閃封解的餘地，心頭不期一楞，只得往後斜退了一步。

以三絕手婁通的武功，第一招上居然被人逼得後退，這當眞是從未有過之事！

秋香只當他還是不願和自己動手，心中更氣，冷笑道：「你可是不願和我動手？哼，看你退到那裏去？」

口中說着，左足倏地跟上，左手揚處，又用手背朝婁通當胸直拂過來。

三絕手婁通先前只是驟不及防，才被她逼退的，此時早已有備，豈會再被她逼退？

而且第一招上被一個小丫鬟逼退，心頭也不是滋味，口中嘿了一聲，右拳從胸前擧起，迎着秋香拂來的手背，食、中、無名、小指四指連續彈出。

他因第一招就被秋香逼退，是以第二招上，就用出他成名絕技「三絕手」中的「琵琶指」。

四指彈出，迅若掣電，四縷指風，嘶然有聲，勁直如矢；但怎知和秋香拂來的手背要接未接，玉掌忽然一翻，纖纖五指由下而上，一下就避開「琵琶指」的四縷尖風，「拍」的一聲輕響，拍落在婁通腕骨之上。

婁通驟覺手腕一麻，整條手臂幾乎痠麻得再也擧不起來。

這一驚當眞非同小可，一時不由得惡向胆邊生，口中大喝一聲，左掌直竪，閃電般朝前擊出。

這一掌，他含怒出手，使出來的乃是他不肯輕易施展的「絕戶掌」了。

秋香左手一下拍中婁通手腕，心頭方是一喜，陡覺一股令人窒息的掌風撲上身來，急忙身形閃動，一個輕旋，轉到了婁通左側。

她身法奇妙，任你婁通久經大敵，竟然還沒發覺秋香已經轉到他左側。

秋香也毫不怠慢，身形堪堪飄閃出去，反手業已隨手反拂而出，又是「拍」的一聲，她纖小的手背已經拂上婁通手肘關節。

（未完·十八）

民初俠義奇情故事／尉遲紅・文
可飛・圖

緊急追緝令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小范、小葛中計，害了韋青、莊前柳等四人在焦慎初寓所被萬里派兵痞襲擊，四人都受了傷，小范、小葛向盧卿求助，她派侯七支援，抵達時火力已停，原來孫大德和程光遠也暗中協助，將他們運來彈藥射擊爆炸，因此停了火，韋青和焦慎初肉搏，雙方暈倒，侯七將他救出，盧卿設筵壓驚，談話間因愛生恨，恨極開槍，韋青傷重送醫院救治，盧卿由恨生憐，邀請情敵霍小腰來慰問韋青，爲自己情愛懺悔……住在醫院裏的還有阿秋、郝振鵬，章胖子從焦慎初寓所逃出來之後，又來找「破鞋」阿秋回去，作爲他們享樂工具……

剪不斷還亂　續離愁更愁

阿秋說道：「振鵬，我的看法是。在此待產，對你的寶寶最是安全。而且劉永泰還會保護我，等于別人代爲照料你的老婆。」

郝振鵬也實在不願把她帶囘船上去，因爲章胖子會要求玩她，他又不便拒絕。儘管他不太相信阿秋的說話。總是有其可能。

郝振鵬四十未娶，能有個兒子也不錯。他以爲，在阿秋生產之前，不能再讓她和其他男人有肌膚之親。

所以阿秋這一手並不算成功。郝振鵬心中盤算，如果孩子生下來像他，孩子是他的，看在孩子份上，可以把阿秋放生，讓她離去。如果不像他，他已想好了一個計劃，更好好地利用一下。

「阿秋，妳放心！既然孩子是我的，我就要負起作丈夫的責任。沒有一個丈夫願意把妻子交給別人保護的。」

「振鵬，以待產的孕婦來說，可沒有此處更好的了！尤其是頭一胎。」

「放心！將來妳生產我一定請本院的產科醫生爲妳生產，走吧！我會好好安置妳，比在這裏可就方便舒適多了！」

阿秋知道不去不成，只有依他，郝振鵬爲了絕對控制阿秋，以便生下孩子能實行他的計劃，竟租了另一艘江船。把他放在上面，要他的心腹老陳照料她。

所謂照料，也就是看守，怕她對老陳下手，就把她關在船房中，艙中有衞生設備，一日三餐由老陳自小窗中送飯給她。

阿秋不禁暗暗咬牙。

兩船相距兩丈左右，郝振鵬可以竄過去，隨時可以兼顧。

×　×　×

霍小腰本想看看韋青就囘家，在此多留一分一秒。都會增加她的痛苦，以前他以爲韋青絕對是她的。現在全部推翻。她以爲盧卿、小金魚、牛如蘭甚至連阿酥都有資格，只有她例外。

她已陪了韋青三天三夜，她相信這是她今生今世最後一次和韋青相聚，今天傍

晚她向韋青辭行，說：「韋青，我要囘去了……」

「小腰……爲什麼要囘去？……」韋青已有起色，他握着霍小腰的手，她怯怯地收了囘去，在韋青的心目中，只感覺她生疏了，他怎知這其中的危機？又怎知霍小腰是自卑，不願使韋青觸碰她的不潔身子？

這些微妙的舉措自然都被盧卿看到，她雖不再妒嫉小腰，關切總是不免。正是：情之一字所以維持世界，才之一字所以粉飾乾坤。

盧卿說：「霍小姐何不多留幾天？我相信，有妳陪着他，他必會早癒。」

霍小腰說：「盧姑娘，我要囘去看看我娘，她也需要照料，有妳在此也是一樣。韋青，過幾天我再來看你。」

冷眼旁觀的莊前柳內心絞痛，他以爲小腰能有此表現，已經是盡了最大的努力，而盧卿有此泱泱大度，也算是異數，即使僅是表面工夫，也很了不起哩。

盧卿把小腰送到大門口：「霍姑娘哪一天再來？」

霍小腰嘆口氣：「不知道……」

盧卿忽有怒色，說：「以你們的交情，不該如此冷淡，我看得出來，這三天三夜對妳好比酷刑！」

「妳說的沒有錯……」

「爲什麼？是不是以爲他的小命保住，或者好了之後也會殘廢？」

霍小腰搖搖頭，說：「妳爲什麼不抓住這個機會？」

「我？」盧卿指着自己的鼻尖，說：「霍姑娘，妳罵人居然不帶髒字！」

「妳以爲我是那種人？」

「妳到底是哪一種人？」盧卿瞇着眼打量她。

霍小腰苦澀地笑笑：「很平凡也很俗氣的人！」

「妳是不是想打退堂鼓？」

霍小腰忽然垂下頭去：「即使韋青未受傷，我也會和他分開！」

「妳這是藉口！」盧卿冷冷的一笑說：「我已完蛋，他非妳不可，妳却又要變心！天哪！造物者爲什麼總是這麼愛捉弄人？」

霍小腰嘆口氣，說：「妳如果是眞的喜歡他，就全心全意去關心他，照料他，不必去計較將來他是不是妳的？能如此，即使不成，妳的付出也有代價。」

「謝謝妳的指點，我想妳的說法是對的。那麼妳呢？」

「我告訴妳一件事，妳能不能發誓暫時不告訴韋青？至少在他痊癒之前不能告訴他。」

「我能！如違此誓言，必和家父有同樣下場！」

霍小腰含淚說：「大約在韋青康復時，那就是我嫁人的時候了……」

「嫁人？」盧卿的震驚是不言可喻的。其實此刻她倒沒有喜的成份在內。她吶吶說：「嫁誰？」

「劉永泰的兒子劉志超……」

盧卿呆了，她如何會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她幾乎完全信了。却隱隱看出，此事必然不是單純的見異思遷，而可能另有隱衷。她說：「是妳母親的主意？」

霍小腰抹抹眼睛：「不談這個，卿妹，好自爲之，妳絕對還有希望。千萬不要自暴自棄，我走了……」

盧卿望着霍小腰上車而去，久久無法平息內心的思緒。這怎麼會呢？好像陡然之間，她最大的、幾乎絕對無法擊倒的情敵隱退而消失了。使她有虛脫或失落的感受。

「她會嫁給劉志超那個紈袴子弟？如果僅是爲了白花花的大洋，那可眞是不能再理想的金龜婿了……」

但是，盧卿對自己却已失去了信心，失去信心的人，就算來了機會又如何？對她來說，機會來了抓不住，也許比沒有機會更難堪些。

她囘到韋青床邊，幾乎忍不住放聲一哭，她太爲韋青不平了。韋青說：「妳知不知道小腰爲什麼要走？」

「她不是對你說過，她的母親也需照料？」

「妳不以爲那可能是遁詞？」

「她爲什麼要這樣？」

韋青苦笑一下，說：「也許只有她們母女知道……」

「她們母女？」盧卿心頭一跳，韋青似乎知道一點似的。她吶吶說：「她母親也知道？」

韋青沒有說什麼。他是個心思細密的人，由霍小腰的神色可以看出，她陷於最低潮之中。如此把蕭瑤以前對他所暗示的話稍作聯想——「改換門風」計劃，就可見端倪了。

當然，韋青信任小腰，不以爲她是輕易變心的女人，可能是來自母親的壓力而使她徬徨不安。

韋青自然作夢也想不到事情竟糟到如此程度。

韋青不談，盧卿也不便再談這件事，却又不能不照霍小腰的暗示去作，她要牢牢地抓住機會。

於是，她早上爲韋青洗臉，晚上爲他洗脚，甚至爲他擦身。韋青不願連累她，但無法推拒。

×　×　×

小葛和小范來看韋青，且抱怨是由他們二人被萬、苗利用，傳遞消息到韋、莊等去抓焦慎初等人才引起的不幸，沒有這件事，他們就不會去找盧卿援手。也就不會有鎗擊不幸事件了。

「這不能怪你們！」韋青說道：「這麼一來，你們二位可要小心提防萬里的人了！」

「是的，韋爺，」小范說：「有幾件事我們要報告韋爺。第一件是奶娘在死亡邊緣上逃出苗玉堂之手。」

韋青關切地說：「這自是吉人天相。你們怎知這件事。是萬、苗二人對你們說的？」

「當然不是。」小葛說：「是我們偷聽他們二人密談的……」他們又說了當夜情況。小范說：「苗玉堂估計，那個放冷鎗的蹩脚鎗手可能是萬柔。所以他們暗中監視萬柔。」

韋青說：「應該告訴萬柔，他已被監視，要她特別小心才對！」

小葛說：「我們暗暗向萬姑娘示警過，她說她知道有人暗中監視她，她會小心的。」

「她知不知道奶娘在何處？」

「她說奶娘是臨時死裏逃生的，事前毫無準備，所以萬姑娘也不知奶娘逃過崖下小溪去了何處？」

韋青說：「奶娘不是鄉愚，她應該能隱藏自己的。」

「第二件事韋爺當然也聽說過，」小范說道：「萬里和軍閥又搭上了關係，前些日子一連人到萬宅晒穀場上耀武揚威，開了幾炮，把牛家祠堂屋頂炸了個洞，又把劉家祖墳上老太爺的石碑，炸得無影無踪。」

韋青說：「聽說過。」

小范說道：「牛、劉二家不甘示弱，也和某單位扯上了關係，也來了一連人，在牛經武門前表演分裂式，日本炮手開了兩炮，把萬家墓園門口兩頭石獅子炸得粉碎……」

侯七在門外說道：「有熱鬧看了！眞過癮！」

、韋青說：「這麽一來，兩個軍閥單位很可能起衝突。我要設法阻止。」

小葛說：「韋爺，這叫着王八旦打雜種。打死一個少一個，就讓他們去打爛仗算了。」

「不是這樣單純的，小葛。」韋青說：「國父領導革命成功，眞是千辛萬苦，得來不易，但有些人非但未曾珍惜此大好成果，反而自私自利，居心叵測，張勳『復辟』和袁世凱稱帝鬧劇之後，接着是軍閥割據，如『直皖戰爭』，第一次『直奉大戰』及第二次『直奉戰爭』等，國家在這風雨飄搖情況下，怎會沒有外侮？於是日本軍閥覬覦大好神州，謀華日亟，凡是我炎黃子孫——」

這時突然傳來了一聲炮響，深夜聽來格外震耳，接着又是十三、四聲，這分明是迫擊炮中夾雜着小鋼砲的聲音。

盧卿說：「這是怎麽回事？」

侯七說：「說着，說着就來了！聽！還有重機鎗的聲音，八成是軍閥和軍閥的部隊接上火了！」

韋青點點頭，說：「八九不離十兒，萬里和牛、劉三家收買的軍閥部隊是什麽單位？什麽番號？」

侯七說：「韋青，你要幹什麽？」

「如果他們眞的大幹，我們可以向上面檢舉他們，軍人胡搞亂整到此程度，也太不像話了！」

「韋青，雖然我還不大服你，待你好了之後，還要和你比一下，但剛才聽你一席話，不由十分感動，國家興亡，匹夫有責。若讓這些軍閥胡攪下去，可能比滿清統治末期還糟，眞有亡國滅種的可能！」

「侯七，我知道你是血性漢子，」韋青說：「小葛和小范二人雖有特長，却無縛鷄之力，侯兄要多多照料他們。」

「一句話！」侯七說：「小葛，小范，我們走……」

× × ×

兩個連打了半夜，各有傷亡，原因是雙方的主炮手都是日本人，發炮奇準。半夜稍過，雙方都已損失了一個排的兵力。

如果打到天亮，可能同歸於盡。雙方越拉越近，「手提式」和輕機鎗也都派上了用場。

雙方自無直接仇恨，不過是爲了白花花的大洋，爲大亨們代打。萬里這連人的上司收了萬里二十萬大洋。牛、劉二人這一連的上司收了二人三十萬。

爲錢作戰和爲國家民族的生存作戰是截然不同的。他們拿了人家的錢，也爲了面子，就要打勝仗。

於是雙方不約而同地下令衝鋒——上刺刀。

那些大洋除了主管拿去一大半，分到士兵手中，每人只有五百塊大洋。不過，那時一個三等兵月餉只有兩塊大洋；五百塊大洋要幹二十多年，他們以爲拚刺刀很值得。

人類慾望的差距太大，你不能笑他們是小廟的鬼沒見過大香火。他們這些人之中有很多人一生中沒有一次在口袋中放二十塊大洋的。

在拂曉之前，兩連人所剩無幾，未死的只有號兵和炮手。因爲炮近距用不上，他們在千碼以外。

有的捅人太多，刺刀都彎了。現場上慘不忍睹，有的相互把刺刀捅入對方的體內。

這是黎明前的一度黑暗時光，戰場上一片死寂，偶爾會傳來在風中顫抖的微弱呻吟聲。這時兩個人影在狼藉一地的屍體中摸索，且傳來大洋的「錚錚」一聲。

眞絕！世上竟有發死人財的，是兩個人在屍體衣袋中摸大洋，老總們剛分到手的五百大洋，連一半都未花掉，全放在身上。

這兩個不是同伙的有心人大發利市，不久口袋就滿了。再用死者的軍帽來裝。這兩人接近時，同時拔鎗。也同時說：「別開鎗！」

一個是萬宅的護院頭子暨總管郭奇，另一個竟是牛經武的護院頭子蔡光。

他們本是奉命前來察看戰果的，也就趕上了衝鋒的慘烈場面，乃至於同歸於盡。這二人都知道自己的主人付出了幾十萬大洋，也以爲老總們無家無業，所有的家當全放在身上。他們算是猜對了。

二人心照不宣，郭奇說：「蔡兄，現成的大洋，不要白不要，至於這些兄弟們的情，咱們回去多燒點錢紙就成了！反正大洋那邊不能流通，這樣各取所需，皆大歡喜……」

兩個人各摸了幾十塊大洋，用背包揹着，因爲遠處有人聲在接近之中。二人離開了戰場，進入揚州市區時，後面有人說：「謝謝兩位偏勞，給揹了好幾里路，不敢再勞駕，就把兩包大洋放在地上吧！」

郭奇和蔡光陡然間起了一身的鷄皮疙瘩，是那寃鬼陰魂不散嗎？爲什麽走了這麽遠居然未聽到步履聲？

蔡光正要回頭，後面「咔嚓」一聲，手鎗上了頂門火，脆生生地說：「二位只要一回頭，脖子就再也扭不回去了！如果不信邪，就試試看！」

每人才不過各揹了個千多塊大洋，他們和那些丘八不同，見過世面，自不會爲這點錢冒生命危險。放下背包，郭奇說：「朋友，洋錢是你們的了！但請守信，可別背後開鎗。」

「應該不會，除非二位有『狼顧』的毛病，非回頭看個究竟不可。」

「不會的！嗄，能告知大名嗎？」

「不必！」

二人放下揹包，筆直向前走去，大約在五十步左右的街角處回頭望去，那還有人影？他們知道不止一人，而是三個人，却猜不出這三人是誰？

一刻鐘後，「碰碰」兩聲，兩個沉重背包在外間地上，盧卿探頭一看：「幹什麽呀！這麽大的聲音？韋青剛要睡！」

「發了個小財！」侯七進入內間，兩「小」也跟了進去，他們本是去調查兩連人的番號，和郭、蔡二人一樣，看到了雙方拚刺刀，稍後又看到二人摸錢。

侯七和兩「小」弄清了兩連人的番號，就暗暗跟着郭、蔡二人。由於二人揹了兩千多塊大洋，十分沉重，又是走山路，脚步沉重，呼呼牛喘，也就未聽到後面有人跟踪。

侯七說了一切，盧卿笑罵說：「死人的錢你們也敢用！」

「爲什麽不能用。我們不要，便宜了他們二人。」侯七拿出了兩個連的不同番號。

韋青擬了一份急電電文，請侯七上午就發出去，自然是要陸軍總長及時阻止他們拚下去的。

× × ×

兩方的主管都是軍長，一怒之下，再派出一個營，準備大幹。倒也不僅是爲了拿人家的手短，使那數十萬大洋沒有完全丟在水裏，實在也是爲了一口氣。

其中一方面攷慮在一營精銳中加入「天九排」，也就是一排大痳子，每人一挺輕機鎗，要他們打頭陣。

兩個軍長一個姓魏，一個姓吳，正在調兵遣將，却同時分別接到督軍或長江巡閱使的命令，要他們立刻停戰，且同時去見一個人。

× × ×

魏、吳二軍長先後到達高朋客棧，二人都是便衣，且各有一便衣副官和二馬弁陪侍着，雙方雖都認識，但因爲別人打過一次爛仗，都不說話。

督軍派來的人是什麽角色？雖然不知道，能爲兩個軍的主管作和事老，身份自必超然。

兩撥人在前廳等候，大約盞茶工夫，自後面跨院中匆匆走出一人，銀灰素羅長衫，紡綢褲，黑色織貢呢鞋，中分頭梳得甄光瓦亮，細皮白肉，一副大掌櫃的架勢，叨着一支長長的象牙烟咀，拎着大衫進入前廳。

就憑這份穩沉和帥勁，就知道其身份不低。

「請問吳、魏兩位軍長是……」聲音很細，在櫃枱內的帳房絕對聽不到。

「在下就是魏一舟……」

「小可吳國材……」吳軍長低聲說：「這位是……」

這位細皮白肉，頗似紹興師爺的人以指頭磕烟咀，笑笑，露出一口白牙：「在下胡繼孔，胡參謀……」

不必說是何單位，僅是「胡繼孔」就够了，眞正是人的名樹的影，身爲軍長，那會不知長江巡閱使麾下的大紅人胡繼孔胡參謀？

兩個軍長立刻就來了個立正，胡參謀連說「不敢」！把客人帶進跨院之中，巡閱使的參謀和軍長的階級差不多。

這跨院門口有個便衣在警戒，院中也有一個。

三人在廂房中落座，勤務兵送上茶點和香烟，說道：「都是自己人……」胡參謀打了個哈哈，說：「姜督軍和巡閱使也是老朋友，所以由姜督軍出面和巡閱使一商量，巡閱使就派小可來作個現成的和事老……」

魏一舟笑一笑，道：「誤會，都是誤會！」

「是啊！這次誤會太大了！」吳國材附和着。

「是誤會嗎？」胡繼孔迷着眼，作出光棍眼裏揉不進砂子的世故姿態。

魏、吳二人同時一窒，魏一舟說：「的確是誤會，下面的人爲了一個風塵女子衝突而……」

魏一舟的下文被胡繼孔的銳利目光逼了回去，那目光似已拆穿了他的謊言。

「萬里不但在鎭、揚有名，整個蘇北無不知其名，既有權、又有錢，錢是由權而來，權又是因錢而聚，有了錢自然好辦事……」

他瞧了吳軍長一眼，差點沒說出「有錢能使鬼推磨」的話來。

吳國材心頭一跳，二十萬大洋，他一人獨吞了八萬，其餘由下面明分，聽口氣，胡繼孔似乎知道。

「至於牛經武和劉永泰嘛！」胡繼孔又看了魏一舟一眼，說：「要是單獨和萬里比，二人都略差些，如果合起來，就比萬里雄厚多了，有所謂：黃金鋪地，老少折腰……」

言下之意是：白花花的大洋，那個不喜歡？

魏、吳二人互視一眼，這些人都是精得出油，滑不留手的貨色，一點就通，豈不知胡參謀話中之意。

兩人幾乎同時伸手入袋，各掏出一張大洋票子，眞巧，居然票面都是兩萬五，先在胡參謀面前亮了一下，然後塞入胡參謀的衣袖中。

送的人技巧，取的人也機伶，胡參謀鄭重其事地面色一肅：「這……這……兩位這是……」

魏、吳二人一按胡參謀的手，說：「胡參謀請多關照！」

「這……這太客氣了，這……怎麽可以……」

吳國材低聲道：「這件事不必攤開，參謀諒已瞭如指掌，在下接取萬里一點小意，不得不爾……」

魏一舟也低聲說：「牛、劉二人囑託，又不便峻拒。參謀必能教以善策，作個交代，以便抽身。」

「這個嘛！說難不難，說容易也不容易。就由胡某來想個辦法。」

稍後三人耳語一陣，魏、吳兩軍長驚

服地大笑，而且同時豎起了大姆指。

× × ×

深夜，第一聲炮響，驚醒了不少剛入夢鄉的人，接着，「隆隆」炮聲此起彼落，稍後就傳來輕、重機鎗聲。

稍有經驗的人一聽就知道，這不是小規模的遭遇戰，必是營級以上的大規模野戰。

此刻孫大德和程光遠都在韋青處，孫是老兵油子出身，說：「看樣子是要大幹哪！」

程光遠苦笑說：「每一顆子彈都是由國庫支出來的公帑，每一發炮彈都是百姓的血汗，却是爲一些土豪劣紳代打爛仗，這些軍閥也太不像話了！」

韋青已漸康復，喟然說：「也許總長的命令還未下達，當然也可能基於山高皇帝遠的心理，陽奉陰違。」

盧卿端上茶，說：「要不要派人去探探，又是誰和誰在打爛仗？」

韋青還沒點頭，侯七就站了起來，說：「我帶兩『小』去一趟，反正我不自抱奮勇，盧卿也會派我去。」

韋青說：「侯兄偏勞！」

鎗炮聲大約由二更直到四更左右漸漸稀落而停止下來。

此刻一匹快馬直趨萬宅，說明來意，苗玉堂立刻請入宅內，來人說：「弟兄是吳軍長的人，今夜和魏一舟的人一場血戰，大獲全勝，殲敵三個加強連，鹵獲小鋼炮七門，迫擊炮十七門，重機鎗五挺，輕機鎗十五挺，步鎗三百餘支。」

「這太好了，從此以後，姓魏的該收歛些了吧！」

「當然，軍長說，受萬爺之託，幸不辱命，所以請派一位前去觀察戰果……」

「我看不必了。」

「不，軍長說，今夜這一仗打得漂亮，將士用命，上下一心，應該讓萬爺分享這次輝煌的戰果。」

「吳軍長既然一定要這邊派個人去看看，却之不恭，我這就派人……」

這工夫萬里已被人叫醒趕來，在門外說：「玉堂，就偏勞你親自去一趟。」

苗玉堂知道萬里十分重視這「代打」的戰果，立刻和來人一起離去。

在濃烟四起的戰場上，棄屍遍野，慘不忍睹。苗玉堂暗暗一點，果然約有三百具屍體。

他不便久留，以免洩密，立刻趕回來，興沖沖地向萬里報告，並順便轉達吳軍長的意思，這不是爲國捐軀，這邊也有五十餘人陣亡，萬爺應多少付出一筆撫邮安家費……

萬里的眉頭剛展開，一聽這話又皺了起來。

在此同時，牛、劉兩家也各接待了一位客人，自是魏軍長派來的，說是一仗打下來，果然不辱使命，殲敵四百餘，瓦解了吳軍四個連，鹵獲甚豐，其中還擊斃二名連長，五名排長，和十一個班長。

牛、劉二家立刻派人前往觀察，果然是遺屍遍地，烽火處處，派來的人還取走屍體軍衣上的番號，果眞是吳軍的。

當然，魏軍長的人也撂下幾句話：今夜雖是戰果非凡，也犧牲了八十餘人，加上彈藥的消耗，無法向上級報銷，牛、劉二位應酌爲挹注云云……。

因此，華里被敲了十萬，牛、劉二人各拏出十萬，至於戰場上的屍體，在萬里及牛、劉派去觀察戰果的人走後不久，一個個爬起來拍拍屁股離去。

雙方被敲了一筆這還在其次，第三天傳來消息，魏、吳二軍接獲急電，連夜調防他處，基於軍事機密，不便告知萬里及牛、劉二人。

吳、魏兩方面的人眞的全部調防了？未必。

深夜，在揚州七里外山坳中林木內人影幢幢。只有三十餘個人高馬大的漢子正在待命出發。

他們的目標是誰？這目標一定很大，要不爲什麽出動這一支王牌部隊。

「報告排長，全排準備就緒。」

報告的人高馬大，坐在灌木叢旁吸烟的排長塊頭也不少，他捏熄了烟蒂說：「撤哨準備出發！」

「是！」報告的士兵消失在黑暗中，肩上揹的鎗似比普通的步鎗大一號，原來是輕機鎗。

林中地上橫七豎八躺臥着一些士兵，個個高大魁梧，此刻在那傳令兵的佈達之下，開始收拾隨身携帶的裝備。

三個班長熄了烟燈，收起烟槍及其他烟具，過足了癮，精神十足，輕機鎗在他們肩上比一般人扛步鎗還輕快。

在民初的雜牌部隊中，往往准許士兵吸鴉片。原因是由上而下，大家一齊吸，不吸的反而佔少數了，所以不久就會學會上癮。

吸足過了癮，幹勁十足，固是好處，但害處却比好處多百倍，一個個皮包骨頭，面黃肌瘦，而且一旦在行軍中癮發，呵欠，眼淚和鼻涕一齊來，不馬上過癮，不要說衝鋒陷陣，就是走路都走不穩。

只不過，過足了癮的老兵油子作起戰來，眞能一個頂好幾個。

這個排自然並非個個有毒癮，而是三個班長有此嗜好，由於這三人經驗豐富，鎗法奇準，又有統御才能，就成爲這一排的主幹，排長反而並不太重要了。

部隊中有這樣一個單位，並不是好事，雖然有時打出這張王牌有立竿見影的效果。

但此刻却來了一個決定性的攷驗，就在紛紛拾奪裝備準備行動時，火舌疾吐，「砰砰砰」三聲，立刻倒下三人。

倒下的居然就是那三名比排長還跩的班長。

在此同時立刻有人大喊「有奸細」！有人自肩上卸下輕機鎗，但却沒有人敢射擊，因爲林內很暗，誰也未發現敵人。

奸細似乎是謀定而後動，不聞鎗則已，開一鎗必然撂倒一個，這對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天九王排」來說，眞是栽到小人國去了。

當然，這些奸細約五七人左右，火舌一吐，人就換了方位，所以這些力大無窮，能打能拚的大痲子氣得直咆哮吼叫，因爲他們無用武之地。

除了用鎗，近的還用七首招呼，而七首寒芒飛瀉，不出手則已，出手也必是心

臟要害。

三十餘人不到盞茶工夫，已倒下十八九人，對手像是幽靈，只見人影，不聞其聲，火舌吞吐，忽東忽西，防不勝防。

但是，排長畢竟是見過火爆場面的人，他參加過「直奉戰爭」以及郭松齡倒戈平亂之戰。（郭是張作霖的義子，倒戈之初張措手不及十分危急，但在緊要關頭張之義兄吳俊陞吳大舌頭率五百騎兵馳援解圍，而生擒了郭氏夫婦。）

老兵油子和新兵的差別不在於胆大胆小，有時新兵比老兵的胆子還大，只是緊要關頭沉不住氣而已。

新兵往往在開火不久子彈就已射光。老兵絕不會犯這毛病。

「天九排」的成員非但個個如狼似虎，實戰經驗也非常豐富，但是他們仍會犯另一種毛病——驕兵。

他們對自己有一份過度的迷信，他們都以爲自己是永遠不敗的銳旅，所以在同伴一個個倒地時，居然有人狂嗥濫射，以宣洩他們的不服。

戰術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這些人自然還不懂這些，只不過其中一人伏在地上裝死，他那雙餓狼似的眸子半瞇着，向現場上幢幢人影梭溜不已。

他的動作也快逾閃電，有如一頭激怒的豹子，就伏在地上，像用步鎗一樣，端着輕機鎗向一些影子掃去。

這樣當然也有傷及自己人的危險，一陣狂射，已有二人倒下，但在他的左後側，灌木叢後，寒芒一瀉而至，此人的脖子立刻搭拉下去，伏地不動了。

這一柄七首手勁大而奇準，自背後穿過肋骨，直透心臟。

就在這一陣摸黑狙殺之中，二十五比二，狙擊者大勝，目前尚未停止呼吸的只有排長一人，他一直在仆地裝死，他看出這五七人個個是神鎗手，飛七百發百中，他冷眼旁觀，似乎還沒有一發未中，也沒有一人未中的，所以他不敢動。

這倒不是他怕死貪生，而是想弄清楚，誰的消息這麽靈通，居然知道他們今夜的任務，準時在此打了個埋伏。

他嚥不下這口氣，他要弄清這一點，爲死難的弟兄們報仇。

他的左前方伸手可及之處，即有一挺「手提式」，而且還是「飽鎗」，但他絕不去動它，而且他的倒臥姿勢極像一個陣亡的屍體。

林中靜下來，「天九王」似乎已變成了「鷩十」。手電筒的強光自他的身上掃過，他雖閉着眼也能感覺出來。

這時有人說：「苗爺，今夜幹得可眞痛快，要不要帶走這些武器？」

「算了？咱們這就走人……」此人手一揮有二人托起了兩具屍體消失於林外。

排長大可在背後放冷鎗，但他沒有，第一是無全勝的把握，還要留着這條命回去報告，其次是他幾乎已敢確定這些人的來路了。

× × ×

一輛轎車在傍晚時刻停在萬家宅門前，司機下車拉開車門，另一類似馬弁的漢子隨着一位留着中分頭，細皮白肉，頗似紹興師爺的便裝中年人走向大門。

門房似乎盤問了一下，立刻先入內通報，稍後，萬、苗二人在特別接待室內隆重招待此人。

「胡參謀大駕光臨，眞是蓬蓽生輝……」苗玉堂的話未完，却換來一個冷峭的眼神。苗玉堂雖跋扈，在這種人物面前可不敢甩架子。

萬里自然看到這一幕，苗玉堂是他的心腹，來人輕視苗玉堂，他感同身受。正自心中嘀咕，來人說：「萬爺，府上除了苗總管以外，還有姓苗的？」

「沒有。」

「據萬爺所知，牛、劉二人手下可有個能打能拚的苗姓者？」

萬里稍一思索，說：「好像沒有，胡參謀問這件事……」

胡繼孔並未回答萬里這半句話。却繼續問：「萬爺知不知道其他方面有沒有姓苗的高手？」

萬里吶吶地：「什麽高手？」

「玩『噴子』和『葉子』的高手！」

「沒有。」萬里說：「另外如韋青和莊前柳身邊以及易培基的副手焦愼初等人身邊，都未聽說有姓苗的高手，當然，盧卿身邊有個侯七，却也沒有姓苗的！」

「這就是了！」胡繼孔臉色一冷，說：「萬兄在鎭揚一帶原來是這樣混出來的名堂！」

「胡參謀這話……」萬里雖不願和軍閥敵對，却也不會對他們太遷就。說：「胡參謀何不說出來？」

胡繼孔忽然離座，負手踱着說：「胡某正要採取行動，向姓韋的等人來一次使他們無法招架的雷霆行動，苗兄居然抽後腿……。」

「抽……後腿？」苗玉堂的橘皮面孔由紅變紫，他何曾受過這等委曲？他大聲說：「胡參謀，我抽了誰的腿？」

「『天九排』！」

萬、苗二人同時一震，他們自然都聽說過「天九王排」這個傳奇性的大痲子排，對方居然派出這個魔鬼勁旅來對付韋、莊等人，這本是可喜的事，但怎麽說苗玉堂抽後腿？

「玉堂……」萬里說：「這是怎麽回事？」

「這是怎麽回事？我怎麽知道？」

「苗兄不知道？你前天夜裏沒有帶了五六個人到距此六七里路山坳中林內向『天九排』的人施襲？」

「這……這他娘的從何說起？姓苗的前天夜裏和萬爺飲酒下棋，直到凌晨一點左右。」

胡繼孔面對萬里：「萬爺，苗兄說的可是實話？」

萬里正色道：「一點不錯，至少在凌晨一點之前，他沒有離開萬某的視綫！」

苗玉堂受了委曲，臉紅脖子粗地：「姓苗的如果作過抽腿的事，就叫我坐車翻車，坐船翻船，掉在海裏打一百二十四個澎澎！誰要是無中生有，造我的謠言，我操他的八輩祖宗……」

「玉堂！在胡參謀面前不得無禮！」

苗玉堂大聲說：「萬爺，如果是你，受此誣栽，您能……」

「胡參謀，人格担保，玉堂絕未幹此

事，況且，他果眞幹了，也就表示是我幹的，請想，萬某怎麽會作這種事？」

「這……」胡繼孔坐下說：「有人親眼目睹，親耳所聞有人稱呼爲首者爲『苗爺』！」

「不可能，不是聽錯，必然是栽臟。」萬里說：「胡參謀，『天九排』不會受什麽損失吧？」

「哼！」胡繼孔說：「一排人只剩下一個人……」他用手指指身後類似馬弁的漢子，又說下去：「李排長是唯一生還的人……。」

萬、苗二人張口結舌，僅三五個人就能把「天九排」的人一舉殲滅，這是什麽人？

稍後李排長詳述了前夜的經過，萬、苗二人互視一眼，一時之間誰也想不出那一撥人是什麽來路？

但毫無疑問，那五七人不是韋、莊等人，必是牛、劉的人。至于焦愼初和盧卿兩方面，和他們既無深仇大恨，似乎也沒有這麽多的擅長飛刀的鎗手。

萬里拍胸膛必能查個水落石出，而且還開了一張票子作爲酬勞，送走了胡繼孔，萬、苗二人都不禁盛怒，只是萬里並沒有苗玉堂那麽暴躁。

在返程車內，胡繼孔說：「李排長，前夜林中雖暗，身材也該看得出來，苗玉堂的身材和口音可像那個人？」

李排長微微搖頭，說：「報告參謀，似乎不像，……。」

「差點中了人家的一石兩鳥之計。」胡繼孔說：「若依你們軍長，要把萬家夷爲平地。看來作人處世是毛躁不得的！況且萬里並非那麽好調理。」

× × ×

侯七報告盧卿這件事，盧卿立刻告訴了韋青，韋青已大致康復，只是在加緊恢復體能，韋青聽了這件事十分驚奇，說：「『天九排』被殲滅，的確不是苗玉堂帶人去幹的？」

盧卿搖搖頭，說：「侯七說，胡繼孔離開萬宅，他還沒有離去，所以聽到了萬、苗二人的交談。二人十分惱火，因爲他們是寃枉的。」

這工夫莊前柳來了，自霍小腰失身於劉志超之後，莊前柳內疚之下，對韋青格外關切，他明知這是無濟於事的，但他沒有勇氣告訴韋青。

他獲悉這件事之後，想了一下，在韋青耳邊說了幾句話。韋青一楞說：「會是他？」

莊前柳說道：「除了他，還有誰能以五七人之懸殊比例殲滅大名鼎鼎的『天九排』？」

盧卿說：「誰呀？別神秘兮兮地成不成？」

韋青低聲說：「八成是老孫！」

「孫大德有那麽靈？」侯七在門外探進頭來，他明知今生無份，但能在盧卿身邊，就算爲她作牛作馬也甘心。吃不到魚，能嗅到魚腥味也湊合，所以他探出此事先告訴盧卿，一是表示對她忠心不二，也暗示不向韋青示弱低頭。

莊前柳說：「侯七，你們三人（指韋、侯、孫），很難說哪個高明些，我說的是鎗法！」

「眞是失敬了！」侯七說：「更厲害的是，孫大德居然知道他們要採取行動。不知下手的對象是什麽人？」

「當然是韋老弟！」孫大德已進入屋中，說：「韋老弟，我知道這一手你並不太欣賞！」

韋青說：「雖然不大欣賞，却又不便深責，而且另一方面還要佩服你。一共去了幾個？」

「六個，活着回來四個……」

屋中沉默了好一會，韋青說：「犧牲的二位，如有家屬親人，要好好予以照料照料。」

「我知道，每人設法爲他們籌措三千大洋。」

「『天九排』要向誰下手？」

「你和老莊等人！」

「你怎麽知道？」

「還不是兩『小』的情報！韋青，我以爲那兩個怪物的用處太大了！萬里必然已知他們叛了他，也必殺之而後甘心！所以……」

「我知道，他們一出動，我就請侯兄保護他們，只是他們在牛、劉那邊，是否也受到嚴密的保護？就不得而知了！」

莊前柳說道：「這件事，我來交待一下！」

韋青說：「明天我要離開這裏了！這些日來盧卿和侯兄的呵護和關照，我是不會忘的！」

「不必！」侯七說：「我照料你是看在盧姑娘份上。如果你離開盧姑娘，使這剝頭担子只有一頭熱的話，今後咱們遇上，還是敵人！」

「侯兄——」

「不必套近乎！」侯七冷然說：「並不是我侯七愛管閑事，實在是太看不順眼了！憑盧姑娘的姿色，有豬頭送不上廟門，還要求爺爺禱奶奶地！太過份了吧！」

「侯七！」盧卿忍着一眶淚水，大聲的說：「你少管我的事！他爲什麽就不能走？」

「我不是說他不能走，而是別他媽的人走了心也走了！好像壓根兒就沒有這回事一樣。」

「閉上你的嘴！」盧卿說：「再多管我的閑事，該走的是你！」

以侯七的性子，他應該絕裾而去才對，他居然沒出聲，眞正是一物治一物。

「我早就死了心！」盧卿冷冷地：「一個殺手頭子的閨女，憑什麽非要攀這高枝不可？人家霍姑娘人美，性情也温和，和韋青又一直相處得很好——」

侯七冷笑說：「霍小腰的出身高嗎，她老娘是三隻手出身，她自己又在青樓中混過，要說對韋青好，難道妳作得不比她賣力？連妳的老子都爲他送了命，盧姑娘，妳爲什麽要吃對門謝隔壁呢？」

「侯七！閉上你的狗嘴！」

侯七還眞聽話，不再出聲，莊前柳一直不插嘴，如果退回數月之前，他必會駁斥侯七，但現在，他眞希望侯七的話能套牢韋青。

因爲他和霍小腰已經不可爲了。

只不過他也知道，要套牢韋青談何容

易？他以爲侯七對韋青的瞭解太不够，才會說出這些話來。

「盧卿，我走了！謝謝妳這些日來的照料……」

「就這麽幾句話……」侯七忍不住。

「侯七，你再多事……。」盧卿別過頭去，說：「他的命差點兒斷送在我的手中，我照料他是絕對應該的，小腰妹妹很好，我如果是韋青也會喜歡她，但我相信，如果沒有小腰妹子，韋青會要我的。」

「可惜她已經有了霍小腰！」

盧卿欲言又止，莊前柳幾乎可以猜出盧卿差點脫口而出的是句什麽話？只可惜這話他也不能說，那就是霍小腰已經不可能了。

但就莊前柳所知，就算與霍小腰由于自卑，今生已不作此想，能補此缺的是不是盧卿呢？

× × ×

小金魚在出浴，牛如蘭來訪，看看四下無人，不久發現小金魚在洗澡，也沒見過女人洗澡，只見過自己的胴體，而自己看自己的胴體又難窺「全豹」，所以牛如蘭看得很出神。

她不以爲小金魚的胴體是最好看的，但有些部位比她自己豐滿，她不知道男人的喜好是什麽？

有人在她的肩上輕輕拍了一下，牛如蘭差點尖呼，回頭望去，竟是韋青。

換了別人，一定會難爲情的，但她則無。看看女人的身體有什麽大不了？尤其她自己也是女人。

她跟入另一屋中，韋青還沒出聲，她的話匣子已經打開了：「韋大哥，到底女人的這裏豐滿好還是不好？」她指指自己的胸部。

韋青見她問得很自然，他答得也自然：「自然就好。」

「韋大哥，這裏隆起好還是偏平好？」又指指她自己是臀部。

「撇開美的觀點不談！」韋青淡然說：「由于臀部的主要功用是坐下，如果這部位無肉，自然坐不久，坐久了就會痛。所以相法上有所謂：十個胖子九個富，就怕胖子沒屁股，事實上瘦子也不能沒有屁股呀！」

「韋大哥，你什麽都懂，還有個問題，我要是問出來，你一定會不高興的，可是我還……」

韋青揮揮手說：「如蘭，既知我會不高興，妳又何必問？」

「不問清楚我永遠也不明白呀！」

「去找些相關的書看看，這些問題上面都有。」韋青說：「如蘭，以後別偷看別人出浴！」

「喲！我又不是故意的，來時不見一個人影，後來發現小金魚姐姐在洗澡，我發現如有些地方不一樣，比喻說——」

「好好！」韋青說：「如蘭，一位淑女必須保持某種程度的形象，尤其不可口沒遮攔，……」

這工夫小金魚在門外說：「如蘭妹子，妳過來一下。」

牛如蘭似乎不怕她興師問罪，不久另一屋內傳來了笑罵聲以及格支癢而忍受不住的笑聲。

韋青很無聊，立刻出了門。他要去找霍小腰，雖然蕭瑤過去對他的暗示「改變門風」計劃，可能是小腰對他冷漠疏遠的主要原因。

他總以爲，小腰爲了孝親，應不至于以她的終身幸福爲犧牲，他該弄清這件事。霍氏母女的地址是小腰照料他的鎗傷時對他說的。

她本不想說，但韋青主動逼問她。她那時已下決心，非讓他死了這條心不可。

這住處，不隨便告訴別人，也有安全的顧慮在內，僅是萬里，就恨蕭瑤忘恩負義。

在外院就聽到一個男人的說話聲，隨後又傳來霍小腰的「格格」嬌笑聲。「我說黃大老闆，你們有錢的大老爺不過是玩票，那會認眞？我嘛！是青樓出身，玩玩可以，要說打長久主意，不過是來片兒湯而已！」

姓黃的認眞地說：「小腰，妳這話可教人聽着不舒服了。以前妳在青樓，不過是避禍，妳雖未說出原因，我猜想是如此的，所以我從未把妳當作烟花女子看待，而且量珠而聘……」

「量珠而聘？」霍小腰撇撇嘴：「對一個窰姐來說，這詞兒用不上！」

「爲什麽用不上？」姓黃的低聲說：「我不是在『妳開懷』的那一夜開了三萬大洋給妳？」

「我們窮人沒見過什麽世面，三萬大洋買這頭一遭，到底是貴是賤？我不知道。」霍小腰說：「我只想告訴你，像我這麽一個出身不高，又是『二手貨』的女人，對我有興趣的闊少也大有人在，我快要結婚了……。」

「結婚？是什麽有頭有臉的人物？」

「你少操這份心！反正人家比你更殷實就是了！」

姓黃的打了個自嘲的哈哈，說：「小腰，我早有意思娶妳，妳如有意，我現在就開張票子給妳，作爲聘金！」

「多少？」

「五萬！」

「可惜我已收了別人的聘金，再說五萬也不是個大數目！」

姓黃的又打了個哈哈，說：「小腰，如果就以這五萬大洋重温舊夢，包妳半個月如何？」

霍小腰冷笑：「要包也輪不到你！」

「那人給妳的聘金是多少？」

「就是妳剛說的數目的四倍！」

「二十萬！」姓黃的說：「好大方！這一定是揚州的大戶！」

後窗外的韋青忽然有一陣反胃的感覺，再也躭不下去，悄悄自後面走了。

不久，自內間走出一人，竟是蕭瑤，說：「走了……」

霍小腰木然地坐在椅上，和剛才與姓黃的交談時的態度完全不同。而這個三十左右，穿了一身綾羅綢緞的漢子對蕭瑤頗恭敬。

「長痛不如短痛！」蕭瑤說：「這一次他該收收心打退堂鼓了！老實說，小腰爲了他，差點送命，身負重傷，就算將來作個專員太太，也沒有什麽了不起的！」

（未完・十九）

江湖詭異傳奇小說／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鬼火魔燈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上官白雲和石少虎開棺驗屍，發現死者不是皇甫長安，正想公諸於世，使江湖人知道，但此時皇甫天華會同十柳莊主柳長卿、西門堡主西門彪聲勢洶洶指證掘墓缺德，誣另有所圖，經過驗證，死者非正身，衆人再追查，皇甫天華只好說出在高陞客棧丟失父屍，以車把式瓜代，怕親友和江湖道上責難，故隱瞞眞相。石少虎忖度其情，似合事理，暫不追究。此事似和魔燈教有關，王師古、謝紅梅都是魔教中人，已聽命副教主擺佈，王師古是皇甫世家總管，邯鄲城搞出兩個皇甫天華；賭娃謝紅梅賣身石家，以色爲餌，準備落迷藥迷失石少虎神智……

偷生蒙屈辱　臥底覓機緣

飛雲堡的大門早已關閉，上官明上前叩門，守門的人打開一道小門，探出半個頭來，見是上官世家的人，神色錯愕一下，道：「你們找誰？」

上官明沒好氣的道：「找你們少主人，皇甫天華。」

守門的人不假思索的道：「我家大少爺已經睡了，明天再來吧！」

上官清聞言大怒，重重的擂了一下門，才說道：「開門，睡了可以叫他再起來，我們上官世家的人又不是第一次來的生客。」

守門人當然識得是上官世家的，是故意裝糊塗，道：「王總管交代，未得主人許可，任何人皆不得擅入。」

上官白雲倒未發火，緩緩說道：「去告訴天華，說我上官白雲要見他。」

守門人不敢不通報，應諾一聲，轉身就走。

盞茶工夫便又折轉回來，道：「我家大少爺說身體不大舒服，不見客。」

一句不見客，惹火了上官明、上官清兄弟，二人同聲一喝，守門人還來不及關門，便被昆仲倆硬闖進去，立將大門打開，强行衝入。

上官父子是何等人物，守門人，以及隨後聞訊趕至的高手那能攔阻得住，一霎時便衝到那一棟小紅樓前面二三丈處。

小紅樓正是皇甫天華起居之處，並沒有睡，只是不願意見上官家的人，但事到如今，不見也不行，只得跨步而出，裝出一副大夢初醒，睡眼惺忪的樣子。

上官倩首先發難，道：「皇甫天華，你好大的架子！」

皇甫天華望了上官白雲一眼，自圓其說的道：「連日勞累，小侄確感身體不適，一回來便睡了，本想明天一早再去客店請益，沒想到你們這麼急。」

就這麼三言兩語的工夫，王師古亦已及時趕到，小紅樓前很快便聚集了數十名皇甫世家的一流好手。

大家有目共睹，都被同時出現的這兩位皇甫天華給看得呆住了。

不錯，除去衣着不同之外，兩個人簡直是從同一個模子裏造出來的，不論高矮肥瘦，耳鼻口眼，完全一模一樣。

他們兩個人之中，應該只有一個皇甫天華。

另一個是誰？爲什麼長相會如此唯妙唯肖？

只有他們是同父同母的雙胞胎，可以解釋。

然而，皇甫夫人臨盆時，上官夫人在場，證實她只生了一個兒子。

這是什麼玄虛？

狼又人是何來歷？

不太可能是三胞胎。

連雙胞胎都缺乏可信的基礎。

事情發展至今，却似乎鬧出了三包案了。

難道……？

難道……？

皇甫天華與無名公子互相觀望一陣，兩個人的臉色皆陰晴不定，皇甫天華故意變換一下站立的姿勢，不再去看無名公子，對上官白雲道：「世伯此來，不知有何見敎？」

上官白雲道：「老夫是想介紹一個朋友給你認識。」

皇甫天華不得不明知故問：「是那一位？」

上官白雲指一下無名公子：「就是這一位公子，見過吧？」

皇甫天華矢口否認，說道：「從未見過。」

「不覺得你們彼此的面貌很相似？」

「哦！是有幾分相似，但畢竟相去甚遠。」

「何處相去甚遠。」

「聽說這位朋友是來自扶桑的一位浪子。」

「他是被人騙去扶桑的，根還是在中原。」

「世伯想證明什麼？」

「老夫是想查明他是誰？」

「這是這位朋友自己的事，何必勞師動衆。」

「因爲他忘記自己是誰，需要旁人協助。」

「助人是好事，但是，與我們飛雲堡何干？」

「你們彼此的相貌太像了，老夫自然要來查一查。」

「小侄已表明，不認識他，彼此也沒有任何瓜葛。」

「那你們的長相怎會一模一樣？」

「誰敢保證不是有人故意製造出這個人來，觸我們皇甫世家的霉頭。」

「怎樣製造。」

「喬裝易容，或者戴人皮面具，都可以亂人耳目。」

無名公子聽到這裏，乍然越衆而前，衝至皇甫天華面前五尺許處，當着大家的面，在自己臉上一陣抓扒，怒不可當的道：「在下既未易容，亦未戴人皮面具，純粹是我本來的面目，那位要是不信，盡可以過來鑑定檢查。」

皇甫天華冷哼一聲，道：「沒有這個必要，就算你的長相跟本公子一般無二，也沒有任何實質意義，我是我，你還是你自己。」

無名公子道：「在下只是想知道我自己是誰，並無不良的企圖。」

「沒有不良的企圖，就應該回到扶桑去。」

「在下不諳扶桑語，怎會是扶桑人，中原才是在下生長的地方。」

「中原地方數千里，什麼地方不好去，你跑到我飛雲堡來做什麼？」

「在下覺得這個地方很是眼熟。」

「笑話，飛雲堡名滿天下，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眼熟的人何止千千萬。」

無名公子道：「皇甫公子，在下有一個不情之請。」

「說說看。」

「想進小紅樓裏去瞧瞧。」

「幹什麼？」

「覺得好像曾在這裏面住過。」

「鬼扯，這是不可能的事。」

「可能不可能，在下進去瞧瞧便見分曉。」

「辦不到，本公子的居處，不准外人參觀。」

「假如在下堅持要看呢？」

「那就休怪我皇甫天華要將你驅逐出去。」

「好，我倒要看看如何驅逐。」

無名公子的脾氣還挺倔强的，寧折不屈，逐字出口，人也跟着大踏步的向小紅樓走去。

皇甫天華睹狀勃然大怒，說道：「給我趕走，趕不走就拿下，拿不下就就地格殺。」

王師古如響斯應，率衆一湧而上，上官明，上官清兄弟不甘袖手，也領着上官世家的高手們，築起一道人牆，欲强行攔阻。

彼此磨拳擦掌，惡戰一觸即發，還是上官白雲出面壓下來，上官倩一揚黛眉，道：「皇甫天華，你這小紅樓裏可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王師古冷笑道：「倩姑娘說話請尊重點，我家少主人屋裏怎會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上官倩嗤之以鼻：「哼，既無見不得人的事，爲何不敢讓這個無名公子看。」

皇甫天華道：「沒有這個必要。」

「我倒認爲很有必要，舉手之勞，說不定可以帮助無名公子找回他自己。」

「妳以爲他是誰？」

「有可能他是眞正的皇甫世家的少主人。」

「既然我是個冒牌貨，那妳就嫁給他好了。」

「如果事實證明他眞是我兒時的遊伴，我上官倩絕不猶豫。」

王師古嘿嘿陰笑一聲，道：「倩姑娘，皇甫、上官二家聯姻的事，可是兩位老人家面對面講好的，如此拿婚姻當兒戲，傳揚開去，人家會說姑娘沒教養。」

這話挑明了是在罵上官白雲沒把女兒教育好，上官倩怒眉雙挑的道：「王師古，你別斷章取義，本姑娘是說絕不嫁給一個冒牌貨。」

王師古毫不放鬆。「誰是冒牌貨，妳有辦法分辨出來？」

「我當然有辦法。」

「什麼辦法？」

「是……」

「是什麼，說呀！」

其實，兩個完全相同的人，上官倩根本分辨不出誰是誰來，但她的確穎慧過人，被王師古一逼，腦中靈光閃動，馬上計上心來，指着自己嘴唇上的小疤痕，對皇甫天華道：「天華，你可知道這個小疤痕是怎麼來的？」

皇甫天華先是一怔，旋即一本正經的道：「童年往事，何止千百，我不喜歡再談過去的事。」

王師古補充道：「這事連我王師古還記得清清楚楚，是倩姑娘跟我家少爺石林裏追逐戲耍時，不小心摔倒碰傷的。」

一次分辨眞假的大好機會就此失落，上官倩父女互望一眼，一臉茫然。

正當此刻，飛雲堡的北側響起了警鐘，很快便傳遍全堡，顯然是有人暗中潛入堡內。

北側乃是皇甫世家當差執事者眷屬居住之處，隨着嘹亮的警鐘聲，早有不少精壯的漢子朝北面衝去。

皇甫天華頗有乃父之風，遇事異常沉着，拱着手朗聲說道：「是何方朋友，既有胆子夜闖飛雲堡，想必也是一號人物，請現出身來說話。」

「阿彌陀佛　善哉，善哉！」

只見北邊屋面上，竄起來三條人影，餘音尚自繞耳未竭，酒肉頭陀自在僧，石少虎，狼人已縱落現場。

王師古好刻薄的一張嘴，冷言冷語的道：「我道是那來的飛賊，原來是你們，三位可都是有頭有面的人物，放着正門不走，幹嘛要翻牆越屋？」

酒肉頭陀可不吃這一套，立刻罵了回去：「王師古，閉上你的嘴，老佛爺是抄近路來的，飛雲堡又不是皇宮大內，那來這麼多臭規矩。」

石少虎跟上官世家的人打招呼的時候，皇甫天華皺一皺眉頭，道：「大師父夜入飛雲堡　該不會是爲了吵架吧？」

自在僧思索一下，道：「我老人家是來通風報信的。」

皇甫天華一楞，反問一句：「通風報信？」

狼人道：「北邊山溝裏有一堆白骨，不知貴堡可有失踪人口？」

皇甫天華道：「沒有。」

狼人道：「可能已是十幾二十年前的往事，少堡主也許不清楚。」

王師古接口道：「老夫可清楚得很，皇甫世家威震武林，那來的失踪人口。」

利用這個時間，石少虎已將山溝裏的見聞告訴上官白雲，上官白雲臉色驟變，不由的多看了狼人幾眼。

自在僧道：「那麼，一二十年前，飛雲堡可有嬰兒被人謀害或失踪？」

王師古道：「敢莫山溝裏也發現了小骨頭？」

自在僧道：「那倒沒有，是老佛爺的這個徒兒狼崽子，於襁褓中時被人遺棄於山溝裏。」

王師古聞言，和皇甫天華互換了一道駭異的眼神，道：「啊，原來是想到飛雲堡來認爹的，可惜沒有。」

狼人大發雷霆的道：「王師古，你的嘴巴最好放乾淨點，再胡說八道，老子就對你不客氣。」

自在僧說道：「也許是姑娘家生下了不該生的小生命，羞於見人，故而棄之荒野。」

王師古臉一沉，道：「皇甫世家一向坦蕩磊落，從來不做羞於見人的事。」

皇甫天華道：「北側山溝，乃是無主的荒地，任何人都有可能將棄嬰丟在那裏，爲何單單找上我們皇甫世家來。」

自在僧道：「這自然是有原因的，狼崽子的項間有一條絲巾，想那魔燈敎不至於去殺村夫村婦的娃兒吧。」

皇甫天華大爲不悅：「大和尚，你認爲狼人和我們皇甫世家有牽連？」

石少虎道：「就事論事，不能說絕對沒有。」

皇甫天華道：「石世兄，你說這話可要有根據。」

上官白雲道：「老夫覺得這位狼人朋友的相貌，跟已過世的皇甫大嫂倒有幾分神似。」

聽得上官倩心驚肉跳，道：「爹，如果——豈不要鬧三包，到底誰是誰呀？」

上官白雲的目光從狼人、皇甫天華、無名公子的臉上一掃而過，道：「爲父的也被他們攪糊塗了，這中間必有重重內幕，待回到開封時問問妳娘，或許可以解開這個謎。」

皇甫天華道：「聽世伯的口氣，好像眞的懷疑天華的身份有問題？」

上官白雲道：「老夫寧願沒有問題，無名公子只是巧合，狼人亦屬風馬牛不相及。」

望了狼人一眼，上官倩道：「皇甫天華，你究竟答不答應無名公子參觀你的小紅樓？」

皇甫天華欲語未語，驀見堡門之外黑忽忽的湧進來一大羣人。

開道的是一片旗海，後面是身穿紅、黃、藍、白、黑五色衣裳的武士，頃刻之間，便呈雁翅一般展開在大家的面前，萬聖敎副敎主的那一頂華麗的轎子，就停在雁翅的中心部位。

冷寒星嬌冷的聲音在轎內說道：「皇甫公子，本座的輓幛及奠儀收到了吧？」

皇甫天華不亢不卑的道：「謝謝冷副敎主的厚賜，皇甫天華實在愧不敢受！」

冷寒星道：「皇甫老英雄是武林翹楚，口碑載道，天人同欽，應該的，應該的。只可惜去的太早，使本副敎主少了一位琢磨武學的對象。」

王師古緊張兮兮的道：「冷寒星，我們老主人新喪不久，妳夜入飛雲堡，意欲何爲？」

冷寒星道：「王總管言重了，百善孝爲先，本敎最重孝道，三年之內絕不與皇甫世家爲敵，今日此來，是想向在場的朋友們討敎幾招絕技。」

皇甫天華，王師古對望一眼，鬆了一大口氣。

暖轎無風自動，冷寒星在轎內瞄了酒

肉頭陀一眼，冷冰冰的聲音道：「瘋和尚，許久不見，想必你的功力又有精進，怎麼樣，陪本座印證一下如何？」

自在僧不加考慮，立即斷然說道：「酒家身在佛門，七情俱滅，六慾不生，不跟人爭強鬥勝。」

「你難道不想爲本座的奴才轎伕，你的師弟大信大師討一點面子回去？」

「不想，老佛爺丟不起裏子，還想多喝幾天燒刀子。」

「如果本座决心向你挑戰呢？」

「我老人家寧願豎起白旗，立字據認輸。」

「哼，沒有骨氣的臭和尚！」

酒肉頭陀捧起葫蘆來猛灌，索性連口都懶的張了。

一向是冷月寒星代言人的何浩之終於開了口：「上官世家素稱武林一霸，江湖一鼎，相信不會師法瘋和尚，作縮頭的烏龜？」

不待上官白雲開口，上官清便挺身而出，怒氣沖天的道：「住口，我上官世家寧爲玉碎，不爲瓦全，只有斷頭的英雄，沒有屈膝的小子！」

「好極了，夠氣魄，你挑戰何人！」

「藍衣武士！」

「上官白雲的兒子戰藍衣武士，不覺得太貶低自己？」

「那你要怎樣？黃衣武士我上官清也不在乎。」

「論身份，講地位，上官公子相當於本敎的紅衣武士。」

少林大信，窮神沙青峯等人暗中搖手表示不可，上官白雲來不及開口，上官清年輕氣盛，已自意氣風發的說道：「紅衣武士就紅衣武士，有什麼了不起！」

酒肉頭陀自在僧連忙出面阻止道：「上官小子，要挑軟的吃，硬的小心傷牙呑不下。」

血手雜毛瘋道人早已大步行出，立在上官清的正對面，趾高氣揚的道：「呑不下去就別呑，在本敎聽命當差，包你樂不思蜀。」

上官清暗提了一掌眞力，道：「臭雜毛，少逞口舌之利，咱們在拳脚上見個眞章。」

二人有志一同，乾淨俐落，當即在小紅樓前大打出手。

獨眼黑煞馬可夫不甘寂寞，踱步而出，問無名公子：「這位小友可是皇甫天華的兄弟！」

無名公子答的很乾脆：「不是。」

「不是皇甫世家的孝子就好，陪老子活動活動筋骨如何？」

無名公子道：「在下是來尋找自己，不與人鬥力。」

「老子向你挑戰！」

「歉難奉陪！」

「哼　這可由不得你，接招！」

獨眼一翻，芭蕉扇似的大黑掌照準無名公子的面門抓過去，事到如今，無名公子不打也不行，只得被迫迎戰，二人鬥在一起。

血手雜毛跟上官清之戰已逾三十合，明眼人心裏雪亮，在上官清全力拚搏下，目前雖尚無敗象，時間一久，恐怕不是瘋道人的對手。

田十郎也站出來了，目注石少虎，語氣冷傲：「石公子，你也別閑着，田某人久仰石氏世家的『大力金剛掌』技冠羣雄，今日機會難得，正可切磋一番，尚祈勿却是幸。」

石少虎當然明白，這就是挑戰，沒有選擇的餘地，勝則贏田十郞爲奴，敗則除非自殺，只有列身萬聖敎，作一名黃衣武士，當下略作沉吟，昂首言道：「假如石某無法拒絕，只好捨命相陪。」

酒肉頭陀自在僧道：「石小子，好死不如賴活着，寫幾個認輸的字，就可以免去一刦。」

石少虎當然也知道，寫幾個字認輸，就可以逃過一刦，但他寧可人頭落地，却說什麼也做不出令祖宗蒙羞的事來。

田十郎哈哈一笑，道：「這才是英雄本色，來——」

言猶未盡，有一個嬌柔的聲音截口道：「且慢！」

香風一掠，來勢如風，大家只覺眼前一亮，謝紅梅已俏生生的走到了石少虎身旁。

常谷川緊隨在後，相距只不過丈許之遙。

石少虎望了二人一眼，道：「你們怎麼也來了？」

謝紅梅含情脈脈的道：「主人久去未歸，奴婢放心不下，所以叫醒常大哥，同來察看一下。」

田十郎陰笑一聲，道：「歡迎參觀，但看熱鬧的人請站遠一點，免得誤闖枉死城！」

謝紅梅不退反進，挺着胸脯道：「這一仗由我謝紅梅接下來了，請賜招。」

何浩之却不答應，道：「姑娘欲與本敎弟子印證武學，自是歡迎之至，但請另挑他人，不得瓜代頂替。」

謝紅梅一臉的不高興：「在北京的時候可以，現在爲什麼不可以？」

田十郎道：「此一時彼一時，現在情形不同。」

「有何不同？」

「今夜，是妳家田爺，向他挑戰。」

「放屁，姑奶奶現在就向你挑戰！」

「事有先後，等田某收拾了石少虎，才能輪到妳。」

田十郎不再多言，拉開架勢，凌厲的招式已連環出手，石少虎自知萬聖敎來者不善，這一仗如箭在弦，勢在必發，故亦未再遲疑，叫謝紅梅，常谷川退到一邊去，立與田十郎放手拚鬥起來。

上官清和瘋道人之戰已逾五十合，血手雜毛手中的拂塵霸道無匹，功行手臂，力貫塵尖，一根根馬尾長毛竟硬如鋼絲一般，陡地一聲虎吼：「着！」

說靈眞靈，如立竿見影，着字出口，塵尾過處，上官清的衣襟有一大片被馬尾分割成絲絲縷縷，有如流蘇絲穗一般！

血手雜毛瘋道人完全照矩規行事，一招得手，馬上收招止步道：「上官朋友輸了，從此刻起你就是本敎的黃衣武士。」

上官清怎樣嚥得下這口氣，咬着牙齒說：「我說過，上官世家只有斷頭的英雄，沒有屈膝的小子，要命拿去，想要我上

官清跟你們同流合污，那是做夢！」

言語間攻勢未停，像一頭發怒的猛獸，硬衝硬闖，無畏無懼。

上官明、上官倩兄妹緊張萬分，幾次想出手助拳，均被父親阻住，上官倩憂心如焚的道：「爹，難道我們就眼睜睜的看着二哥——」

上官白雲鐵青着臉道：「萬聖敎居心惡毒，但表面上却不失光明正大，一切皆照着規矩來，咱們若出手助拳，必會貽人笑柄，上官世家何以立足江湖？」

上官明道：「這是魔教訂下的規矩，咱們大可不必——」

上官白雲截口道：「可是並未違反武林規範。」

酒肉頭陀自在僧大不以爲然大搖其頭，說道：「迂！迂！迂啊！你們這些名門大家，只顧面皮名譽，不知利害死活，何不學老佛爺我，寫一張服輸狀，何等逍遙自在，或者——」

一語未畢，禍事已生，上官清吃了道人的一招重擊，復被拂塵從面門掃過，當塲口血狂噴，一個身子飛出三丈後便趴下不動了。

上官白雲、上官明、上官倩嚇得魂不附體，悲痛欲絕，紛紛撲過去伏屍痛哭。

石少虎大戰田十郎，瘋道人與上官清勝負將分時，何浩之找上了狼人，道：「狼朋友，你那一手狼把式，何某仰慕已久，可否賜敎一二？」

狼人的答覆好乾脆，道：「老子沒與趣！」

何浩之不肯罷休：「何某却有向狼朋友挑戰的興趣。」

狼人連想都沒想一下，脫口就說：「你他媽的挑戰也是白挑，老子還有正事要辦，說不幹就不幹。」

何浩之沉聲道：「不肯應戰，就得立字認輸。」

這眞是有其師必有其徒，狼人蠻不在乎的道：「好啊，這是小事一件，拿來老子寫給你就是。」

取來空白三角小旗筆墨，狼人毫不猶豫，大大方方的寫下：「狼人甘拜下風，不敢應戰！」

抖一抖身上的狼皮，瞪一瞪眼，狼人又道：「姓何的，我看再多寫幾個旗子好了，免得以後再糾纏不清，嚕七八嗦。」

遇上這樣的奇人，何浩之無計可施，只好閉上嘴。

一聲暴喝，震驚全塲，獨眼黑煞好厲害的擒拿術，無名公子的霹靂拳雖已有相當的火候，依然不是馬可夫的對手，五十招外，被獨眼黑煞擒住了右腕脈門。

獨眼黑煞馬可夫神氣活現的道：「小子，本敎的規矩，你大概差不多已經知道了，是當一名威風的黃衣武士，還是學上官清的樣兒，血染黃砂做狗熊？」

無名公子怒道：「本公子急於拾回失去的記憶，查清楚我自己到底是誰，你們這樣對付一個失去自我的人，未免——」

冷寒星的聲音在轎內說道：「想要恢復記憶，尋回自我，你投靠本敎是最佳的選擇。」

無名公子茫然的望着暖轎，道：「妳憑什麼敢誇此海口？」

「萬聖敎人多勢衆，如日中天，橫掃黑白二道，勢如破竹，沒有本敎辦不了的事。」

「在下曾被人騙去扶桑，可能身份特殊，對飛雲堡甚感面善——」

「簡單，只要朋友肯列身本敎門牆，本座保證，揪出騙你的元兇主犯來，若是有那碍手碍脚的人，本副敎主一定帮你拔除！」

「眼前在下就有一個小小的難題。」

「什麼難題？」

「皇甫公子不許在下參觀小紅樓。」

「你現在就可以進去，誰要是胆敢出手阻攔，本座就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無名公子聞言甚喜，舉足行向小紅樓，王師古、皇甫天華相顧失色，未敢輕舉妄動，眼睜睜的看着他走進去。

石少虎算是支持最久的一個，已過百合，只見兩條人影倏上忽下，倏東乍西，打得不亦樂乎，猛然間彼此短兵相接撞上了，硬拚三掌後，人影又一合即分。

蹬！蹬！蹬！田十郎退了三步！

蹬！蹬！蹬！石少虎也是三步！

二人半斤八兩，秋色平分。

可是，田十郎却得意洋洋的道：「承讓！承讓！」

石少虎一陣錯愕，謝紅梅破口大罵：「放屁，你幾時勝了我家主人？」

田十郎志得意滿的道：「妳看這是什麼？」

伸開手掌，現出一枚玉珮來，正是石少虎佩在腰間的東西，石少虎不禁倒抽一口寒氣，暗道一聲：「糟了！」

當然糟了，而且還是大糟特糟，如果他不肯遵守萬聖敎的規矩，當一名黃衣武士，就只有自戕身亡，或者走上官清的路子。

田十郎的功力高深莫測，每有奇招異式出現，再纏鬥下去，能不取勝，他可一點把握也沒有，甚且是吉少凶多，很可能會步上官清的死亡之路。

一時思緒如潮，百感交集，面臨生平第一次最難的抉擇。

酒肉頭陀自在僧道：「石小子，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可不要充英雄作短命鬼。」

狼人說道：「當一名黃衣武士也不錯，日後如能打贏姓田的，便可還爾自由之身。」

謝紅梅道：「主人，大丈夫能屈能伸，要提得起，放得下，小小的挫折，說不定是最後成功的助力。」

常谷川道：「石大俠任重道遠，盼能善自珍重。」

上官白雲抹了一把老淚，也過來說道：「賢侄，清兒雖死的悲壯，却並非英雄的路，眞正的英雄應以最後的勝利爲標的，況且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希能三復斯言。」

眞正的意思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捨不得兒子，套不住狼，要石少虎打入萬聖敎，一探虛實。

也就是這幾句話打動了石少虎的心，當下牙一咬，心一橫，已作成了最後的決定。

田十郎爽朗的聲音道：「石朋友，你

是怎樣決定的，田某在等你的回話。」

石少虎慨然一歎，說道：「罷了，石少虎技不如人，只好甘願爲萬聖敎的黃衣武士。」

暖轎內馬上傳出冷寒星鼓掌的聲音，嬌滴滴的說道：「歡迎，歡迎，有三大世家的子弟加盟，是我萬聖敎的光采，的確增色不少，好好的幹，本座絕對不會虧待你的。」

謝紅梅忽然說道：「本姑娘也跟你們去。」

石少虎楞了一下，道：「紅梅，萬聖敎無異虎穴龍潭，不可亂來。」

獨眼黑煞馬可夫色瞇瞇的盯着她，道：「妳去幹嘛，可是想陪大爺們逗樂子？歡迎之至。」

謝紅梅臉一沉，道：「呸，閉上你的髒嘴，姑奶奶是去侍候我家主人。」

何浩之道：「一忽兒丈夫，一忽兒又主人，眞是神經病，想入本敎，就照規矩來，是自願歸順？還是拳脚上分高下？」

「自願歸順，是否可以隨時離開？」

「不可以，一旦宣誓入了敎，就必須生爲萬聖敎之人，死爲萬聖敎之鬼，若是落敗入敎，則一定要打贏原來跟妳動手的人。」

「算了，這多麻煩，在暗中跟着你們更自由。」

無名公子已從小紅樓裏踱出，何浩之迎上去道：「怎麼樣，兄弟，能否證實飛雲堡就是你的家？果眞如此，副座包你馬上當上飛雲堡的堡主，也等於是皇甫世家的新主人。」

上官白雲、石少虎、上官倩等人皆在屏息以待，無名公子一臉惆悵的道：「裏面的一桌一椅，都相當熟悉，却沒有辦法肯定在下曾是這裏的主人。」

皇甫天華、王師古鬆了一口大氣，何浩之拉着他的手，向萬聖敎這邊行來，道：「沒有關係，假以時日，定可現出端倪，無論如何，本敎會助你完成心願的。」

冷寒星在轎內說道：「上官白雲，殺人絕非本座的本意，是令郎實在太倔强，冷寒星願致歉意，老宗師倘有不服，本副敎主願隨時候敎，今日之會，請就此終，咱們一定還會再見的。」

依着上官白雲過去的性子，十九會和冷寒星決一死生，但上官清的死，石少虎的敗，尤其是自在僧的豎白旗，使他更深一層的感受到任重道遠的意義。

大局需要他來綢繆，石少虎需要他來接應，皇甫長安的死生更需要他來追查，重責在肩，何敢妄動無名之火，忍辱負重才是他應走的路。

於是，上官白雲眼看着萬聖敎的人帶着石少虎、無名公子離去，而未置一詞。

× × ×

萬聖敎在飛雲堡可謂大獲全勝，斃了上官清，收了石少虎，石氏、皇甫、上官三大世家，只有皇甫世家拜皇甫長安新喪之賜，幸免於難。

此刻，萬聖敎簡直氣焰萬丈，不可一世，挾着戰勝餘威，攻無不克，戰無不勝，像是秋風掃落葉一般，短短十天不到的工夫，便將冀南魯西一帶黑白兩道的武林朋友一掃而光。

望風歸順者有之，憤而自戕者有之，像石少虎一樣，屈從偷生者亦有之，但絕不多數的武林朋友皆奮戰至死。

而這一切，都是由四大紅衣武士以下的人完成的。

萬聖敎的副敎主冷寒星日坐轎中，夜宿密室，到現在爲止，還不曾見她出過一次手。

甚至，她連口都很少開，事無巨細，差不多都是由何浩之全權處理。

當然，石少虎還不曾見到冷寒星的廬山眞面目。

十日以還，對萬聖敎的一切依然是一片空白。

這日已深入晉南，來到十柳莊。

十柳莊的莊主柳長卿是當地的富戶，莊院廣闊，華屋連雲，全莊上下不下百十餘口。

一踏進十柳莊，何浩之一仍舊貫，先將萬聖敎的規矩向柳長卿解說一番，接着便照着過去的模式，以印證武學爲名，向柳莊主提出挑釁。

柳長卿不肯立下甘拜下風的字據，惡戰自然無法避免，由何浩之親自操刀，此人的功力，比想像中還要高，不出十招，鼎鼎大名的柳長卿便敗下陣來。

不肯降服，不願自盡，只有奮戰一途，可憐柳長卿，連前帶後總共支持不到五十個回合，便作了何浩之的掌下之鬼。

十柳莊的人早已嚇破了胆，誰還敢再輕捋虎鬚，驚慌中紛紛四散而逃，奔走一空。

這正合了萬聖敎的意，連日征戰，已是兵疲馬乏，名正言順的「借」住在十柳莊。

十柳莊多的是牛羊米麵，多的是佳釀美酒，萬聖敎就地取材，大快朶頤。

黃昏時分，石少虎正與一名黃衣武士在一棵大樹下聊天，目的是想從他的口中，探聽一些萬聖敎的機密，忽見曾敗在狼人手下的那名藍衣武士羅士奇大步行來。

萬聖敎儼然是一支訓練有素的軍隊，敎規森嚴，階級分明，以下對上，絕對服從，藍衣武士羅士奇來至近前，先躬身爲禮，然後恭恭敬敬的道：「報告黃衣石武士，紅衣何武士找你。」

石少虎訝然道：「有什麼事？」

羅士奇立正回答：「不清楚。」

「紅衣何武士何在？」

「前面大樓花廳內。」

石少虎沒再多說什麼，當即擧步離去，來到大樓，進入花廳，果見何浩之正候在那裏，忙走上前去，語冷如冰的道：「閣下在找我？」

何浩之聞言大爲不快，擺下一張閻王臉，以上級對下屬的語氣道：「石少虎，你身在萬聖敎，就要照着本敎的敎規來，這可是下屬對上級的態度？」

石少虎可不吃他這一套，立即還以顏色，說道：「何朋友，說話最好客氣一點，在萬聖敎，石某是客鄉，或者說是俘擄，隨時都有離開的可能，不喜歡看別人的臉色。」

何浩之負手背向而立，仰望着天花板，神態甚是倨傲：「你想要離開本敎，就必須戰勝田十郎才行。」

石少虎也故意別過臉去，望着外面：「那裏丟的，就到那裏去找，石某會照着規矩來。」

「你可知老田跟你交手時用了幾成功力？」

「幾成？」

「頂多七成不到。」

「嗯，田十郎的確不是省油的燈。」

「你用了多少？」

「差不多十成。」

「如此，你還想要做離開本教的白日夢？」

「冷寒星說過，論文論武，鬥智鬥力都可以，我不會放過任何機會。」

「機會只有一次，落敗就得永遠淪落爲奴！」

「謝謝你的提醒，石少虎不會打沒有把握的仗，閣下如果沒有旁的事，石某想就此告退。」

話畢，轉身就走，却被何浩之叫住了，道：「有一個人要見你。」

「誰？」

「見到就會明白的。」

「在那裏？」

「廳後左手邊的精舍內。」

石少虎不再理會何浩之，步出花廳後門，面前是一個天井，四週迴廊圍繞，觸目皆是雕欄木飾，中庭置一花架，狀如寶塔，甚是精美雅緻。

「篤！篤！篤！」

石少虎舉手輕叩着左手邊的雕花門。

一個銀鈴也似的聲音在屋裏說道：「請進！」

房門沒關，應手咿呀而開，石少虎發現眼前是一間臥室，牙床錦被綺羅帳，圓桌絲罩太師椅，牆邊的櫥架上還擺了不少典籍古玩，寬敞而又華麗，無疑是柳長卿夫婦的居停之處。

展目四望，却空無一人。

石少虎正自納罕不解，那個女人的聲音及時傳來：「請坐，我正在沐浴。」

果然聽到水聲，在牆角上，看到一排屏風，從屏風的隙縫中望進去，隱約中可以看見有一個女人正在洗澡，一旁有兩名女婢在小心侍候着，有意無意間，不時伸腰舒腿，扭轉着健美的胴體，偶而還會發出陣陣嬌笑。

石少虎找了一張椅子坐下來，目不斜視。

在兩名女婢的服侍下，很快便沐浴完畢，穿着一襲及地薄紗，肩頭斜披着一方繡花絲巾，邁着輕盈的步子，姍姍的走出來。

好美，櫻桃般的小口，面如滿月，鼻似懸胆，一雙黑白分明的眸子，充滿了智慧與靈秀，看年齡頂多不會超過二十五。

長紗女子大大方方的落坐在石少虎正對面，歉然一笑，說道：「累石公子久等了。」

石少虎欠一下身子，道：「沒有關係，芳駕是——？」

「要見你的人。」

「在下的意見是芳駕如何稱呼？」

「石公子聽不出我的聲音來？」

「哦，原來是冷副教主，難怪覺得聲音很耳熟，想不到——」

「想不到什麼？說呀，別吞吞吐吐的說話。」

「這麼年輕，又這麼美，而且似曾相識。」

的確，萬聖教自出道以來，幾乎可以說是打遍天下無敵手，將整個武林攪的天翻地覆，任誰也料不到，主持這樣一個帮派的首腦人物居然僅僅是一個二十餘歲的女子，而且還是一位絕色美女，氣質高貴，舉止斯文，十足的閨秀風範，找不出絲毫火藥味。

冷寒星實在是一個美女，如果一定要在豆腐裏挑骨頭，那就是太冷，冷得像夜空寒星，令人高不可攀。

高貴冷艷之外，全身還散發着一股叱咤風雲的懾人魅力。

冷寒星拍一拍手，立有四名婢女送進來兩碗熱茶，四盤精緻的乾菓點心，笑盈盈的道：「吃過飯了吧？」

石少虎點點頭，沒有開腔。

「那就用些點心吧，就地取材，談不上是精品。」

「在下不餓，副教主請用。」

「你剛才說，我們似曾相識？」

「不錯，石某覺得好像在那裏見過似的。」

「這是不可能的，本座出道還不到四個月。」

「許是副座的姐妹。」

「本座沒有姐妹。」

「萬聖教成立尚不足四月，便已將北六省大致征服，可說是前無古人。」

「石公子，本座要鄭重聲明，是以武會友，印證武學，不是征服。」

「不是征服，爲何要強行挑戰？」

「沒有競爭，就沒有進步，萬聖教追求的是武學的最高境界。」

「可是，却因此而不知犧牲了多少性命。」

「那是他們氣量太小，不學無術，視名如命的結果。」

「落敗的一方，必須讓獲勝的一方牽着鼻子走，副教主又是什麼居心？」

「只是一種壓力，或者說是一種刺激而已。」

「在下愚昧，眞是不懂得芳駕的大道理。」

「本教的規矩，是很清楚明白，輸者仍有反敗爲勝的機會，爲了贏得第二回合的勝利，勢必勤修苦練，這就是壓力與刺激。」

「話是不差，但萬聖教野心勃勃，眞正的目標，仍是要征服武林各派，北面稱尊。」

「這是事實，也是本教的終極目標，但獲勝者不一定非本教莫屬，只要有人能勝得了本教，萬聖教同樣依規行事，甘心臣服。」

石少虎當然不相信她的連篇鬼話，但冷寒星言來頭頭是道，一時却找不出一個更充足的理由來反駁她，道：「照這樣說起來，冷副教主也似乎樂於見到在下挑戰田十郎？」

「當然，但是本座寧願石公子打消這個主意，這也正是本副教主召見公子的目的。」

「冷割教主莫不是想要勸降？」

「勸降多難聽，只是希望公子能共襄盛舉。」

「只怕會讓妳失望。」

「以你的功力身份，本座可以給你一個紅衣武士幹。」

「芳駕高抬我了，在下打不過田十郎，何敢榮任紅衣武士。」

「石公子，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老田贏得很僥倖，甚至本座懷疑是公子故意深藏不露。」

錢副教主在說笑話，沒有人會故意作賤自己的聲譽。」

「假如是別有用心，則另當別論。」

「別有用心？」

「不是嗎，刺探帮教的虛實就是最好的理由。」

石少虎此來，確是存下了探隱索密之心，被冷寒星一語道破，不由心頭一震，道：「冷副教主精明若此，少虎縱有此心，亦將徒勞。」

冷寒星往嘴裏送了一塊點心，發出一陣有節奏的咀嚼聲，摩挲着茶壺盅蓋子，不疾不徐的說道：「如肯歸順本教，自當坦告一切，保證有享不完的榮華，受不盡的富貴，遠超過石氏世家現在所得到的一切。」

「石家祖先，蒙歷代皇上恩寵，自覺已是造極登峯，難不成——？」

「自然有過之而無不及。」

「芳駕是何許人物？萬聖教主又是何方神聖？居然如此神通廣大？」

「還是那句老話，欲知眞象，公子必須投靠本教。」

「石少虎情願走坎坷的路，不想享現成的福。」

「你有把握勝過田十郎？」

「沒有把握的時候不會輕易挑戰。」

「首先應該考慮挑戰失敗的後果。」

「在下明白，終身爲奴，永世不得翻身！」

「鐵掌余冠羣、鎭八荒賀天雄他們就是一個活榜樣！」

「四位前輩，備極辛勞，多一個抬轎子的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石氏世家的主人爲本座抬轎子，這是大才小用，希望公子能認眞考慮一下寒星的意見。」

「不必考慮，現在就可以答覆妳。」

冷寒星道：「請勿拒絕的太早，免得造成遺憾。」

「沒有什麼好遺憾的。」

「本座願敬候佳音。」

「可能會令妳失望。」

「另外，本座願特別提醒公子一句話，不得作逃走的打算，更不可刺探本教機密，或者與你不該接觸的人隨便交談，一旦事敗，輕則被判終身爲奴，重則就地格殺，深盼石朋友勿以身試法。」

「這些事何浩之已經不知說過多少次了，石某不會忘記。」

「不會忘記就好，你可以離開了，順便叫無名公子來一下。」

退出屋外，天已大黑，萬聖教的徒衆俱已入睡，十柳莊內一片沉寂。

但戒備却異常森嚴，不單莊外崗哨林立，莊內還有往來巡邏的人。

十餘日來，石少虎一直想找個機會，跟少林大信等幾位前輩一談，奇怪的是，白天見他們抬着轎子走，一到晚上投宿後，便再也見不到他們的人影。

今日難得有這個單獨行動的機會，石少虎暫不回宿處，逕自在十柳莊內一陣搜尋。

找遍了前後兩個大院，毫無發現，突聞圍牆一角下的一間破屋子裏傳出來一陣鐵器磨擦的聲音，循聲望去，裏面且有燈光溢出。

石少虎精神一振，長身欲前，獨眼黑煞馬可夫竟如幽靈一般出現在他身後，芭蕉扇一樣的大手往他肩上一搭，冷森森的道：「小子，你想幹什麼？」

猛然回過頭來，石少虎隨機應變的道：「蒙副座召見，在下正想回房去。」

「他媽的，黃衣的宿處在前院東廂，你怎麼跑到後院來了？」

石少虎道：「十柳莊的房舍太多，找錯了地方。」

「滾！」

獨眼黑煞好兇，伸手一推，推出一丈三四，石少虎也懶得跟他斤斤計較，拔腿就走。

回到東廂，同床的三位黃衣武士均已上床，無名公子就睡在他旁邊，另一名靠牆睡的黃衣武士一照面便開口說道：「石少虎，你跑到那裏去了，交代不清楚的話，這可是大罪一條，連我這個負責照顧你的人都會被拖下水。」

石少虎道：「是被副座叫去的，不信，可以去問問何浩之。」

那名黃衣武士未再開口，石少虎將話傳到，無名公子起身匆匆離去。

石少虎上床睡覺，心知同鋪的兩名黃衣武士負有監視的任務，不可能探出什麼消息來，乾脆閉口不言，待二人熟睡後，將被子虛懸墊高，作有人熟睡狀，隨即悄然離去。

一路遮遮掩掩，來至圍牆一隅破屋內，邀天之幸，石少虎好不興奮，破屋原是一間柴房，少林大信大師、窮家帮帮主窮神沙青峯、黑道總瓢把子鎭八荒賀天雄、臥龍莊主鐵掌余冠羣，四個人皆齊集在一起。

事實上他們想分也分不開，手脚皆被粗鐵鍊連在一起，另一頭鎖在大樑上面。

首先開口的是大信大師，道：「來此與貧僧等人會晤，這在萬聖教可是禁忌的事，被他們捉住是會砍頭的，小施主沒被他們發現吧？」

石少虎道：「還好，少虎一路小心，未生意外。」

臥龍莊主鐵掌余冠羣道：「石公子，請火速離去，萬一被魔教的人發現，可是天大的麻煩。」

窮神沙青峯憂心忡忡的道：「你來到萬聖教就是一個錯誤，汝父屍骨已寒，公子要是再有一個三長兩短，石氏世家豈不要滅絕？」

三位曾雄霸一方的人物，異口同聲的悲觀論調，頗令石少虎出乎意料之外，道：「沒有這麼嚴重吧？」

（未完．十一）



俠義傳奇小說

霹靂無情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燕十三雖然從石壇跟踪到地牢內，但歐陽天聰却從圓洞內一穿而出，錐子也似的劍當頭射落，見襲擊燕十三落空，便將身子又縮回圓洞內，如此不是從這個圓洞出來，就是從另一個圓洞進出襲擊，都無法擊中，而燕十三試圖進入圓洞，衣衫碰到圓洞就有聲响，不敢冒險，二人對峙很久，盈盈和纖纖已發現石壇下的聲响，隨卽喊話，知道燕十三在壇下地牢內，便呼應嚴拾生、練青霞、長孫無忌一齊到地牢，而歐陽天聰此時已無聲息，衆人商量，決定用煙火薰陶圓洞，想將歐陽天聰迫出來，衆人守在四邊等候，却不見他出來……

功敗垂成　棋勝一着

那株高樹雖然不是院子裏最高的一株，但居高臨下，已經可以清楚看見莊院周圍的情形。

燕十三聽着不由也笑了，連他也覺得這一次是特別關注，小心之外又小心，在他來說，這也是前所未有的事，到底是有什麽預兆或什麽他也不知道，只覺得有需要說那種話便說出來。

他也沒有時間細想，石壇下的地牢內這時候正傳出一陣陣「軋軋」的聲响。

這種聲响出現跟着應該就是那塊暗門往下沉去，但暗門的機括巳經給纖纖盈盈雙劍毀去，巳失去作用，一陣「軋軋」聲响，暗門毫無反應。

嚴拾生卽時道：「若說那個歐陽天聰不是仍然在地牢內，我怎也不相信。」

長孫無忌接道：「暗門的機括巳經毀壞，他要將暗門打開，讓濃烟出來是沒有可能的事了。」

嚴拾生大笑道：「那還多想什麽，乾脆將其他暗門弄開，溜出來束手就擒就是。」

練青霞道：「我看他也支持不了多久的了，否則又會急着移動機關。」

嚴拾生又大笑。「那有這麽笨的人，反正是要出來，爲什麽要多此一擧。」

燕十三接道：「他是氣昏了頭腦，需要將地牢的暗門移開先鬆一口氣。」

嚴拾生道：「那大可以將可以移動的暗門移開。」

語聲甫落，那兩塊縫隙冒着烟的磚塊巳往下沉，濃烟滾滾而出，但隨卽被風吹散。

練青霞隨卽道：「你以爲他會從左面的那個還是右面的那個地洞出來？」

嚴拾生道：「有什麽分別，反正都不會逃過我們的眼睛，結果還是要束手就擒。」

歐陽天聰的聲音也就在這時從沒接近嚴拾生的那個地洞傳出來：「這許多人中內力最精的是你，說話最多的也是你。」

嚴拾生一怔笑道：「到底忍不住要駡我了。」

歐陽天聰道：「我就是未見過一個你這樣討厭的人。」

嚴拾生道：「這是你見識少，我認識的好像我這樣的人當中，我巳是話說得最少的一個。」

歐陽天聰接道：「不過你廢話雖然多，有些亦不無道理。」

嚴拾生笑道：「這你還躲在地洞裏幹什麽，裏頭這時候難道還有外面的舒服？」

歐陽天聰嗆咳着終於從地洞中冒出來，看見他那樣子，非獨嚴拾生，長孫無忌練青霞亦不由嚇一跳。

一冒出歐陽天聰的身形便往上拔，上了大堂半空懸着的其中一條繩子。

燕十三沒有阻止，看着笑笑，歐陽天聰同時一聲冷笑。「我巳經出來了。」

長孫無忌冷接道：「將兵器放下。」

歐陽天聰目光一轉。「你是長孫無忌。」

練青霞接道：「神武營練青霞。」

歐陽天聰冒哼一聲：「在我少面前擺官架子。」

練青霞輕喝一聲。「你煉製毒氣，殺人無數，天理不容，而今惡貫滿盈，還敢口出大言？」

歐陽天聰冷笑道：「若非燕十三，你們這些官府中人又能够怎樣？」

燕十三截道：「這件事全賴我們彼此相助依賴合作，不是一個人能够做得來。」

練青霞接道：「你以毒氣殘殺無辜百姓，巳觸怒公憤，非獨官府，就是武林中人亦難以坐視不管。」

歐陽天聰道：「你們怎樣對付我？」

嚴拾生道：「當然是一劍殺掉來得乾淨爽快。」

練青霞忙道：「皇上有命若是拿得此人必將押解京師，定以應得之罪。」

嚴拾生道：「以他所犯的罪難道可以活命，反正是非死不可，還是這裏殺掉，一了百了，省得要送他上京師那麽麻煩。」

練青霞道：「國有國法。」

嚴拾生轉問長孫無忌：「你又是什麽意思？」

長孫無忌道：「我沒有忘記也是朝廷中人。」

「換句話說我現在若是動手殺歐陽天聽，你們說不定會阻止的了。」嚴拾生歪着腦袋，斜看着長孫無忌練青霞二人，手握着的長劍有意無意揮動着，好像隨時都會劈出去。

長孫無忌笑應：「說不定。」

嚴拾生目光再轉，落在燕十三面上。

「你覺得怎樣？」

燕十三道：「除非你覺得憑他們兩個人不足以押解歐陽天聽上京，否則似乎沒有什麼理由要將歐陽天聽就地處決。」

嚴拾生道：「這種話我是不會說的，但有一句話得說在前面，中途若是有什麼變故，給歐陽天聽走脫，可不要再找我們麻煩？」

燕十三笑道：「這也是我要說的。」

一頓，轉向歐陽天聽，道：「你現在完全放心了。」

歐陽天聽乾笑了一聲：「一方要殺，一方不要殺，最後決定還是不要殺，若非我一直在旁，眞還以為你們串同在崩潰我的鬥志。」

嚴拾生道：「你還有鬥志？」

歐陽天聽道：「現在沒有了。」右手一抖，套在右臂上那柄收縮自如的軟劍嗆啷落在地上。

嚴拾生隨即道：「好像一個你這樣的聰明人怎會沒有辦法闖出去，若是我，怎也將劍拾起來，看看能否殺出大堂，再闖天下。」

歐陽天聽笑笑。道：「如此一來你便可以順理成章，揮劍阻擋，將我斬殺於劍下了。」

嚴拾生道：「無論如何這也死得像一條好漢。」

歐陽天聽道：「你不是聰明人，所以你不明白聰明人什麼也會做，就是不會做英雄好漢。」

嚴拾生還要說什麼，歐陽天聽已接上話：「你既然知道我是聰明人，就不要再在我面前多說廢話了。」

「好，聰明人——」嚴拾生冷笑一聲。「你人到了京師，還是不免一個斬頭的下場，堂堂一個江湖名人竟然要在法場上挨劊子手一刀，說將出來，就不怕別人笑話麼。」

歐陽天聽又笑笑。「果眞是這樣，人既然要死了，還管別人笑話什麼？」

嚴拾生冷笑。「江湖敗類到底是江湖敗類，跟你說什麼也是沒用。」

歐陽天聽笑接：「既是江湖敗類且又聰明，跟我說話，好像你這樣的庸材，不給氣死才奇怪。」

嚴拾生怔住，歐陽天聽看着他又道：「我說話還是重了一些，看來還是到此為止，省得麻煩。」

嚴拾生瞪着眼，等了一會，歐陽天聽還是不作聲，才恨恨的道：「這個人若是再多說一句令我生氣的話，我便一劍將他砍翻地上。」

燕十三撫掌道：「好主意。」

嚴拾生說道：「你贊成纖纖盈盈也一定不會反對，其實我們以四對二，所謂小數服從多數，應該是以我們的意見為準則的。」

燕十三說道：「你跟我說這些有什麼用？」

嚴拾生道：「以我所知，你一向嫉惡如仇，怎麼對這個大惡人偏偏好像情有獨鍾？」

燕十三道：「不知怎的我就是有一種感覺，這個人暫時殺不得。」

嚴拾生問：「那來的感覺？」

燕十三沉吟着道：「若是可以說得出來，我早已說出來了。」

嚴拾生道：「幸好這種話你是對一個這樣明白你的人說的。」

燕十三道：「所以我說。」

嚴拾生接着說道：「若換了是別人，不懷疑你是歐陽天聽一夥，替他說話才奇怪。」

燕十三說道：「這種感覺，我也說不出怎樣會出現，但每次出現，總是危機接近。」

嚴拾生目光回到歐陽天聽面上。「現在還有什麼危機會出現？連這個大惡人也已落在我們手上了。」話說到一半，他突然一怔，嘟喃道：「怪了，現在連我也有點心神恍惚的。」

燕十三目光一掃，道：「不管怎樣，先將這個姓歐陽的抓起來。」

練青霞應聲手一揮，一條接近透明的繩子飛出，疾捲向歐陽天聽，與之同時歐陽天聽離開了那條繩子，凌空落下，正好迎着那條繩子。

「看我這個人如何合作？」他笑得很開心，可是仔細一看，不難看見他眼瞳中深藏着的悲哀。

他研究毒氣以來，已儼然以武林霸主自居，只等毒氣完全成功，可以自由控制，便仗之稱霸武林。

毒氣經過一再試驗，可以說已完全成功，需要改善的他都有足夠信心加以改善，那知道就在這時候問題出現，連他也要變成階下囚。

他若是抵抗，除了死亡之外便沒有其他選擇，對方的武功足以殺他有餘，押到京師他當然明白也是死路一條，但期間他說不定還有一絲生機，或者可以利用他的聰明智慧找出一條生路。

這一綫生機在目前來說當然是非常渺茫，但只要還有一綫生機他都絕不會輕易放手，以他的聰明，若是這樣死亡他實在難以瞑目。

燕十三看到他眼瞳中的悲哀，也明白他心中想的是什麼，目光突然轉向練青霞、長孫無忌，歎息道：「我若是你們便乾脆將他殺掉算了，這對任何人來說也是一件好事。」

長孫無忌道：「我明白，現在連我也有些心動了。」

練青霞苦笑。「五對一，我若是還反對，豈非太固執？」

嚴拾生一聽大笑。「你們也是沒事找事做，早聽我說將他殺掉，現在不就是可以輕鬆快活喝酒去了。」一頓轉對燕十三道：「姓燕的也是，那來什麼感覺，到頭來還不是要殺人？」

燕十三又一聲歎息。「要殺他只怕沒有方才麼容易了。」

嚴拾生劍一揮。「現在他給繩子縛着，殺他只有更容易才是。」

燕十三沒有回答，身形突然開展，往堂外掠去，一陣破空聲響也就在這時候在堂外響起，十數點寒光帶着急激的破空聲朝向燕十三射來。

長孫無忌身形差不多同時間落在燕十三身旁，他也是聽到有些人向大堂接近。

那些人的腳步聲非常輕快，人數應該在十個以上，或遠或近。

燕十三就是聽到了那些腳步聲才突然說出那種話來，練青霞也顯然已聽到，在長孫無忌身形移動同時亦掠前，面上却露出疑惑的神色。

長孫無忌身形未到，劍已經揮出，一蓬劍光洒開，將射向燕十三的暗器完全擊下。

燕十三原是可以配合長孫無忌的行動繼續掠前，身形却在那刹那停下來。

他已經看見發暗器的那個人。

那個人從高樹上躍下，一面發暗器身形一面横移，到暗器發完，身形正好落在地上。

燕十三從來沒有見過這種發射暗器的身形手法，也看不出那到底是什麼人。

那個人一身黑衣，面部亦用黑布幪着，只露出一雙眼睛，就是那雙眼睛也給人一種模糊不清，不大確實的感覺，燕十三第一個感覺甚至有被一雙不是人的眼睛看着。

長孫無忌亦有這種感覺，劍停下，道：「這個人可不簡單。」

燕十三沉吟着道：「不是常見的江湖人。」

嚴拾生這下子已將劍架在歐陽天聽頸上，冷笑道：「不管是什麼人，那一個敢闖進來我便先將他殺掉。」

燕十三搖頭。「那我們便得陪上兩條人命。」

嚴拾生也不是笨人，心念一轉，叫起來：「你是說纖纖盈盈？」

燕十三道：「她們若不是已落在敵人手上，這時候又怎會仍然不現身？」

嚴拾生面色一變，劍脊拍在歐陽天聽脖子上。「快說，你的人將纖纖盈盈帶到那裏去？」

歐陽天聽正往外張望，聽說笑了笑。「那若是我的人，你以為我會不會告訴你事實。」

「當然不會了。」嚴拾生一句話衝口而出，隨即問道：「你說那些人不是你的人？」

歐陽天聽道：「我知道你是不會相信的。」

嚴拾生道：「那他們到來幹什麼？」

歐陽天聽笑應道：「為什麼你不問他們？」

嚴拾生一聲冷笑。「有姓燕的問，總之我就是看穩了你，有什麼風吹草動，先將你的腦袋搬家。」

「劍在你手上，你喜歡什麼時候動手便什麼時候動手好了。」歐陽天聽若無其事的。

嚴拾生以劍脊在歐陽天聽頸子上翻動，一面嘟喃道：「盈盈纖纖兩個丫頭平日自誇怎樣機智精靈，怎會這麼容易落在敵人的手上？」

非獨他這樣奇怪，燕十三也是。

× × ×

纖纖盈盈當然是非常小心謹慎的人，却沒有發現那株高樹上已經藏着人，那些人偽裝的本領高強是一個原因，另一個原因就是她們一心只在躍上那株高樹上，居高臨下，看着歐陽天聽會否從堂外的另一些秘道中溜出來。

事實她們亦不以為院子中還藏有敵人，若是看在燕十三進來之前應該已出現，即使不被燕十三清除，這時候也該逃命去遠。

他們根本沒有考慮到高樹上藏有人，所以那些人出現，她們既意外又奇怪。

那些人藏身與出現的方式也是那麼的特別。

他們竟然早藏在那株高樹上，屏息閉氣，一動也不一動，簡直就像是那株高樹的一部份，衣衫也是樹幹的顏色，而且還插着一些枝葉。

黑夜中若非早已知道，要發現他們的存在已經不容易，又何況纖纖盈盈根本就沒有考慮到有人會躲藏在樹上，到他們發現的時候已經來不及閃避，甚至連發出警告的時間也沒有。

是盈盈首先發覺，她也不是發覺什麼？只是感覺到挨着的一截樹幹有人的體溫，那刹那她只是想到方才可能有人存身在那兒，到她感覺那是挨着一個人的時候，那個人已將一股迷烟噴在她面上。

在纖纖旁邊的另一個人，同時採取相同的行動。

纖纖盈盈絕無疑問對醫術藥物極有研究，若是有所警惕，絕對可以在極短促的時間內將解藥拿出來，要將他們迷倒實在不容易。可是現在她們連拿解藥的念頭也沒有，迷烟便已噴在她們面上。

她們連驚呼也來不及一聲，口已被另外兩個人伸手掩上，隨即昏迷過去。

高樹上竟然藏有五個人之多，其中四個人隨即將纖纖盈盈送下高樹，往莊院外掠出，餘下一個等他們走遠了才拿出一個哨子也似的東西來，迎風一吹，發出來的竟然是一陣衣袂聲脚步聲，就像有十多人同時向大堂那邊迫近去一樣，他的目的當然是要引起燕十三等人的注意。

× × ×

燕十三不知道衣袂脚步聲是吹出來的，所以目光一掃，看不出來人藏在什麼地方，也難免有些奇怪。

他却是一眼便看出纖纖盈盈已落在對方手中，那個人身形落下，雙手便多了一雙寶劍，也正是纖纖盈盈所用的那一雙寶劍。

長孫無忌與之同時亦很小心的觀察，同樣沒有發覺其他人存在。

「奇怪，那些人藏在什麼地方？」他輕聲說了出來，江湖人的技倆他到底不熟悉。

燕十三輕歎。「我也看不出。」

長孫無忌道：「纖纖盈盈身手也不弱，可是竟然連一聲示警也沒有，那些人的本領當然不低。」

燕十三沉吟道：「這附近藏身的地方雖然不少，但我竟然一無所覺，這是從來

沒有的事。」

長孫無忌說道：「看來他們應該不是歐陽天聽的人，否則歐陽天聽絕對不會到現在不動用他們，而他們又等到現在才出現。」

「但他們的出現却肯定與歐陽天聽有關。」

練青霞旁邊接道：「我只是奇怪這個人到現在仍然不發一聲。」一頓喝問：「你到底是什麽人？」

那個人終於開口：「纖纖盈盈在我們手上，我們要歐陽天聽交換。」

他的語聲很奇怪，燕十三聽着喃喃道：「他若非不是中原人氏，只怕就是我們認識的人，故意將聲音弄成這樣，唯恐我們認出來。」

長孫無忌目光一閃。「我們合力將他拿下怎樣？」

燕十三微喟。「旁邊還有十多人，對方留得他們在這裏，應該已考慮到我們有此一着。」

長孫無忌沉吟道：「遲早不出現，偏偏在這個時候，相信我們的行動一直在他們眼中，否則不會來得這麽巧。」

燕十三道：「奇怪我們一直都一無所覺。」

長孫無忌道：「你的意思怎樣？」

燕十三目光在長孫無忌練青霞面上移過。「這樣將歐陽天聽交出去，後果不堪設想。」

練青霞道：「不交出去纖纖盈盈又如何？」

長孫無忌接道：「歐陽天聽交給他們，我們可以再搶回來，以歐陽天聽的聰明一定明白如何自保，絕不會將太多的秘密透露出去的。」

練青霞亦接道：「連搶回來的信心你也沒有？」

燕十三笑笑。「兩位既然同意，我還有什麽話說？」

黑衣人也就在這時候道：「我們在江邊交易。」雙手接一翻，那雙寶劍拋向燕十三。「她們就像這雙劍，現在絲毫無損，但你們若是沒有誠意，要玩什麽花樣，可就難說了。」

燕十三袖一捲，將雙劍接下。「閣下到底是那條路上的？」

「你沒有知道的必要。」黑衣人回答得很快。

燕十三淡然接道：「就是不說，遲早我們也會找出來的。」

「到時候再說。」黑衣人一頓接道：「我們要的歐陽天聽也是要完整無損。」

燕十三問道：「現在就隨你到江邊交易？」

黑衣人道：「我是不會跟你們走在一起的。」語聲一落，手一揚，一股烟霧在脚前地上冒起來，迅速將他裹在烟霧中。

長孫無忌冷笑一聲。「你以爲這樣便可以擺脫我們。」

黑衣人沒有回答，烟霧中突然响起了一陣衣袂脚步聲，聽來就像是有十多個人，同時從不同的方向往莊院外掠去。

長孫無忌不由一怔，燕十三亦不例外，就是練青霞，面上又露出了那種疑惑的神色，突然脫口一聲：「虎威——」

烟霧中一些反應也沒有，燕十三聽說回頭。「你在說什麽？」

練青霞一怔。「那些人竟然敢觸犯虎威，不是吃了虎胆就是不要命的了。」

燕十三苦笑。「我還以爲那個人就叫虎威，你跟他可能是認識。」

練青霞搖頭。「我只是氣在上頭，一時間話說得不清楚。」

長孫無忌接說道：「眼看事情完滿解決，誰知道突然又枝節橫生，那一個不生氣？」

燕十三沉吟接道：「方才的脚步聲原來是這回事，也虧他弄得出來。」

長孫無忌道：「再加上烟霧，眩惑敵人的耳目當眞是輕而易舉。」

燕十三道：「江湖上可沒有聽說過那一個帮派有這種技倆。」

長孫無忌道：「連你也沒有聽說過，其他人更就不用說了。」

燕十三道：「經驗比我豐富，見識比我多廣的江湖朋友很多。」

長孫無忌微喟。「我們現在總不能不承認對來人一無所知。」

嚴拾生插口道：「又來胡說了，最低限度我們已知道他們抓住了纖纖盈盈，要跟我們交換歐陽天聽這個惡賊！」

長孫無忌苦笑了一下，嚴拾生轉瞪了歐陽天聽一眼，道：「你也是不知道的是不是？」

歐陽天聽微笑道：「我却是不難推測得到他們是要借助我的特長。」

嚴拾生接問：「那你打算怎樣？」

歐陽天聽道：「好死不如惡活，所以我甘心隨你們上京，現在肯定絕不是一條絕路，當然會通力合作的了。」

嚴拾生揚劍道：「我便在這兒將你劈爲三截，拿一截交給他們。」

歐陽天聽笑了。「你喜歡怎樣也可以，只不過你先得考慮清楚，我變成怎樣，盈盈可能便會變成怎樣。」

嚴拾生冷笑。「你這是要脅我？」

「只是提醒你。」歐陽天聽笑得更開心。

嚴拾生拿着劍左轉右轉，儘管生氣，却不敢一劍砍下去，看着燕十三仍然呆在那裏，忍不住道：「姓燕的，你難道一些辦法也沒有。」

燕十三笑了。「對方顯然一直在監視我們，可是我們竟然一無所知，就憑這一點，我們已不能不服輸。」

「齊飛那個臭小子不也是一直跟在我們身後，難道他也竟然一無所覺？」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當局者迷，就是一無所覺也不是沒有可能。」

「那我們現在應該怎樣？」

「到江邊看情形再作打算。」燕十三苦笑，道：「我看除了換人也沒有別的辦法了。」

長孫無忌道：「那邊先將人換回來，我們的運氣既然一直都不錯，應該很快便能够將他們找到。」

歐陽天聽聽着大笑。「看來我的運也很不錯，絕處逢生，而這個不錯的運氣說不定還會繼續下去。」

長孫無忌道：「一個人運氣若是好根本就不會面臨絕境。」

嚴拾生隨即揚劍道：「你這個老小子若是再多說一句我便先扎你一劍。」

歐陽天聽大笑着。「你忘了我方才說的話？」

嚴拾生冷笑道：「刀劍無眼，我們方才一番厮殺就是有什麽損傷又有什麽値得奇怪的。」

歐陽天聽一怔，閉上嘴巴，嚴拾生冷笑接道：「我早便看出你這個人貪生怕死的了。」

歐陽天聽一聲也不發，嚴拾生又說道：「不給你一點教訓也不知道嚴大爺的厲害。」

燕十三目光這時候落在練青霞面上。「練姑娘有什麽好的建議！」

練青霞如夢初覺的。「我？我……沒有。」

長孫無忌接道：「我也以爲有的，看你那樣子呆在那裏想。」

練青霞苦笑。「我只是在想那些到底是什麽人，對我們的行踪瞭如指掌，看準了這個時間出現。」

燕十三道：「歐陽天聽他們是一定出手搶的了，偏是這麽巧，纖纖盈盈在這個時候墮進他們的圈套。」

練青霞道：「燕大哥也不用担心，他們目的既然在歐陽天聽，不會傷害她們姊妹的。」

燕十三道：「也不是這個問題，只是以我所知竟然看出他們的來歷，若是不能够將歐陽天聽及時截回來，後果相信不堪設想。」

練青霞笑了。「我們的運氣不是一向很好？」

燕十三只是苦笑，長孫無忌接道：「就是這一份信心，我們還害怕什麽？」

他們都沒有發現練青霞笑容後的憂慮，那也只是一閃即逝。

練青霞也沒有說出來，她也只是在懷疑，那個黑衣人消失的方法並不陌生，所以，在大堂中聽到那種衣袂脚步聲她便已分辨得出那不是十多個人同時移動身子迫近來，只是吹出來的一種聲响。

可是這種聲响怎會在這個地方這個時候出現？所以她雖然分辨得出却不敢肯定，一直到那個黑衣幪面人離開。

她也知道怎樣弄出那種聲响來，那是她在神武營中接受的其中訓練，曹廷當時告訴她那是他獨創的一種擾亂敵人耳目的技術，對進攻撤退都有很大的帮助。

既然是曹廷獨創，便只有神武營中的高手才懂得這種技術，所以她在大堂內也以爲是神武營的高手到來增援，結果却不然。

難道這種技術已流傳到外面，練青霞不敢肯定，也所以她突然叫出一聲：「虎威。」

「虎威」是神武營高手顯示身份的暗號，那個黑衣人却沒有反應。

烟霧中那個黑衣人就是有反應也看不出來，所以練青霞一聲虎威也仍然未能够肯定那個黑衣人與神武營是否有關係，這所以她仍然疑惑，也因而憂慮。

燕十三對神武營一無所知，當然不能够由練青霞的神態說話看出什麽，長孫無忌雖然是官府中人，對神武營亦只是略知一些無足輕重的所謂官方資料，對練青霞的反應當然亦不會覺得有什麽奇怪。

神武營其實乃是官府一個最秘密的組織，曹廷也只對當今天子負責。

× × ×

出了那座莊院，燕十三等人的心情只有更沉重，歐陽天聽看在眼內，也沒有多說什麽，他到底是聰明人，嚴拾生那種不聰明的行動他已經考慮清楚，絕不是沒有可能。

他也只是要求讓他坐上大堂的一張椅子。

那張椅子很特別，椅腿子裝上鐵輪子，也不用別人帮助，歐陽天聽輕易便能够將鐵輪子推動，使椅子向前迅速滑行，看來那些毒氣對他的影响實在不輕，連行動也已成問題。

嚴拾生一直在歐陽天聽身旁，說話還不休，雖然不太難聽，對歐陽天聽來說沒有一句是中聽的。

歐陽天聽就是一句話也不說，一任嚴拾生冷嘲熱諷，這個人的耐性若是不好，也不會弄出那種毒氣來。

嚴拾生雖然覺得無趣，却沒有住口，他只是心裏生氣，要找一個發洩的對像，也所以齊飛一出現他便放棄了歐陽天聽，一股怒氣轉移到齊飛身上。

齊飛從樹林中突然轉出來，雖然突然，以燕十三長孫無忌練青霞的目光反應，那刹那，已能够分辨出是什麽人，沒有出手。

長孫無忌淡然道：「這裏好像已沒有你的事了。」

「我只是來告訴你們一件事，那兩位叫做纖纖盈盈的姑娘給一羣黑衣幪面人捉去了。」齊飛笑接：「他們一共三批，十三個人。」

長孫無忌立即問道：「往那一個方向跑。」

「不清楚。」齊飛搖頭。「我不是不想追下去，只是根本找不到方向。」

嚴拾生聽到這裏再也忍不住。「那有這麽笨的人。」

齊飛又笑了。「也許我眞的很笨，我原是要暗中追踪的，可是那最後跑的一個人也是一樣，又是烟霧又是脚步聲衣袂聲一大堆的。」

嚴拾生冷笑。「我看你這個人是老毛病發作，存心助他們一臂之力。」

齊飛道：「我正要帮助你們盡快了結這事，還沒有改變主意。」

「那怎麽不將他們截下來？」

「若是沒有這樣做又怎知道他們如何脫身？」齊飛打着「哈哈」。

「說你笨便是笨，接連三批，累積三次經驗，竟然還沒有應付的辦法。」

「我是居高臨下，看見第一批趕下來，遇上的已是第二批，是發現我追踪來阻截的，這批人才退開，最後一批一個人便出現，身手却在第二批任何一個之上。」

燕十三接問：「以你看是什麽人？」

「看不出。」齊飛搖搖頭。「也許我退出江湖太多年了，不知道已多了一羣這樣的高手。」

燕十三道：「我這個仍在江湖上行走的江湖人也一樣瞧不出。」（未完・廿）

司馬洛傳奇故事

黑太陽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大厦天台上，一個日本人蹲在那裏，面前有一隻箱子，他的對面海上，一隻油輪在燃燒，突然大厦管理員走上天台，日本人和管理員糾纏一陣後，日本人逃掉了，不久，老莫、司馬洛來到，但箱子已自動炸掉，他們相信這是雷射之類的儀器……本田、長谷逃到一座山上，在一個叫菊子的日本女人家暫居，一次菊子因爲大木說過他喜歡吃鰣魚乾，而下山到他的空手道館取魚，也因此把司馬洛引來了，大木和長谷見司馬洛來了，立即逃跑，大木跌死在崖下，剩下長谷，他必須活捉長谷，司馬洛通知老莫派人來幫助搜索、試試能否找到……

元兇自焚　眞相大白

砰！轉彎處的後面傳來這樣一聲，那是槍聲，司馬洛的反應是有如閃電一般快的，他馬上就向地上一伏。

、但是並沒有子彈向他射過來，而且，他聽到了有人發出一聲慘叫。

接着又是兩響槍聲，然後就靜了。

司馬洛頸背上的汗毛豎了起來，他跳起身，迅速穿過樹林，走捷徑跑向轉彎處的後面，到了樹林的邊緣，通過樹身之間望出去，他就看見長谷伏在地上，已經死去了，死去了，長谷胸部一大灘血。

蹲在長谷身邊的却是一個女人，一個西方女人，頭髮是金黃色的，穿着一件黑色襯衣和一條淺色的牛仔褲，她正蹲在長谷的身邊，檢驗着他。

她的右手中還拿着一把手槍，槍咀還在冒烟。

司馬洛的腦中升起了一萬個問號，她是誰？她怎會在這個時候出現在此地？爲什麼她殺了長谷？

司馬洛沒有踏出去，他躲在一棵大樹後面，槍咀對着外面，柔聲地說：「好了，放下槍！」

那個女人的身子震了一震，就像要跳起來似的，她遲疑着。

司馬洛再說一次：「我說放下槍！」

那女人把搶丟下了，高舉兩手，用英語叫道：「別開槍！」

「手不要放下，」司馬洛說：「轉身走過來。」

那女人慢慢地轉了過來，在月光中，向樹林窺看着，但是由光望黑，甚麼都看不見，司馬洛從黑的地方望向光中，却可以看得她很清楚，他看見這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藍眼珠的（在昏暗中幾乎看不到有眼珠存在，這就表示她是藍眼睛的了），很年輕，身裁也很好，腰細而盤骨寬闊，也許唯一的缺點就是胸部弱一點，相當平坦。

「別開槍！」那女人繼續用英語說：「你殺了我也沒有用的，我們的人已經正在趕來，他們已經包圍了這裏，你們逃不掉的！」

「你們——！」司馬洛怒火冲天，哽塞地叫道，幾乎要扳動機槍了，「媽的，我叫你過來，你沒聽見嗎？」

那女人出言恫嚇之後，似乎就有信心得多了，她走過來，仍然高舉着雙手，到了樹林邊緣，司馬洛命令道：「好了，停下來。」

那女人停了下來，露出楚楚可憐的表情，一個女人在這種關頭總是使出她的天然武器來的，大概接下去她就要哭了。

「還有誰和你一起？」司馬洛問。

那女人果然哭了，她哽咽地說：「暫時只有我一個人，但我已經報告了上級，我們的人正在趕來。」

「你們的人是誰？」

「別假裝不知道。」

「別管我假裝不假裝！」司馬洛喝道：「我問你，你就回答我，」司馬洛的脾氣現在壞透了，即使面對一個美麗女人，

也好不起來。

「美國中央情報局。」那女人說。

「美——！」司馬洛的咀巴張大了，接着問：「你的證件呢？」

「我們不是一大到晚帶着證件的，」那女人說：「你以爲我們怕人家不知道我們的身份嗎？不過用不着證件你也知道的了，我總不會是你的朋友。」

中央情報局，對了，美國中央情報局也在調查這件事，他們有他們查，S組有S組調查，他們並沒有聯絡，現在却碰上了。

「媽的，你這白痴，」司馬洛叫道：「你把長谷殺了，難道你不知道長谷是唯一可以供給我們太陽魔星綫索的人？」

那女人皺起了眉頭：「哦？你究竟是誰？」

「司馬洛！」

「S組的司馬洛？」那個女人驚喜地叫着，他鄉遇故知似地直撲過來。

「別過來！」司馬洛命令。

但她還是撲了過來，投進了他懷中，就用肚皮抵着他的槍咀，她閉上了眼睛，長嘆一聲：「我還以爲是他們的人！」

司馬洛苦笑，只能扶着她的肩，女人就是女人，不可理喻的。

「我叫依莎貝，」她自我介紹。

司馬洛苦笑道：「依莎貝，我不能說我很高興見到你！」

依莎貝忽然離開了，一隻手背揩着眼淚，一隻手背向山上一指，說道：「他們還有一個在上面，這個是長谷，還有一個大木——」

「大木已經死了。」司馬洛說。

「噢——」

「你怎會來的？」司馬洛問。

「我得到了一些綫索，知道他們兩個在這上面，我們也在找他們的，我乘夜摸上山來，就在半路上碰見長谷，正在跑下來，我叫他停，他也不聽——」

「你不能等到你們的人來嗎？」司馬洛說。

「他連槍也不怕，不斷向我襲擊，我沒辦法不開槍，」依莎貝慚愧地把頭低了下去，「而且，我只是說謊嚇他吧了！我並沒有機會通知上級，我想一個人——」

「一個人，這是很危險的作風！」司馬洛嚴肅地說：雖然他知道自己也有同樣的缺點，但人總是這樣的，同樣的缺點，在自己的身上可以容忍，在別人身上，却是不可以原諒了。

「我——很抱歉——」依莎貝說：「我——把事成弄糟了！」

「已經弄糟了！也有甚麼辦法。」司馬洛說。

「他們——也許會把我調回去再受訓了。」

「他們根本就不該派個女人來！」司馬洛說。

「你——對女人有成見嗎？」依莎貝睜着藍藍的大眼睛看着他，鬈曲的金色睫毛上還凝着淚珠：「我聽說，你對女人——很好的。」

司馬洛摸摸她的下頜：「那要看情形，我只是不贊成女人做大事。」

「原來你也有日本作風。」

「別這樣說！」司馬洛勃然怒道。

「對不起——」她這樣說，忽然又震了一震，因爲遠遠來了直升機飛行的聲音，「他們來了——」

「不！」司馬洛搖搖頭：「只是我們的人，我有機會通知了我們的人！這是眞話，不是嚇嚇你的！」

× × ×

老莫也親自來了，當司馬洛向老莫解釋一場時，依莎貝則可憐地，遠遠坐在一塊石上，老莫鐵青着臉，連看也沒有看她一眼，就像根本不知道有這個人存在，只得到了兩具屍體，不用說，老莫當然是萬分不高興。

當他們準備離開的時候，依莎貝楚楚可憐地走過來了，她嬌弱地說道：「莫先生——」

「人人都叫他老莫，」司馬洛說：「如果你是要求他帮忙甚麼的話，你更加要叫他老莫。」

老莫還是沒有看她，他冷冷地說：「你們的組織，是你們自己的事情，我不會替你說好話，也不會替你說壞話，事實上我甚麼也不會說，你自己把報告寫得好看一點好了！」

依莎貝聳聳肩，吐了吐舌頭。

老莫走向直升機，說：「司馬洛，你來嗎？」

司馬洛遲疑了一下，回答道：「我有車子在山下，我開車回去好了。」

老莫走向直升機，一面說道：「總之別忘了正經事！」

他乘直升機走了，只留下了一些人員在處理善後工作，看着直升機遠去，依莎貝吸着咀：「你用不着跟他走嗎？司馬洛，你不怕他？」

「有甚麼好怕？」司馬洛說道：「我也不是他的正式部下，我不過是在帮他的忙！」

「這安排眞好，」依莎貝說：「甚麼人也不用怕，只可惜在我們的組織裏却不能這樣的。」

司馬洛轉身朝着山下。

「你有車子，」依莎貝有點畏縮地，「你能送我一程嗎？」

「我正是這樣打算。」司馬洛微笑。

「謝謝你！」依莎貝挽着他的手臂。

× × ×

司馬洛開來的是他那部心愛的銀灰色愛士頓馬田跑車，車欵是跟着年份而換過的，但仍然是銀灰色。

依莎貝憂鬱地坐在他的身邊，對那高速無動於衷，很可能她只是在担心着她會再給調回去受訓吧。

「你要我送你到那裏去？」司馬洛問：「這是我第二次問這個問題了。」

「今夜我沒有地方睡覺，」依莎貝聳聳肩，「你有嗎？」

「我在海灘租了一間小屋子，只付了三天房租。」司馬洛說。

「我可以在你的屋子睡嗎？」

「只有一張床。」

「我可以睡在你的床上嗎？」

司馬洛笑說：「不反對，但我不能答應不欺負你的。」

「不要緊，」依莎貝微笑，「當我見

了我的女同事時，我當然要說我碰見過司馬洛，如果說我司馬洛沒有欺負過我，他們會笑我。」

「這就像搜集紀念品。」司馬洛說。

「你介意嗎？」

「不，」司馬洛搖頭，「你是一件比我美麗得多的紀念品！」

「那很好，」依沙貝說：「我們交換紀念品吧！」

司馬洛把油門踏一下，車子的速度更快了。

× × ×

依莎貝身上的唯一缺點就是胸部，當衣服脫了之後，就可以看得清楚了，但這却是一個極敏感的地方，她拒絕讓他碰觸太多，她說，這會使她爆炸。

而她是個狂放的，需要很强，一而再，再而三，當她終於平靜下來的時候，司馬洛巳經精疲力盡了。

「你睡吧！」她用手指輕撫着他的胸膛，在那上面打着圈圈，柔聲說。

「你不把手拿開，我就無法睡了。」

她做了一個鬼臉，把手拿開了，道：「我答應了不再碰你。」

司馬洛取出一根香烟點上了，電話鈴就在這個時候響了起來，司馬洛皺眉。

「搭錯綫？」依貝莎問。

「不，只可能是一個人要找我，」司馬洛說道：「我只告訴了他這裏的電話號碼。」

他拿起電話，果然是老莫，依莎貝聽見他說：「不，不，她不在這裏，我巳經逘她走了。」

依莎貝輕咬他的腿。

司馬洛聽了一會，又說：「我只好繼續找了，明天一早就動身，天，我不能不睡的……好吧！」他掛了電話。

「我以爲你不怕老莫，」依莎貝說：「你又不敢讓他知道我在這裏。」

「我只是不想他失眠。」司馬洛說。

「人們說他是永遠不需要睡覺的？」

「人們只是這樣說，」司馬洛說：「但我看他一定常常偷偷摸摸地睡。」

「你還不睡？」

「現在睡不着。」司馬洛苦笑：「他剛剛告訴了我一個使我睡不着的消息。」

「是甚麼？」依莎貝問。

「太陽魔星剛剛通知了你們的國家，他需要的是甚麼？」司馬洛說：「關在你們美國監獄裏的五個人，日本人岡田草一，黑人卡莎葛利，西班牙人藍斯巴奴，意大利人利眞奴和羅諾卡邦！」

「五個國際大罪犯！」依莎貝驚叫起來，「你知道我們花了多少時間和心血才捉到他們嗎？」

「總之太陽魔星是要把他們放出來。」司馬洛說道：「二十四小時之內，不然，他會把各地的美國機構燒掉，他有利用太陽能的小型雷射機，天晴時吸收太陽能，要用時隨時可以用，不需要電力。」

「像講神話，但不能不相信他是眞有的。」

「誰敢不相信，」司馬洛說：「他巳經證明了。」

「那你怎辦？」

「我得在二十四小時之內把本田找到，」司馬洛說：「不然，你們眞會放出那五個魔星，那就眞正天下大亂了。」他下了床，用兩隻手抹着臉，「我要去游一個泳，你來嗎？」

「我還是睡一覺吧，」她說：「但，你不用穿泳褲嗎？」

「門口晾着！」

司馬洛走了出去，收下了繩上晾着的泳褲，穿上了，跑下了海灘，海灘是平坦的，那沙銀白色，細得像粉，近水邊處有一小堆礁石，顯得又黑又醜惡。

司馬洛走到水邊時，愕住了，因爲礁石面海的那一邊原來坐着一個女人，在屋子那邊是看不到的，到了水邊，他才能看到。

那女人向他招招手。

司馬洛走近一點，詫異地叫起來：「馬新心！」他走到她的身邊坐下，「你怎會在這裏的？」

「我自己跟來的，」馬新心說：「你告訴了我你要找的那幾個日本人，所以我知道到哪裏找到你。」

「你不該這樣——」

「不要緊，我不會妨碍你的事，」馬新心說：「我只是在爲我的小說找資料，我沒有在窗外偷看，告訴我，你在屋裏幹什麼？」

「新心，有些事情你是不明白的！」

「我不是吃醋，」馬新心說道：「你們是在裏面做愛？」

司馬洛聳聳肩道：「我是一個風流的人。」

「你不怕她逃掉嗎？」馬新心說：「你是把她縛了起來？」

「爲什麼我要把她縛起來？」司馬洛皺眉。

「哦，原來她還不知道你是誰，」新心說：「你用愛情來騙她的口供，這是好辦法呢？當你在享受溫柔時，可能又有一些人正在給燒死了，我認爲你該抓她回去，逼她招供，她不肯說就打。」

「馬新心，你弄錯了，」司馬洛說：「這個女人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人員。」

「你在跟我開玩笑了，」馬新心說：「別騙我，我剛見過她的！」

「見過她？」

「在我的師傅松鶴的武館，」馬新心說：「她來過兩次！」

「她甚麼？」司馬洛全身的毛孔都像給冰冷的尖針刺了進去。

「她一來，松鶴就甚麼都不幹，進裏面去跟她談話，」馬新心說道：「我這個多事的人藉口進洗手間偷聽過，她的日子本話講得不知多麼流利，後來松鶴告訴我她是日本人，美國兵在日本留下的，一個妓女的女兒，不知道父親是誰，雖然長得像美國人一樣，她却恨美國人，沒有人比她更有權了。」

「我不相信，」司馬洛叫道。

「我會騙你嗎？」馬新心說。

「讓我看，」司馬洛說着，由發抖的手做着手勢，「如果本田是派她去監視那兩個日本人長谷和大木，提防我會找到去，或者準備殺我，當她看見長谷也逃不了時，她就殺長谷滅口，但不對，她爲什麼要殺長谷，在那路上，她也大可以等着我

來殺我呀……對了，對了，她知道S組的人會正在大批趕來，如果她殺了我，她也逃不掉的，但如果假扮美國中央情報局人員，她就可以脫身，而且把我帶走再找機會殺我……爲甚麼她又不動手？」忽然又大打了一個冷顫，「對，她一直沒機會，但現在她有機會了，我的槍留在家中，當我游完泳回去時，她就可以殺我……哼，眞好胆量……『老莫，你可以替我跟上級講兩句好話嗎？』一流演技。」

「司馬洛！」馬新心正担心地看着他，「你在說什麼？演話劇嗎？」

「你剛剛救了我的命。」司馬洛緊緊握住馬新心的兩隻手。

「這眞光榮！」馬新心說：「但，怎麼你的手這麼冷呢？」

「聽着，新心，」司馬洛說：「我要你再帮我一個忙！」

× × ×

當馬新心踏入了房中時，依莎貝剛剛把司馬洛的手槍塞進了枕頭底下，她的手仍留在枕下。她預算進來的是司馬洛，但是進來的却是馬新心，這使她詭異地皺起了眉頭。

「你是誰？」她問着，忙拉起被子掩着身體。

「噢，對不起，」馬新心說：「我還以爲只有司馬洛一個人在這裏！他呢？」

「他——進城去了，明天再來吧。」依莎貝說。

馬新心轉身想走，但又轉回過來：「咦，我認得你，你不是到過松鶴先生的武館的嗎？」

依莎貝的臉色忽然變得很難看，臉頰上的肌肉，也在劇烈地發抖着，「我不知道你在說甚麼，你一定認錯人了。」

「我沒有認錯，」馬新心說：「我認得很清楚的，你還講得一口流利的日本話，是不是？你也用不着騙我的，我問問司馬洛，就可以知道了。」

「不用問了，」依莎貝冷冷地說着，就把手從枕頭的下面抽了出來，手上就拿着司馬洛那把手槍。

「這——是怎麼回事？」馬新心表示驚詫。

「小姐，你現在來，那是你的不幸了？」依莎貝說：「轉身！」

馬新心服從地轉了身，用背脊朝着依莎貝。

「跪下來！」依莎貝又命令，馬新心也跪了下來！

依莎貝一跳下來，就舉起槍，用槍管向馬新心的後腦擊下去！

就在此時，窗外飛進來了一塊拳頭般大的大石，「托」一聲擊中了依莎貝的腦後，依莎貝丟了槍，捧着後腦，嗚咽起來，在那裏團團轉着，搖搖欲墜，連方向也分辨不出來了。

司馬洛輕輕地一聳身跳過了窗沿，落到地板上，跳前去，在她的肚子上加了一拳，她飛到了床上去，這一拳所帶來的痛楚，使她稍爲忘記了後腦的痛了，因此也使她變得稍爲清醒了，她張開眼睛，嗚咽着說：「司馬洛……」很可憐的，與剛才的兇狠，是判若兩人了。

「眞好的演技，」司馬洛冷笑着：「很可惜，當我知道你這是演技之後，我就毫不感動了。」

依莎貝放棄了演技，恨恨地瞪着司馬洛，「你試試逼我吧！逼不來的！」

馬新心已經站起來了，她說：「我贊成你把她帶去打一頓了。」

「你閉咀，小妖精！」依莎貝說。

「我什麼？」馬新心一跳上前，一聲叱喝，用她的空手道在依莎貝的肋骨上捅了一掌。

依莎貝「哇」的叫着彎下身子，眼淚也瀉下來了，這是司馬洛就看出，依莎貝原來是很怕痛的，如果不痛，她也不會流淚了。

「你再罵我，我就把你的腿子拆下來。」馬新心一隻手叉着腰，一隻手指着她罵道，她的兇狠，當然也不是爲了依莎貝那一罵，主要還是因爲依莎貝和司馬洛上過床，馬新心說她不吃醋，那只是她這樣說吧。

依莎貝却不敢再罵她了。

「現在你告訴我，本田在什麼地方吧，」司馬洛說道：「我只有二十四個鐘頭的時間找他，我是不耐煩的！」

「你儘管逼我好了，」依莎貝負氣啜泣着：「我不會告訴你的！」

「謝謝你，」司馬洛說：「你剛好告訴了我。」

「我告訴了你什麼？」

「如果你說你不知道，我會很頭痛的，」司馬洛說：「但你並不是說不知道，你是說不會告訴我，這即是說，你是知道而不說的，謝天謝地，我終於找到了一個知道的人，既然你是知道的，還愁你會不會告訴我嗎？」

依莎貝惡毒地咒罵了起來，這一次用的是日本話。

「看，」馬新心勝利地道：「我早說她日本話講得很流利的。」

「閉咀，」依莎貝喝道：「你……你道——」

「我這甚麼？」馬新心把身子俯前。

依莎貝又不敢說出來了。

司馬洛說：「我再給你十秒鐘時間，依莎貝，我知道你是怕痛的，十秒鐘不說，我就會給你帶來很大的痛苦了。」

「司馬洛，」依莎貝道：「我是多麼喜歡你，你怎能這樣對待我？」

「嗯，」司馬洛冷笑，「我知道的，你是那麼喜歡我，喜歡到要殺死我，」他一手執住了依莎貝的手臂，扭到後面去，用力向上一捏，「格！」

依莎貝尖叫了起來，跌回床上，痛得發抖，連忙用一隻手去揉着肩部的關節，司馬洛却不給她這自我撫慰的機會，他執住了這隻手，也扭到了背後去，也向上一捏：「格！」關節上又響了這樣一聲，雖然不是脫臼，也差不多了。

依莎貝倒回床上，不能用手按撫自己的肩，就只能在那裏亂滾着，放聲大哭。

「現在輪到腿子了！」司馬洛說着，粗魯地執住了她的脚踝。以前，他也不相信自己能夠這樣對待一個女人的，然而，這個女人，却是一個特例。

「不！不要！」依莎貝掙扎着，哀叫着，「不要！我告訴你，我告訴你！」

司馬洛冷笑着：「你果然是受不起痛苦的！說吧！」

「他在巴里山頂那座巴里酒店，兩年前巳經結束營業了的，他租了下來作爲別墅。」

「你去過那裏？」司馬洛問。

「一次！」依莎貝說，「在晚上！」

「那太陽能雷射是怎麼回事？」

「我不知道，我沒有見過，他也不肯讓我知道詳細，但是我猜他是有的，不然他也不能這樣隨便亂燒東西了！」

「他這雷射放在那裏？有多少副？」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

司馬洛用力扭她的脚踝。她又大叫起來，「不要！我眞不知道！我巳經說過了，他不肯讓我知道詳細！」

「他有多少人在那巴里酒店上面？」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那一次是晚上，我只見他一個人，但別的房間裏有多少人就不知道了！」依貝莎叫着，「眞的，這是眞的，我不騙你們！」

「爲什麼本田要放這五個人？」司馬洛問：「我查不出他和這五個人有什麼關係。」

「我也不知道！」依莎貝說：「爲什麼你不找本田，問他自己？你找到了他，他就甚麼都能告訴你了！我痛死了，你得送我進醫院！」

依莎貝原來怕痛怕到了如此程度。

司馬洛放了她的脚，取出那隻金屬烟匣來，與老莫聯絡。這一次，老莫很高興了。

「我常叫你別在跟女人鬼混，你總不聽，」老莫在無綫電裏說，「現在，你看到了吧，多麼危險！」

「這却是有好有壞的，」司馬洛怡然地微笑着，「如果我先不是和這個女人鬼混，她現在就不會來救我了！但如果我不是和這個女人鬼混，我們又怎查得出本田的所在呢？」

「放屁！」老莫說。

「放屁你也得快點來！」司馬洛說：「但是，先別叫你的人到巴里山那邊去，這件事，我們得先商量清楚！」

「當然了！」老莫說。

關掉了無綫電之後，馬新心又關心地看着司馬洛：「你也要去參加巴里山那邊捉本田的工作了嗎？」

司馬洛搖着頭：「不，這不是一件單憑人多就可以做到的事情！」

「爲甚麼？」

「爲了本田那些太陽能雷射，」司馬洛說：「誰知道他在那屋子裏有多少個人和多少副這種機器？我們拉大隊去，不論飛機大炮坦克車，一樣會給他燒掉！」

「難道你去他就不會燒你嗎？」馬新心說。

「哈哈！」依莎貝在床上恨恨地笑了起來，「我就希望他們把你燒成灰！」

「你下了地獄之後就會給火燒了！」馬新心恨恨地瞪着她，「但是不會燒成灰，只是燒！地獄之火是永遠燒着，永遠不熄的！」

「總之，」司馬洛說：「不能讓他知道有人上去，我趁他還不知道，上去探虛實。」

馬新心緊緊執着他的手，關心地。

「別担心，」司馬洛說：「我會安全地脫身的！危險事情，我巳經做慣了，一向我都能夠安全地脫身！」

× × ×

本田正獨自跪在那廳中喝着米酒的時候，占士又推門進來了。

「那個女的呢？」占士四面望望，找不到那個侍酒的日本女郎。

「睡覺去了，」本田說：「時間巳經不早，爲甚麼你不睡？」

「我睡不着！」占士說。

「害怕嗎？」本田問。

占士聳聳肩：「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但，我們巳經開出了條件，美國中央情報局和S組，更加發狂地在找我們了——」

「找我，」本田說：「他們並不知道有你，而當我們的計劃成功之後了，他們就更永遠不會知道你是曾經參加的！」

「但假如他們找到了這裏來呢？」占士問。

「怎可能找到這裏來呢？」本田嚴肅地說。

「我不知道，」占士說：「但他們正發了狂似的在找這却是事實！假如他們找到來呢？沒有人保護我們！一個保鏢都沒有！」

「我以前巳經告訴過你了，」本田說，「我不設大隊人馬在這裏，因爲這是唯一的最佳保密方法！找一百個保鏢在這裏保護着你，夠安全吧？但保鏢有朋友親戚，他們的朋友親戚又另有親戚，一百個保鏢在這裏，就至少有一萬個閒雜人等知道他們在這裏，這就使對方很容易查出了。沒有保鏢，沒有人洩露秘密，他們怎查得上門來呢？」

「我還是不高興，」占士搖着頭，「很不高興，沒有人保護，這感覺就像脫光了衣服走在街上似的，我睡得不好。」

「你担心也只是要再担心幾個鐘頭吧了！」本田說：「幾個鐘頭之後，他們就會屈服，把我們所要的人放出來，我們計劃成功，你就可以安然撤退了。」

「我還是不高興！」占士說：「很不高興！」

「我們自己能夠保護自己的！」本田說：「如果你不能保護自己那由我保護你好了，看着！」他忽然喝叫一聲，手起掌落，就一掌劈在面前那張矮矮的几上。

「嘩啦」一聲，那張矮几巳碎掉，斷爲了兩截！從那斷口處可以看到，這張矮几乃是用堅硬的紫檀木製成的，而本田一掌就可以把它劈成了兩截，可見本田的空手道掌勁是多麼厲害了！

「看，」本田得意地說：「我可以保護你的，對不對？」

「你並沒有證明了甚麼，」占士却仍然是輕蔑地說：「你不過是毀掉了另一件傢俬吧了！」

「你輕視我的手掌？」本田顯然也巳經有了一點醉意地瞪着他，「你知道我這手掌，是巳經練了多麼久了嗎？」

「我並不輕視你的手掌，」占士說：「我知道你的手掌是一件犀利的致命武器

！但是，和一顆子彈比較又如何呢？一顆子彈，就可以殺死你了！」

「別輕視我的手掌，」本田警告似地說，「別輕視我的手掌！你知道爲甚麼嗎？因爲，子彈是會用完的，手掌呢，却是永不會完的，手掌是用之不盡的！」

「我還是不高興沒有人保護！」占士固執地堅持己見，「如果派了幾個人在外面守着，那就根本不必動用你的手掌，而我也可以睡得安寧了。」

「你是一個傻瓜！占士！」本田搖着頭，嘆息似地，「你是一個傻瓜！」

「但占士並不是一個傻瓜！」有人在屏門外面說：「你是應該多找幾個人來帮忙的！」

這樣說着時，屏門就給推開了，出現的不是別人，正是司馬洛。司馬洛的手中，巳經拿着一把手槍了。

本田和占士兩個人一齊動了，本田是向旁邊的屏門一撲，撲了過去，占士的手則是像毒蛇似的一閃閃進了衣服下面去拔槍，一面轉過了身來。

由於槍是最大威脅力的武器，所以司馬洛一時間也不能去理會本田了，他逼得轉向占士，一連放了兩槍。

占士自己的槍還沒拔出來，人就中了兩槍而尖叫着倒在地上了，但他並沒有死去，司馬洛想要的是活口，他巳殺死了太多本來可以招供的人，現在他不想再犯同樣的錯誤了，他這兩槍都沒有射中占士的要害，槍彈只是穿進了占士的兩肩。

占士倒了下去，沒有死去，甚至沒有暈去，但是他的兩手却不能動了，他看着他自己那把手槍，棄在地上，却無法去拾起來。

而本田巳經把牆壁撞破了一個大洞，逃去出了，又是那種日本式的牆壁，牆壁是在木框上糊上紙而造成的。逃走起來很容易，用肩一撞，把那紙和木框撞一個大洞，就可以逃出去了。

司馬洛也從那個洞鑽了出去，這邊的占士，他是可以暫時放下不管的了，因爲占士是巳經失去了抵抗力。

司馬洛鑽出了那個洞，就發覺，要找尋本田，是一件並不簡單的事，因爲，當他鑽出了那個洞之後，他就發覺，原來他是身在一條走廊中，這走廊很長，而且盡頭則是轉左，由那日本屏門間格而成的，他知道走廊任何一部份的屏門都可以推開，讓人走進去，他也知道這座屋子的面積是十分之大，而這偌大的面積，給那些屏門間格得有如八陣圖一樣，本田是可能逃進了任何一部份，躲了起來的。

當然，司馬洛也可以通知老莫，派大隊來圍搜，不過，他也不能不找的，也許本田在這裏另有逃路哩。

司馬洛取出了他那隻無綫電烟匣來，與老莫通話，低聲地告訴了情形，最後又說：「他們自己也說在這裏是沒有人保護的，因此看來我們不會遭遇到什麼抵抗了，但你還是得要提防他們潛進，所以還是得多派點人來，包圍着附近，曉得嗎？」

「好的，」老莫說：「幹得很好，司馬洛，這一次，你總算不亂來了。」

司馬洛巳經截斷聯絡，懶得和他講許多廢話了。

他傾耳而聽，沒有甚麼聲音，於是他就向地上一伏，把耳朵貼到了地板上，去聽一聽，這一下，他是可聽到了，在右方不遠處，有輕微的脚步聲正在行走着。

「本田，」司馬洛叫道：「你逃不掉的！」

那脚步聲急了一點。

司馬洛把槍提起，在離開地面大約一呎的高度放槍打向脚步聲來源的方向，把槍中的子彈都放完了，面前的紙屏給子彈射得稀爛，司馬洛相信子彈是可以通過許多重紙屏，而射到很遠的，如果運氣好，他會射中那發出脚步聲的人，但是不會把他射死，他的槍離開地面只有一呎，充其量也只是擊中腿部而巳。

那廻聲消失了，司馬洛又把耳朵貼在地上聽，右邊的地面有摩擦聲，似乎是有一個人在地面上企圖爬行，但司馬洛並沒有誤會，他知道右邊的一個是占士。

左邊，脚步聲又响了，偷偷摸摸的。

司馬洛又向那個方向放完了槍中的子彈。

他必須盡快消滅本田的行動力，他不知道本田身邊現在是否有一箱那種太陽能雷射，如果有的話，情形是可眞的不妙了，本田只要朝這邊一射——

槍聲的廻响過了之後，司馬洛再把耳朵貼在地下聽一聽，這一次却沒有聽到脚步聲了，也許本田巳經中槍受傷而不得不停了下來。

也許，本田是正在弄他那雷射，司馬洛的頭皮發癢着，隨時準備會有一股强熱射來，使他化爲烏有。

而他又沒有子彈了。

兩夾子彈巳經是全用完，他身上沒有帶着太多的子彈，他一向以爲用槍的人是不需要用這許多子彈的，如果補充兩次子彈也不中目標，那麼用槍實在是一件多餘之事了。

他推開了一度又一度的屏門，向他的子彈射擊的方向衝去。

終於，在推開了一度屏門之後，他看見有血，一滴一滴的血，一直通到這方型房間的盡頭，一定是本田中了槍，躲到了那屏門後面了。

「本田，出來吧！」司馬洛說着，就向那屏門衝了過去，但，也不知道是一種甚麼感覺，逼使他在踏到最後兩步時忽然向旁一閃。

這一閃，也果然是閃得很合時宜的，因爲忽然之間，那木框上的紙破了一個洞，飛出來了一件東西，這飛出來的東西，就是一把長長的東洋劍。

由於司馬洛巳經閃開了，所以那把東洋劍沒刺中他，只是在他的身邊飛過，而他就一手把它接住了，而且索性把它拿在手中作武器用。

他拿着這把東洋劍，一陣亂劈，把面前那度屏門劈了個稀爛，使它不見了一半，不過，却仍然沒有看見本田，那屏門後面，又是空空如也的。

本田一定是另外又躲到了別處去了。

司馬洛咬着牙，走向這一間房間的盡頭。又是地上的血滴引帶他過去的。

他到了盡頭那個角落，血滴是通進了左邊的那度紙糊牆壁裏的，這顯然地表示

，本田是進了這左邊的牆壁內。司馬洛把腳提了起來，正要踢向這左邊的牆壁時，就覺得右邊的牆內起了異動，很輕微，幾乎是完全沒有聲音的異動，但是司馬洛那靈敏的聽覺，仍然察覺了出來！

也許是木框上的紙輕微抖動給他提出了警告的，司馬洛連忙把踢出的腳收回，而向旁邊一跳。

一隻伸得直直的手掌插破了那紙，直插向司馬洛的肋骨。司馬洛雖然已提早閃開，却還是閃避不及，肋骨給那隻手掌的指尖輕輕碰了一下，肋上一陣劇痛，人便向外仆了出去，他伸出一隻手要去扶着牆壁，却只是把牆上糊的紙戳穿了，而跟着人也仆到牆壁上，把一度屏門撞得塌了進去。他在地上一滾轉身來，忍着肋上那火燒一般的痛，長劍一揮，揮向剛才那有手伸出來的牆壁，他的劍鋒把紙及木框都削破，削進了牆內，又彎了出來，他知道並沒有削着甚麼人。

他一腳把牆壁踢塌，本田果然並不在裏面，而這一次，地上也沒有血滴爲他引路了，也許本田終於找到了方法，已暫時把血止住了。

好像瘋狂了似的，司馬洛到了盡頭的牆壁，揮劍在上面劈了一個十字，一腳踢倒，再衝了進去。裏面又是另一間房間了，又有牆壁，司馬洛又衝過去，把牆劈了一個十字，又踢倒！

也不知劈到了第幾道牆壁，忽然之間，旁邊的牆壁裏，本田那鋼鐵一般硬的手掌又插了出來了。但這一次，司馬洛却是看得很清楚的。

「哈！」司馬洛勝利地叫着，長劍貼身一揮。那隻手跌落在地上，斷口處鮮血狂洒了一地，手指還在動，屏面後面傳來了本田的一聲尖叫。

司馬洛殘酷地微笑，這一回本田是逃不了的，他一腳把牆壁踢塌。

本田就在裏面的另一間空房間裏，捧着那一條已經沒有了手的手臂，周圍的地上全是血。

司馬洛冷笑：「太陽魔星，素仰素仰，現在，你的魔力呢？」

「看！」本田臉部肌肉扭曲着在叫。

司馬洛感到一陣高熱撲面襲來，就連忙向地向上一仆，本田尖叫了，他周圍的地板生烟，起火，而他的身子冒出白色的蒸氣，他的叫聲忽然中斷，然後他身子就化成了一團蒸氣和輕烟，消散了。周圍的木料已燃起了熊熊的烈火，迅速蔓延。

司馬洛只是在那裏目瞪口呆，本田就是這樣給毀滅了，誰毀滅了他？

司馬洛跳起來，匆匆向占士那邊走回去，占士仍在那地板上無告地掙扎着。

「火……火……」他恐怖地叫。

司馬洛執着他的衣襟，把他拖出了屋外，拖到了一座假山的後面，離開了火的威脅，他搖着占士：「雷射呢？雷射在哪裏？本田給雷射毀滅了，現在我們也隨時給毀滅的！」

「雷射……」占士忽然哈哈大笑。

「媽的，這不是笑的時候。」司馬洛把他再猛搖了一陣。

「到了這個地步，我坦白告訴你好了，」占士仍哈哈大笑着，「根本沒有甚麼雷射，只是一個大騙局！」

「騙局？」

「本田偷到了的只是一種新發明的强烈燃燒劑，一發火，燃燒範圍之內熱度極高，就是金屬也要化掉，在車底放一些，用無綫電控制發火器發火，車子連人死掉了。用蛙人在油輪底下黏一些，一發火，油輪燒着了，就是那麼簡單，這本來是一種應用在太空火箭的新燃料，本田偷到手，却自稱是雷射。」

一個荒謬的騙局，那麼簡單，然而却是人人都相信了。

「本田就是用這東西把自己燒死的！」占士說。

「但爲甚麼？」司馬洛問：「爲甚麼要弄這個騙局呢？」

「本田是替我們工作的。」占士說。

「目的就是要放出那五個囚犯？」

「一個，」占士說：「其他那四個，只是用以擾亂視聽的，其實要放的是我們的組織的大波士，其餘那四個，出來了也不知往何處好，因爲沒有人會去接他們的。」又哈哈大笑。

「很有趣，」司馬洛恨恨地瞪着他，「只可惜，我來得早了一點！他們還沒有給放出來。」

「生死有命！」占士一聳兩肩。

「可惜的只是不能捉到活的本田！」司馬洛說。

「那傢伙眞有胆量自殺，」占士說：「這就是我佩服日本人的地方，他們不怕死的！」

「我也是！」司馬洛說。（全文完）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金縷甲·秋水寒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徐少華雖然施展「擒龍手」將部份高手擒過來，但大廳中白骨神君和史其川仍激烈戰鬥，藍啓天和桃花女門毒，另一組人杜浩然等朝史其川那邊參戰，還有一組人留在原地監視對方，因他們外圍還有天龍隊、火齊隊共三十多人，而白骨神君仍未打得過史其川，於是賈老二先將解藥給紀千里服下，由他協助白骨神君戰鬥，史其川應付二人被劃破衣衫，露出金縷甲，使徐少華一楞，上前追問得甲來歷，懷疑他是否殺父仇人，經師父乙九老人證實，說出師弟史其川是由現在的史紫丹冒充，被他殺害的，史琬是史其川的女兒，她聽後先動手斷殺……

衞道持正義　邪惡勢力孤

仲清和身爲少林南派掌門人，武功盡得少林神髓，他使的一對鐵筆，每支長有一尺八寸，可說集點穴鐝和雙鐗、雙劍之長，一經展開，攻守兼顧，進退飛旋，變化莫測。

孫豹人一支長劍，在大江南北，縱然享有盛譽，但遇上仲清和的雙筆，總覺得自己比他少了一件兵器，你攻過去，只有一支劍，他以一支筆就可把你封住，他封住了你的長劍，另一支筆可以立即還攻過來，你就沒有第二支劍去封他，要封，就得撤回長劍去封。因此一動上手，就有些縛手縛腳。

萬選青使的「萬家劍法」，號稱「萬劍歸宗」，勢若長江大河，滔滔不絕，劍光流動，波瀾壯闊。

婁子和使的也是一柄長劍，但他這手劍法，只是江湖普通招式，在江湖上，因他是徽帮之主，大家遜讓他幾分，說穿了，只是各大門派之間的混混而已，一旦動上了手，就得靠眞才實學，他這點武功，最多也只能列入二流之間，如何能和黃山萬家的劍法相提並論？幾招之後，就已有守無攻，就是守，也感到相當吃力了。

藍啓天、高步雲、竺天生、陸子暘，祝士諤五人，已和丐帮帮主韋凌雲，八大長老，三個副長老合在一起，正好擋住衝上來的十六名金甲武士。

方才高步雲等十六人，也曾和十六名金甲武士交過手，這回依然以一對一，只多出藍啓天一人沒有對手。

但藍啓天方才在他們動手之際，曾仔細觀察，這些金甲武士頭戴鋼盔，身穿金甲，除了雙目之外，全身不受刀劍，高步雲等幾位，縱然都是一派掌門，武功高過他們，但在雙方交手之時，另一方要想刺對方雙目，那是絕不容易之事。

何況這些金甲武士除了一身金甲之外，都有一身極高的武功，一柄厚背扑刀，使得刀光霍霍，刀風勁急，絕非易與。

藍啓天看得暗暗冷笑：「桃花妖女訓練這批金甲武士，却想不到他們會遇上我

雲南藍某。」

心念轉動之際，左手突然朝正在和高步雲動手的金甲武士雙目指了兩指，一面以「傳音入密」朝高步雲道：「高掌門人注意，此刻請立即出手，以重手法取他胸口，可以一擊奏功。」

高步雲正以一支長劍和一名金甲武士激戰之中，自己在內力和劍術上，足可勝過對方，如果對方不是一身金甲的話，他該早就可以得手了，就因對方身上穿了特製的鋼甲，刀劍難傷，才纏鬥至今，打成平手。

此時藍啓天的話堪堪入耳，就見金甲武士突然大叫一聲，脚下頓現踉蹌，往後急退，高步雲是何等人物，心頭一動，那還怠慢，口中吐氣開聲，身形疾欺而上，功凝左拳，使出武功門絕藝一記「隔山打虎拳」，朝對方胸口擊去。

但聽「砰」的一聲，拳頭端端正正擊在對方胸口之上，那金甲武士繼一聲大叫，又是一聲悶哼，一個人往後連退了五六步，蓬然一聲往後仰跌下去。

高步雲在這一拳上，用足十二成力道，縱有金甲護身也足可震碎對方內腑，自然一擊奏功。

藍啓天左手隨即又朝和竺天生動手的金甲武士指了兩指，一面也以「傳音入密」朝竺天生道：「竺掌門人，兄弟助你一臂，道兄只管以重手法對付他就好。」

竺天生一手「八卦劍法」，獨步武林，但這些金甲武士武功之高，最多也只和他一籌之差，自然使他既驚又怒，因爲武功既然相差不多，他們穿了盔甲，不懼刀劍，就佔了極大便宜。

雙方正在纏鬥之際，竺天生聽了藍啓天的話，心中還有些不信，你能如何助我一臂之力？

就在他心念方動之際，和他動手的金甲武士突然間好像着了魔一般，口中大叫一聲，再也顧不得對面敵人，左手迅即朝眼中掩去。

這一機會竺天生豈肯放過，運起內勁，力貫劍尖，陡然向對方當胸刺去。

這一劍他貫注全力，但聽「撲」的一聲，長劍直刺而入，金甲武士又是一聲慘嗥，砰然往後倒去。

原來藍啓天左手連指，放出去的是一種生在雲貴深山中的飛蟻，身體不大，本來就會螫人，經藍啓天飼以毒草藥餌，螫人之後，半個時辰就會毒發無救。

他是指點飛蟻飛入金甲武士鋼盔眼孔，螫敵雙目，被飛蟻螫中，痲癢難忍，那裏還有鬥志，和他動手的人自可輕而易舉的一招尅敵了。

藍啓天連番得手，心中自是十分得意，左手繼續向前接連點出，一面也相繼以「傳音入密」通知形意掌門祝士諤、六合掌門陸子暘，丐帮帮主韋凌雲等人。

這些人有藍啓天放出的飛蟻相助，他們每一個人，都有數十年深厚功力，敵人一旦失去抵抗，他們自可用劍，用掌，用棍，用脚、把對手處決。

其中只有韋凌雲才二十三歲，但他練成丐帮歷代相傳，只有帮主才能練習的「擎天三掌」，威力之强，無與倫比，自可勝任。

另外三個副長老功力稍遜，但到了後來，八位長老依次把金甲武士放倒，自可出手相助。

前後不過頓飯工夫，十六名金甲武士已被逐一消滅。

馬天龍率領的天龍隊雖然已只剩下十八名武士；但由項楚雄率領的火齊隊，有三十六名武士，合起來一共就有五十六人之多！（兩個隊長）

在大廳中間的，却只有宋天壽、聞天聲、和丁藥師、丁鳳仙四人，加上白骨三英，白少游，白元亮和八名中年劍士，也只有十七個人。

以十七個人對衝殺上來的五十六名武士，差不多就是以一敵三，對方還多出五個人。

何況這兩隊武士個個都有一身極高的武功，這一殺奔過來，勢道十分慓悍，雙方這一接觸，就響起一片震懾人心的兵刃交擊之聲，但見劍光盤空，刀光如雪，眞是一塲江湖上罕見的混戰。

宋天壽淮陽掌門，一手淮陽劍法，造詣極深，馬陵先生聞天聲劍上功夫和大師兄只在伯仲之間，但左手同時施展「大擒拿手法」，功力火候，都勝過他大師兄，雙方乍接，兩三個人圍攻一個，宋天壽和聞天聲都感到有些吃力，一開始就被逼改採守勢。

丁藥師精通拳擊，平日很少使用兵刃，這回對方的人使的都是厚重扑刀，他不好以徒手去對敵兵刃，因此也選了一柄長劍，使起來總有生疏之感，幸虧左手握拳，不時擊出，稍可輔助劍勢的不足，但力敵兩人，還是忙於封架。

丁鳳仙敵住了兩個武士，但情形比她爺爺還要好些，那是他在雲龍山莊之時，經賈老二臨時傳授了五招實用的劍法，不須內力，是以技巧取勝，你只要練熟了，就可應用。

丁鳳仙就仗着這五式劍招，和敵拚搏，不論對方刀法如何凌厲，她只要使出一招來，長劍就可乘隙而入，襲向對方要害，迫使對方非收勢後躍不可！

這五式劍招，她輪流着施展，居然百試不爽，把兩個使扑刀的武士接二連三的逼退開去，對方兩人明明看到她劍招不多，而且一再重複使用，依然無法破解，縱是如此，丁鳳仙也打得極爲吃力。

白骨三英是這一塲混戰中，功力最高的三個，尤其是白元規，一柄白骨劍施展開來，劍光圈轉，宛如一道圍牆，獨自截住了五個黑衣武士，都被他圈入在一片劍光之中。

白元亮比白骨三英稍遜一籌，但比宋天壽、聞天聲還是要高明得多，一下截住了對方三個武士，還能應付裕如。

白少游也截住了三個，交手之際，就沒有白元亮那麼輕鬆，但也有攻有守，並無絲毫縛手縛脚之感。

再就是八名中年劍士了，他們原是白元規的衛士，自小經白元規一手調教，劍法、武功，還在白少游之上，尤其精擅合搏之術，兩人可以聯手，三人、五人也可以聯手，最多八個人，就可以列成一座劍陣，名爲「白骨劍陣」，劍法一經展開，可以困得住武功最强的高手。

他們此時要對付的只是衝殺上來的人，自然不必列陣，各自揮劍迎敵，但他們久經訓練，八人之間，都心有默契，雖是單獨作戰，左右的人，還是可以互相支援，發揮威力，火齊隊武士縱然慓悍，遇上他們，也黔驢技窮，凌厲攻勢立被劍光壓了下去。

激戰中不過頓飯工夫，上首藍啓天施出飛蟻，放倒十六名金甲武士，高步雲等四位掌門人和丐帮帮主韋凌雲、八大長老等人，沒了對手，就一起趕來，加入戰團，這一來，本來以一敵三的塲面，立時爲之改觀。

藍啓天在他們（高步雲和丐帮等人）支援宋天壽——白骨三英的同時，悄悄閃近女兒身邊，因爲這時史琬，藍玉鳳兩人聯手，和四名揮舞着宮燈的宮裝侍女，激戰正烈。

史琬一支長劍，使得最雜，忽而華山劍法，忽而終南劍法，忽而六合劍法，忽而峨嵋劍法，使的都是較爲輕靈的劍招，但這些各不相干的劍招，在她手中使來，宛如行雲流水，記記都是殺着，可說相當凌厲！

藍玉鳳使的本是家傳「藍家劍法」，劍勢辛辣。在沒上洪澤湖來以前，賈老二徵得聞天聲的同意，對馬陵先生門下八個弟子，和挑選出來準備隨同上洪澤湖的八名莊丁，也傳了幾招劍法，刀法、藍玉鳳、丁鳳仙三人，也跟着一齊練習。這時施展「藍家劍法」之中，不時夾雜使出賈老二敎她的劍招來。

四名宮裝侍女其實也就是桃花女的門下弟子，一身武功，甚是了得，這時她們已把宮燈交到左手，右手多了一柄兩尺長的短劍。宮燈上下左右四處飛舞，散發出一層淡淡的緋色輕烟，右手短劍配合宮燈舞姿出手，看去好像並無招式（其實各門各派的劍招之中，有很多處是並無必要的花招，只是看起來好看而已），她們出手並無花式，取敵要害，就直截了當的刺出去。

她們的花招是在宮燈上，上下左右從你面前劃過，就可使你眼花撩亂，於是直截了當的短劍就跟着刺過來了。

當然，她們左手的宮燈也不能說是花招，宮燈本身擅打要害，但它最主要的還是燈蕊，一經舞動，就會散發出縷縷淡紅輕烟，能夠凝而不散，佈成一片淡淡的烟幕——桃花瘴。

但時間已經不算少了，這層桃花瘴對史琬和藍玉鳳兩人似乎並不管用，那是賈老二先要她們服過解藥的。

藍啓天就是爲了怕女兒吸入宮燈散發出來的桃花瘴才趕過來的，如今眼看兩人並不懼怕桃花瘴，心中雖覺奇怪，但總算放下了心，正在籌思如何助她們兩人一臂之力？

突聽藍玉鳳以「傳音入密」說道：「爹，你老人家不用管我們，女兒和史姐姐是賈總管要我們纏住她們四個的，現在還不到時候，否則早就解決了。」

方才徐少華面對仇人正待出手，史琬搶着問話，後來史琬向桃花女出手，桃花女只是要四個侍女對她動手，她自己傍着史紫丹站停下來。

徐少華眼看史琬有藍玉鳳聯手，就目注史紫丹，凜然喝道：「咱們也該動手了吧？」

史紫丹還未答話，突聽三聲勁急的金笛之聲，傳了過來！

黑面龍王賀天錫剛打出手勢，命令兩隊無敵營武士衝殺上來，這三聲金笛乍起，那是他們總領下達的撤退記號，五十名武士扑刀堪堪出鞘，就急速刹住身形，往廳外疾退出去。

黑面龍王不禁爲之一怔，急忙喝道：「這是誰下的命令？」飛身跟着掠出大廳去。

只見廳外石階上站着的不是總領司徒望還有誰來？他正在指揮着四隊武士（其中兩隊是大廳左右兩側佈崗的），一起撤退出去，一眼看到黑面龍王跟着走出，迅快走來，含笑說道：「正好，你也隨本座去。」

黑面龍王方才明明看到司徒望被賈老二扣住雙手，從衆人頭上飛越過去，朝大廳左首各大門派扼守的陣營中落去，此後就一直不曾看到司徒總領露過面，此時忽然在大廳出現，而且把佈崗的無敵營武士一齊撤走，心中不無可疑，不覺後退一步道：「總領……」

司徒望明明和他相距還有三五步路，但黑面龍王堪堪後退了一步，不知怎的司徒望已經到了他的面前，左手一探，就一把抓住黑面龍王的右腕，口中「嘻」的笑道：「本座請賀帮主去，自有道理。」不容黑面龍王多說，拉着他就走。

史紫丹面向着廳外，自然看到也聽到了，口中大喝一聲：「他不是司徒望，快截住他！」正待縱身退出。

徐少華把秋水寒一橫，攔在他面前，喝道：「你給我站住！」

司徒望一手訓練的三百名無敵營武士，乃是史紫丹稱雄江湖的最大本錢，也是他最親信的子弟兵，威脅來的各大門派掌門人背叛他，他不在乎，但無敵營絕不能落入別人手中，這回他可眞的急怒交迸，眼看徐少華攔在他面前，口中大喝一聲：「滾開！」右手推出，迎面直劈過來。

徐少華迅即劍交左手，右掌跟着推出去。

就在史紫丹喝出「快截住他」，伺立他身後的四名黃衣侍女如四朶黃雲，輕盈的飛身掠起，正待朝門外追出。

乙老人家就站在徐少華身後，大廳入門不遠，這時沉哼道：「妳們給老夫回去。」左手大袖一展，一道無形內勁，如山湧出，把四個黃衣侍女吹得冉冉倒飛回去。同時他右手朝前一豎，另一股內勁，却朝徐少華身後湧去。

徐少華的掌勢迎出，正好接住史紫丹劈來的掌力，兩股掌勁乍接，發出蓬然一聲大震，居然各不相讓，誰也沒有被震後退。

史紫丹目光冷厲，凝注着徐少華，嘿然道：「老夫眞還估低了你，這一掌雖有乙老哥暗中相助，你本身功力，也足可躋身一流高手之列，但你要和老夫動手，還要差上一截。」

徐少華冷冷的說道：「你是殺害先父和雲龍山莊四十餘口的主兇，在下就算不

是你的對手，也要和你全力一搏，死而無憾。」

史紫丹仰首大笑道：「好志氣。」

接着目光一抬，朝乙老人家道：「乙老哥，你聽到了，徐少華要爲他父親和雲龍山莊四十餘口報仇，不惜以性命和史某相拚，你老哥如是有意助他一臂，不妨和徐少華一起下場，史某也並不在乎，但如果出人不意，中途出手，那就不夠光明磊落了。」

乙老人家大笑道：「你也講起光明磊落來了？」

徐少華凜然道：「這場是在下和你的生死搏鬥，我記名師傅不會插手的。」

史紫丹道：「我要他說清楚了。」

乙老人家點頭笑道：「我徒兒不是說了嗎？他爲父報仇，老夫自然要成全他的志願。」

「好！」史紫丹回頭看了右首的白骨神君一眼，說道：「白神君呢？」

白骨神君微哂道：「你只管放心，乙老哥是他記名師傅，都答應不出手，老夫自然更不好出手了。」

史紫丹不放心的就是他們兩人，虎視眈眈的站在左右，如今兩人都答應不中途出手，光是一個徐少華，他自可應付裕如，聞言大笑一聲，說道：「史某徵詢二位意見，只是尊重二位而已，二位若要出手，史某也並不反對，只是要事先講好了才是。」

一面朝徐少華道：「好了，小兄弟可以出手了。」

徐少華右手一揮，秋水寒登時閃起一道青芒，斜斜朝史紫丹前胸劃去。

這一劍，他使的只是一記「淮揚派劍法」中的招式，但他服過癸靈、離火二丹，經乙老人家輸給他二十年功力，練成「太清心法」，劍勢出手，劍上佈滿了內力，招式雖然並不奇奧，却自有一股森寒的劍氣，隨劍而發，可以看出他劍勢凌厲之處。

史紫丹讚道：「好劍法！」手中長劍輕輕一振，挽起一朵碗口大的劍花，護住前胸。

雙方劍光一接而錯，彼此各自橫跨了一步。他們雖只一觸即分，連兵刃都並未接觸，但這一招中，顯然都已經試出對方的功力來了。

徐少華一張俊臉，呈現出一副鄭重虔敬的神色，手中短劍緩緩直豎當中，絲毫沒有躁進之意。

史紫丹目光森冷，臉上同樣凝重得沒有一點笑容，只是一瞬不瞬的凝視着徐少華的眼睛，長劍也開始緩緩移動，口中冷然的說道：「現在，該你接老夫一劍試試了！」

他劍尖顫動，突然間幻出無數點寒星，閃電般洒出！刹那間，宛如漫天繁星，每一點星星，都帶起一縷星芒，朝徐少華激射過來。

徐少華也在此時大喝一聲，秋水寒化作一道青瑩匹練，驟然飛捲而起，朝上橫掃而出。

這一記仍然是「淮揚派劍法」中的「江淮滔天」，但眞氣迸散，勢道極强。

但聽一陣清細的「叮」「叮」輕响，如珠落玉盤，清音不絕，每一聲「叮」，徐少華就覺得手臂爲之一震，這一連串的震動，握劍右臂，就被震得隱隱發麻，心頭也感到一陣狂跳，氣息轉粗，脚下不由自主的往後連退了兩步。

就在此時，突聽耳邊响起乙老人家的聲音以「傳音入密」，說道：「你功力不如他，不可和他硬拚，普通劍招，更非其敵，只有以無招勝有招，改使『改絃易轍』，先求自保，再尋求致勝之道，方爲上策。」

徐少華聽得心頭暗暗一凜，他方才連使了兩記「淮揚派劍法」，而且這兩招劍法，已是「淮揚劍法」中最凌厲的招式了，何況又有「太清眞氣」爲輔，依然無法擋得住對方的劍勢，可見史紫丹劍上造詣，有如何精深了，普通劍招（包括各門各派的劍法），確實難以和他匹敵。

徐少華連使兩記「淮揚派劍法」，原也只想試試自己功力而已，聽了乙老人家的警告，立即疾退一步，緩緩吸了口眞氣，手中短劍也隨着一鬆，不再擺出劍勢來，他這一鬆氣，頓覺精神上的壓力爲之大減，心情也不再像方才那樣緊張了。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史紫丹這一招只把徐少華震退了兩步，心頭自然也暗暗一怔，忖道：「這小子內力居然會有如此深厚！」

一面沉笑道：「你再接老夫一劍。」身形突然疾欺而來，長劍一振，本來應該是一道耀目劍光，但忽然間竟然束成一縷奇亮的銀綫，嘶然有聲，朝徐少華當頭劈來。

這時也正好是徐少華後退一步的同時，他毫不思索，身形輕移，向右一側，手中秋水寒漫不經意的抬腕斜刺出去。

徐少華這一記，毫無半點招式，左手也沒揑劍訣指引，但因他放鬆了心情，眞氣反而沛然而生，極自然的從劍尖透射出去。

史紫丹疾欺而來的人，因徐少華身形一側，不但避開來勢，而且短劍隨手斜刺，正好指向史紫丹的右肋。史紫丹耳中聽到「嗤」然細响，森寒劍鋒幾乎已經及身，一時之間閃避已是不及，只好急忙吸了口氣，雙脚離地三寸，向後退出數尺。

這下眞把一向自視甚高，認爲天下劍法無出其右的史神君心頭大感驚凜，他幾乎沒看見徐少華使什麼招式？竟有如此快速的一劍？

他當然不相信普天之下，會有和他以攻還攻的劍招？口中沉嘿一聲，長劍圈動，劃了個半弧，一道劍光矯若神龍，又朝徐少華飛掠過來。

徐少華眼看史紫丹劍光凌厲，心頭不禁微生怯意，耳邊又及時傳來乙老人家「傳音入密」的話聲：「別怕，改絃易轍，既無一定招式，出手必須自然，不可落入一招一式的窠臼之中。」

徐少華急忙揮劍劃出，但聽「鏘」的一聲悠長金鐵交鳴，徐少華但覺對方劍勢重逾千鈞，接是接下來了，但一下被震得斜撞出去三四步之多。

乙老人家又以「傳音入密」說道：「這一招就是你先存怯意未能泰然處之的後果，改絃易轍，有法無招，招在法中，必須心神寧靜無爲，方合太清輕靈之旨！」

史紫丹一劍把徐少華震退出去，心頭却極爲訝異，忖道：「這小子內力已具上乘身手，怎的好像沒練過劍法？頭兩招還使出淮揚派的劍法來，這一兩招，竟似毫無章法，只是仗着幾分內力，隨手發劍，撥架自己劍勢。」

此念方生，長劍一縱，幻作三點飛芒，又朝徐少華胸前投射而來。

徐少華經乙老人家傳音指點，果然寧靜了下來，秋水寒輕輕一擺，劍光像扇面般展開，擋在胸前。

史紫丹暗暗冷笑，劍上隨着加强內力，三點寒星光度也隨着加强，速度也突然加快，這一來，很快就和徐少華劃出的扇面般劍光接觸上了。

不，三點寒星閃電般擊上扇面，發出三聲「叮」「叮」清响，史紫丹貫足內勁的劍尖宛如刺在鋼板上一般，劍身至少也彎曲了四十五度，而且立生反彈，震得史紫丹上身像被人推了一把，差點仰跌出去，心頭一驚，急忙疾退一步。

那知徐少華劍尖在胸前劃過之後，忽然朝前點來，直取史紫丹眉心，這兩招只是隨手使出，毫無招式常規，反而成爲不落言詮，無迹可求。

史紫丹簡直看不出他的路數來，既似隱藏玄機，又像毫無劍法，這一劍居然又把史紫丹逼退了一步。

這時大廳上的戰況，已經有了急劇的轉變，最先得手的是萬選青，他展開黃山萬家「萬流歸宗劍法」早已把徽帮帮主婁子和圈入在一片劍光之中。

婁子和平日就以徽帮帮主身份，周旋在各大門派之間，儼然是一帮之主，其實武功並十分高明，幾招下來，就落盡下風，一柄長劍手忙脚亂的左封右架，就像凍蠅鑽紙窗，撞來撞去，到處碰壁，心頭一急，左手悄悄從長衫內取出一管黑黝黝的鐵筒，那是一管淬毒黃蜂針。

萬選青把他圈在長劍之中，早就可以取他性命，因他總是徽帮領袖，不想傷他，原希望他自己知難住手，婁子和從他身邊掏出「黃蜂針筒」來，萬選青自然看得清清楚楚，心頭不禁大怒，暗道：「好哇，我本無傷你之心，你却取出這等歹毒暗器來了！」

一念及此，口中大喝一聲：「婁子和，我就廢了你！」長劍倏落，劍光一閃，把婁子和一條左臂齊肩削斷，連同黃蜂針筒一起落到地上。

同時劍光顫動，一連點了他三處穴道，才俯身從地上拾起針筒，冷然喝道：「這是武林黑白兩道一致禁止使用的歹毒暗器，你身爲徽帮帮主，居然在和我交手之際，企圖用它向我下手，我卸下你一條臂膀，只是薄施懲處，還是便宜了你！」

轉身看去，仲清和雙筆運轉如飛，雲台山人孫豹人的一支長劍已是捉襟見肘，落盡下風，但要想把他制住，却也非易事，不是三五招以內可以辦得到。

萬選青大笑道：「對付這些武林敗類，人人可得而誅之，仲老哥不用和他多費手脚了！」振腕一劍，漾起數點寒芒朝孫豹人側面幾處穴道洒去。

雲台山人當然也不是弱手，聽風辨位，長劍迅疾一轉，向側掃出。

仲清和左手揚處，一支鐵筆緊跟着將他執劍右肘「曲池穴」點到。右手鐵筆同時襲向他後心。

孫豹人封開萬選青劍勢，急疾轉身，劍使「雲封華嶽」，「噹」「噹」兩聲，把兩支鐵筆一齊擋開。

他這一旋身，等於把背後朝向了萬選青，萬選青大笑一聲道：「孫山人，你是否忘了萬某在你背後？」右手一抬，長劍直刺過去。

他是要把孫豹人讓給仲清和，因此喝聲在前，出劍在後，其實刺出的只是一記虛招。

孫豹人剛擋開仲清和兩支鐵筆，乍聽萬選青在背後發言，不由大吃一驚，迅即使了一招「龍尾揮風」，長劍急急向後掃出。

仲清和左筆直豎，右腕一振，鐵筆幻起品字形三點筆影，朝他胸前點去。

孫豹人這一記「龍尾揮風」掃了個空，心知上當，急忙藉着後掃之勢，迴劍護身。

可惜這一着早在仲清和意料之中，他迴劍反掃，正好遇上仲清和左手豎立的鐵筆，「噹」的一聲，把他長劍擋住，但他身形這一轉，仲清和本來點向他胸前的右筆，在這電光石火之間，一下點中他左側「天府穴」。（穴在兩肩靠臂處）

孫豹人但覺半邊身子方自一麻！

仲清和大笑一聲道：「你給老夫歇息吧！」鐵筆連續又點了他兩處大穴，雙筆一收，朝萬選青拱拱手道：「多承萬老哥相助。」

萬選青含笑還禮道：「仲老哥何須客氣，孫豹人本來就不是你老哥的對手，兄弟只不過給你虛張聲勢罷了。」

仲清和大笑道：「沒有你虛張聲勢，兄弟一時眞還制不了他呢！」

萬選青呶呶咀道：「咱們再去給杜掌門人虛張聲勢吧！」

仲清和點點頭，兩人隨着話聲，朝杜浩然走去。

萬選青手持長劍，朗笑一聲道：「杜老，今日之戰，是正義與邪惡之爭，咱們爲了維護正義，衞道除惡，就不用和他們講什麼江湖過節了。」

「不錯。」仲清和接口道：「咱們先把這些附賊的人解決了再說！」

兩人隨着話聲，倏地分開，一左一右朝大洪山主蓋天鵬身後逼近過去。

杜浩然和蓋天鵬兩人功力悉敵，兩支長劍使出來的劍法，也正好一柔一剛，各竭其變，打到此時，差不多已有一百五六十招，兀自難分勝負。

驟聽仲清和、萬選青兩人隨着話聲逼近過來，可見雲台山人孫豹人和徽帮帮主婁子和已經失手被兩人制住了，這對蓋天鵬來說，確實是一件驚心動魄的事，自己和杜浩然不過打成平手，加上一個人已經不得了，一下加上兩個强敵，那就非立即落敗不可。

再若失手被擒，他大洪山主數十年威名，豈不毁於一旦？何況今日之局，眼看各大門派，似乎已穩佔上風，自己留此無益。

他一念及此，不待仲、萬兩人出手，闊劍迅即一收，向後疾退三步，沉聲道：「杜老兒，咱們後會有期，蓋某失陪。」一個轉身，朝廳外疾奔而去。

杜浩然太極劍一收，吁了口氣，洪笑道：「蓋天鵬一身功力，十分了得，兄弟和他激戰了將近兩百招，依然奈何他不得，二位道兄每人只說了一句話，就把他嚇跑了。」

萬選青笑道：「可見兄弟和仲掌門人唬人的本領，却高過杜老了。」

另外一邊，桃花女手下的勁旅——馬天龍率領的十六名天龍隊武士，和項楚雄率領的三十六名火齊隊武士，這一陣工夫已逐漸被消滅殆盡。

原來這兩隊武士，一共有五十六人，本來只有宋天壽、聞天聲、丁藥師、丁鳳仙和白骨三英（白元規、元輝、元浩）白少游、總管白元亮、八名中年劍士，合起來才一十七人，和對方衝上來的五十六人交手，等於要以一敵三。

後來高步雲、竺天生、陸子暘、祝士諤、和丐帮帮主韋凌雲、八大長老、三副長老等人得藍啓天的暗助，一舉消滅了十六名金甲武士，過來相助，這一來，一下就增加了十六個高手，由原來一對三的局面，立時變爲一個人對一個半人了。

這對各大門派的人來說，自然立時由屈居下風，轉爲强勢！天龍、火齊兩隊武士，縱然武功不弱，如以等級來說，足可排名在江湖上一流高手與二流之間。

但他們的對手之中，有的是幾個門派的掌門人，有的是武林名宿和長老級的人，自然都是一流高手，其中尤其是白骨三英，可說是特級高手，兩隊武士在三對一的時候，尚且沒有佔到勝算，此時變成一個半人對人家一個，那還招架得住？

但聽慘嗥驚叫之聲，連續不絕的响起，白骨三英、白少游、白元亮、和八十名中年劍士劍光連揮，片刻之間，差不多就解決了二十名武士，其餘各大門派的人自然精神大振，劍光陡盛，接着也連續得手，把餘下的二十幾個武士一齊解決。

這一來，大廳上的一場混戰，立即靜止下來。（十六名金甲武士、十八名天龍武士、三十六名火齊武士，全解決了。）方才整個大廳都在喊殺和兵刃撞擊聲音的交响之中，此刻突然靜止下來，就格外顯得鴉雀無聲。

白骨三英率同白少游、白元亮和八名中年劍士迅快走到白骨神君身後站停下來。高步雲、杜浩然、宋天壽等人也紛紛向中間圍了上來。

史紫丹猝然問道：「怎麼？所有的人，都被他們制服了嗎？」

桃花女嬌聲道：「不要緊，還有賤妾呢！」

話聲未巳，突聽四聲驚「啊」，和一聲蓬然大震同時响起！

原來和四名宮裝侍女纏鬥巳久的史琬、藍玉鳳兩人，一直被上下左右飛舞的四盞宮燈圍在中間，不勝也不敗，好像是被困住了一般。

直到各大門派的人紛紛得手，朝史紫丹遠遠圍了上去，史琬、藍玉鳳兩支長劍也在及時劍光突然暴長，這回兩人眞正聯上了手，兩支長劍劃出一片劍光，不攻人而攻燈，劍光連閃，快若掣電，砍向挑燈細竿之上，把四盞宮燈一齊斬落到地上。

因她們發劍動作如一，故而被砍落的四盞宮燈，也很整齊的落到一起，藍玉鳳更不怠慢，左手揚起，飛快的投出兩顆東西，第一顆黑色的似是火藥，和燈焰一觸，立即蓬然一聲，化作一蓬熊熊火焰，第二顆黃色的極像是雄黃精，因爲火焰乍起，就發出極其濃馥觸鼻的雄黃氣味！

四名宮裝侍女又急又怒，一聲嬌叱，各自揮動短劍，正待朝兩人撲攻上去。

只聽桃花女嬌聲道：「妳們回來。」

四名宮裝侍女捨了史、藍二人，急速後退。

史琬和藍玉鳳是聽了賈老二的囑咐，主要任務就是要毀去她們（四名宮裝侍女）的四盞宮燈，先前一直沒有下手，是因爲大家正在混戰之中，一旦毀去宮燈，觸怒了桃花女，恐兩人不是她的對手，此時大家都巳圍了上來，桃花女縱然出手，也不用怕了。宮燈一毀，史琬、藍玉鳳就雙雙後退，和宋天壽、聞天聲等人會合在一起。

桃花女臉色鐵青，兩道殺氣畢露的眼神，直向史琬、藍玉鳳兩人射來，冷冷一笑道：「兩個小丫頭？哼，就算你們破了我四盞宮燈，毀了我桃花毒霧，你們就能穩佔勝算嗎？」一面回頭朝史紫丹叫道：「史神君，你還等什麼呢？」

史紫丹凝聲道：「老夫的無敵營就可以到了。」

只見賈老二雙手抱着一罈陳酒，脚下跟跟蹌蹌的從廳外走了進來，嘻嘻的笑道：「回史神君，他們都喝醉了，不會再來了。」

史紫丹瞋目喝道：「你說什麼？」

賈老二醉態可掬，尖聲笑道：「小老兒剛才就是從無敵營來的，爲了慶祝史神君當選盟主，要他們每人乾了三杯，嘻嘻，只是小小的三杯，他們居然東倒西歪，爛醉如泥……」

「你……」史紫丹怒極，「你」字還沒有說完，突然捨了徐少華，聲音搖曳，一個人化作一道白光，朝着賈老二激射過去！

賈老二駭然，說道：「那幾罈酒裏的千日醉，也是小老兒奉你老之命才放下去的……」

劍光劈落，「撲」的一聲，把賈老二抱着的酒罈劈成兩半，登時酒香四溢，傾倒一地，但抱酒罈的賈老二，却巳不知去向？

史紫丹突然厲聲道：「好！」

身形突然朝上拔起三丈多高，揮手一劍朝一根橫樑上砍去，但聽「噹」的一聲大响，陡然間有如天動地搖，整座大廳起了一陣顫動，大家但覺眼前一暗，大門巳在震動之際，砰然闔起！

聞天聲大喝一聲：「少華，不要讓老賊跑了！」右手抬處，凌空一掌，朝史紫丹拍去。

史紫丹身在空中，厲笑道：「老夫要把你們一起消滅於此，豈會逃走？」笑聲中，一道劍光閃電般迎着掌風劈落。

這一記勢道極猛，劍光極速，宋天壽，杜浩然、丁藥師、和相距還有丈許遠近的高步雲、竺天生、陸子暘、祝士諤等人看出情形不對，不約而同揮劍而起，朝上迎擊。

站在他對面的徐少華更不怠慢，身形嗖的一聲凌空拔起，秋水寒橫掃過去。

「唷，你們仗着人多，也不看看還有我呢！」桃花女話聲說得嬌柔，但一道人影隨聲拔起，再一個觔斗，頭下脚上，劍光乍現，劍先人後，朝衆人掃來。

這幾方面差不多同時發動，但徐少華施展崑崙「雲龍身法」，身形較快，史紫丹早就料到徐少華會搶先攻來，口中沉笑一聲，功運左手，暗藏不發，直等嗆的一聲，雙劍交擊，他乘機下落，有意從徐少華身邊掠過，左手才驟然疾吐，「砰」的一聲，一隻烏黑有光的手掌，比平日幾乎脹大一倍有奇，端端正正擊在徐少華的後心。

徐少華劍上功力原沒有他的深厚，雙劍交擊，巳覺眞氣受到震動，這一掌被他擊中後心，但覺眼前一黑，一個人被震得直跌出去。

「黑手印！」乙老人家目射精芒，沉聲道：「你終於露出狐狸尾巴來了！」

徐少華一下落到地上，就被凌空飛來的賈老二雙手輕輕一托，接個正着，然後落到地上，急急說道：「少莊主，你沒事吧！」

徐少華雖然練成「大清心法」，但總究功力尙淺，張咀吐出一口鮮血，說道：「我沒什麼。」

「不對。」賈老二吃了一驚，說道：「你被他『黑手印』震傷內腑，快坐下來調息運功！」

「黑手印？」徐少華突然雙目激動的道：「原來……我爹是他……殺害的……」

再說桃花女劍先人後，凌空橫掃而下的一劍，居然劍氣迸發，光芒奇亮耀目！

但聽一陣鏘鏘劍鳴，宋天壽，杜浩然等七支長劍經她劍光掃過，只覺手上一輕，劍身巳被齊中削斷，原來她手上也是一柄削鐵如泥的寶劍！

大家當堂猛然一驚，急急後退，巳是遲了半步，有的肩頭中劍，有的脅下被劃破一道血口，反正七個人沒有一個不負傷的。

而且負傷的人，連自己都不知道這一劍是如何被刺中的？因爲對方除了削斷自咀長劍的一劍之外，根本就沒有發過第二劍。

白骨神君清癯的臉上，不禁神色微動，凜然的說道：「是九指聖母的『天殘魔劍』！」

桃花女巳經回到地上，依然傍着史紫丹身邊而立，媚笑道：「白神君果然有點眼光，這就是史神君要把大門關起來的理由了。」

白骨神君洪笑道：「就憑你們兩個，能把所有的人趕盡殺絕嗎？」

「白神君不信？」桃花女格格的笑道：「這七個人每人中了奴家一劍，巳經活不過三個時辰……」

徐少華想到當日爹胸口的黑色掌印，最先懷疑是「黑沙掌」，後來懷疑「毒煞掌」，結果竟會是史紫丹的「黑手印」！父仇不共戴天，他那肯下來運功調息，强壓着一口眞氣，切齒道：「我不用運功，今天非手刃了老賊不可！」

太步朝史紫丹走去，瞋目喝道：「史紫丹，我爹是不是你害死的？」

史紫丹眼看徐少華後心中了自己一記「黑手印」，居然還能站得起來，他目光何等犀利，當然看得出徐少華內傷並不輕，此刻只是仗着內功，强壓住傷勢而巳，這就點着頭大笑，說道：「你果然比你老子强得多了，你老子連老夫五六成功力的一記『黑手掌』都接不住，方才老夫差不多使了八成力道，你還能撐得住，實在不錯！」

他這幾句話，是有意激激徐少華的！

徐少華聽得雙目如火，咬牙切齒的說道：「你果然是殺害我爹的兇手，你承認了。」

「哈哈，這有什麼不敢承認的？」史紫丹厲笑，道：「你們還有誰能活着出去嗎？」

「好個老賊！」徐少華抬手就是一劍朝史紫丹刺過去。這一劍他含憤出手，劍勢直刺，看去毫無變化，但却十分快速。

史紫丹對各大門派劍法，莫不精通，以他的劍術造詣，自然看得出徐少華這一劍，看去雖然筆直刺來，毫無章法可言，但却似乎隱含玄機，使人無法預估，心頭暗暗一怔，急忙揮劍封出。

他不知道徐少華練會的一招劍法——「改絃易轍」，乃是崑崙派「太清劍法」的精華。

老子揭櫫大道無名，玄門劍法到了最上乘境界，同樣劍道無名，清淨可爲，「改絃易轍」沒有一定的招式，所謂以無招勝有招是也。「太清劍法」的變化，也盡在這一招之中。

史紫丹長劍封出，才發現不對，他練劍數十年天下最厲害最繁複的劍法，都可以封解得開，但獨獨徐少華這一招毫無章法，毫無變化直刺過來的一劍，他竟然封了個空。

一劍封空，徐少華的劍尖巳經刺到他的右肩，相差不過三寸，但聽「叮」的一聲，一縷精芒正好點在徐少華劍尖之上，那是桃花女出手了。

徐少華但覺手腕一震，似有一縷陰寒之氣從劍上傳了過來，急忙運起眞氣，從劍上推出。

史紫丹一劍封了個空，自是大吃一驚，但他對敵經驗何等豐富，耳中聽到一聲輕「叮」，巳知徐少華的劍勢，巳被桃花女封住，這一機會，豈肯錯過，回手一劍朝徐少華腰間橫掃過去。

徐少華堪堪運功朝劍上滲來的陰寒之氣逼去，自是無暇兼顧。

又是「噹」的一聲，史琬，藍玉鳳兩支長劍交叉揮出，一下朝史紫丹掃來的劍上架去。

這聲「噹」，可不是把他劍勢架住了，而是史琬，藍玉鳳兩支長劍立被削斷！

兩人連長劍被削斷都還沒有看清，耳中聽到「嗆」聲，就覺史紫丹劍上發出一股極爲强大的推力，把兩人震得一個往左，一個往右，連退兩步，才算站住。

（未完・39）

鐵胆傲骨

石洞練太極　鬼劍報恩仇

藍田玉・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石中堅和太陰女將兩個囂張的小和尚打到重傷，靜修僧正想動手，却被怪劍客攔阻，要試試石中堅的武功，二人動手未分勝負，又來了千面客出面制止，並說出怪劍客的身世，他就是冷面神劍沈一雲，千面客向冷面神劍查詢碧絲仙子的往事，知道她已不在人世，原來他們是一對戀愛情侶，失去情侶，無端遷怒冷面神劍，叫石中堅出手要將他擊殺，石中堅只能將他打走，留下日後惡果，靜修老僧只顯示一下自己的武功，並不和石中堅爭論得失，飄然離去，太陰女、太陰居士、千面客亦分別離開，石中堅繼續前行，遇到紅面尊者和龍衣仙子在藥草谷尋金絲草，他也參與搜尋，無意中找到了一株。

石中堅猶豫了片刻，又舉步朝前走着，腳底不時發出「沙！沙！沙！」的殘枝落葉聲響，更使得這荒無人跡的地方，增加幾分恐怖、陰森……

約莫有半個時辰，突然覺得所走的路，轉了一個彎，石中堅自然也跟着轉了一個彎，但，就在他一轉過彎後——

四周景緻大變，眼前所呈現的，盡是綿亘不斷的山峯，而此時他立身之處，正是一座千仞峯壁，萬丈深壑！

石中堅不由舉目前望過去，只見那些山間小徑，早被亂草封蔽。

這一下，不由使他大吃一驚，他忙停下步來，忖道：「這到底是什麼地方？……此地似不是通往那古廟的方向，……敢情我是迷失了路吧！」

他又抬頭，望了望眼前那無數高大的羣山，長長嘆了一口氣，心裏又忖道：「與其走此山路，還不如先退回去，另尋出路！」

心念一決，毫不遲疑，轉身朝來路奔去！

驀地裏——

就在他舉步之際——

絕壁頂上傳來一聲清嘯，聲如龍吟，清澈震耳，令人聞之，心神俱懾，顯然，此人是一位武林頂尖人物。

石中堅驚異之下，身軀迅捷無比的掉轉了過來，寒冷的眸煞，疾速的循聲瞥射過去，只見一條白色人影，由山頂上，宛如星丸飛瀉，快若電閃的撲身下來！

不消盞茶工夫，那條白色人影，已到了山崖之下，他像似幽靈般，身子飄忽不定，毫無聲息的逼至石中堅兩丈開外，佇立不動，那雙寒冰般的冷酷眸子，凝視着石中堅的臉上。

石中堅起初着實爲此白衣人所施展的輕身功夫給楞住，此刻，見他這副傲慢的神氣，不由有氣，仔細打量了來人一眼。

只見這人是個臉色酷寒如冰的白衣少年，肩上斜掛着一柄竹劍，人倒長的眉清目秀，神光內蘊，深藏不露，英氣勃勃，不過就是俊逸中帶着幾分冷酷、傲慢，使人有很難與他親近之感。

此刻，白衣少年嘴角泛起一絲輕蔑、不屑的微笑。

倏地——白衣少年又仰首發出一聲冷入骨髓的冷笑。

笑聲是如此的幽寒，宛若由陰曹地府裏吹出來的一陣陰冷寒風。

冷寒的尾音，搖曳夜空，悠悠不絕於耳，單此功力，已匪夷所思了！

聲音刺耳難聽得有如萬馬奔騰，排山倒海，震耳欲聾。

石中堅一聞笑聲，星目暴射出一道冰寒的煞焰，瞥射過去，不由內心一震，但，隨即又由鼻孔裏發出一聲冷哼。

白衣少年冷漠無情，一副傲氣凌人之態，沉聲問道：「你可是最近揚名於江湖的石中堅？」

石中堅劍眉微豎，星目暴射出凜人的光芒，臉上立時恢復以往的冷漠，傲慢之態，仰天一陣長笑，有若龍吟虎嘯，清澈響亮已極！

倏地，笑聲一斂，石中堅冷冷道：「我想你是永遠不會找錯人的。」

白衣少年的面容上，微微現出一絲冷笑，陰寒的語音，道：「果然名不虛傳，狂妄到極點！」言詞之間，語氣陰冷，毫無一絲溫和的氣味。

使人聽之，不禁會毛髮直豎，冷汗涔涔。

石中堅略一定神，嘴角一翹，冷澀地道：「閣下這副傲態，最好少在石某人面前搬弄，有什麼話，就趕快說吧！這等死氣沉沉，並不是英雄本色！」

白衣少年聞言，臉色一動，冷然道：「大概你還不知在下是誰，故出言如此放肆！」

石中堅看他那副凌人的樣子，不屑的道：「石某人確實不知你是誰，假使你願意說的話，在下也不想知道！」

這話說得極其輕蔑、不屑，而且也非常有技術。

白衣少年聞言後，果然臉上露出難堪之色，沉吟了片刻，他冷冷一哼，道：「在下是誰，量你不會知道，我告訴你也無妨，在下就是『關外一奇』。」

石中堅冷寒的語音，道：「閣下此等年紀，就被稱爲『關外一奇』，實爲一表人才……」

「關外一奇」臉色仍是毫無表情，冷冷道：「客氣！客氣！」

石中堅倏然冷冷一哼，陰冷的語音，道：「石某人與閣下素不相識，如此不遠千里而來，意欲何爲，請速道出，在下尚有要事等着去辦！」

「關外一奇」哈哈一聲刺耳難受的笑音，由口裏發出，震得空谷傳響，歷久不絕。

驀地，他笑聲一斂，冷然地說道：「遙聞閣下武技超人，故不遠千里而來，想一試銳鋒，閣下可讓在下償願嗎？」

石中堅呆楞了一陣，瞬即恢復原來那副冷酷的臉容，道：「好說！好說！閣下若實爲此而來，石某人甚感榮幸，那有不奉陪之理！」

「關外一奇」淡淡一笑，道：「閣下眞是快人快語，那就請發招吧！」

石中堅滿目凝然，冷然道：「你是客，我是王，還是你先出招吧！」

石中堅生性冷漠、狂傲，對於任何打鬥，均不放在心上，但此刻面對「關外一奇」，不禁有點緊張。

他知道面前這白衣少年，武功甚是了得，因此更不敢漠視，立時抱元守一，凝神內視，靜靜調息着那口眞元之氣。

「關外一奇」雖然一向狂妄跋扈，也不敢貿然出手，他知道面前這位傳言中的青年，無論外表、氣質、武功，均是超人一等的勁敵，他也暗中凝聚着眞氣。

四道冷寒凜人的目光，互相凝視，四周是一片死寂。

這種怕人的沉寂氣氛中，醞釀着恐怖、陰森、緊張！

雙方胸中隱含着的騰騰殺機，一觸即發。

驀地裏——

「關外一奇」冷森森的一笑，這聲冷笑，低沉震耳，四周勁氣迴旋成渦，石中堅也不由感到心神一震。

緊接着——只聽一聲冷哼，「呼」的一聲勁氣排空聲響，一道凌厲的掌風，挾着山崩地裂之勢，一湧而至石中堅胸前。

石中堅驀見來勢，略一定神，暴喝一聲，單掌向外一圈，迅速的又朝外一吐，立時泛起團團勁氣，宛若天羅地網般，直迎向襲來的掌力。

頓聞「波……」的一陣響聲，雙方所發的勁氣，均彼此消去得無影無踪。

兩人在這瞬息間，交接了一招之後，凝重的心情，更加深了，此刻，他們兩人，四目仍然凝視在一起，各自在心中暗忖道：「只要自己功力若稍遜一籌，恐就要喪命於對方手下。」

緊張、恐怖的氣氛，仍舊在空氣中醞釀着，隨着時間，愈來愈濃了。

星月交輝下，「關外一奇」與石中堅，各自拖着沉重而又緩慢的步子，向對方移動着……

兩人雖然均是血氣方剛的少年，但彼此都非常沉着，顯然，武林經驗已是很老練了。

因爲這種高手過招，是不能氣躁心浮的，只要一方露出一絲空隙，便會被人所乘，處於落敗之勢，所以，兩人各自向前移動的步子，均有一定的距離……

像這種打鬥，石中堅還是生平第一遭，他强忍住耐性，一步步向前挪移着。

漸漸地——兩人已相距不過一尺左右時，倏然，石中堅左掌一舉，朝前劈出，同時，右手握掌，「呼」的一聲，疾如電閃，朝「關外一奇」心胸打去。

這一招兩式，配合得天衣無縫，彷彿一氣呵成。

「關外一奇」一見石中堅打出這一招兩式，心中一楞，忙腳尖向外劃了一個半圈，整個身軀，捷若幽靈般，向後暴閃出去。

身形之快捷，宛若星丸飛瀉，令人眩目。

石中堅冷冷一哼，雙肩微晃，身形一展，也快如流星般，直追過去。

「關外一奇」冷叱一聲，霍地一旋身軀，雙掌當胸，一陣亂揮，刹時間，道道尖銳劍氣，已滔滔而出。

掌勢有若排山倒海，漫天作響，疾閃而至。

石中堅怒喝一聲，雙臂也疾速圈起一道道綿綿勁力。

眨眼間，勁氣洶湧，令人窒息，雙方所發的勁氣，交織在一起，不時可聽到「絲！絲！絲！絲！波！波！波！」的怪響，不消片刻，雙方的氣勁，又消逝於無形。

石中堅一連和「關外一奇」對了兩掌，感到吃驚不小，他覺得對方不但武力深厚，綿綿的勁氣，有若浩翰的大海，招式之奇，更是千古罕見。

「關外一奇」也暗驚石中堅功力的深厚，招式的精奧……

驀在此刻——

石中堅厲嘯一聲，星目如炬，雙掌圈起一道弧綫，倏地，疾然推出。

一股掌勁，宛若驚濤駭浪般，倒捲而出。

這招擊得突然，威力之鉅，直使日月無光，風雲變色。

「關外一奇」雙眸射出一道駭人的煞光，雙掌交織而出，股股狂飈，有如江河倒瀉一般，挾着剛猛無儔的威力，湧迎過去。

石中堅智慧超人，他知道「關外一奇」功力與自己在伯仲之間，就是冉硬拚幾招，也是沒有結果。

要知高手過招，並不是單憑着功力的深厚，同時，也要以自己的機智靈巧，來把握良機，出奇制勝。

故石中堅就在「關外一奇」雙掌驟然拍出之際，倏地一撤掌勢，腳踏「雙客迷踪步」，身形怪忽捷速的飄至對方身側。

一聲大喝，石中堅雙臂在身側又圈起一輪弧影，一道深沉似海的綿綿勁氣，挾着低沉的勁氣呼嘯聲，疾若電閃，盤湧而出。

「關外一奇」是何等人，他就在石中堅閃至他身側之際，已然猜透出他的心意，故掌勁也一收，雙腳微挫，右掌揮動，一縷縷的星形精芒，已如一串綿密的珠爆，疾如洶湧的波濤，倏然迎上。

石中堅見對方存心拚硬，不由胸中起火，他雙目中散發異樣光芒，暗中又加了幾成勁力，雙臂猛地推出。

一道道無形勁氣，恍似平地湧起一片風雲，空氣呼嘯激盪，挾着浩瀚不絕的勁風，以拔山塡海之勢，疾湧而出。

「波！波！波！……」一連串的響聲中——

激盪迴旋的勁氣，挾着刺耳的銳利勁嘯，四周溢寒中——

石中堅驀覺一股無形潛力，衝破了自己的掌力，疾湧過來，忙運起「雙客無上氣功」護住各處要害，只感兩腳一陣晃動，但却全然沒有受到損傷。

「關外一奇」在剛才兩股勁氣相互接觸的剎那，只覺心胸氣血，一陣翻湧，心中大駭，忙閃身躍退。

石中堅冷冷一哼，森森語音，道：「閣下功力之深厚，石某甚是佩服！」

「關外一奇」也冷冷地說道：「彼此！彼此！」

石中堅劍眉上豎，淡淡一笑，道：「適才掌上功力已印證過，現下閣下尚有何意見？」

「關外一奇」沉吟了半刻，於是冷冷的說道：「我們不妨在兵刃上再印證一下吧！」

一語甫住，探臂由肩上撤下竹劍，只見這柄竹劍，薄如柳葉，劍身呈碧綠色，宛若月色霜華，劍鋒犀利無比，端的是難得一見的寶刃。

「關外一奇」似要顯耀他這柄竹劍；右腕抖動，劍身立時泛起朶朶碧綠之光，陣陣澈骨的劍風，一掠而出。

石中堅看到這柄竹劍，也不由叫一聲好劍，不禁又想起了那柄「鬼劍」，他重重地一哼，冷冷的語音，道：「閣下還是少賣狂，石某人就以這雙血掌，奉陪你幾招也是一樣！」

「關外一奇」平生自負、冷傲、怪僻，此刻，聽石中堅要以一雙肉掌來硬接自己兵刃，這種藐視的侮辱，頓使他泛起一絲殺機。

他眸中暴出一股殘狠兇光，森寒一笑，道：「這是你自尋死路，到時不要怪在下手段毒辣啊！」

石中堅聞言，仰首一聲狂笑，冷冷道：「你且放心，石某人絕不會怨人、後悔的！」

「關外一奇」滿臉殺機，低沉地道：「這一下，該你先出招了！」

石中堅淡淡一笑，道：「不錯，這一下，是該在下先發招了！」

語畢，石中堅雙掌倏揚，十指箕張，猛地，向前一彈一震，十縷銳利的勁氣，挾着石破天驚之勢，分襲「關外一奇」的身上要害，疾如電閃雷奔。

就在石中堅掌勢一發，「關外一奇」也一振右腕，手中竹劍，泛起團團劍氣，如海潮波浪般，湧向那襲向身來的十縷銳利勁風。

兩股勁氣一經接實，但聞「絲！絲！……」聲響，石中堅所發出的勁氣，恍如石沉大海，消去得無影無踪。

「關外一奇」在雙方勁氣消去之際，猛地一撤劍勢，倏然，一抖竹劍，立刻又圈起層層密集的森森寒氣，直向石中堅襲至。

此招端的辛辣、凌厲——石中堅一見劍式，臉色驟變，不敢怠慢，身軀微挫，又腳踏「雙客迷踪步」，身子怪忽地閃了開去。

「關外一奇」眼見自己的一劍，已然快罩住了石中堅周身，心下正自暗喜時，只覺眼前人影一閃，已失去了石中堅的影子。

他不由臉色大變，自忖道：「他施的是什麼身法，怎麼如此怪異、詭譎……」

思忖間，雙眸中暴射出森寒的煞焰，冷叱一聲，絕招陡出，因為他知道今日一戰，要不施出一些絕招，是無法擊敗對方的。

「關外一奇」冷叱中，身軀一閃，捷如幽靈般，快速的閃飄至石中堅身側。

倏地，他左掌恍似電閃雷奔，化成無數掌影，疾速湧出。

一片宛若萬馬奔騰，海嘯怒潮的凌空勁氣，已然隨着掌勢驟出。

接着——

「關外一奇」身軀猝然飛起，手中竹劍，一經揮動，光幕如山，重重疊疊，如江河倒瀉，滾滾湧出。

浩盪的劍氣中，「關外一奇」手中竹劍一吐一彈之際，立時泛起朶朶劍花，如天網般，直朝石中堅頭頂罩去。

劍勢凌人的威力，令人毛骨悚然。

電光石火的一剎那，已有兩招，在同一時間之內，一齊發出，眞是駭人。

石中堅身形甫定，而對方的掌勢、劍勢，已經連續襲至，不由心中大駭，他知道這一下，要不好好應付，定難逃過慘死噩運。

他劍眉倏揚，星目暴射出一股冷酷駭人的寒煞，仰首一聲震撼山嶽的厲嘯，響徹夜空，身軀倏然怪異已極的一閃，直沿着對方擊來的掌勢與劍勢邊緣，一滑飄了而出去。

饒是他閃避得快，但也覺股股陰寒的劍氣，掠膚而過，一陣辛辣的疼痛，由心底發出來。

這一下，不由激得石中堅心頭火起，他暴喝一聲，身軀一晃，未待「關外一奇」發招，已雙掌一陣亂掄，立時四周勁氣迴旋成渦，直湧向「關外一奇」胸前。

這是他挾怒所發的一招，掌力一出，宛若江河倒瀉，挾着排山倒海之勢，滔滔地直湧而出。

「關外一奇」幾次均未能逼退石中堅，也激起了殺機，此刻，他一見石中堅盛怒之下，奮力地發出了一掌。

他重重地冷哼了一聲，身軀一旋轉，倏地，又旋轉了過來，身形就好似狂濤般，奇詭絕倫的呼呼旋轉，奇速絕倫。

就在這詭異、曼妙、奇快的旋轉中，他左掌一揮，立時，一道深沉似海的無形勁氣也疾湧向石中堅。

石中堅見勢大駭，立即提聚丹田眞氣，雙掌不停地舞動，一道道深沉似海的凌厲眞氣，隱隱泛透而出。

頓時兩股勁氣，劈拍！一聲暴響，互撞在一起。

二聲悶哼，旋氣呼嘯流竄，石中堅與「關外一奇」兩人，均覺胸前一陣氣血翻湧，血液就如枯草焚燒，痛苦已極！

兩人的身子，直覺被一股無形潛力，彈震起老高，由於雙方均是武技高超，故身在半空中，一個曼妙翻身，又雙雙落於地上。

這一對掌，使得兩人心裏，都有了警惕，不敢再如此硬拚了！

石中堅和「關外一奇」强忍着痛楚，靜靜地調息片刻間，兩人均只覺丹田深處，突透出一股氣流，如驚濤拍岸，直冲天靈，體內酷熱，頓時消失。

要知，兩人均練有蓋世秘技，故就在此瞬刻間，體內的痛苦，完全被潛藏的眞氣所化解。

約莫有半盞熱茶工夫，倏地——

石中堅冷哼一聲，道：「閣下功力果眞厲害無比！」語畢，提聚的一股眞氣，在雙掌揮動間，已快速絕倫的猛攻而出。

澎湃洶湧的氣勁，有如一道無形的氣牆，以雷霆萬鈞之勢，復逼向「關外一奇」周身百骸。

氣勢威猛至極，直使風雲變色。

「關外一奇」也冷寒一笑，陰冷地道：「閣下功力也不差！」

一語甫住，他倏然把手中竹劍插於肩後，雙腳迅捷的一旋。身軀快如閃電閃至石中堅右側，厲聲喝道：「看掌！」語音方歇，他霍然腳踏中宮，身軀直欺而上，瞬息間，掌腿齊出，有如隕星掠空，疾劈倏踢而出。

速度捷快，威勢凌厲，舉手投足，俱是生死幻滅之道。

石中堅見勢，也不由一愣，星目暴射出怨毒的光芒，身軀怪忽巳極的一閃，又脫出了「關外一奇」猛攻的威勢之下。緊接着，他大喝一聲，雙掌猛烮疾推而出。

立時，一片寒森森的疾勁狂飈掌風，超越異常的威猛勁力，浪排嘯湧之勢，向「關外一奇」疾撲而來的軀體，漫捲而到，眞是懾人心魂至極。

「關外一奇」暗地裏一驚，忖道：「這人眞厲害得出乎我意料之外！」

此刻，石中堅尖銳凌厲的勁力，巳然快要迫至，他倒眞不敢擋其鋭鋒，身軀微側，已若鬼魅般，脫離了掌勁正鋒。

饒是他避閃得快，也不由覺得石中堅掌風，掠膚而過，有一種難言的痛苦，他不由背脊冒汗，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冷顫。

「關外一奇」臉上一陣難堪，暴喝一聲，身形暴起，雙掌翻動間，一道剛猛無儔的勁氣，挾着排山倒海之勢，直湧向石中堅。

石中堅也不敢貿然相接，腳下倏然踏着「雙客迷踪步」，身軀怪異奇絕的飄閃了開去。

「關外一奇」手下毫不留情，暴喝一聲，凌空的身子，又快速的一旋，右臂一探，五指箕張，有如一張魔掌，直抓向石中堅身子。

來勢之快，的是千古罕見。

石中堅突然發出一聲慘厲狂笑，笑聲有如巫峽猿啼，叢林狼嗥，凄厲悲壯，刺耳已極。

他星目暴射出一股異常的光芒，是那麼瘋狂與殘酷！

他雙目如炬，瞪着襲來之勢，倏地，厲聲喝道：「躺下吧！」

「吧！」字尾音方收，他不退反進，雙臂在身側圈起團團的勁氣，就如天羅地網一般，挾着呼嘯聲，直迫向「關外一奇」一擊來的掌力撞去。這一招，正是東海潛鯨島的那老者傳給他的第一招：「鬼使神差」。

招式的凌厲變化，奇幻莫測，奧妙絕倫。

頓聞「波！波！波！……」聲響，這招「鬼使神差」所散發出的勁氣，直穿透「關外一奇」的指風。

「關外一奇」一見石中堅施出此招，臉色驟變，忙撤回襲出的五指，猛一提眞氣，罩住全身要穴。

但——爲時已遲，只聽一聲慘厲的哼聲響起，「關外一奇」已然退了五個大步，才拿樁站穩。

石中堅凝神佇立着，星目暴射出一股駭人的殺氣，臉上神色奇異，使人難解。

「關外一奇」此刻面容慘白，全身陣陣顫抖着，嘴角緊閉成一道弧形，他已强忍着無比的痛苦，雙手緊按着胸前腹間，身軀堅挺着。

他臉上肌肉抽搐成條條溝痕，强忍着無比痛苦，顫抖的語音，道：「閣下果眞名不虛傳，我『關外一奇』自出道以來，自認武技超羣，今夜挫敗於你手下，在下並無怨言，何況這次拚鬪，也是我先挑起的……

「我現在已然慘敗在你的手中，一切處置，隨你所便，在下絕不會恨你，你就趕快動手吧。」

石中堅臉罩寒霜，一副冷漠無情的駭人氣息，可是，那雙星目中，却暴射出一股異常的光芒。

驀地裏——石中堅俊美的星眸中，流露出一絲敬仰的目光，激動的語音，道：「閣下胸蘊武學，淵博如海，而且在下與你這次打鬪，也只是互磋武技，並沒有絲毫仇恨的成份，你又爲何要這樣呢！」

「關外一奇」雙目內蘊淚水，道：「石兄如此肝胆照人，兄弟感激涕零，此恩此德，銘心刻骨，永遠難忘，兄弟就此告辭了！」

話落，他强忍住痛楚，緩步而去，石中堅見他的傷似乎不輕，內心感到一陣歉然，低聲問他，道：「閣下此刻可感到好些……」

「關外一奇」轉身微微一笑，朗聲答道：「石兄如此關切，兄弟實感不安，兄弟尚能支持得住……」話說至此，他又轉身走去。

他似想起一件事，霍然止步，轉身道：「石兄可是昨日失去了一柄寶刃？」

石中堅聞言，急道：「不錯，昨日在

下是失去了一柄寶刃，閣下是否知道是誰搶去的？」

「關外一奇」又問，道：「是什麼寶刃？」

石中堅聽得一楞，沉吟了半晌，道：「那柄寶刃即是『鬼劍』！」

「關外一奇」在石中堅道出「鬼劍」兩字後，心神不由一震，脫口叫道：「鬼劍！」

石中堅見他這副神情，就如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急促地道：「就是『鬼劍』，閣下是否可以告訴在下搶奪之人是誰嗎？」

由於他急於要知道那搶奪「鬼劍」之人是誰，故他說話的語氣，略帶顫抖。

「關外一奇」像有什麼心事，又問道：「那石兄即是『鬼劍客』的高徒？」

石中堅微微「嗯」了一聲，問道：「你認識我師父『鬼劍客』嗎？」

「關外一奇」聞言，道：「在下只是耳聞，並不認識！」

話說至此，他略微一頓，又道：「至於搶奪你『鬼劍』的人，即是『武林二子』中的玄機子，他告訴在下，三日之後，就歸還於你，請你放心！」

話聲一落，他雙肩一陣晃動，已消失於夜色濛濛中。

石中堅看着他消失的背影，出了一會神，微微嘆息了一聲，忖道：「『關外一奇』此人實是一個人才！」

倏然，他又想起了「武林二子」之一的玄機子，不由星目射出一道怒光，自言自語道：「堂堂一個玄機子，竟用此等卑劣行爲來搶奪別人的東西，眞是可恥，下次要是被我碰到，一定要教訓他一番！」

石中堅的狂傲神態，眞可稱之不可一世了。

此刻，他抬頭仰望天色，不由一驚，立時雙臂一振，身子已若巧雁般淩空飛起，看準了破廟的方向，直奔而去！

原來，此時已是快近三更時分，也是快到「太陰女」約會石中堅的時候了。

石中堅展開身形，以眩人眼目的快速，直朝破廟方向飛去，他之輕功，奇高絕妙，恍若隕星飛矢，一閃即逝。

約莫有一盞熱茶的工夫——

石中堅已來到破廟門口，他停身站住，流目四掃！

驀在此刻——廟內傳來嬌柔的語音，道：「石少俠，你怎麼來得這麼晚，我已在此等你多時了！」

石中堅聽見這語音，正是「太陰女」所發，只覺她說話的語音，是那麼的曼妙悅耳，直使人有一種莫名的快感！

緊隨着，廟內走出一個婀娜多姿，美如仙子的佳人，此女正是「太陰女」。

「太陰女」一向冷漠的表情，此刻一掃而空，美眸含情脈脈的注視着石中堅，那吹彈欲破的玉面上，不禁微微泛紅，畧帶少女應有的羞澀之態。

石中堅看得心神一震，道：「姑娘怎樣就說我來遲呢？妳看看天色，現在離三更時分，還有一些時候呢！」

「太陰女」微微一笑，臉色更紅，霍然轉身，姍移蓮步，聲音是那麼溫柔的道：「外面寒氣太濃，我們到廟內去吧！」

石中堅聞言，毫不考慮的移步朝前走去。

兩人到了廟內，席地坐下，石中堅首先開口問道：「姑娘今夜約在下來此，不知有何貴幹？」

「太陰女」嬌聲地說道：「你現在不是已身懷兩件蓋世寶物了嗎？」

石中堅微微點了點頭，並沒有答話。

「太陰女」又接着說道：「你有了這兩件寶物，我想你必須找一處幽靜之處去練功，對嗎？」

石中堅答道：「姑娘聰明過人，說得一點都不錯！」

「太陰女」輕微一笑，柔聲說道：「那你何不到我們谷裏去，那裏絕不會有人打擾的！」

石中堅急忙問道：「什麼地方？」

「太陰女」又輕笑了一聲，道：「死谷！」

石中堅駭了一跳，雙眸中射出疑惑的光芒，凝視着「太陰女」的粉面上，詫問道：「那……！姑娘即是『太陰羅刹女』了！」

「太陰女」淡淡一笑，緩緩道：「你怎麼現在才知道，我還以爲你早就知道了呢！」

石中堅臉上現出尷尬之色，吞吞吐吐地道：「那……那妳……」

「太陰女」用手勢止住了石中堅下面要說的話，柔聲道：「你不要說了，我知道你的意思！」

石中堅又問道：「那妳爲什麼要改名字呢？」

「太陰女」淺淺一笑，玉頰上立時現出了兩個深深的酒渦，煞是好看，只聽她銀鈴似的聲音，道：「我討厭『羅刹』兩字，所以我就把它去掉了！你現在決定沒有，要不要到我們谷裏去練『太極寶鏡』內記載的武學，可能我師父還會從中加以指點呢！」

石中堅聞言，未加考慮地答道：「姑娘盛情，在下只有心領了……」

他話還未說完，「太陰女」已搶着問道：「爲什麼？」

石中堅緩緩答道：「因爲我已找到了一個好地方！」

「太陰女」急道：「什麼地方？」

石中堅沉吟了片刻，道：「很抱歉！我一時還不能告訴妳！」

「太陰女」臉色一變，顫抖的聲音，道：「難道對我還要保密嗎？」

驀地裏——「太陰女」鼻子裏嗅到了一陣香味，她不禁「咦」了一聲，張口問道：「什麼味道？」

石中堅感到奇怪，也用鼻子嗅了一下，果然有一陣香味，他不由運足目力，朝四處瞥視，但破廟內除了塵灰瓦片外，什麼也沒有。

倏地——石中堅想起一事，他探手入懷，把在「藥草谷」裏摘的那朵白花拿出，置於掌心，微微笑道：「這香味大概是這朵花所散發出來的吧！」

就在這朵白花拿出來後，那陣香味更濃了，整個破廟均散發這種香味。

這香味使得石中堅心神一蕩，忖道：「這朵花實在奇怪，白天一點味道都沒有

，而一到晚上香味又如此的濃！」

「太陰女」在石中堅由懷中拿出那朵白花後，雙眼一直注視着那朵花，忽然，她大叫一聲，道：「石少俠，你快把那朵白花拋掉，它是奇淫的『雌尾花』，每夜三更時分就會放出此等香味！」

石中堅聞言，大吃一驚，用力把「雌尾花」拋出廟外，但，石中堅已嗅入了許多香味，神志漸漸有點暈迷了。

倏地——一聲輕微的長嘆，石中堅開口道：「妳快點離開此地，快……」

「太陰女」知道這時「雌尾花」的香味，已散佈了石中堅的全身，她此刻聞言，心中驚駭不已，秀目凝視着石中堅，玉面赤紅，眞氣直透頂門，星目中放射出萬縷情焰，他緊咬着牙齒，全身微微發顫。

「雌尾花」是花中最淫的一種，這種花百年才開一次，三天就要凋謝，它在這三天之中，每夜三更時分，就會散發出濃郁的幽香，人要是嗅到，在十幾分鐘之內，就會頓生慾念，尤其是對於男性，若不發洩此慾念，將會精枯而亡。

另一種名叫「雄尾花」，女的嗅到後，也會產生情慾，除了盡情的發洩外，也沒有其他的方法了。

「太陰女」曾聽人如此說過，故她一看到此花，粉面立時變色，但，她也未料到此香味竟是如此的厲害。

這不禁使她爲之一呆，只有凝神注視着石中堅，不知如何是好。

此刻——

石中堅滿身大汗，慾火高張，他又大聲喝道：「妳快點離開，快啊……」

「太陰女」如夢初醒，牙齒一咬，人隨即直撲了過去！

語音顫抖，哀怨凄涼已極，使人聽之不禁鼻酸！

石中堅現正慾火如焚，神志已昏亂，但他仍以倔强的性子，强斂心神，以期壓住滿腔的慾火，此時，他見「太陰女」朝他撲來，不由大吃一驚，厲聲喝道：「妳……妳怎麼啦？」

「太陰女」眼眶中充滿了淚水，凄涼的道：「石哥哥，不這樣，你會死的！」

石中堅心神一震，脫口叫道：「妳說什麼？」

「太陰女」沒有再答話，已朝石中堅身上撲去。

石中堅此刻體內的慾火，已燃燒得使他難以忍受，他見「太陰女」又再次撲向他來，不由大喝一聲，道：「妳要再不走，我就要用掌劈妳了！」

「太陰女」滿臉淚痕，她看見石中堅這副痛苦的樣子，哀叫一聲，嬌軀一縱，已快如電閃的撲至石中堅懷裏，雙臂一合，把石中堅抱個滿懷。

她粉臉上泛起一抹紅霞，一副嬌小玲瓏的身軀，在不停的抖顫着。

顯然，她心中也泛起驚怯之念，一個荳蔻年華的少女，自動去抱一個正在慾火焚身的男人，這實是一件超乎尋常的事。

此刻——仔細看去，只見「太陰女」嬌小玲瓏的身子，已然全部纏在石中堅身上。

石中堅星目微闔，呼吸急促，他此刻再也控制不住那股如焚的慾火，倏然猿臂一張，反抱住了「太陰女」的柳腰，把她軟綿綿的嬌軀納入懷中。

他本性已失，低下了頭，猛吻她的香唇。

「太陰女」被他摟個滿懷，心神不由盪漾，面對着日夜縈懷的情郎，那還能矜持多久，何況她早已下了決心。

陣陣男人氣息，撲鼻襲來，她心理防綫已然崩潰，不覺也被挑得情火熾起，她一咬牙，輕輕嘆息了一聲。這是前生所註定的孽緣！

石中堅臉部赤紅，雙眼噴火，全身透出絲絲熱氣，兩臂緊抱着「太陰女」嬌軀，她就像是一隻溫柔依人的小鳥，全身軟綿綿的癱瘓了！

她反臂緊抱着石中堅，望着他那被「雌尾花」所散發出的迷香促成的慾火所燃燒的可憐樣子，呢喃嬌聲，道：「石哥哥，我愛你……」

石中堅裂咧一笑，雙目暴射出萬縷慾火，凝視着滿頰紅霞的「太陰女」，聲音非常低的喊道：「妹妹！……妹妹！……」他這一叫，語氣中充滿了無限情意，聽得「太陰女」芳心一醉，她再也無法忍耐下去了。

石中堅見她吐氣如蘭，美艷若花，那還會顧及後果，雙手迅速的脫去了自己身上的衣服……

「太陰女」驟見他全身衣服已除，亦不禁一陣心跳，滿頰通紅。

她爲了救情郎的性命，她無暇顧忌了，於是，她也快捷的脫去了衣裙，人由盤坐的姿勢，緩向地上倒去。

隨着，石中堅雙臂波動，也倒臥在地上，「太陰女」全身盡被石中堅抱入懷中，貼胸相偎，並頭共臥，於是，兩人就造成了一件錯事！

時光如箭，彷彿比平日過得快些，眨眼間，黑暗已然過去。

碧空如洗，萬里無雲，證明這天是個晴朗的日子。

東邊緩緩透出一綫曙光，晨風微拂，黃鶯輕唱，微明的晨光，由牆隙間射入廟內。

石中堅此時仍是酣然入睡着，星目緊閉，嘴角掛着笑容，依偎着「太陰女」柔軟的嬌軀，側身橫臥着，現出一副逗人喜愛的稚氣。

倏在此刻——「太陰女」輕輕一陣蠕動，甦醒了過來，她微微睜開睡眼，注視着身側的石中堅，不由輕輕嘆了一口氣，眼眶中，不自覺的湧出了數滴情淚。

驀地裏——石中堅一個翻身，也甦醒了過來，立時嗅到一陣幽蘭的香氣，他心頭一震，趕忙睜眼一看！

這一下，把石中堅駭得魂飛天外，他急忙一個挺身，站了起來，抓着自己的衣服，匆匆的穿好，呆呆的注視着「太陰女」，不知說什麼才好。

「太陰女」滿面羞得通紅，也趕忙穿好了衣服，秀目中蘊含着淚水，閃閃欲滴，這時她也說不出是怨是恨，四目怔怔相對着。

石中堅回憶了半晌，一聲悽涼的微嘆，道：「我們做錯了！」

「太陰女」滿腹幽怨、驚懼，含着淚

道：「不！我們沒有做錯，這是前生所註定的！」

石中堅星目也流露出淚光，低聲說道：「我害了妳……我慚愧死了！」

「太陰女」聞言，得到了安慰不少，她姍移蓮步，走至石中堅身前，柔聲說道：「石哥哥，你也不須自責，只要你以後不忘記妹妹就好了！」

語調悽涼、哀怨，深深含着無比的情愛。

石中堅一把將「太陰女」摟入懷中，低低的訴說道：「妹妹！我一定不會忘記的……妳在死谷等我一年半載，待我手刃師父的仇人後，然後去尋個風景綺麗的地方，長相廝守，伴妳一生！」

「太陰女」把頭埋入石中堅的懷裏，輕聲嬌笑道：「妹妹對你之情，天長地久，日月可鑒……」

他們兩人在廟內，互吐心意，狀甚親密，但，廟外却有一個失意的少女，拖着沉重的步子，緩緩踱了開去。

她是誰？她就是「銀笛妃子」，此刻，她滿面淚痕，輕咬着嘴唇，忍住內心的創傷，一步步地朝前走去：約莫在二十丈之外。

驀地裏——

一塊大岩石後，跳出了一個小孩，只聽他天眞的問道：「姊姊，妳找到了那位哥哥了嗎？」

他話說至此，倏然瞧見「銀笛妃子」滿面淚痕，不由驚訝的問道：「姊姊！妳怎麼哭了？是不是有人欺負了妳？……」

「銀笛妃子」捲起衣袖，擦去淚水，淡淡的一笑，道：「青兒，不要亂說話，那位哥哥不在這裏，我們走吧！」

話落，她轉身直走而去，青兒見「銀笛妃子」這副神情，自然不知是爲了什麼，於是，跟着「銀笛妃子」背後走去。

片刻間，兩人已走得無影無踪。

唉！「情」這個字是最具魔力的，是能斷人心腸的。

此刻——石中堅與「太陰女」已併肩的走出了廟外，兩人仰首長長吸了一口空氣，相互望着，淺淺一笑。

倏然，「太陰女」嬌柔的語音，道：「石哥哥一夜未歸，師父和師兄一定急壞了，我也要走了……」

話聲至此，她回頭語音顫抖的又道：「石哥哥，到時你一定要來，我永遠等着你……」

語畢，她眼眶中充滿淚水，强忍着離別的悽傷，移步走了開去。

石中堅聽她這一番話，激動異常，全身一陣顫抖，緩緩道：「妹妹！妳放心！我事情完後，一定來接妳，永遠的陪伴着妳！」

「太陰女」聞言，霍然轉身揮了揮手，展開身形，箭一般射去，頃刻間，已失去了她的芳影。

石中堅呆呆的凝望着「太陰女」已然消失的背影，出了一會神，於是，也轉身直朝「藥草谷」方向馳去。

他展開身形，奇快絕倫，雷奔電掣般，倏起倏落，稍現即逝，若似一縷不可捉摸的輕烟，在晨風中疾馳着。

此刻——他腦際泛起萬縷思潮，像是在回憶着很久以前的往事一樣，倏地，他憶起了「銀笛妃子」與青兒，他心裏暗暗想道：「不知他們此時在什麼地方？唉！我實在對不起那授藝與自己的那老者，在他生前，我曾親口答應他，要好好照顧那娃兒的，而現下，唉……」

他，此時的心情，異常寂寞孤單……

突然，他的腦海裏又浮起「太陰女」那溫柔的倩影，以及離別時的殷殷叮嚀，使他永遠不能忘懷……

「太陰女」最後悽涼而悲愴的聲音：「石哥哥，你到時一定來，我永遠的等着你……」

這些繫人心語的話，仍然縈迴在他的耳際。

石中堅想到此處，不禁一聲悽涼的輕嘆，他想到的心願未了，以及江湖武林道上的人仇恨自己不知今後這坎坷的人生旅程中，還有多少磨難與困擾在等待着自己，倏然，他又想道：「……在這一生中，我是否還能再見到她呢！……」

他所指的她，當然是「太陰女」。

這不祥之感，忽然泛起於他的心底，不由使他心神一震，背脊直冒冷汗，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冷顫。

驀地裏——一陣極其陰森的冷笑，倏地由遠處破空傳來，打斷了石中堅的滿腹心事。

笑聲如夜梟一般，聞之眞令人毛骨悚然！

石中堅不禁雙眉緊鎖，嘴角一翹，發出一聲重重的冷哼。

他劍眉微掀，煞氣頓露，冷然道：「何方高士，既然有意尋石某人，爲何做那見不得人的行徑！」他說話聲音之冷，有如從地窟中吹出的一陣陰寒之氣。

但，他的話聲有如石沉大海，得不到一點反應，這不由使石中堅心驚不已！

他停身站住，流目四掃，四周一片空曠，根本沒有半點人影，他暗暗驚異道：「此人會是誰？似乎沒有聽到自己的喝聲，看情形，這人又是來找我晦氣的，實在奇怪……」

石中堅沉吟了片刻，又提高嗓子，朗聲喝道：「閣下，難道沒有聽到石某人的話嗎？」

奇怪的是，這次石中堅的喝聲，依然沒有得到回音，這一下，使得石中堅納悶不已，他站在當地，想着……

驀在此刻，一陣陰冷的語音，彷似蚊蠅般的細微，道：「你不是急於要知道搶奪你『鬼劍』的那人嗎？……」

石中堅大吃一驚，因爲這聲音，分明是人，由數里之外，用傳音入密的功夫傳送過來的，這證明來人的功力甚高。

他同時也驚駭，自己才失去「鬼劍」二天，消息竟傳得如此之快，好像這是值得人欣慰的一件事。

石中堅在「雙客秘笈」上也學會了傳音入密的功夫，此刻，他也冷然道：「閣下之意，是不是要告知在下！」話聲一落，那陰冷的聲音，又道：「哈哈！你這娃兒，少在老夫面前故弄玄虛，『關外一奇』不是已告訴你了嗎？哈哈哈……」

石中堅不由大怒，厲聲大喝道：「你是誰？有種就現出身來，跟石某人拚鬥幾

招。」

那陰冷的聲音，又是哈哈一陣狂笑，道：「你這娃兒也眞夠胆大，竟想跟我拚鬥幾招，難道你忘了兩天之前，在一招之內，就被我點了穴道嗎？」語音甫落，又是一陣狂笑，簡直輕蔑、狂妄已極。

石中堅聞言，氣得渾身顫抖，但，無奈對方在數里之外，自己根本無法追及人家，此刻，他已知道這人就是武林二子之一的「玄機子」，於是，他喝道：「那你就是『玄機子』了！」

「玄機子」倏然嘿嘿一聲冷笑，叱道：「既知老夫是『玄機子』，爲何還如此出言無狀？」

石中堅何等倔强、傲慢，怎會吃他這一套，聞言冷冷一哼，道：「管你是誰，只要搶奪石某人的『鬼劍』，就是與在下有一段過節！」

「玄機子」並沒有因他這話而惱怒，反而笑聲讚道：「果然名不虛傳，狂妄到了極點，老夫向來敬佩此等年青人，看這份上，老夫要把『鬼劍』還你了！」

石中堅心裏感到非常意外，心想：「此老性情實在古怪！」

心忖間，緩和了一下口氣，道：「那『鬼劍』現下在何處？」

「玄機子」哈哈一笑，道：「老夫沒有時間跟你多講了，『鬼劍』此刻就在『藥草谷』的谷口一塊大石上插着，你趕快去取吧！過了時間，要是被有緣之人拿去，到時，老夫可不願負這個責任啊！娃兒，後會有期！」

語音一落，四周恢復了萬籟俱寂的氣氛，石中堅不敢怠慢，忙一展身形，雷奔電閃般，直朝「藥草谷」谷口奔去！

約莫過了一盞茶工夫——石中堅已來到了「藥草谷」谷口，果見在一塊大石上，斜插着一柄霞光四射的寶刃，劍身一半已入石內，正是石中堅的「鬼劍」。

石中堅心下一喜，晃身躍至大石後，猛提一口丹田眞氣，運足腕力，伸手一把抓住劍柄，一運勁，把「鬼劍」由石中拔了出來！

「鬼劍」一經拔出，一道碧綠寒光，閃閃令人目眩。

石中堅手中握着「鬼劍」，一時興起，振臂一抖，倏向外一劃，立時，劍身上泛起萬點星火，隨着向外一劃的劍身，形成了一道寒森森的氣牆。

石中堅見狀，大叫一聲，喊道：「好一柄銳利的寶刃啊！」

一語甫出，把「鬼劍」輕輕置於懷中，緩步直朝谷內踱去。

這是他第二次到「藥草谷」裏來，他決心要在此谷內，尋找一處藏身之地，全心來練「太極寶鏡」裏所載的武功，以期報師之仇。

他移步朝東走去，但，除了荒草叢生，亂石嶙峋外，什麼也沒有，自然也沒有一處好地方。

這時，已是中午時辰，陽光當頭，但，由於到處遍佈叢林，倒並不顯得十分悶熱，石中堅就摘些野果來充飢。休息了片刻，他又開始四處尋找，由於他走得很慢，又因爲「藥草谷」很是寬廣，故才走了一半，天色已暗。

谷內每當夜裏，就格外顯得幽暗、寧靜……

周遭一片沉寂，本有使人陰森之感，再加之夜風吹刮，羣樹搖蕩，宛若地獄厲鬼張牙舞爪，愈顯得此地一片陰森、恐怖、悽涼……

石中堅仰頭望着天際，只見一輪遲出的月兒，剛由峯頭緩緩鑽了出來，一片銀澹似的霜華，匝照大地……

本是暗藍的天空，頓時一片清絕，嵌鑲在天空的疏星，更顯得暗淡無光。

石中堅又望了望四周，長長吁了一口氣，就尋着一棵數人合抱的大樹，側身斜靠在樹幹上，休息起來！

一宿無言，又是一天的開始。

石中堅挺身站起，伸了伸懶腰，張嘴吐出一口氣，又吸進了一口新鮮的空氣，舉步又開始他的尋找工作。

一天過了，他毫無所獲。

他不由長長嘆了一口氣，他驚異這「藥草谷」爲何竟如此的廣大。

但——他並不灰心，因爲那段深沉似海的血仇，無時無刻不在他的腦海裏縈繞着。

第三天又開始了，他依舊耐心的去尋找。

人說：「皇天不負苦心人」，果眞不錯。就在第四天時，他驀地發現了一個陰森、恐怖的絕崖。

他不禁雙目中暴射出興奮的光彩，歡叫一聲，直馳向那二十來丈外的光滑無比的陡峭崖壁。

驀地裏——石中堅看到那崖壁上，有着一道幽深的洞口，裏面一片漆黑，難測其深度。

這一下，使得石中堅高興得幾乎跳了

起來，他喃喃自語，道：「終於被我找到了！」

說話間，他立刻氣納丹田，雙袖微拂，凌空而起，左臂上抬，翻腕扣住崖壁石縫間，脚尖隨勢一貼崖壁凹處，宛似壁虎附身壁上。眨眼間，他巳來到了岩洞洞口，他毫無顧忌的向陰暗的洞口走入。

走了約有一丈之後，道路突然變得異常狹窄，僅容一個人側身而過，看來通道至此，似乎巳是盡頭。

石中堅暗暗吃了一驚，倏然低聲喝道：「洞裏有人在嗎？」

但，除了洞裏反射出來的回音外，什麼聲音也沒有。

石中堅隔了片刻，見沒有動靜，他知道洞內沒有人在。

於是，他略一側身，立時進入了狹道之中。這怪洞石道不但狹窄得僅可容一人側身而過，而且地勢忽高忽低，左彎右轉，崎嶇難行。

大約轉了四五個彎，眼前霍然開朗，現出一個方圓數丈的石屋。

只見石屋內，到處蛛網密佈，很是骯髒，而且光綫甚暗，不過，有一點却是很合石中堅理想，就是石壁上，現露出一個水桶大小的洞穴，光綫由此洞穴，透射入石屋中，所以使得石屋內還有些微光亮。

石中堅運足目力，環顧了四周一眼，除了一些塵灰外，什麼也沒有發現，石中堅微微一笑，道：「這確實是一個極好的練武場所！」

於是，他由懷中取出了「鬼劍」，石屋內頓時明亮了許多，他用劍身挑去周圍的蛛網，選了一處比較乾淨的地方坐下，閉目養神一會。

就由懷中把「太極寶鏡」以及「太極金鎖」一併取了出來，他此刻心情異常的激動，因爲就在這寶鏡內，記載着能使他成爲江湖第一位高手的武技。

他把這兩件寶物置於掌內，把玩了一陣，然後就用「太極金鎖」來開「太極寶鏡」。

只聞「卡擦」一聲，「太極寶鏡」巳被打開！

驀地裏——

由「太極寶鏡」內飄落一張小紙條，石中堅隨手把它抓入手中，展開一看，只見上面寫着數行小字：

「得此鏡者，是爲有緣人！

亦就是我的嫡傳弟子！

鏡上所記，乃是數句眞言，而這數句眞言，包括了我畢生的武學，以及尅制我那一身武學的秘技，務必詳細記住。

至於能悟解成功否？那就要看你的造化了。

大功告成後，立刻把這兩件東西毀去，以免落於旁人之手！太極眞君親筆」

石中堅很快的讀完這數行小字，就把它撕成粉碎，抛置於地！

他倏地雙膝盤坐於地上，朝那水桶大小的洞口，拜了兩拜，口中喃喃的說道：「師父在上，受徒兒一拜，希望您在天之靈，能助徒兒，學成武技，以報徒兒的血仇！」

語畢，他又重新坐起，開始閱讀那「太極寶鏡」上所記載的眞言。

只覺那數句眞言，甚是玄奧，根本體會、出裏面的意思。

但他毫不灰心，很耐心的一字一字去領悟。

時間就如此緩緩地消逝了，不知不覺，石中堅巳在這石洞中住了一年。

他在這一年之中，憑着他的聰慧，盡量的去領悟，但，也只悟解出五六成。

饒是如此，這也不是普通人所能辦得到的了。

此時，正是一日的破曉時刻——

一輪旭日，巳冉冉由東邊峯頭雲霧中鑽了出來，金光萬道，給這浩大的天際，撒下了一片霞光萬道的網幕。

這輪旭日，一浮現了出來，眩人眼目的精光，普照着每一處角落，任何一件事物……

「藥草谷」在陽光的普照下，夜間一切的陰森、恐怖、悽涼的氣氛，完全消失得無影無踪。

驀地此刻——一聲搖震蒼穹的哈哈長笑，倏告揚起，笑聲凄厲、刺耳，難聽至極。

倏地，笑聲一歛——一條人影，如流星飛矢，疾然由崖壁上洞穴奔射而出，那速度之快，根本使人不敢想像其所具有的技能。

只聞「嗖」的一聲輕微響聲——

離崖壁的三丈開外，巳似鬼魅般凝立了一位豐神如玉的年青人，他那雙星目捷快的環顧了四周一眼，臉容上却毫無一絲表情，冷漠寡情，是他之特徵。

此人正是石中堅。

他回頭望了一眼那石洞，長長嘆息了一聲，倏地，仰首一聲清嘯，聲如龍吟，清徹震耳，令人聞之心神俱懾。

就在嘯音一落之際——石中堅雙肩微晃，身形猝然飛起，衣衫有若蒼穹中流星的曳光，疾速向「天柱谷」方向射去。

他此刻胸中千迴百轉，但脚下身形，却越來越快，毫不爲心神所分，最後，竟像似沒有起落一樣，脚不沾地，御風行空，若似飛行絕跡的蒼鷹，一閃即逝。

他巳來到了「天柱谷」谷口，他正想往裏闖去，倏地——

由樹叢中閃出兩個身着黑衫的小童，只聽一人躬身說道：「少俠，請進！」

石中堅見狀，暗暗納悶，但他藝高胆大，依言跟着兩個小童，左轉右彎的穿出了樹陣。

一走出樹陣，前面兩個小童，霍然一閃而逝，石中堅暗罵了一聲。

忽然，由旁邊又閃出兩個小童，把石中堅帶到一個廣塲。

石中堅俯身站住，星目中暴射出無比的煞焰，流目四掃，只見四周圍，環繞着數以百計的「天柱谷」中人，每人手中均緊握着武器，但却鴉雀無聲，似是等待着一塲慘烈搏鬥。

石中堅不由冷冷一哼，舉步朝「九頭梟」面前走去，寒冷的語音，道：「你們谷主呢？」

語氣陰冷、狂妄、輕蔑、不屑，根本未把「天柱谷」看在眼裏。

「九頭梟」臉上微微動容，但，他還是强忍住，冷冷道：「敝谷中的人，巳等

候閣下多時了！」

石中堅哈哈一笑，道：「我找的是你們谷主……」

語音未歇，驀地裏——殺機騰騰的「天柱谷」，突然響起一陣凄厲刺耳的怪嘯聲！

嘯聲之中，充滿着令人不寒而慄的陰森，猶如夜梟嘶啼，厲鬼慘號，聞之令人毛骨悚然。

嘯聲清越巳極，直震得四谷迴聲，悠悠不絕，來人功力之高，可見一般。

石中堅聽聞嘯聲，星目稜芒頓盛，只見一條人影，恍似飛行絕跡的蒼鷹，飛過外圍的衆人，落在石中堅面前。

只見來人正是「天柱谷」谷主「屠龍書生」。

他那雙精光湛湛的犀利眸子，瞥射了四周一眼，臉上不禁泛起了一絲難以言喩的神色！

「屠龍書生」落地後，外圍的衆人，暴起了一陣呼喝聲。

人聲鼎沸，呼喝震天——

石中堅聞聲，由鼻孔中重重哼了一聲：「屠龍書生，你知罪了嗎？」

「屠龍書生」陰沉沉的一聲嘿嘿冷笑，道：「石小子，廢話少說，我們就動手吧！」

石中堅星目倏然暴出一股駭人煞焰，森寒的語音，道：「看掌！」

語音甫歇，身形倏忽一閃，左掌斜擊，帶出無數星芒，銳風勁厲，排氣成渦，剛猛無儔，捲湧向「屠龍書生」。

「屠龍書生」陰森森的魅笑一聲，不躲不閃，右臂在身側圈起一輪弧影，一道深沉似海的綿綿勁氣，巳疾湧而出。

石中堅驀覺一股巨大潛力，衝過自己氣勁，重如山岳般推壓上來，石中堅驚駭之下，冷冷一哼，左掌倏縮，猛地又再次震出。

「呼」地一聲勁響——

驀然，平地湧起風雲，空氣呼嘯激盪，一片浩輝耀眼之光，有如巨浪排空，加速震盪湧捲過去。

「轟」然一聲巨響，兩股勁氣立時互相撞在一起。

迴旋勁氣中，勁力激盪，如山崩地裂，懾人至極。接着——一聲悶哼傳出，「屠龍書生」只覺心胸一陣劇痛，身子不由自主的退了三步，始拿樁站穩。

「屠龍書生」被石中堅一掌震退的刹那，倏地——「九頭梟」暴喝一聲，雙掌倏忽一彈一震！

「呼！呼！」兩股洶湧銳嘯的勁風，巳如江河倒瀉般，滔滔而出。

那超越尋常的威猛勁力，巳挾着排山倒海之勢，漫捲而到，並由極其怪異的角度，在狹窄的空間疾出。

石中堅自學了「太極寶鏡」上的武功之後，功力倍增，他一掌震退了「屠龍書生」，豪氣大發，一見來勢，星目圓睜，暴喝一聲，左脚猛旋至右脚後，左掌也緊隨着倏然驟翻而出。

「劈拍！」一聲，一股剛猛無儔的勁氣，巳隨着掌緣帶轉之勢，滾滾而出，迴氣成渦，嘯聲如雷，猶如山崩地裂，河流缺堤，迎向「九頭梟」擊來的掌勁。威力之大，直使日月無光，風雲變色。

「呼」的一聲輕響——「九頭梟」的身軀，突被一股潛力，托得飛出丈外，臉色驟變。

「屠龍書生」沒有料到石中堅功力增進如許，自己剛才巳運足了畢生功力，居然也被他震退，這實使他心駭不巳。

「錚」地一聲輕響——「屠龍書生」巳由肩後撤下數十年未用過的「玉翎」劍，手腕一彈一震，激盪起萬點懾人的精芒，森森劍氣，帶着絲絲的破風聲，刺向石中堅。

石中堅倏然舞起漫天掌影，「屠龍書生」的「玉翎」劍氣，一轉入石中堅綿綿的勁氣中，就消失得無影無踪。

「九頭梟」性情最爲暴躁，他被石中堅一掌震得托飛出去，不由激起了滿腹殺機，也由腰際取下了一柄軟劍，倏如靈蛇般，朝石中堅漫捲過去。

「九頭梟」這柄軟劍，在他手中施展出來，確也犀利無比。

只見軟劍在手腕抖動間，熠熠劍芒，由劍身上疾閃而出，宛如層層光幕，直朝石中堅周身湧來。

石中堅面臨這兩位武林絕學高手，自也不敢怠慢，忙也由懷中取出「鬼劍」，乘勢一彈一揮，劍身立時化成萬道精光，條條射向「九頭梟」全身每一處要害。

此招是多麼詭奧、精妙，又是如此的凌厲、毒辣。

而那邊「屠龍書生」右腕中劍式一變，劍勢有如流星劃空，寒光盤繞，如浩蕩江河，縱橫無際，一時把石中堅圈入層層劍影中。

石中堅豈是等閒人物，手中「鬼劍」，有如一條蛟龍，幻影成虹，也如閃電般，伸縮不停的翻飛電掣着。

「九頭梟」似乎在這一年之內，也學得了很高深的武學，只見他出手招式，曼妙輕靈，手中軟劍，緊緊環繞着石中堅。

石中堅功力巳難測甚深的境界，只要輕描淡寫的投足間，便像似驚天動地，勁氣成渦，使人難以招架。

雖然，他學了「太極寶鏡」上的武技，但，也只是悟解出五六成，此刻，在這兩位高手聯擊之下，也感到非常吃力，而且「屠龍書生」與「九頭梟」兩人，似乎在這一年之內互相練習過，故合擊之術，異常精純，幾乎配合得天衣無縫，層層叠叠，嚴密凌厲，使人無隙可擊。

只見石中堅手中的魔劍，化爲一條白色飛虹，上下翻飛，時而變成千萬道白光，時而幻成劍山巨濤，罡氣凜烈，十丈內充滿着迴旋的森森劍氣。

三人愈鬥愈是激烈，四溢迴旋的勁氣，呼嘯激盪着。

這場生死惨鬥，眞是駭人巳極！直鬥得天翻地覆，驚天地，泣鬼神！

三位所發出的剛猛無儔的掌勁，以及森森劍氣，迴旋氣湧，直帶得地面上的碎石塵土，漫天飛揚。駭人的威勢，眞有驚心動魄，兇惡至極。

此刻，四周環繞的衆人，由於氣勁四溢，故均退後了一丈之地。

衆人目見這塲惨厲的狠鬥，直看得目瞪口呆，各人心中均暗自感嘆，若以自己

的武技去和這三人比，實在是微乎其微的了。

三人此刻已交換了數百招，圍觀的「天柱谷」中人，也忘記了一切，仍然雙眼直瞪，一瞬不瞬的凝視鬥場。

石中堅愈鬥愈狠，招式更加毒辣、凌厲、新奇。

他恍似一個兇煞之神一般，身軀怪忽地旋轉個不停，手腕翻動間，一道道勁氣，綿綿不絕地揮出。

倏地——石中堅暴喝一聲，左掌早已暗中凝聚了畢生功力，隨着一個詭異深奧的顫動，一股無形而剛猛的勁氣，如江河缺堤般疾湧而出。

去勢之快，千古罕見。「屠龍書生」與「九頭梟」目見石中堅發出此掌，臉色驟變，但要閃避，已是不及，只得暗自一咬牙，手臂倏忽揮動，圈起一片勁氣，全身罡氣已佈滿周身要害，準備硬接石中堅這一掌。

只聞「波！波！」兩聲，「屠龍書生」與「九頭梟」兩人身上已中了一掌！悶哼一聲，他兩人只覺眼前頓時發黑，血氣翻湧，胸口劇痛，口中一張，各噴出一道血箭，整個身軀，被震得直飛出去二丈遠。

一聲懾人心魄的厲嘯驟起——

石中堅身軀猝然凌空而起，彷如巨鳥盤空，曼妙已極。

就在他身形飛起的剎那，手中「鬼劍」，立刻施展出絕學，凌厲至極的劈出一招「疾如星火」。

「魔劍」劍光，宛如一道白虹匹練，在空中一陣疾旋、翻捲，劍身熠熠光芒，如江河倒瀉，直朝「屠龍書生」與「九頭梟」身上湧去。

「屠龍書生」與「九頭梟」兩人，被石中堅一掌，已擊得五臟六腑離了位，此刻，一眼見到石中堅，周身劍氣盤繞生輝，冷電精芒四射，奇幻莫測，怪忽至極！

浩蕩的劍影之中，「鬼劍」已泛起十股細如拇指，卻又銳利無比的濛濛劍氣，奇速絕倫的分射向兩人。

石中堅射出的劍氣，何等奇快，就在他們瞥見的電光石火的剎那，已奔射至離他們身上尚有數尺之處。

只聞兩聲慘厲已極，臨死前的悲號，凝震蒼穹——

「屠龍書生」與「九頭梟」的軀體已被劍氣貫穿而過，兩人就這樣的慘死在石中堅的「鬼劍」之下。

石中堅身軀曼妙至極的飄落地上，把「鬼劍」輕輕放於懷中，星目中射出異樣的光芒，注視着四周圍觀的數以百計之「天柱谷」中人，朗聲道：「現下你們的谷主，副谷主，均至閻羅王殿去報到了，你們要是不服氣，就請出來吧！」

衆人眼見石中堅如此超羣的武學，那敢反抗，一個個低頭走了。

眨眼間，整個「天柱谷」中的人，走得乾乾淨淨，成了一座極寧靜的空谷了！

石中堅仰首一聲撼山震岳的厲笑聲，搖曳蒼穹。

笑聲仍然盤旋空中，餘音嫋嫋不絕之際，石中堅身形疾如閃電般，凌空而起，彈指間，已消失在羣峯裏……（全文完）

巨無霸戰車

（本文承自第52頁）

必要時同歸於盡，對方貪勝不知輸，仍是追擊不已，料不到身陷重圍，突然發覺十多條激光向它掃射，它只有三條激光，寡不敵衆，隆然一聲，便即爆炸，在黑暗的夜空留下一縷縷的火光。

鶴形戰機的機師以爲這一場戰事，必是蘇聯戰機佔盡上風，怎料對方反攻，形勢大變，毀了細機，那些美國戰機遲早向它圍攻，不敢戀戰，逼於以全速姿態升到高空。

它雖然體積十分巨大，本身是太空戰機，兼可在地球上空作戰，它隨時可以升到離地十二萬呎的高空，那一處已經越過地球表面的大氣層，進入太空，就是另外一種境界，那個蘇聯機師叫做巴洛夫，相當機警，他認爲向它圍攻的美國戰機肯定不敢闖入太空，假如那些戰機拚死衝入十萬呎高空到十二萬呎高空的一段路，必然會自動爆炸，只要它一闖入太空，便即脫險。

這種假想果然符合事實，美國戰機只是追了一截路，不敢升到更高的高空，他以爲一切順利，料不到美國的太空戰機已經有十二架從月球起飛，顯然是打算跟它決鬥，它一定鬥不過對方，沒法可想，只好退回地球上空最高的一處，希望在美國地面起飛的戰機不敢惹它。

巴洛夫太過樂觀了，美國戰機雖然毀了一部份，仍有十架以上的戰機沒有損傷，它雖然不敢冒險，衝入危險綫，卻有力量擊毀對方任何一種飛行物體，原因是那些美國戰機每一架機都有兩枚空對空的飛彈，可以同時發射。

當時雷勃拿少將看準了形勢，時機成熟，下令全面出擊，所有戰機把它本身攜帶的空對空响尾蛇飛彈全部以仰射的角度向鶴型戰機出擊。

巴洛夫無法躲避，終於吃了一枚飛彈，一聲巨响，彷彿天崩地裂，鶴形戰機分裂做三塊，每一塊在高空自行爆炸，一再分裂，變成三幾十塊破碎的殘骸，戰機之內所有機器炸到粉碎，機師以及助手全部死個清光。

事後胡谷用長途電話跟卡達菲總統長談，指出這一點，認爲他沒有把蘇聯鶴形戰機腹內暗藏蝙蝠戰機這個秘密透露，使到在那一場戰役中美國空軍傷亡慘重，應該由他負責，以前答應過給他的糧食援助以及撥出巨欵協助他復興的計劃，一概取消，講清楚美國的立場，便即掛斷長途電話。

那個電話從華盛頓打出去，卡達菲總統聽了，氣得暴跳如雷，但他却又無可奈何。

胡谷這一招令到他失去蘇聯對他的信心，同時他無法向美國報復，十分聰明，不過，上次他單刀赴會，跟卡達菲在利比亞一座不知名的神廟相見，的確是胆大如斗，那個大胖子貌不驚人，竟有那麼大的豪氣，值得一讚！

（全文完）

